武俠世界

我是英雄（江湖奇俠列傳）　龍乘風・著

　　鏢局押鏢北上，怪事層出不窮，江湖豪傑，雪地勇戰奪寶。爲了武林英雄之後，無窮風波接二連三掀起，令人震慄、驚奇！這是一頁充滿傳奇色彩之武林秘史，內容豐富，絕無冷場，是一篇不可多得之傑作。



$4.00

第24年

24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暑期精心泡製作品，不但題材簇新脫穎，故事中人物也充滿傳奇色彩，打鬥激烈，場面熱鬧。∟我是英雄˥這個故事的叙述，是由一間聲譽頗隆的鏢局開始，加上該鏢局的總鏢頭又是一位技壓江湖的豪俠，名聞遐邇。一次由於押鏢北上，途中遇上了不可思議的怪事，更與羣魔展開連場護鏢血戰，觸目驚心，終於揭露了一頁令人難以相信的武林秘史！欲知精采過程，敬請萬勿錯過。

**　　**　　**

∟追捕˥這個故事集，是描寫民初時代我國東北一帶匪盜横行猖獗如狼情況，今期的∟戰邊城˥十分精采，講述一個督軍派人由越南聘請一個洋顧問北上，中途被擄，勒索巨貲，不得要領，終於爲∟追捕˥能手蕭原出馬，槍林彈雨，險死還生……

**　　**　　**

下期秦紅的∟千劍照紅顏˥恢復刋載，停載期間，讀者不斷關注垂詢，深表謝忱，並致歉意。

∟妖女魔紅˥下期隆重刋出，滄海客作品。是一篇俠情倫理巨型故事，屆時敬希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我是英雄（江湖奇俠列傳）

一間信譽隆厚的鏢局押鏢北上，途中所遇怪事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原來隱藏着一頁充滿傳奇色彩的武林秘史……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戰邊城（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邊城揖盜　鬥智鬥力……雲劍飛 38

山貓王森（兩期完技擊傳奇小說）◀下▶

水溝大混戰　兇徒遭殲滅……王一龍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亡命雙龍（俠義傳奇故事）

眞假皇太子　難猜悶葫蘆……黃鷹 63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情恩仇中篇故事）

關閉達摩洞　大師遭毒手……隆中客 71

萬里飛虹（俠義倫理故事）

保人頭鏢　初遇强敵……高皐 79

金棺材（司馬洛傳奇故事）

巧遇元兇　不幸被擒……馮嘉 8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掌門人之死　特使作困龍……秦紅 97

長劍篇（俠義長篇連載）

身形如鬼魅　老金鷄逞威……蕭逸 107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24期
（總號12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我是英雄

江湖奇俠列傳／龍乘風・文　可飛・圖

一半神魔一半令

風雪漫天，一支鏢車隊伍，冒着嚴寒氣候，逆風而上。

這眞是一個天氣很惡劣的下午，一行三十八人，已有一大半手脚上都生了凍瘡，連馬兒也懶洋洋的，提不起勁兒來，其實這也不是馬兒懶惰，而是經過了連日來不斷的趕路，再壯健的好馬，也會出現疲態。

負責押運這一趟鏢的，正是「雙刀闖五關」李定，他是金陵府震威鏢局的總鏢頭。

屈指算來，李總鏢頭在江湖上已打滾了整整三十年，在他二十歲的時候，「雙刀闖五關」這個响噹噹的萬兒，就被江湖中朋友加在他的名字之上。

那時候，李定在魯東，孤伶伶一個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兒，只能幹些小本錢買賣，在一些窮鄉僻壤裏賣燒餅。

他的燒餅很不錯，但有一次却出了禍事。

出了禍事的地方，是在澤水城，當時，李定在城門外賣燒餅，恰巧玉面太歲邱世安進城，一時興之所至，就在李定的籃子裏取去一個燒餅，大嚼起來。

邱世安是惡霸，吃一兩個燒餅，當然不必付錢。

李定已忍住這一口氣，他知道，邱世安的老子邱中秦，是盜寨的大當家，手下猛將如雲，實力不容輕侮。

但邱世安的一顆壞牙，遲不崩脫早不崩脫，偏偏就在吃李定的燒餅的時候崩脫下來。

他大怒，說李定的燒餅裏有砂，不由分說，一脚就把兩籃燒餅踢翻了，還要動手揍李定。

李定雖然剛才忍氣吞聲，但却也沒有眞的怕了這玉面太歲，你要揍我，倒不如讓我揍你好了。

一揍之下，揍出了一條人命。

丟命的居然是洶湧霸道，「武功極高」的邱少爺！

這下子乖乖不得了，小邱兩旁的護駕大將軍，全都面青唇白，自然要抓李定回盜寨見大當家。

但這些護駕大將軍，也不是李定的敵手，八人同行，放倒三個，其餘的人嚇得屁滾尿流，火速上山報知邱中秦。

邱中秦大發雷霆，誓雪此仇。

他派手下到處去找尋李定，凡是跟李定稍有來往的人，都押回盜寨，並且揚言十天之內，李定再不出現，這干人等一律殺！

到了第九天，有消息傳出，李定已披星戴月，逃到八百里外。

被扣押在盜寨的人，全都毛骨悚然，自忖必死。

但到了第十天，「已逃到八百里外」的李定，居然登山而來。

他腰懸雙刀，單人匹馬殺進盜寨。

這簡直是白白送死！

但結果却大大出人意表，李定雙刀威力無邊，竟然連闖五度關卡，把羣盜殺得落花流水。

最後，連邱中秦也死在雙刀之下！

這是李定成名江湖的一役。

他一戰成名後，曾任魯南金衣鏢局鏢師，兩年後移居金陵府，一手創立震威鏢局，至今已二十餘年。

二十餘年以來，只要是李定親自押運的鏢車，就從未出過一次岔子。

而到了最近七八年，李定已沒有親自押鏢，只要豎起金陵震威鏢局的大旗，又有誰敢不賣帳，動這鏢車的主意？

但這一趟鏢，李總鏢頭却親自出馬，鏢局中四大鏢師，也全數出動。

可以說，震威鏢局已精銳盡出，絕無半點保留。

×　×　×

天色已晚，鏢車隊伍總算趕上了一座小市鎮。

鎮內有客棧，雖然地方簡陋一些，但總比露宿冰雪上好得多了。

四位鏢師一到客棧，就四週巡視，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

幹這一行，小心謹慎甚至比武功還更重要。

由於鏢車隊伍一上來就是幾十人，客棧裏的小二，甚至連掌櫃先生也忙得不可開交。

李定傳下了命令，全鏢局中人，切莫喝太多酒。

喝一點禦寒，那是沒問題，但喝得太多，警惕性就會隨而減低，而這一趟鏢，却是萬萬不能丟掉的。

李總鏢頭的命令，每一個人都很遵守，只有一個趟子手例外。

他很年輕，據說還沒有十八歲，是鏢局中最年輕，資歷最淺的一個趟子手。

把他帶入鏢局的，是鏢師「穩重如山」石泰。

石泰比李定還老兩歲，憑他的外號，不難想像得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行事作風穩健，一貫抱着多做事，少開口的宗旨做人。

基於「瓜田不納履」的原則，這位石老鏢師，從不引薦外人進入鏢局，甚至連獨生子石萬開，想進入鏢局找份差事，也被石泰趕了出去。

他在鏢局已整整二十年，向來行規步矩，閒話不說，閒事不理，但若有人想碰崩鏢局一塊石角，却非要先問問他的九爪飛鉈不可。

但在兩個月前，這位閒事不理的石鏢師，却帶了一個少年人進鏢局，並且向李

總鏢頭推薦他爲三等趟子手。

按照震威鏢局的規矩，趟子手也分三等，資歷最淺，武功又稀鬆平常的，就被列爲三等趟子手，倘若日後表現出色，就可晉升至二級趟子手，再有進步，自然就可以升爲一級趟子手。

若照規矩，縱然是三級趟子手，也要經過考驗合格，才能成爲震威鏢局的一份子，但既是石老鏢師親自引薦，這重手續倒也可以免了。

這少年叫謝雲，在鏢局裏躭了十二天，就跟隨着大夥兒，負起押鏢的任務。

按照鏢局的規矩，這一次謝雲能跟隨着押鏢，也是有點不尋常的，通常，每一個新趟子手加入鏢局，最少也要經過半年的觀察和訓練，才可以跟隨鏢車隊伍出發，但謝雲只是躭了十二天，就已被派遣前往押鏢。

旁人雖然有點意外，但這却是石老鏢師的意思，李定也准許了，大家也自然沒有甚麼話可說。

在這段不算怎麼長的日子裏，跟謝雲最熟絡的，是二等趟子手和尚貓。

和尚貓並不是個和尚，但他自出娘胎以來，頭頂上一直光禿禿的，連一根頭髮也長不出來。

他是個孤兒，很喜歡養貓，加上光頭這一個毛病，自自然然就給人叫作和尚貓了。

和尚貓比謝雲大五歲，在震威鏢局裏熬了三年，直到三個月前，才由三等趟子手，升爲二等趟子手。

他能夠獲得晉升一級，據說是因爲曾經獲得石泰指點了幾招拳脚功夫，他孜孜不倦日以繼夜苦練，給李總鏢頭看見了，認爲他很有上進心，稱讚之餘，接着就把他的職位「升一升」。

和尚貓大喜，決定「賀一賀」。

但誰來祝賀他呢？

沒有。

在鏢局裏，他是個地位低微的人，雖然他心腸好，但別人却只是欺負他，看不起他。

他們認爲和尚貓是個庸材、蠢材，像這種人，怎會有出息。

誠心祝賀他的人，倒也不是沒有，但却不是鏢局裏的人，而是在鏢局外經常拿着破砵子討飯吃的一個老叫化。

難道和尚貓就只配跟老叫化交朋友？

不！現在謝雲已成爲了和尚貓的好朋友。

在謝雲進入鏢局第二天的時候，和尚貓就告訴他，自己由三等趟子手升上二級趟子手，才只不過是一個月前的事。

謝雲立刻恭喜他，而且馬上請他到德鳳軒裏喝酒。

德鳳軒是金陵府裏的一間小酒家，規模不大，但酒菜的水準都有第一流的。

價錢也同樣第一流。

和尚貓差點沒勇氣跨進去，但謝雲却說：「你不賞臉，以後再也別當我是朋友了！」

聽見這種說話，和尚貓的血熱了，他大步昂然進入德鳳軒，就算裏面有十八頭獅子，三十六條鱷魚，也阻擋不住他要喝一頓酒的決心。

那一天晚上，和尚貓醉了。

那是他自有生以來，醉得最愉快的一次。

人生但能如此醉，縱然不醒又何妨？

× × ×

對於一個酒徒來說，醒了又醉，醉了又醒，那是很平常的事。

但今夜不能醉，醉了就是違背了李總鏢頭的命令。

和尚貓是個絕對服從命令的好夥計，李總鏢頭叫大家別喝醉，他就淺嚐卽止，不敢胡來。

但謝雲却已喝了十大碗。

和尚貓一直都在留意着他，初時忍住不出聲，但是到了謝雲斟滿第十一大碗狀元紅的時候，和尚貓終於把這碗酒搶了過來。

謝雲笑了笑：「對！咱們不醉無歸，這一碗你喝！」

他居然不用碗了，拿起酒罎，仰首便喝。

和尚貓大吃一驚：「使不得！」

他正要上前阻止，但却有一隻粗大的手把他按了下來。

這一按之力，非同小可，和尚貓差點沒疼出眼淚來。

但他不敢叫，甚至連大氣也不敢吭出來。

因爲把他按下去的人，是鏢局裏四大鏢師之一的蘇伏虎。

蘇伏虎天生神力，更練就一身外家功夫，渾身肌肉堅實如鐵，和尚貓跟他一比，就眞有如貓兒碰上了大老虎，由頭到尾都比不上。

「蘇鏢頭，」謝雲淡淡一笑，盯着蘇伏虎說：「果然不愧是伏虎將軍，名不虛傳！名不虛傳！」

蘇伏虎一張臉登時變得有如紫醬，謝雲雖然滿口讚頌之辭，但實際上却在挖苦他，意思是說：「甚麼伏虎將軍，原來只會欺負貓兒而已。」

蘇伏虎立刻放開了和尚貓，兩隻眼睛却像銅鈴也似的直瞪着謝雲，道：「他奶奶個熊，你算是老幾？竟然敢這樣對俺講話？」

謝雲彷彿滿臉莫名其妙之色：「我說錯了甚麼？我罵過你嗎？」

「少放屁！」蘇伏虎冷冷一笑：「你是不是存心倒我們台。」

「倒台？」謝雲怔了怔，說：「倒誰的台？」

蘇伏虎道：「總鏢頭的台！」

謝雲笑道：「我怎有這種胆量？」

蘇伏虎道：「總鏢頭已傳令下來，要大家節制，切莫喝醉，難道你聾了？」

謝雲眨着眼，雙眉一揚：「你看我現在已經醉了嗎？」

「混帳的東西，竟敢在俺面前如此放肆！」蘇伏虎一聲暴喝，一拳便擊在桌子上。

他這一拳力道何只千斤，休說是這種本來就已不大牢固的木桌，就算是用石頭造成的石桌，也會倒塌下來。

可是，他這一拳打下去，木桌非但沒有絲毫受損，反而有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大力反撞過來，把蘇伏虎的拳頭震得又痛

又痺。

他臉如土色，看着謝雲，又看着和尚貓。

謝雲與和尚貓也在看着他，兩人臉上的表情都有點奇怪。

蘇伏虎沒有看見這兩人動手，而且，那股大力也不可能是這兩個小趟子手弄出來的。

他猛然蹲下，終於看見桌子下懶洋洋的躺着了一個人。

這人約莫四十歲左右年紀，眉毛很濃，臉龐瘦削，面色似比死魚肉還更蒼白。

雖然天氣嚴寒，但他却只穿着一襲質料單薄的青布衣裳，看來就像個窮病漢。

但蘇伏虎却一點也不敢小覷這青衣人，剛才在桌底下反擊回來的一股大力，顯然就是他的傑作。

「是甚麼人！」雖然心中警惕之意大起，但蘇伏虎這一喝，仍然是威嚴十足，就像個正在捉拿小偷的捕頭。

那青衣人皺起了眉：「別兇巴巴的好不好？你不是想把我趕出去罷？」

蘇伏虎冷冷一笑：「俺正有此意。」

青衣人嘆了口氣，緩緩地從桌底下爬出來，目注着蘇伏虎，半晌才緩緩說道：「就算你不趕，我也要走了，再不走，等到這裏大打一場的時候，我倒會給你們說成是强盜了。」

蘇伏虎的臉色又是一變：「你在說甚麼？」

青衣人道：「別以爲這一趟鏢可以順利完成任務，不到半個時辰，刦鏢的强盜就會來了，這種是非地帶，自然走爲上着。」說完，轉身便走。

蘇伏虎陡地發出一聲厲喝：「喂！且慢！」

這時候，李總鏢頭、石泰和另外兩鏢師已走了過來。

「甚麼事？」李定沉聲說。

「這鳥漢大有蹺蹊，放他不得！」蘇伏虎攔在青衣人面前，目光中充滿敵意。

李定輕輕揮手，阻止蘇伏虎說下去，然後向那青衣漢子抱拳一禮，道：「老夫李定，來自金陵，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青衣人淡淡道：「山村野夫，無名小卒，區區賤名，還是不提也罷。」

李定神色不變，道：「兄台既不欲說，老夫自是不便相强，只是兄台適才一番說話，未免有點驚人，倒不知兄台何出此言，莫非早已知悉，將有强盜會向敝鏢局下手？」

原來李定耳力過人，青衣漢子那幾句說話，他早已聽在耳內。

青衣人打了一個呵欠，似是有點不耐煩。

他搖搖頭，說道：「那一番說話，我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胡謅出來的，你就當我放屁好了，再見！再見！」

「走不得！」蘇伏虎怒叫道：「這厮行動詭祟，大有可疑，若放走他，豈不是放虎歸山！」

青衣人搔了搔脖子，忽然走到謝雲面前，微笑着說：「剛才你是不是叫他伏虎將軍？」

謝雲點點頭道：「他就是伏虎將軍蘇鏢頭。」

「難怪！難怪！」青衣人皺了皺眉頭，說道：「難怪他三句不離一個『虎』字，像我這種病漢，也說是甚麼『放虎歸山』，原來他有種怪癖，就叫『伏虎癮』好了。」

蘇伏虎氣得牙癢癢的，再也按捺不住，喝道：「管你是病貓還是老虎，吃俺兩拳再說。」

「虎」一聲，單拳怒擊，直撞青衣人胸膛。

青衣人「啊呀」一聲叫了起來：「你怎麼打人？總鏢頭救命！」

他這麼一叫，倒像是個給大人欺負的小孩子，而他的動作也和小孩子沒有甚麼分別，蘇伏虎的拳頭還沒打到，他已轉身溜到李定的背後，把李定當作擋箭牌。

蘇伏虎本已動了眞怒，就算這青衣人跑到天脚底也要追上他，但想不到青衣人甚麼地方不跑，居然跑到李定背後來。

「總鏢頭小心！」蘇伏虎唯恐青衣人趁勢出手背後暗算李定，連忙提醒。

李定却一言不發，一張臉緊綳綳的，全無半點表情。

青衣人哈哈一笑，居然在李定背後扮了一個鬼臉，笑道：「伏虎將軍，來呀！怎麼不動手了？」

李定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向那青衣人說：「算啦，大家只是一場誤會，誰也別放在心上，兄台既不欲久留此地，那麼敝鏢局中人，決不再行勉强尊意便是。」

青衣人面露悅容，長揖說道：「總鏢頭果然是明白人，决非糊塗莽撞的飯桶可比，小弟在這裏謝過了。」

他第一句是大讚李定，第二句却又把蘇伏虎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但他罵得人的本事，實在高明，蘇伏虎明明知道他在罵自己是個「糊塗莽撞的飯桶」，但却作聲不得，因爲人家沒有指名道姓，也不是向着他說話，他若發作，豈不是把這七個字招攬上身了？

李總鏢頭既已明確表示，讓這青衣人離開客棧，蘇伏虎就算氣炸了肺，也不敢再纏下去，只好眼巴巴的看着青衣人搶白一頓，然後揚長而去。

李定神色森冷，忽然沉聲道：「這趟鏢能否保得住，就看今晚了。」

這句說話，從李定口中說出來，實在是令人震駭的，金陵府震威鏢局的鏢，又怎會保不住？這豈不是連總鏢頭也沒有信心嗎？

蘇伏虎磨拳擦掌，勃然道：「管他來的是汪洋大盜，還是雪嶺山怪，這一趟鏢，咱們一定保得住！」

李定皺了皺眉，忽然問石泰：「老石頭，你的看法怎樣。」

石泰道：「一半。」

他說話向來簡潔，但有時候却未免簡潔得離譜，往往要讓人家想大半天才明白他說的是甚麼意思。

這時候，他說這兩個字，似乎誰也不大明白。

但李定的眼色却忽然變了：「你已肯定，他就是神魔的人？」

石泰道：「他是不是神魔的人，老石頭不敢說，但神魔已在這鎭上，却是千眞萬確的。」

蘇伏虎聽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忍不住道：「神魔是誰？」

李定面色陰晴不定，道：「我們在說的，是『天一半，地一半，你一份，我一份。』的『一半神魔』南宮鱷。」

聽到這裏，蘇伏虎和其他兩個鏢師的臉色全都變了。

「一半神魔」南宮鱷，本是南宮世家中人，雖然他生長在武林名門望族之中，但却喜與三教九流中人爲伍，其父大爲不滿，但却屢勸無效，罵也不從，終於一怒之下，宣告脫離父子關係。

其時，南宮鱷年方十六，但一身武功，已非尋常武林人物可比。

脫離南宮世家後，南宮鱷與一羣邪教弟子，終日花天酒地，視打架殺人有如家常便飯。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南宮鱷終於遇上了當代武林刀法大宗師鍾白虹，不滿十招，就敗在鍾白虹刀下。

鍾白虹本擬殺掉此子，爲民間除害，但不知如何，却下不了手。

也許，那時候南宮鱷還很年輕，鍾白虹認爲他年少無知，經過考慮之下，決意饒他一命，但却要斬其右臂，希望他覺悟前非，從今之後不再爲非作歹。

但鍾白虹這一刀才斬出去，一道烏芒突然射至。

鍾白虹猝然不防，手背上吃了一把黑飛刀，這飛刀刀柄漆黑，連刀鋒也是漆黑如墨。

鍾白虹面色驟變，他在江湖上見多識廣，一看這把形狀怪異的黑色飛刀，就知道暗算自己的人，就是「柴達木黑刀老妖」了。

黑刀老妖有兩個弟子，一個不聽話，給自己一掌斃了，另一個很合老妖心意的弟子，却給鍾白虹一刀砍掉了腦袋。

對於黑刀老妖來說，這是深仇大恨，也是奇恥大辱，自己的愛徒，只不過在蘭州城內強姦了幾個妞兒，鍾白虹就把他毀了，眞是太殘酷！太混帳！太蠻不講理！

所仇此恨，豈可不報？

這也是南宮鱷時來運到，就是這樣，他沒有斷掉右臂，而且連鍾白虹也給黑刀老妖所殺。

這還不算，那天他的運氣實在好得出奇，黑刀老妖還把他帶回柴達木黑刀魔宮，收錄他爲弟子，連壓箱底的本領也一股腦兒傳給了他。

現在，南宮鱷已快五十歲了，在武林中也闖出了名堂。

他自稱「一半神魔」，口號是「天一半，地一半，你一份，我一份。」

這意思就是說，只要是南宮大爺看中了的東西，別人就得把一半送給他。

例如閣下有十匹馬，南宮鱷不會要十匹，只會揀五匹拉走就算。

他若是「窮了」，需要銀子花用，他也絕不會把別人的銀子全部拿走，而是只取一半。

南宮鱷當然也刦鏢車，規矩也是一樣，只要大家「合作一點」，把鏢銀一分爲二，「天一半，地一半。」那麼南宮大爺就會滿足，很高興。

他常說：「一半就夠了。」

但若有人「不合作」，或者是「太吝嗇」，連一半也不拿出來，那又怎樣？

「咳咳！」南宮鱷會嘆息着說：「這太不公平了，既然這樣，老子只好替天行道，把這種爲富不仁的惡賊宰了。」

他是黑刀老妖的關門弟子，而且又曾修練過南宮世家武功，正是身兼兩家之長，他要殺人，江湖上又有多少人可以抵敵得住？

初時還有人寧爲玉碎，不作瓦全，誓與神魔拚命到底，但漸漸地，「碎玉」太多了，誓死拚命的人，結果都是一樣，性命丟了，財產也丟掉，而且丟的不再是一半，而是一半加一半，全都丟掉。

常言有道：「脖子總硬不過刀。」由於「前車可鑑，死得人多。」後來接到「半截魔令」的人，除非該人活夠了，否則絕大多數還是乖乖的把財物奉獻一半，總比丟錢又丟命的好。

「半截魔令」就是一半神魔南宮鱷的「行刦令牌」，任何人一接此令，就得準備妥當，否則大禍臨頭。

以是石泰忽然提起一半神魔這名號，衆人又豈能不爲之面上駭然？

「老石頭，」李定總算是見過大風浪的老江湖，很快就恢復了平靜的神色，「你已看見一半神魔在這鎭上？」

石泰緩緩道：「神魔雖未見，半截魔令却已出現。」

李定一怔：「令在何處？」

石泰目光一轉，忽然盯在一個人的臉上，冷冷道：「把半截魔令拿出來。」

他盯着的是和尚貓。

和尚貓也盯着石泰，一臉茫然之色，過了很久，他才說：「石鏢頭，你是在向我說話？」

石泰道：「是的。」

和尚貓又呆住了：「石鏢師是說，小的身上有半截魔令？」

石泰點點頭，又重複着那兩個字：「是的。」

和尚貓吃了一驚，忙道：「石鏢師，別開這種玩笑，小的身上怎會有半截魔……咦！」

說到最後一句，他忽然覺得背後有點古怪。

他伸手向後一摸，臉色不由變了，在他背後腰帶上，已不知何時給人插放着一塊看來殘缺不全的銅牌。

「這……這是甚麼東西？」和尚貓連聲音也變了。

石泰道：「半截魔令。」

和尚貓差點沒有哭出來：「這不關我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塊東西插在腰帶上。」

石泰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和尚貓苦着臉，把半截魔令戰戰兢兢的遞給石泰，石泰拿着魔令看了一會，又把它送到李定的手上。

李定拿着半截魔令，神情異常沉重。

蘇伏虎忽然一脚頓地，咬牙說道：「那癆病鬼果然不是好人，一定是他做的手脚。」

李定皺眉道：「蘇兄，你怎可如此肯定？」

蘇伏虎冷笑着道：「這裏全是咱們自

己鏢局的人，除了他之外，誰會把這塊魔令放在和尚貓的背後？」

李定點了點頭，說道：「這也不無道理……」

「這個絕無道理！」謝雲忽然插口，而且一開口就語驚四座，「那位大哥雖然言行放蕩，不拘小節，但却不是那種偷偷摸摸的人，把半截魔令插在和尚貓背後的，其實是蘇鏢頭！」

此言一出，衆皆駭然。

只有兩人例外，那是李定和石泰，他們並未大驚小怪，臉上却都是一片淡漠的神色。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蘇伏虎居然沒有暴跳如雷，只是冷笑着說道：「謝雲，俺早就知道你遲早總會咬俺一口，只是如此誣衊蘇某，似乎是不太高明了。」

李定點點頭，目注謝雲：「此事非同小可，你可知道，含血噴人，以下犯上，這罪名實在不輕。」

謝雲神色不變，徐徐不急地說道：「蘇鏢頭此舉目的何在，我不便猜測，但他把半截魔令插在和尚貓背後，却是我們親眼目睹。」

李定道：「若無眞憑實據，這番說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謝雲道：「這種事，也許只有我一個人發現而已，又有何憑據可言？」

蘇伏虎嘿嘿一笑，望定了石泰慢慢的說道：「老石頭，這位謝家少爺，當眞是後生可畏得很。」

這分明是挖苦之言，誰知石泰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只是說：「是的。」

蘇伏虎哼一聲，向李定說：「總鏢頭，老蘇這十幾年來，承蒙你老人家抬愛，才有今日這點名聲，老蘇是沒齒難忘的，但到了這時候，老蘇實在賴不下去了，你老人家的恩德，老蘇日後自當圖報！」

李定嘆了口氣，正待說話，突聽一人哈哈笑道：「好功夫！」

另一人沉聲應道：「甚麼功夫值得讚好？」

先前那人嘻嘻一笑，說道：「當然是蘇將軍的撒嬌神功，嘿！眞出色，堪稱一絕！」

後來那人淡淡道：「你若喜歡練這種武功，鱷爺可以叫蘇將軍分一半給你。」

先前那人似是吃了一驚，忙道：「不學！不學！打死我也不學！」

後來那人冷冷一笑：「總有一天，鱷爺會把你活活打死。」

先前那人又笑起來，道：「別光火，我身上還有十萬兩銀票，你若不嫌少，拿五萬兩去喝酒便是。」

後來那人乾咳一聲，道：「等到你身上有一百萬兩銀票的時候，再提醒鱷爺不遲……」

聽到這裏，就算是再笨再愚蠢的人，也該知道，後來那人就是江湖中人談虎色變的一半神魔南宮鱷。

而先前那個，原來却又是那個青衣人，去而復返！

× × ×

惡跡昭彰，人見人怕的一半神魔，果然眞的來了。

只見南宮鱷滿腮虬髯，外披一件錦緞面羊皮袍子，裏面一件黃金馬褂，顧盼自豪，微笑着向蘇伏虎走了過來。

蘇伏虎瞪着他，張大嘴巴，但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南宮鱷忽然哈哈一笑：「蘇鏢頭，你果然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不，這不是消災，而是該說拿人錢財，替人辦事，你總算已成功地爲老子送上半截魔令，幹得好！幹得好！」

蘇伏虎面如土色，望了望李定，又再望了望南宮鱷，居然爲之手足無措，不知如何開口。

李定鑑貌辨色，已知道一半神魔並非無矢放的，含血噴人，當下不由勃然變色，怒喝道：「蘇伏虎，枉老夫把你當作親兄弟看待，想不到你竟然吃裏扒外，與邪魔外道掛上了鈎！」

蘇伏虎的臉色已變得有如死人般難看，他忽然把心一橫，咬牙說道：「不錯，是俺把半截魔令插在和尚貓背後的，那又怎樣？」

李定氣得爲之一陣發抖，顫聲喝道：「這到底是爲了甚麼？是不是開銷太大，入不敷支？」

蘇伏虎冷冷一笑，寒着臉道：「錢，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俺最瞧不順眼的，就是這塊老石頭！」

說到最後一句，兩道目光有如刀鋒般插在石泰的臉上，但石泰却眞的像是一塊石頭，臉上的表情毫無半點變化。

李定怒道：「就算石鏢頭與你有甚麼糾葛，也不該勾結外人，來對付咱們大夥兒兄弟手足！」

蘇伏虎沉着臉，道：「總鏢頭，說句老實話，你老人家一直偏幫着石泰，幾時把老蘇這個人放在心上？」

李定怪叫了起來：「這算是甚麼話兒了？」

那青衣人忽然嘻嘻一笑，道：「蘇將軍既然是撒嬌高手，當然也兼修吃醋大法，李總鏢頭又何必大動肝火？」

一半神魔南宮鱷淡淡道：「管他們大動肝火也好，大動干戈也好，老子絕不介意。」

他當然不介意，坐山觀虎鬥，對某種人來說，是一種無以上之的視覺享受。

但蘇伏虎却連肺也給氣炸了，他狂吼起來，怒盯着南宮鱷：「你太混帳了！」

南宮鱷望了望青衣人，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他是不是在罵人？」

蘇伏虎已被逼得快要瘋掉，也不管對方是甚麼黑道魔頭了，他暴跳如雷，罵道：「俺承認拿了你五千兩銀子，來助你一臂之力，但你爲甚麼出賣我？把這件事說了出來？」

南宮鱷桀桀一笑，神情狡猾而愉快：「蘇鏢頭，事情可要分清楚，老子可沒有說過要保守秘密，大丈夫敢作敢爲，敢幹也就敢勇於承認，你若害怕別人知道，就該規規矩矩，別指望人家替你打江山，好讓自己成爲震威鏢局的總鏢頭！」

他最後兩句說話，更把蘇伏虎勾結自己的眞正原因，毫不保留地說了出來。

李定鐵青着臉，冷冷笑道：「蘇伏虎，你若想當上總鏢頭，對老夫直說也就是了，只要你挑得起這副担子，老夫早一點

金盆洗手退出武林，那又何妨？」

「說得好，罵得對！眞不愧是一代江湖大豪風範！」青衣人轟然喝采。

若在平時，必然衆皆附和，但此刻强敵當前，內生叛逆，誰也沒有這份心情來喝采一番。

這時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只聽得蘇伏虎耳中嗡嗡作響，他巳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無援之境。

李定沉着臉，望定了他，冷冷地說道：「老蘇，你自己說，該怎樣了結這件事情？」

蘇伏虎慘笑一聲，道：「罷了，俺是誤信人言，爲奸人所害，如今說甚麼廢話都是多餘的了，只望總鏢頭給俺留個全屍，巳是感激不盡！」

李定神色一凜，正待說話，蘇伏虎巳經雙拳暴起，一左一右，撞向兩邊太陽穴上。

這是伏虎神拳裏的一招，類似「鏜鼓齊鳴」，但發拳的姿勢却又頗不相同，乃是一拳從下擊上，另一拳由高擊落，威力與「鏜鼓齊鳴」相若，但用來對付敵人，往往更能立收奇效。

這一招，也是蘇伏虎最引以爲傲的一招拳法。

但他恐怕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死在這一招拳法，自己的一雙拳頭下。

兩拳同時重重擊下，蘇伏虎立時七竅流血，慘死倒下。

誰不想長命百歲？但到了這種地步，他知道若不自毀性命，恐怕會比現在死得更慘。

李定長長的嘆了口氣，喟然道：「人誰無錯？只是你這一次，也未免是錯得太離譜，錯得不可收拾！」

李總鏢頭黯然神傷，南宮鱷却哈哈笑了起來，道：「對！人誰無錯？只是萬萬不能錯得太離譜，正是識時務者爲俊傑，不識時務者是蠢材！」

李定冷哼一聲，怒道：「哼！老蘇就是太識時務了，所以才會給你害得如此地步！」

南宮鱷搖搖頭，道：「李總鏢頭切莫錯怪好人，老子是要讓你知道，蘇伏虎這個混球根本就靠不住，而且早就野心勃勃，想幹掉尊駕成爲鏢局之主，這種人，留在身邊遲早是個禍胎！」

這番說話，聽來似乎有點强辭奪理，但却又不能說是全無道理，若認眞一點加以分析，蘇伏虎是罪有應得，該死有餘，但若說南宮鱷是個「好人」，那也是笑掉大牙的一樁怪事。

李定臉上沒有表情，冷然道：「聽說尊駕現在巳是黑刀魔宮主人了，這倒是値得恭賀。」

南宮鱷道：「單是說句恭賀，又有甚麼用？」

李定道：「尊意想怎樣？」

南宮鱷道：「老子的老規矩，李總鏢頭不是不知道罷？」

李定瞳孔縮成一綫，冷冷地說出了兩個字：「一半？」

「對了，李總鏢頭大概也聽過『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這兩句話罷？」

南宮鱷笑道：「老子可也不是貪得無厭的人。」

李定道：「尊駕取的可不是一瓢，而是一半。」

南宮鱷目光閃動，道：「李總鏢頭，你不肯把鏢銀分給老子一半？」

李定說道：「易地而處，尊駕又將如何？」

南宮鱷嘿嘿一笑：「那一定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打贏對手，若有把握，休說一半，就是一文錢也决不付出！」

李定道：「倘若打不過又如何？」

南宮鱷道：「寧爲玉碎，是爲下下之策。」

李定道：「上上之策又如何？」

南宮鱷回答道：「明哲保身，破財擋災。」

李定道：「尊駕認爲，老夫能打贏你嗎？」

南宮鱷道：「李總鏢頭威震江湖，自非浪得虛名之輩可比擬，可惜今次遇上的是老子，那也是無話可說的。」

鏢局中人，莫不勃然變色。

但李定却沒有生氣，居然還點點頭，道：「尊駕所言極是，一山還有一山高，老夫的確不是你的敵手。」

南宮鱷悠然一笑：「總鏢頭果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佩服！佩服！倒不知道，在上策與下策之間，總鏢頭如何抉擇？」

「咱們跟他拚了！」四大鏢師之一的郭興邦怒叫起來。

另一鏢師楊近水也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似有一戰南宮鱷的决心。

但李定却把四人喝止：「老夫自有分寸。」

南宮鱷微微一笑：「總鏢頭是聰明人，自然知道該怎樣抉擇？」

李定嘆了一聲，道：「尊駕可知道，咱們這一次押運的是甚麼？」

南宮鱷沉吟半晌，道：「能够讓總鏢頭親自出動護送的鏢車，當然很貴重了，但老子却不知道，鏢車裏裝着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李定冷笑道：「這豈非太可笑嗎？萬一鏢車裏裝着的只是石頭，尊駕這一趟豈不是白費心機了？」

南宮鱷陡地大笑：「運上北王府的若是石頭，那倒是奇聞之至。」

李定道：「六王爺喜歡江南的石頭，有人要送給他作爲賀禮，那又有甚麼稀奇呢？」

說到這裏，似乎眞的肯定鏢車裏的東西，就是石頭。

但這種說話，休說是南宮鱷，便是鏢局中人也絕不會相信大家千辛萬苦押運北上的，竟然會是甚麼「江南石頭」云云。

只聽得南宮鱷格格怪笑，道：「是石頭也好，鱷魚頭也好，老子只要一半就够了！」

青衣人眉頭一皺，目注南宮鱷道：「李總鏢頭若答允下來，這一世英名，豈非盡毁一旦？」

李定却說：「老夫何來甚麼一世英名，正是莽莽江湖，多一個李定不算多，少了一個李定也不算少，南宮宮主的條件，老夫答允下來便是。」

此言一出，衆皆大表錯愕，一時之間

滿堂鴉雀無聲，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又驚又怒！但也有個人，神態悠閒。好像沒有聽見李定在說甚麼，而且居然還坐在椅子上，左手剝吃花生，右手捧着大碗，漫不經心地在喝酒。

這人却不是甚麼大人物，而只是藉藉無名的三等趟子手謝雲。

若不是每個人都精神緊張到了頂點，恐怕最少會有十個八個人走上來，把他罵得體無完膚。

但這時候，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李總鏢頭和南宮鱷的身上，謝雲就算做甚麼事情，旁人也沒有空閒去理會。

只聽得南宮鱷仰天大笑：「好極，雙刀闖五關李定終究不是有勇無謀之輩，打得過自然打，打不過就別作無謂犧牲，這才是明智之舉。」

在鏢局等人耳中聽來，這簡直是一種無法忍受的侮辱，但李定却反而若無其事，只是緩緩地接道：「把鏢車分一半出來，這不成問題，老夫雖然不怎樣有錢，但自信還賠得起，只是，老夫也有個條件，必須南宮宮主允諾。」

南宮鱷面露不悅之色，但沉吟半晌後，終於道：「老子早就知道你有這一套，你要怎樣，儘說無妨。」

李定吸一口氣，緩緩道：「實不相瞞，敝鏢局今番北上，並非前往北王府。」

南宮鱷臉色一變：「不是北王府？」

李定嘆了一聲，道：「若非借用六王爺之名，這趟鏢恐怕更多麻煩。」

南宮鱷皺了皺眉，道：「總鏢頭的意思，老子巳明白，一般綠林好漢，就算胆大包天，也未必敢刦走六王爺的賀壽禮物，他們可不像老子，老子從來只當官兵是屁兵，只消老子吹一口氣，甚至天王屁也給吹掉！」

李定道：「南宮宮主武功蓋世，自然不怕甚麼官兵。」

南宮鱷道：「然則，這趟鏢眞正的目的地，又是何處？」

李定道：「金剛谷。」

南宮鱷面色又是一變，立時喝道：「這是不是眞的？」

李定道：「如有虛言，五雷轟頂，天誅地滅！」

南宮鱷的神情忽然沉重起來：他雙目寒光暴射，直勾勾的盯着李定，良久才說道：「金剛谷自從十五年前，巳在江湖中沉寂下來，而谷中高手，也再無一人在外間露面，這是甚麼緣故？」

李定道：「那大概是因爲谷主『金剛之王』喬五巳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南宮鱷道：「喬五雖說退出武林，但却仍是金剛谷谷主，這可大有蹺蹊。」

李定道：「這是金剛谷的事，老夫不便妄加推測。」

南宮鱷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實說，若老子知道，這趟鏢是運押往金剛谷的話，老子怎樣也不會插手，要分一半的。」

青衣人忽然眨了眨眼睛，吃吃笑道：「現在知道抓住了一個燙山芋，還不算太遲，立刻縮手便是。」

南宮鱷怒道：「縮你娘個寃大頭，老子的手既巳伸出去，若不撈個够本，就算是當今天子也嚇不到老子！」

青衣人一怔，繼而嘆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是死也不肯認輸！」

「輸甚麼？老子輸了嗎？」南宮鱷哼一聲，道：「喬五又怎樣，旁人怕他，老子可不怕！」

青衣人呵呵笑了起來：「飛蛾又何嘗怕火？但到頭來嘛，咳咳，咳咳……」

南宮鱷是一代大魔頭，但這青衣人却不時頂撞他，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巳給這位一半神魔劈成肉醬。

但不知何故，南宮鱷還是一直沒有對青衣人用武。

南宮鱷給他搶白幾番，索性連看也不看他，只是問李定：「總鏢頭，你的條件到底是怎樣的？」

李定道：「很簡單，鏢車共有六輛，你佔三輛，餘下三輛必定要安全運到金剛谷。」

南宮鱷呆了一呆，說道：「這是甚麼意思？」

李定道：「這意思再簡單不過，老夫只能賠得起這趟鏢的一半，南宮宮主既巳取去一半，餘下一半，老夫萬萬不能有失，否則縱然傾家蕩產，也無法向僱主作出合理賠償和交待。」

南宮鱷道：「總鏢頭言下之意，是要老子親自把鏢車運送到金剛谷？」

李定點點頭，道：「這就是老夫唯一的條件，若說這是要求，那也無不可。」

南宮鱷嘴角間忽然流露出一種奇特的微笑：「果然是塊老薑，他奶奶的好厲害，只是你也莫當老子是三歲孩童了，倘若到了金剛谷，哼！你還會輕易讓老子離去嗎？」

李定用力搖頭，道：「老夫絕無此意，即使喬五怪罪下來，老夫自當一力承担，照數賠償，决不會出爾反爾，借助金剛谷中高手，來跟尊駕爲難。」

南宮鱷哈哈一笑，轉過臉向青衣人道：「你聽過天下間有這種怪事沒有？做强盜的居然會去護送被刦者餘下來的一半財物，哈哈！哈哈……」

南宮鱷邊說邊笑，青衣人却反而板着臉孔，道：「這有甚麼稀奇，又有甚麼好笑？別人不會幹的事，你若敢幹，那才是眞眞正正的好漢。」

「老子不稀罕做甚麼好漢，老子是强盜，天下間每一個姓南宮的都是强盜，尤其是南宮世家，更是强盜世家，他奶奶的統統都不是人！」南宮鱷忽然「老毛病」發作，把自己的列祖列宗，都罵得一文不値。

原來他在南宮世家的時候，常給父老叔伯打罵，但他却沒有反省自己的錯處，只是一味怨恨南宮世家的人，直至與南宮世家脫離了關係，這怨毒忿恨之心，仍然不減分毫。

他立誓要做個强盜，丟盡南宮世家的顏面，所以他一直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還唯恐別人不知道他是南宮世家的子子孫孫。

像這種人，倒也罕見。

這時候，他忽然大罵南宮世家，鏢局中人聽見，莫不眉頭大皺，心想：「南宮武書若聽見這種說話，不知會有何感受？

」（按：南宮武書，字輸文，現年五十五歲，自從六年前其父南宮無慧逝世後，即成爲南宮世家第十一代主人。）

青衣人忽然咳嗽兩聲，道：「你不用越扯越遠了，李總鏢頭的條件，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鏢局中人，絕大多數認爲這是沒有可能的，一半神魔要搶一半便搶一半，又豈會自己拖着尾巴，搖身一變變成「强盜鏢頭」，把鏢車護送到金剛谷去。

但天下間事情，往往出人意表，南宮鱷尋思一番後，忽然大聲說：「好，老子答應這條件，也好讓你們別以爲老子怕了金剛谷的人！」

青衣人立時鼓掌笑道：「這才是强盜中的强盜，我敬你一大碗！」

說着，捧起一大碗酒，向南宮鱷臉上推去。

南宮鱷以右掌擋住大碗，道：「老子消受不起。」

青衣人道：「你并不賞臉？」

南宮鱷道：「賞臉又有甚麼用？倒不如賞金實際得多。」

這一來，你推我擋，陷入了僵局。

但漸漸地，奇景出現了，那大碗裏的酒，忽然冒出白烟來。

白烟越來越濃，到最後，那碗酒竟然「必必卜卜」的沸騰起來。

兩人都不再說話了，這時候，就算是武功最平凡的三等趟子手也可看出，他們正在隔着一碗酒來互相比拚內力。

大碗裏的酒，沸騰得十分厲害，不到一盞茶時光，竟然如遭烈火狂燒，全部乾掉。

青衣人嘆了口氣，忽然鬆手。

南宮鱷也同時鬆手，大碗還沒有跌在地上，巳在半空中化爲粉末。

鏢局中人全都看得呆住了，連李定也不例外。

例外的人也不是沒有，那是謝雲，他好像甚麼也沒有看見，只是不斷的喝酒，不斷的剝吃花生。

在不久之前，大家看見青衣人給蘇伏虎追打，青衣人却像小孩子躲在李總鏢頭背後，不禁有人大是瞧不起他，但這時候他露出了這麼一手，而且看來好像還跟南宮鱷不分上下，平分秋色，這就不由大家不爲之刮目相看了。

但他到底是甚麼人，直到現在，恐怕除了南宮鱷之外，誰也不知道。

南宮鱷看看地上，大碗巳經變成了一堆粉末！酒也巳在空氣中完全消失，不禁罵道：「這有甚麼好玩的？白白浪費了東西！」

青衣人冷冷一笑：「這點小錢，就讓你來賠償好了。我走啦，到了金剛谷，千萬要保重保重，切莫陰溝裏翻船，回不了黑刀魔宮！」

他說走便走，像是一陣風似的消失在客棧門外。

南宮鱷望着門外，怔了一會，才說：「老子餓了，這裏可有甚麼好吃的？」

× × ×

南宮鱷眞的餓了。

他吃了兩斤羊肉，一隻燒鷄，一碟饅頭，又喝了十幾斤酒。

沒有人敢接近他，也沒有人理睬他。

他也全不在乎，他要的只是這趟鏢的一半，對別的事情興趣都不大。

夜巳深了，鏢局裏的人輪流值班，有人睡覺，也有人負責看哨。

南宮鱷吃飽後，就盤膝倚牆而坐，他閉上了眼睛，但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眞的睡着了覺。

到了快將五更時分，南宮鱷挨倚着的那堵牆忽然穿了一個洞，一桿沉重的鐵槍直射了出來。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槍，而且射出來的位置，正對着南宮鱷的背心部位。

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南宮鱷的身子突然閃電般仆前，鐵槍僅僅在他的頭頂上飛擦過去。

南宮鱷喉嚨裏陡地發出一聲低嘯，身形一旋，雙肘猛向牆壁一撞，整幅牆壁竟然有三分之二被震得坍塌下來。

南宮鱷目中寒芒暴射，他看見了一個少年，手持鐵槍，正在向他悠然微笑。

「小子！你活膩了？」南宮鱷臉色倏變。

這個背後暗算南宮鱷的，赫然竟是謝雲。

南宮鱷當然沒有把這少年人放在眼內，但却感到有點意外：「你以爲老子的招牌是紙糊的？」他又厲聲叱喝着謝雲。

謝雲臉色不變，只是淡淡的說：「我不是活膩了，一半神魔的招牌當然也不是紙糊的，我刺你一槍，只是因爲天快亮了，我睡不着覺，所以才用這種比較特別的方法叫醒你而巳。」

南宮鱷呵呵一笑：「你的胆子可不小哇！」

經這麼一鬧，巳驚醒了整個客棧裏的人。

李定也從房子裏走了出來，疾聲喝道：「謝雲，你在攪甚麼事？」

謝雲還沒有開口，南宮鱷巳冷冷一笑，道：「李總鏢頭，你們要對付老子，儘管動手好了，何必派個黃毛小子，在老子背後放冷箭！」

謝雲立刻大聲說：「這不關總鏢頭的事，這只是我自己一時技癢，想看看南宮前輩的身手而巳。」

南宮鱷目注着他：「倘若老子閃避不及，豈非巳成爲槍下之鬼？」

謝雲道：「前輩若連我這一槍也避不開去，這一趟鏢又怎能够平安運送到金剛谷？」

南宮鱷眉頭一皺，盯着李定：「這黃毛小子胆色驚人，是甚麼來歷？」

李定道：「謝雲只是小趟子手而巳，他年少無知，南宮宮主休要見怪。」

南宮鱷搖搖頭，道：「老子不怪他，他說得好，老子若連這一槍也閃避不開去，那也眞的很該死了，算啦！這裏沒事兒，天快亮了，咱們還要趕路！」

李定也沒有再說甚麼，大家就只當作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和尙貓却巳嚇得全身冷汗直冒。

他把謝雲拉開老遠，才埋怨道：「我家謝大少爺，你要消遣消遣，也該看看對方是甚麼人嘛！」

謝雲眨了眨眼睛，道：「這魔頭很合

我心意，我刺他一槍，他眞的閃開了。」

「唉，你眞不知天高地厚，他若動了肝火，這裏又有誰能保住你這條小命？」和尙貓氣得直跺脚。

謝雲笑了笑，道：「我現在不是很好嗎？」

和尙貓怔住，正想說話，謝雲又巳搶先說道：「別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我會小心保重自己啦！」

和尙貓沒他辦法，只好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道：「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句說話眞是一丁點兒也沒有錯。」

× × ×

風雪雖然停了，但還是可以凍掉人的鼻子。

鏢車隊伍繼續向北走，昨天蘇伏虎的位置，似乎巳被南宮鱷所代替。

到了晌午時份，鏢車隊伍巳逼近冰霜峽。

只要穿過冰霜峽，再走兩個時辰，就可以到達金剛谷。

李定派遣鏢師楊近水和三個趟子手，先行探路。

不久，楊近水回來了，但那三個趟子手却沒有跟着回來。

李定臉色一變：「賴虎子、冼休和朱三呢？」

楊近水的面色更是蒼白得可怕，他氣喘喘地說：「峽谷裏有兩個骷髏似的怪人……賴虎子他們……他們都給這兩個怪人打死了！」

李定臉上肌肉跳動起來，沉聲道：「一定是北天山『骷髏雙妖』歐陽兄弟！」

一聽見「骷髏雙妖」這四個字，楊近水和郭興的面色都變得難看之極。

南宮鱷却怪笑起來，道：「原來是歐陽斧歐陽毒兩兄弟來了，那也難怪，聽說這倆哥兒近來屢賭屢敗，最少巳輸了幾十萬兩，這趟鏢他們自然是大感興趣的。」

李定嘆了口氣，道：「想不到這趟鏢，最後連一半也保不住了。」

南宮鱷怒喝道：「這是甚麼說話？有老子在，歐陽兄弟想分一杯羹，那可是痴想！」

李定道：「南宮宮主固然是武功蓋世，但這對歐陽兄弟，一個是『千變神斧』左禪峯的弟子，另一個却拜師在『萬毒尊者』赫連魂門下，兩人藝成之後，連本來的名字也不要了，索性以『斧』、『毒』二字爲名，這十餘年來，只要這兩人出手，還沒有聽過有人能够倖免，所以老夫實在……」

「實在實在！實在他奶奶個屁！」南宮鱷哼一聲，「老子雖然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甚麼事都幹過，但答應過別人的事情，可從來沒有失信過一次！老子旣然說過要保住這一趟鏢到金剛谷，就算是左禪峯赫連魂復活，也休想拈取分毫便宜！」

李定一呆。

南宮鱷儼如總鏢頭的模樣，忽然大聲道：「咱們進入冰霜峽去！」

沒有人動。

他們不是不敢進入冰霜峽，而是沒有李定的命令，誰也不會跟隨着這位一半神魔。

南宮鱷似是感到很沒趣：「怎麼啦？全都是胆小鬼嗎？」

人人的臉上都露出了勃然不悅的神色，却有一人笑着越衆而出，道：「前輩，我跟你去！」

南宮鱷瞧着這人，不由眉頭一皺：「怎麼又是你這個小鬼？」

這人正是謝雲，他悠然一笑，道：「我們這裏沒有任何人是胆小鬼，但總鏢頭旣然沒有甚麼表示，我們也就不便跟着你進入冰霜峽。」

南宮鱷粗着嗓子沉聲道：「爲甚麼你又願意跟老子進去？」

謝雲微微一笑，道：「我是個狂妄的小狂徒，不大喜歡聽別人的命令，總鏢頭雖然待我不薄，但我這個人是天生的叛逆性格，除非他殺了我，否則我還是要跟着你去會一會歐陽兄弟的，就算死在峽谷裏也死得痛快！」

此言一出，鏢局裏巳有人破口大罵了起來。

李定的面色也是有點難堪，但他却制止衆人咒罵謝雲，只是說：「旣然南宮宮主主意巳經決定了，我們就在這裏等等好了。」

南宮鱷「呸」一聲，道：「老子幾時叫你們在這裏等？老子是要你們大模大樣的穿過冰霜峽！」

謝雲道：「前輩不必生氣，就讓我們先去掃掉那兩副骷髏骨頭，也省得大夥兒碍手碍脚。」

南宮鱷瞧着謝雲，半晌才忽然大笑道：「你這小子還算很有點意思，就是武功稀鬆平常得緊，那也不妨，男子漢最重要的是胆色，你是胆大包天的人，將來一定有出息！」

謝雲笑道：「多謝前輩讚賞。」

南宮鱷哈哈大笑，忽然伸手抓住謝雲背上衣衫，有如老鷹抓起小鷄般，直向冰霜峽疾馳而去。

峽外有鎮谷中秘

峽谷中有積雪，雪上有人。

有死人，也有活人。

三個趟子手巳像死狗般橫屍道上，而在他們的後面，却站着兩個奇瘦無比，頭如骷髏的白袍漢子。

東方一人，手持巨斧，他看來弱不禁風，但却握着這柄異常沉重的巨大斧頭，似乎甚不相襯。

另一人手持經書，搖頭幌腦的喃喃唸讀，有如騷人墨客一般，但他手裏的却是一本「無字經書」，書上根本無字可讀，而他唸的也不是詩辭歌賦，聖賢文章，而是一串又一串極不文雅的粗言穢語。

南宮鱷也不是斯文的人了，但聽見這人看似唸書，實則不斷「我操你娘，閹你祖宗十八代個鳥。」如此這般，不文之極，也不禁爲之眉頭大皺。

謝雲却微微一笑，對那手持巨斧的人說道：「閣下想必是歐陽斧先生了？」

「是的。」那人冷冷道：「我是斧，他是毒，在北武林，誰都要服從我們的命令。」

謝雲盯着他：「你眞够修養，歐陽毒整天在你身邊『我操你娘』，你却連一點

也不光火。」

歐陽斧冷冷道：「我娘也就是他娘，他罵我娘也就是罵他娘，管他娘的。」

謝雲怔住了，細心一想，眞是妙絕，也是挺够混帳之至！

南宮鱷嘿嘿一笑，道：「好狗不擋道，大樹不會路中栽，兩位既然喜歡『操你娘』，何不回家操個够本，怎麼老是站在這裏，不嫌天寒地冷麼？」

歐陽毒瞳孔收縮，停止了搖頭幌腦大唸粗話，忽然冷笑一聲，目注着南宮鱷道：「你已要了一半？」

南宮鱷哈哈一笑：「好說！好說！」

歐陽毒道：「爲甚麼不要全部？」

南宮鱷道：「這是老子的老規矩。」

歐陽毒道：「這老規短老早就應該改了。」

南宮鱷道：「老規矩就像是老招牌，是萬萬改不得的，一改就不吉利！」

歐陽斧冷冷一笑，說道：「既然老規矩改不得，那麼不妨試一試另外一個方法吧。」

「甚麼方法？」

「改一改自己的笨腦袋，大概改短了七八寸就差不多了。」歐陽斧一面說，一面揮動着手中的巨斧。

雖然斧頭又沉重又巨大，但他却像是揮動着一桿空心竹棒一樣，毫不費力。

南宮鱷陡地大笑起來。

他笑了很久，才對謝雲說：「小鬼，你看見了沒有？」

謝雲眨了眨眼睛，道：「伱一定有個娘親被壓在華山底下，所以要用這麼大的斧頭，準備劈山救母。」

南宮鱷搖搖頭，道：「你錯了，這兩個混帳的東西只會『操伱娘』，還會救甚麼母？」

歐陽斧的眼色變了：「少廢話，咱們現在只想問一句話！」

「有話快講，有屁務請回家再放！」

「這趟鏢，你是佔了一半了？」

「千眞萬確，那又如何？」

「這好辦，我們這次不貪多，也只想佔一半，咱們平分秋色，你一半，我們也一半！」

南宮鱷怪笑一聲，忽然望着謝雲：「小鬼，你認爲怎樣？」

謝雲連想也沒有想，馬上就說：「很好。」

南宮鱷皺了皺眉：「怎會很好？」

謝雲道：「我是說前輩很好，你現在大可以名正言順一展身手，把這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骷髏妖怪重重地教訓一頓。」

南宮鱷哈哈大笑：「小鬼，你這一手煽風潑火的功夫，老子心服口服，但就算沒有你在旁加鹽加醋加辣醬，老子也決不會讓這兩兄弟橫行無忌！」

歐陽毒冷笑一聲：「你已有了一半，就該馬上走路，把這一半帶回黑刀魔宮，又何苦忌蠢得這樣厲害，替李定那一半鏢銀賣命？」

南宮鱷道：「老子並不是替李定賣命，而是爲自己的金漆招牌，以是必須履行諾言，把這一趟鏢安全護送到目的地！」

歐陽斧哼一聲，道：「從來沒有見過你這種笨賊，這趟鏢若到了金剛谷，你還有命活着回去黑刀魔宮嗎？」

南宮鱷冷然一笑：「別人怕喬五，老子可不怕！」

歐陽斧道：「喬五一人雖未必殺得了你，但金剛谷中高手如雲，你想全身而退，恐怕是難乎其難了。」

南宮鱷嘿嘿一笑，道：「你們甚麼時候開始懂得爲別人的性命而担心了？」

歐陽毒道：「我們是一番善意，對你來說，可沒有半點損失，而且還爲你免除了金剛谷的一場風險！」

南宮鱷冷冷道：「老子的事，老子自有辦法對付，兩位再不離開，休怪老子不客氣了！」

歐陽斧臉色陡變，怒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看斧！」

一聲疾喝，巨斧怒劈出去。

南宮鱷怪笑閃開，說道：「呂洞賓怎會動用到斧頭來了？莫非是純陽寶劍生了銹？」

兩句說話之間，歐陽斧最少已攻出了二十斧。

巨斧劃起一道一道的弧光，有時候去勢如箭，有時候凝重如山，就像是一扇巨大的鐵門，想攻進去實在絕不容易。

南宮鱷身形急退，「嗆啷」一聲，一柄黑漆如墨的鐵刀亮在手中，刹那間只覺刀鋒殺氣逼人，歐陽斧雖然在狂攻之中，居然也不由自主地後退兩步。

南宮鱷刀勢一變，乘隙而入。

刀迅如閃電，歐陽斧以斧急擋，雙方都以快打快，絕無半點遲疑。

在這一種戰陣裏，一遲疑就必敗、必死。

歐陽斧在拚命，歐陽毒却笑咪咪的走到謝雲面前，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謝雲。」

「這名字很不錯，但我却想知道你眞正的姓名。」歐陽毒神秘地一笑。

謝雲淡淡道：「我的確並不叫謝雲，但你們也並不是眞的想刦這一趟鏢。」

「聰明！聰明！」歐陽毒笑了一笑，說道：「我就是喜歡像你這樣聰明的少年人。」

謝雲道：「你跟着我們鏢局的人多久了？」

「從朱仙鎭開始，咱們倆哥兒就一直跟在你們後面。」

「爲甚麼一直不動手？」

「動手？你的意思是指甚麼？」

「當然是動手對付我嘛。」

「我們爲甚麼要對付你？」

「因爲你們早就知道我是甚麼人。」

歐陽毒望定着他：「你不害怕？」

謝雲嘆了口氣，道：「先父常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害怕又有甚麼用？」

歐陽毒也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並不想殺你，但主人的命令既已傳了下來，那又有甚麼辦法？」

謝雲道：「我是明白的，你若不殺我，恐怕天下雖大，也無容身之所了。」

歐陽毒面上居然露出了感激的神色：「你雖然年紀輕輕，但却不愧是英雄之後

，看來，你也算得上是個少年英雄了。」

謝雲道：「我現在若是個少年英雄，將來是不是會成爲大英雄？然後年紀老了，就是個老英雄啦？」

歐陽毒搖搖頭，道：「不會有那樣的日子了，你永遠都只是個少年英雄，因爲你既不會再長大，當然也不會垂垂老矣，成爲甚麼老英雄。」

謝雲道：「你眞的要殺了我？」

歐陽毒道：「我已殺了你。」

謝雲奇道：「你已殺了我？怎麼我現在還可以講話？」

歐陽毒道：「雖然你現在還很神氣，但體內已中了一種奇毒，在兩個時辰之內，就會七竅流血毒發身亡。」

謝雲皺了皺眉，好像有點吃驚的樣子：「怎麼我一點也不察覺得到？」

歐陽毒淡淡地道：「你若可以察覺得到，我這二十年的下毒功夫也就是白練的了。」

謝雲道：「這到底是甚麼毒，如此厲害？」

歐陽毒道：「是『無形絕脈勾魂香』，使用這種毒藥的人，必須是練過童子功的絕頂高手，我們倆兄弟，一個貪花好色，但另一個却視女人如蛇蝎，所以練成了童子功。」

謝雲道：「這個不近女色的活佛爺，就是閣下了？」

歐陽毒微微一笑，道：「是的，所以我使用『無形絕脈勾魂香』，是輕而易舉的事，我根本不必有甚麼動作，只要跟你不斷講話，毒力就已可以在無形無色之間，滲透入你的鼻孔間，皮膚裏。」

謝雲聳了聳肩：「聽你這樣說，那眞是很厲害，很可怕。」

歐陽毒望着他，緩緩地說道：「但你好像一點也不害怕，是不是以爲我在危言聳聽？」

謝雲默然，沒有回答。

歐陽毒忽然陰冷地一笑，道：「我知道你練過『五陽眞經』上的內功，但你已中了『無形絕脈勾魂香』，體內眞力再也無法提聚，你若是不相信，不妨運氣試一試。」

謝雲嘆了口氣，道：「這倒不必了，我相信你的說話。」

歐陽毒凝視着他，臉上露出了憐憫的表情：「你很聰明，也很勇敢，可惜却做不成大英雄了。」

謝雲漠然一笑，目光忽然轉向正在酣戰中的南宮鱷。

「這人雖然聲名狼藉，但畢竟還算盜亦有道，你們兩兄弟，眞比不上他一根指頭。」

歐陽毒說道：「無可否認，南宮鱷很有本領，但是這一次，他可保不住你的性命。」

謝雲忙問道：「他是不是也已經中了毒？」

歐陽毒淡淡道：「現在還沒有，他是黑道武林頂尖高手，要他上當，可要費點心思。」

謝雲吸了口氣，忽然盯着歐陽毒：「你的主人到底是誰？」

歐陽毒道：「千面龍王。」

謝雲嘆了口氣：「這名號就跟『謝雲』一樣，說了等於沒有說。」

歐陽毒道：「他老人家易容功夫天下無雙，你就算見到他，甚至連他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數清楚了，但說不定千面龍王下次出現的時候，已變成了一個婀娜多姿，美艷不可方物的絕色麗人。」

謝雲道：「這可麻煩了，你們又怎分得出，誰是千面龍王？」

歐陽毒笑道：「我們當然有方法，但你已是垂死之人，知道了也沒有用處。」

謝雲道：「正因爲我已是垂死之人，你何不大方一點，說個明白？」

歐陽毒搖搖頭：「我已說得太多了，爲了不讓你受太多的痛苦，還是早點讓你歸登極樂世界好了。」

謝雲沒有逃避，但面上的神態却有點怪異。

歐陽毒已在那本「無字經書」裏撕下一頁白紙，然後右手五指一彈，白紙突然有如利刄般直向謝雲咽喉疾飛過去。

這是「紙刀神功」，只有內力修爲已達絕頂地步的高手，才能使用出來。

謝雲既已中毒，這一刀他是萬萬抵擋不住的。

誰知歐陽毒突覺眼前一花，只見謝雲已把白紙拈住，然後很輕易地就把它撕成碎片。

歐陽毒的臉色變了。

「你沒有中毒！」

謝雲笑了笑，道：「你大概不知道，『五陽眞經』上的武功共分五章，而其中最後一章，就是『禦毒』。」

「禦毒！」

「不錯，我既早已知道閣下就是歐陽毒，只豈會不暗中加以防備？所以，你是白費功夫了。」

歐陽毒悻然道：「你別得意，就算毒不死你，我也可以把你活活打死！」

謝雲傲然一笑：「明刀明槍見眞章，那才是英雄本色！」

歐陽毒嘿嘿笑道：「『五陽眞經』到底是怎樣厲害，今天可要領教領教了。」

話剛說完，他即刻出手。

他把「無字經書」遠遠拋掉，右手一抖，亮出了一支判官筆。

這一支判官筆專打人身三十六死穴及一百另八要穴，每年死在這判官筆下的武林高手，絕不會比死在歐陽毒毒藥下的人爲少。

「嗤！嗤！嗤！嗤！嗤！」判官筆才出手，歐陽毒的左邊衣袖，也同時打出了暗器。

他武功高，出手快，而且招式詭異，着着出人意表，謝雲似已來不及閃躲。

謝雲的確沒有閃躲，但却不是因爲閃躲不及，而是他已用一件很好看的武器，把所有的暗器完全封住。

那是一柄銀光閃爍的摺扇。

銀扇一張，光華四射，歐陽毒幾乎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但他的判官筆也已疾刺了出去。

筆尖幻起千百寒芒，就像是午夜裏的點點寒星，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但眞正致命的殺着，却還是只在千百點寒星中的其中一點。

可是，誰能看得清楚是那一點？

面對着這種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攻勢，若看不清楚那一點寒星才是致命的一擊，那麼就似乎是非死不可。

謝雲也看不清楚，但他却沒有死。

因爲他根本不看。

不看就沒有迷惑，也沒有恐懼，然而，謝雲却在這點點寒星之中，把銀扇輕輕送了出去。

銀扇是摺扇，摺扇已摺起。

摺起的摺扇，也就像是一支判官筆，同樣可以攻擊敵人的穴道。

歐陽毒忽然全身僵硬如雪。

他是點穴名家，點穴功夫甚至比點蒼派掌門「鐵筆神翁」木一滄還更高明，可是，他現在竟然看不出謝雲的摺扇，是怎樣點着自己百會穴的。

「你……你……」他面如土色，嘴角已滴出了血。

謝雲的摺扇已收起，他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並不想殺你……」

歐陽毒又吐出一口血，他脚步虛浮，只能慘笑。

這句說話，他不久之前也對謝雲說過，但想不到現在謝雲也這樣說了。

只聽得謝雲又接着說：「但我却想將來成爲一個大英雄，老了做個老英雄，所以才不能不把你殺掉。」

歐陽毒的聲音已沙啞：「不錯，你若不殺了我，我就會殺了你……」

謝雲凝視着他，忽然冷冷說道：「其實，像你這種人，早就該死了。」

歐陽毒又慘笑兩聲，終於仰天倒下。

謝雲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歐陽毒，回頭一望，南宮鱷也已殺了歐陽斧。

雖在嚴寒天氣下，南宮鱷却已滿頭大汗。

「你贏了！」謝雲微笑着說：「他的斧頭雖然看來很嚇人，在眞正的高手眼中看來，畢竟還是廢鐵而已。」

南宮鱷怔怔的看着他，又望了望歐陽毒的屍體，不禁呆住了。

「小鬼，老子早就看出你不是一個普通的趟子手，但却還是沒想到，你居然就是——」

謝雲揮了揮手，嘆道：「知道就算了，我現在叫謝雲，這名字不好聽嗎？」

「不，這名字很好，但是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你還是用原來的姓名好一點。」

謝雲皺了皺眉：「看你倒不像是如此迂腐的人，大丈夫講究的是行事光明磊落，問心無愧，只要沒有害人之心，就算我說自己是如來佛祖，那又有甚麼關係？」

南宮鱷又是一怔，半晌才道：「這也不無道理，只是，老子想收個徒弟的願望又落空啦！」

「甚麼收個徒弟？」

「實不相瞞，自從你刺我一槍的時候開始，老子就對你歡喜得緊，你年紀雖輕，胆色却够驚人，而且骨格清奇，必然是一個可造之材。」說到這裏，南宮鱷訕訕一笑：「誰知道你的武功比老子還厲害，三招兩式就解決了歐陽毒，嘿嘿！若眞個說要收徒弟，恐怕叩頭拜師的將會是老子了。」

謝雲搖搖頭，道：「誰拜誰做師父，那不成問題，但你這位武林前輩，殺孽太多，而且幹盡傷天害理的事，正是道不同不相爲謀，說甚麼都談不攏。」

南宮鱷神色一凜，道：「你罵得對，你是大英雄的兒子，而老子是個惡跡昭彰的武林罪人，的確不配和你在一起，告辭了！」

說着，身形一展，向冰霜峽北方飛掠而去。

但他還沒有穿過峽谷，就忽然眼前一花，給一個人擋住了去路。

這人正是在客棧裏出現過的青衣人。

南宮鱷瞪着眼，大喝道：「你怎麼又來了？」

青衣人嘻嘻笑道：「我現在是來得正好。」

南宮鱷怒道：「好個屁！滾開！否則休怪老子掌下無情！」

青衣人白眼一翻，怪笑着說：「老鱷魚，你現在最好忍讓一點，剛才你跟歐陽斧拚命，可虛耗不少內力罷？」

南宮鱷面色一變：「你要佔老子的便宜，儘管動手，婆婆媽媽的，那算甚麼好漢？」

青衣人笑道：「你常說自己是個大盜，不是好漢，我又何嘗是個英雄好漢？我怎樣也不會乘人之危，這可算是在下的一點規矩。」

南宮鱷哼一聲：「既不想打架，就不要阻阻攔攔老是寃魂不息似的。」

青衣人微微一笑，道：「我現在只是來提醒宮主，李定的鏢車，還需要你一直護送到金剛谷去。」

南宮鱷冷冷道：「老子不幹了！」

青衣人似是一楞：「不幹了？甚麼不幹了？」

南宮鱷冷笑道：「這一隊鏢車，高手如雲，連一個趟子手也可以殺了歐陽毒，老子憑什麼去强佔一半？」

青衣人陡地大笑起來：「這眞是奇哉怪也，難道你不怕消息傳開去，一半神魔的金漆招牌就會變成紙糊老虎嗎？」

南宮鱷臉色鐵青，看他的樣子，似乎很想揍青衣人一頓，但却又不敢動手。

青衣人淡淡接道：「照我的看法，你還是先把鏢車送到金剛谷，然後分佔一半，才是上上之策。」

南宮鱷忽然怪笑一聲，道：「這也眞是奇哉怪也，你這混蛋不是一直都要老子改邪歸正，不再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嗎？」

青衣人道：「你若把這隊鏢車安全運到金剛谷，那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又怎會傷天害理？」

南宮鱷道：「但老子要了一半，李定可要賠償！」

青衣人道：「賠一半，總比賠全部好得多。」

南宮鱷說道：「從這裏到金剛谷，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程，李定難道還會保不住嗎？」

青衣人道：「說來說去，你還是那句老話：『不幹了！』對嗎？」

南宮鱷冷冷的盯着青衣人，道：「現在該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時候了，這趟鏢古古怪怪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青衣人乾笑兩下，才道：「謝雲是甚麼人，你大概已知道了？」

南宮鱷臉色一沉：「知道了又怎樣？老子問的不是謝雲，而是這趟鏢！」

青衣人淡淡道：「謝雲就是這趟鏢的紅貨！」

南宮鱷陡地怔住：「那六輛鏢車又是甚麼東西？」

青衣人道：「江南石頭。」

南宮鱷怒道：「你在騙誰？」

青衣人道：「騙鬼騙神，但現在却絕對沒有騙你。」

南宮鱷目光忽然大亮：「付運這一趟鏢的人就是你？」

青衣人笑道：「不是我還會是誰？」

南宮鱷寒着臉，道：「你在攪甚麼把戲？」

青衣人道：「你大概知道千面龍王這個人罷？」

南宮鱷神色一凜，道：「這人可不簡單。」

青衣人道：「他若是平凡之輩，也不會把中原武林弄到天翻地覆了。」

南宮鱷道：「千面龍王跟這趟鏢又有甚麼關係？」

青衣人道：「謝雲要到金剛谷，但千面龍王却要殺了他！」

南宮鱷莫名其妙：「謝雲爲甚麼要到金剛谷？千面龍王又爲甚麼非要殺他不可呢？」

青衣人道：「我不知道。」

南宮鱷一呆：「你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青衣人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而且是眞的不知道。」

南宮鱷冷笑道：「你既然不知道其中來龍去脈，爲甚麼竟然把這個燙山芋攬在身上？」

青衣人說道：「但我却知道另外一件事。」

「甚麼事？」

「你的師父黑刀老妖，就是給千面龍王殺死的！」

南宮鱷突然顫抖起來：「哦？你有證據？」

青衣人道：「你師父被殺，屍體不見了半邊身子，對嗎？」

南宮鱷的情緒更加激動：「你怎會知道？」

青衣人說道：「我本來也不知道，但却曾經有人看見千面龍王的馬車背後，用繩索拖着半邊屍體，在咸陽古道上拖來拖去。」

南宮鱷捏緊雙拳：「千面龍王爲甚麼要殺我師父？」

青衣人答道：「據說，他們之間有爭執。」

「爭執？爭甚麼？」

「我不知道，但你師父之死，確是千面龍王所爲。」

南宮鱷忽然苦笑起來，說道：「連師父也鬥不過這個千面龍王，老子又有甚麼辦法？」

青衣人蹙着眉，道：「你師父老啦，他也許是給千面龍王暗算，才死在他手下的。」

南宮鱷怒道：「誰是千面龍王？誰是千面龍王？」

青衣人嘆息一聲，道：「千面龍王之可怕，就是因爲這人神出鬼沒，易容功夫更是天下無雙，要對付這種人，實在艱難兇險之極！」

南宮鱷目光忽然一轉，望着謝雲：「小鬼……不，現在該叫你小英雄了，你怕不怕千面龍王？」

謝雲搖搖頭：「不怕！」

「有種！」南宮鱷道：「連你也不怕，老子當然更不該躲避，咱們一起到金剛谷去！」

× × ×

鏢車隊伍終於穿過冰霜峽。

他們又翻過了一座山嶺。

終於，金剛谷已在眼前，但在谷口外面，却出現了極不尋常的景象。

這裏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居然建造了幾十幢屋子，就像是一個市鎭。

其實，那也不是「像是市鎭」，而是眞的是個市鎭了。

南宮鱷首先愕住：「老子沒看錯罷？難道這裏不是金剛谷？」

青衣人嘆了口氣：「是金剛谷了，但谷口外的市鎭，却大有蹺蹊。」

南宮鱷道：「那一定是千面龍王的傑作！」

青衣人苦笑一下，道：「除了他，誰還有本事可以封住金剛谷的出口？」

南宮鱷道：「這可要花掉爲數不少的銀子。」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千面龍王有花不完的金山銀海，建造一個小市鎭，又算得上甚麼一回事？」

南宮鱷道：「我們是不是大模大樣地進入市鎭？」

青衣人目光一移，凝注着李定：「未知總鏢頭意下如何？」

李定神情沉重，說道：「照眼下情況看來，金剛谷內可能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故。」

青衣人目光一寒，道：「總鏢頭是担心，喬五已被千面龍王殺害？」

李定嘆道：「千面龍王狡智百出，武功又高，而且手下個個份量重得出奇，這一戰恐怕喬五是大大不利了。」

青衣人沉吟半晌，道：「但據在下認爲，金剛谷就算形勢不妙，目前還未達到已經全軍覆滅的地步。」

李定道：「却是何故？」

青衣人道：「因爲這一仗根本還沒有打起來。」

李定道：「千面龍王已兵臨城下，甚至在谷外建立起一座市鎭，怎會還沒有打起來？」

青衣人道：「這是圍城之戰，雖是兵臨城下，但目下還只在對峙階段而已。」

南宮鱷冷冷道：「千面龍王在攪甚麼把戲，我們衝過去不就清楚了。」

青衣人道：「老鱷魚，凡事謹愼一點好不好？」

南宮鱷道：「謹愼有甚麼屁用？最重要的是功夫够硬，把千面龍王的人打得屁滾尿流，甚麼事情都解決啦！」

青衣人嘆了口氣，對李定說道：「總

鏢頭，你現在大概知道，甚麼叫有勇無謀了。」

李定乾咳兩聲，緩緩道：「兩位不必爭論，有人來了。」

× × ×

果然有人來了，那是一個老叫化。

和尚貓忽然用力的揉眼睛，謝雲瞧着他，微笑道：「有顆砂掉進眼裏嗎？」

和尚貓搖搖頭，他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才說：「我是不是眼睛出了毛病？竟然會在這裏看見丁半盲？」

謝雲笑了。

「丁半盲可以在金陵府，爲甚麼不可以在這裏出現？」

「我的娘，這裏距離金陵府少說也有七八千里路，他龍龍鍾鍾的，怎會比我們還更早來到了這裏？」和尚貓大惑不解。

謝雲道：「你才以爲他龍龍鍾鍾，他是著名的『追風神乞』，平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一施展起輕功，保管比馬跑得還快！」

和尚貓楞住：「怎麼我一直都不知道呢？」

謝雲笑了笑，道：「這就是眞人不露相！」

丁半盲已走了過來，他的眼睛看來迷迷矇矇的，好像甚麼都看不清楚。

南宮鱷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老叫化，半晌才道：「你就是『追風神乞』？」

丁半盲點點頭，繼而嘆道：「老叫化子老啦，眼不中用，兩條腿也越來越軟，總有一天，會變成『軟腿盲乞』。」

李定望着他，問道：「丁兄到此多久了？」

丁半盲道：「八天。」

李定又問道：「這小市鎮是不是剛建成的？」

丁半盲道：「不錯，全部工程落成，大概是二十天前的事。」

李定道：「鎮內有甚麼可疑之處？」

南宮鱷冷笑一聲，道：「這個市鎮全都可疑，裏面全都不是好人！」

丁半盲道：「老叫化子初時也是這麼想。」

南宮鱷一怔：「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現在發覺到，鎮內的全都是好人嗎？」

丁半盲嘆了口氣，道：「就算不是全部，也最少有八九成是好人了。」

南宮鱷「呸」一聲：「你在騙誰？」

丁半盲指着顎下的山羊鬍子，道：「老叫化子從不騙人，也不必騙人，你不相信，大可以不必理會我的說話。」

青衣人忙道：「你莫理他，他只是心癢口快，胡說八道。」

南宮鱷正想罵人，謝雲却笑着說：「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在這緊要的關節上，可莫自己傷了和氣。」

「說得對！」李定忙道：「神乞的說話，大家是不必懷疑的，但是這市鎮是千面龍王攪出來的，怎會裏面住着的都是好人？」

丁半盲道：「這一點老叫化子也曾左思右想，初時，我以爲這些看來很善良的人家，是僞裝出來的，但經過幾天觀察，却發覺他們的確是平常百姓，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懂武功，有三幾個壯丁雖會耍刀弄棒，但却只是尋常獵戶人家而已，絕對不是甚麼武林高手。」

青衣人皺了皺眉：「這會不會是他們實在是掩飾得太好了？」

丁半盲搖搖頭，道：「一兩個武功高强的人，也許可以掩飾過去，但鎮內數十戶人家，老弱婦孺樣樣不缺，若說他們全是武林高手就算砍了老叫化子的腦袋，我也不肯相信。」

李定道：「但他們又怎會住在這市鎮內的？」

丁半盲道：「聽說，他們都是鳳凰坡下一個市鎮的居民，但那裏常有盜賊出現，甚不安寧，但在一個月前，有個善心富戶告訴他們，他已在金剛谷外建成了一座市鎮，只要他們願意移居到這裏，他願意以極低微的價錢，把房子賣給他們。」

李定道：「這個善心人是誰？」

丁半盲道：「他叫錢員外，現在已成爲這市鎮的鎮長。」

南宮鱷冷冷一笑：「這混蛋多半就是千面龍王！」

丁半盲道：「那也不一定，千面龍王爪牙衆多，隨便找個人都可以充任鎮長之職。」

南宮鱷道：「既然知道這鎮長不是好人，那很容易辦，待老子把他抓回來，好好拷問便是。」

青衣人瞪着他，大不以爲然地說道：「你怎知道錢員外不是好人？」

南宮鱷道：「他分明是千面龍王的人，說不定就是他自己在攪風攪雨，這斷若是好人，老子就是聖賢君子了！」

青衣人搖頭不迭，說道：「你是太武斷了。」

南宮鱷冷冷一笑：「常言道，兵貴神速，老子一上來就把他們殺個措手不及，這又有甚麼不對？」

青衣人道：「只怕你是殺錯良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好哇！老子既然是有勇無謀之輩，你爲甚麼硬是要把老子拉進這淌渾水？」

「這是敵愾同仇，難道你不想爲師父伸雪寃仇了。」

南宮鱷怔住，忽然嘆了口氣：「罷了，老子不再跟你們爭拗，你們都是諸葛孔明，是智多星，人人都有奇謀妙算，老子就站在一旁做個呆子好了。」

李定忙道：「南宮宮主也不必這樣說，咱們正是同舟共濟，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青衣人忙說道：「還是總鏢頭識得大體。」

李定嘆息一聲：「這是哪裏的說話了，老夫這條老命，本來就是『烈火英雄』檢回來的，他的事，也就是老夫的事。」

和尚貓聽到這裏，搔了搔脖子，問謝雲道：「『烈火英雄』是誰？」

謝雲神色木然，半晌才說道：「是先父。」

和尚貓楞住：「哦？他眞是個大英雄嗎？」

謝雲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

和尚貓大是奇怪：「你是他的兒子，怎會不知道？」

謝雲道：「我自懂人性以來，就從來

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

和尚貓一怔：「爲甚麼會這樣的？」

謝雲道：「他是個英雄，是個遊俠，但是十幾年來，我却一直住在一間和尚寺裏。」

「和尚寺？」和尚貓呆了一呆：「這可有趣了，人人都叫我和尚貓，但我却從來沒有到過和尚寺，想不到你一點也不像和尚，但却在和尚寺裏長大的，這是甚麼緣故？」

謝雲道：「我不知道。」

和尚貓嘆了口氣，道：「這是你自己的事，爲甚麼樣樣都說不知道？」

謝雲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把我養大的是師父。」

「你的師父是不是個和尚？」

「是的，他是一個老和尚，也是個慈悲的出家人。」

「出家人當然慈悲爲懷。」

「誰說的？」南宮鱷突然插口道：「老子曾經見過不少和尚，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等到你在佛殿前遇上他們的時候，他們個個都道貌岸然，看來眞是慈悲極了。」

謝雲臉色一變，勃然道：「我師父可不是這種和尚！」

南宮鱷聳了聳肩，道：「老子可沒有說你的師父也是這種人。」

青衣人皺了皺眉，道：「那麼你少說幾句行不行？」

南宮鱷瞪了他一眼：「不說就不說，兇巴巴的是不是想打架？」

謝雲忍不住站在他們中間，道：「你們爲甚麼一碰頭就要打打殺殺，是不是有十寃九仇？」

南宮鱷冷冷一笑：「你可知道他是誰嗎？」

謝雲道：「他老是不肯說，也許是名字太難聽了罷？」

「誰說他的名字不好聽？」南宮鱷冷冷一笑，道：「這世間上恐怕再也沒有別的名字更好聽了，他叫秋夢樓，是山西秋家大院的大少爺！」

謝雲神色一變：「山西秋氏千葉神劍的傳人？」

青衣人微微一笑：「區區賤名，想不到你也會知道。」

謝雲忙道：「師父常在弟子面前提及，秋氏千葉神劍，精深博大，威力無窮，山西秋家，更是英雄輩出，深受武林中人敬重。」

秋夢樓呵呵一笑：「你師父是說得太出神入化了，比起他老人家，秋氏劍法，又算得上什麼？」

南宮鱷冷冷一笑，道：「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

秋夢樓瞪着他，冷笑道：「老鱷魚，別人說不打不相識，咱們已打過幾次了，也相識得挺够透澈了，怎麼直到這時候，你還是像瘋狗般胡亂咬人？」

南宮鱷嘿嘿笑道：「偏就是瞧你這副德性入不了眼，雖然老子現在還有點累，但你要打架，老子照樣奉陪。」

丁半盲忽然哈哈一笑，道：「你們兩個加起來該有一百歲了，但却像是溝渠裏的小狗，動不動就張牙舞爪，老叫化子總算是大開眼界，嗯，動手嘛，打得越激烈越燦爛，老叫化子就越高興，打呀！打呀！爲甚麼還呆在那裏？」

經他這麼一頓搶白，秋夢樓和南宮鱷就算是眞的很想打架也打不起來了。

李定却是眉頭大皺，他忽然問石泰道：「老石頭，我們是不是應該進入這小市鎮？」

石泰說：「是的。」

他的回答很簡短，但却也很明確。

李定又道：「但我們此行，本是要到金剛谷的，是否直接穿過這市鎮，然後立刻進入谷內會見喬谷主？」

石泰却盯着丁半盲，道：「神乞意下如何？」

丁半盲回答道：「入鎮容易，入谷却難。」

李定呆了一呆，說道：「這是甚麼道理？」

丁半盲道：「金剛谷已被封鎖，谷外豎立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四個血紅大字：『妄入者死』！」

南宮鱷道：「這是針對千面龍王之擧罷了，咱們又不是千面龍王的人，爲甚麼不可以進去？」

丁半盲道：「但這塊石碑可不是開玩笑的，萬一連我們也不例外，一踏入谷內就給谷中的高手宰掉，那豈非死得寃哉枉也？」

李定沉吟半晌，道：「照這種情況看來，金剛谷內，恐怕也已有了變化。」

南宮鱷道：「莫非千面龍王已殺入金剛谷，故意立碑故弄玄虛？」

謝雲道：「入谷必先入鎮，無論金剛谷是否已起了變化，我們先進市鎮，然後再作打算。」

南宮鱷點點頭道：「這是唯一可行之法。」

李定道：「既然這樣，我們現在就繼續向前推進！」

× × ×

神秘的小市鎮雖然細小，但却有不少商號，還有客棧、酒家。

李定笑着對石泰說：「想不到來到金剛谷外，還要投宿客棧中。」

石泰道：「提防客棧有機關。」

李定道：「這個自然。」

客棧老闆似乎想不到今天忽然會生意興隆，他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不斷指點店中小二，忙着招呼客人。

南宮鱷冷冷的打量這個老闆，只見他紅光滿面，皮膚皙白，似乎慣於養尊處優，很少幹粗重活兒。

「老闆貴姓？貴庚？」

「敝姓席，四十五歲啦。」

南宮鱷又問道：「席老闆在這裏多久啦？」

「才十五天。」

「這是新店子了？」

「小客棧而已，不成體統！」

「席老闆可知道這市鎮是甚麼人建成的？」

「錢員外，現在是錢鎮長。」席老闆有問必答。

「聽說這裏的屋子，便宜極了，你花了多少銀子買下這幢客棧？」

「一百兩銀子。」

「一百兩？」南宮鱷東張西望，冷冷道：「眞够便宜，是不是連桌椅大床統統俱備？」

「是的。」席老闆微笑着說：「錢員外是個善心人，他不惜花費金銀，就是要爲我們找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南宮鱷「唔」一聲：「這裏也眞够妥當了，在前面就是金剛谷，就算是再兇悍的山賊，也不敢跑到這裏來殺人放火。」

席老闆頻頻點頭，道：「這可說對了，這也全都是錢鎭長想得週到。」

南宮鱷望着他，笑了笑，說道：「錢鎭長想得週到，你裝瘋賣傻的本領同樣是一絕。」

席老闆怔住了，他訕訕一笑，道：「客官有甚麼需要，囑咐下來便是。」

南宮鱷裂嘴一笑，道：「老子現在想揍你一拳，你認爲怎樣？」

席老闆面如土色：「別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南宮鱷面色一沉，果然一拳打在席老闆胸膛上。

席老闆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擊，甚至沒有抵擋。

他就這樣挨了一拳。

南宮鱷這一拳，雖然沒有用足全力，但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席老闆立刻有如斷綫風箏，向後直飄了出去。

「你……爲甚麼無緣無故……打人？」他嘴角血如泉湧，一張臉已變成了蠟黃色。

南宮鱷這才眞的呆住。

「你眞的不懂武功？」

席老闆又驚又怒，嗆咳一聲，咳出來的都是血！

「你瘋了！」秋夢樓陡地怒喝起來，「欺負一個不懂武功的百姓，算甚麼男人大丈夫？」

李定也給這一鬧驚動了，他連忙扶起席老闆，凝運內力爲他療傷。

秋夢樓的手指已指在南宮鱷的鼻尖上：「老鱷魚，你現在怎麼說？」

南宮鱷老羞成惱：「還有甚麼好說？這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呸！你何不把天下間所有的人都殺光了？」秋夢樓面色鐵青。

謝雲却把他拉開，說道：「算啦，南宮前輩是魯莽一點，但他也不是存心惡意傷人。」

秋夢樓冷冷笑道：「人家已給他打得半死不活了，還說沒有惡意？」

南宮鱷突然挺起胸膛，大聲道：「是老子打錯人了，你就代替席老闆在老子身上回敬十拳好了！」

秋夢樓啐了一口：「老鱷魚，你以爲我不捨得打你嗎？看拳！」

「拳」字甫出口，客棧走廊後的房子，突然響起了一個人的慘叫聲。

南宮鱷神色一變，失聲道：「是楊近水的聲音！」

秋夢樓已比他更早疾掠了出去！

× × ×

楊近水在天字第五號房內。

當秋夢樓衝進房內的時候，楊近水的左半邊臉已一片焦黑。

南宮鱷緊隨着秋夢樓，睹狀不由臉色一變，失聲道：「是火焰三毒掌！」

秋夢樓搖搖頭：「不是火焰三毒掌，是比火焰三毒掌更厲害的火龍大手印！」

只見楊近水已經氣絕身亡，但左頰已燒焦了的肌肉居然還在冒烟。

南宮鱷怔一怔，道：「老子只聽過西藏密宗大手印，這火龍大手印又源出何門何派？」

秋夢樓道：「火龍大手印是共有十八式，其中九式源出於密宗大手印，另外九式却是六十年前江南怪傑『火龍神君』岳宣烱的火龍掌，兩種武功合而爲一，再經去蕪存精，就成爲當今武林最霸道的一種武功——火龍大手印！」

南宮鱷吸了口氣：「這是千面龍王的武功？」

秋夢樓道：「是的。」

南宮鱷道：「千面龍王就在這裏？」

秋夢樓道：「最少，剛才他還在這房子裏。」

南宮鱷怒吼一聲：「龍王，你滾出來，老子要會你一會！」

沒有回答，四週靜寂如死。

突聽得李定在外邊不斷的說道：「謝雲呢？他去了甚麼地方？你們有誰見過謝雲？」

也同樣是沒有人回答。

秋夢樓一怔：「他剛才還不是在客棧裏嗎？」

李定走進房子，臉色蒼白地說：「謝雲不見了！」

南宮鱷臉色一沉：「他一定是剛才發現了千面龍王，所以追了出去！」

李定頓時手足冰冷：「他雖然武功不錯，但又豈是千面龍王敵手？」

南宮鱷道：「咱們追出去！」

秋夢樓却搖搖頭，道：「現在才追出去未免是太遲了，而且這裏形勢兇險，咱們若到處亂碰亂撞，非但救不了謝雲，恐怕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南宮鱷勃然大怒：「老子以爲你是個英雄好漢，誰知道却是個貪生怕死的儒夫，你要做縮頭烏龜，老子可不奉陪！」

不等秋夢樓解釋，這位一半神魔已衝了出去。

李定不禁爲之一呆，道：「這人聲名狼藉，怎會如此關心謝雲？」

秋夢樓莞爾一笑，道：「南宮鱷不錯是個心狠手辣的大魔頭，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他却很守信諾，而且挺够江湖義氣，無論是誰交上他這麼一個朋友，都是一種麻煩的福氣。」

李定楞住：「福氣就是福氣，怎麼說是麻煩的福氣？」

秋夢樓道：「因爲這人專惹麻煩，他有麻煩，做朋友的自然也麻煩得很。」

李定皺着眉：「我們現在就守着這裏，等待他們回來？」

秋夢樓道：「是的。」

李定道：「他們能够回來嗎？」

秋夢樓道：「希望能够。」

× × ×

楊近水遇襲之際，秋夢樓與南宮鱷雙雙搶入房中。

謝雲也想跟上去，但就在這霎眼間，

他瞥見門外有條影子閃電般飛逝過去。

秋夢樓與南宮鱷已進入房中，謝雲却轉身追向那條人影。

那是一個穿着灰袍的蒙面人。

謝雲追了一段路，那蒙面人已穿過了小市鎭。

「喂！停下來！」謝雲喝叫。

但那蒙面人沒有停下來，反而奔走得更快，謝雲心中有氣，忖道：「你輕功雖然不錯，但我總可追得上！」

就是這樣，兩人追追趕趕，居然回到冰霜峽。

那蒙面人初時還可以保持遙遠的距離，但漸漸地，他似乎氣力不繼，速度減弱下來。

謝雲却是越追越快，他又在大喝：「你再不停下來，我用刀啦！我的飛刀除非不出手，一出手就必定殺人！」

那蒙面人終於停下來轉身望着謝雲。

他臉上、頸上全用布巾緊緊包裹着，就只是露出了一雙眼睛。

謝雲也望定着他，但却也只能看到這雙眼睛而已。

「你爲甚麼殺人？」

「誰說我殺人？你看見我殺人嗎？」蒙面人冷冷一笑，聲音尖銳而怪異，難聽之極。

謝雲一呆，他的確沒有看見這蒙面人行兇，只是聽見楊近水在房內驚叫而已。

但他隨即說道：「客棧裏楊鏢師遇襲，兇手不是你又還會是誰？」

蒙面人怪聲笑了起來，道：「這倒好笑了，無憑無據，隨便抓着一個人就說是兇手，這算是甚麼道理？」

謝雲冷冷一笑，道：「兇案剛發生，你就倉惶逃跑，而且行藏鬼祟，蒙頭蒙臉，若說閣下毫無嫌疑，恐怕連白痴也不會相信！」

蒙面人怒道：「這分明是強辭奪理，你以爲我好欺負嗎？」

謝雲哂然一笑道：「閣下出手傷人，視人命如草芥，又有誰敢說你好欺負？」

蒙面人冷冷道：「告訴你，我沒傷人、殺人，只是路經客棧給你發現而已！」

謝雲呵呵笑道：「你以爲我是三歲孩童？會相信你這種低能的狡辯嗎？」

蒙面人怒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你不相信那是閣下的事，我可問心無愧！」

謝雲冷冷道：「要相信一個人的說話，最少也該知道他是甚麼人，但我現在却連你的模樣和名字都不知道！」

蒙面人道：「你喜歡怎樣想就怎樣想，我也不想再多費唇舌了，再見！」

謝雲却攔住他的去路：「走不得！」

蒙面人眼色一變：「你要怎樣？是不是要殺了我？」

謝雲道：「我不怕殺人，但却不想隨便殺人，我現在只想帶你回客棧去！」

蒙面人怒道：「你這人眞是太豈有此理了，眞正的兇手抓不着，却對清白者糾纏不休，還說是甚麼英雄之後，眞不怕丟盡天下英雄好漢的臉！」

謝雲面色一變：「你若不是兇手，何不光明磊落以眞相示人？」

蒙面人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不是小孩子！」

蒙面人道：「可惜却比小孩子還更稚嫩，只會逞匹夫之勇，處事却是一塌糊塗，好歹不分！」

謝雲冷冷一笑，道：「相貌奇醜並不是罪惡，心術不正，暗箭傷人，才是最不可恕的事！」

蒙面人道：「你沒有說錯，但却太糊塗，老實告訴你，兇手是千面龍王，是他用火龍大手印殺了楊鏢師！」

謝雲冷冷道：「又有誰敢保證，你一定不是千面龍王？」

蒙面人冷哼一聲，道：「千面龍王擅長易容，我若是她，又何必把自己的醜臉蒙着？」

謝雲陡地一呆，心想這說話也不無道理，但他隨即又說：「不管你是龍王還是蛇王，也不管你是不是兇手，你還是要跟我走一遭！」

蒙面人道：「不跟你走又怎樣？」

謝雲道：「那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蒙面人道：「剛才你不是說自己的飛刀功夫挺厲害嗎？儘管施展出來好了！」

謝雲哈哈一笑：「我身上何來甚麼飛刀？剛才只不過是唬嚇唬嚇閣下而已！」

「眞不怕笑掉大牙！」蒙面人「呸」一聲，道：「你以爲我是怕了你的飛刀才停下來？我只是想看清楚，寃魂不息窮追不捨的笨蟲到底是甚麼模樣而已！」

謝雲道：「你現在已看清楚了？」

「看得太清楚了，比我想像中還要笨八十倍！」

「你是看得够清楚了，但我却看不見閣下的廬山眞面目這不是太不公平嗎？」

「你眞的要看？」

「當然要看，不看清楚，恐怕以後都睡不着覺。」

「那麼你以後都不要睡覺了，我決定不讓你看見我的臉孔。」

「這可要問問我的手！」

「你敢！」

「爲甚麼不敢？而且我現在就要動手！」謝雲冷笑着說：「你的嗓子是難聽極了，我也不妨再看看，你是否比骷髏雙妖更醜陋！」

說到這裏，謝雲立卽衝過去，一抬手就是「千疊肘」、「八步飛絮掌」、配合着「虎跳步」，全是高手近身搏擊之一流招法。

蒙面人怪笑一聲叫道：「來得好！」

他身形一變，指掌翻飛，姿勢有如穿花蝴蝶，煞是好看。

謝雲神色微變：「果然是個高手！」說着，冷笑一聲，使出了「五陽眞經」上的武功，着着緊逼蒙面人。

蒙面人眼色又是一變，招式一改，使出一套「散花掌」來。

這是以柔制剛的招數，雖然看似毫不着力，但實則勁力內蘊，而且每一掌都暗藏七式殺着，只要對手稍有差池，任何一式殺着都可以制敵人於死命。

但謝雲的掌勢，却有如行雲流水，又似若萬馬奔騰，無論招式、勁勢、意境，俱已接近無懈可擊地步，蒙面人雖欲以柔制剛，但酣戰下來，還是不免處於劣境。

蒙面人急了，招式一改，直拳直掌，

居然使出了雜家拳中的「百合散手」。

「百合散手」沒有任何一招是比較突出的，但每一招却又俱有一定的作用。

這並不算是太高深的武功，但若在絕頂高手手下施展出來，那種威力却又是令人匪夷所思，難以置信的。

蒙面人已可算是高手，但却似乎還不配稱爲絕頂高手。

謝雲已是胸有成竹，在蒙面人「百合散手」籠罩下，故意連退三步，等到蒙面人奮力出擊之際，他也施展渾身解數功夫，連接對方三拳四掌。

蒙面人已是孤注一擲，這三拳四掌，他若還不能取勝，就會敗陣下來。

但蒙面人還是贏不了謝雲。

謝雲傲然一笑，忽然出手點住了他身上的七個穴道。蒙面人不會動了，但謝雲却也同時僵住，臉龐却紅了起來。

因爲當他點住蒙面人第一個穴道的時候，忽然發覺這個蒙面人居然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當然就是女人！

這女人到底是誰？她的嗓子是不是眞的那麼尖銳，那樣難聽？

謝雲深深吸了口氣，終於伸手揭開這蒙面人臉上的布巾。灰褐色的布巾一解下來，謝雲又儍住了。

錢鎮長的假掌

直到這時候，謝雲才發覺自己的鼻子有毛病。

因爲他現在才嗅到一陣甜甜的香氣，而這種香氣，通常只會在年輕的女孩子身上才散發出來。

謝雲有時候雖然看來驕狂跋扈，但他却是從來不會欺負女孩子的。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穿着寬大灰袍的蒙面人，竟然是個女孩子。

她長得奇醜無比嗎？

不，絕不！

她有一張白白淨淨的鵝蛋臉，高挺小巧的鼻子，還有一頭烏亮柔軟長髮，和一雙靈秀嫵媚、動人已極的眼睛。

謝雲剛才也能看見她的眼睛，但他却沒有留意到這雙眼睛居然會是如此美麗。

她很年輕，看來甚至比謝雲還更年輕一兩歲。

謝雲完全呆住了，而這少女却已急得好像快要哭了出來。

過了半响，謝雲才吶吶道：「妳眞的不是兇手？」

少女又急又怒，她看來是眞的生氣了：「我是兇手！是我殺了楊鏢師，我就是那個該殺千刀的千面龍王，你是個大英雄，爲甚麼還不殺了我？」

謝雲嘆了口氣，忽然拿出銀摺扇，急打她身上幾個穴道。

他並不是傷害她，而是把她身上的穴道全部解開。

少女可以活動自如了，她冷冷的看着謝雲：「你不是要把我送回客棧嗎？」

這時候，謝雲又驀然發現，她原來的嗓子其實一點也不尖銳，而且，像是銀鈴一般悅耳動聽。

這樣的一個少女，又怎可能會是兇手，又怎可能會是千面龍王？

「妳叫甚麼名字？」他怔怔望着她。

她咬着嘴唇，考慮了大半天才說：「繆霜怡。」

謝雲問道：「是眞名字，還是信口雌黃？」

霜怡吸一口氣，直認不諱地說：「是假的，就像你現在叫謝雲一樣，一點也不老實，但你現在若想叫我的名字，就只能用『繆霜怡』這三個字了。」

謝雲苦笑道：「妳有自由，我不勉强妳。」

霜怡道：「你是不是覺得我古怪？」

謝雲道：「有一點點。」

霜怡說道：「我這樣神秘，是有理由的。」

謝雲道：「能說一點給我知道嗎？」

霜怡嘆息着說：「我也很想說，但却不能說。」

謝雲呆住，這是說了等於沒有說。

霜怡又道：「但將來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一切的。」

謝雲吐出口氣，道：「妳說得不錯，只要我還能活下去，將來一切事情都一定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目前我却是個糊塗蟲，甚麼都被人蒙在鼓裏。」

霜怡眨動着眼：「你在生氣？」

謝雲道：「我沒有生氣，只是很想見一個人。」

霜怡道：「你想見誰？」

謝雲道：「娘親。」

霜怡道：「你多久沒有見過她了？」

謝雲笑了笑，他覺得辛酸，笑得像是在哭：「大概是十六七年罷？」

霜怡吃了一驚，「那麼！你豈非根本等於沒有見過自己的娘親？」

謝雲道：「世間上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活得幸福愉快的，所以，我不會怨天尤人，但最少，我該見一見她！」

霜怡道：「你可知道她在哪裏？」

謝雲道：「就在金剛谷中。」

霜怡道：「既然知道她在谷中，爲甚麼還不進去？」

謝雲道：「我會進入金剛谷的，但却絕不能一進入谷中，還沒有看見娘親就給人殺掉。」

霜怡道：「你是害怕那石碑上的四個字。」

謝雲冷笑道：「那四個字有甚麼可怕？但我若單獨闖谷，說不定會連累了大夥兒。」

霜怡嘆了口氣，道：「人生在世，各有各的難處，請恕我幫不了你。」

謝雲道：「我相信妳不會是兇手，因爲妳一點也不像是那種人。」

霜怡道：「人不可以貌相。」

謝雲道：「但我相信這一次自己不會看錯。」

霜怡道：「算了，我要走了，小心千面龍王，只有你父親烈火英雄才是他的尅星，但他却已……」

謝雲瞧着她，忽然說：「妳對我們父子間的事，似乎知道得比我還更詳細，是甚麼緣故？」

霜怡道：「將來你會明白的。」

謝雲苦笑。

又是「將來會明白」。

霜怡走了，灰暗的天空忽然又飄下鵝毛般的雪花。

謝雲踏着白茫茫的雪路，重回金剛谷外的小市鎮。

× × ×

南宮鱷從客棧裏追出去，走的本來也是和謝雲相同的路徑。

但他才追出鎮外，就已遇上了一個看來平凡無奇的人。

這人的年紀和他不相伯仲，穿的是略嫌殘舊的褐色皮袍，他五官端正，但相貌平凡，衣着也是平凡之極，像他這樣的人，實在是太普通太普通了。

但南宮鱷的眼色却忽然變了。

因爲這人雖然看來平淡普通，但手裏却拈着一條用海底寒鐵鑄成的龍。

鐵龍長約五寸，雖然並不闊大，但份量却還是相當沉重。

南宮鱷是大行家，當然知道這條鐵龍，本身已是一種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但更可怕的，却還是這個穿着褐色皮袍的人。

這人越看越平凡，但越是平凡也就越更可怕。

「千面龍王？」南宮鱷突然深深吸一口氣，說出了這四個字。

褐袍人冷冷的看着他，半响才緩緩地說道：「我不是千面龍王，是錢鎮長。」

南宮鱷又吸一口氣，道：「你手上的是甚麼東西？」

褐袍人道：「龍王殺令。」

南宮鱷道：「是千面龍王的令符？」

褐袍人道：「是的，龍王下令，要我殺了你！」

南宮鱷聽說這人並非千面龍王，而是錢鎮長，雖然不禁鬆了口氣，但同時却也有點失望。

「管你是錢鎮長還是千面龍王，老子也一樣要殺了你！」南宮鱷大刀一揮，刀光如雪，疾迅地攻了出去。

錢鎮長突然一個大彎身，在南宮鱷左側搶了過去，他這一下動作奇快，南宮鱷刀勢已老，刹那間居然已背部空門大露。

錢鎮長的右掌立刻伸了出去，重擊南宮鱷背門。

南宮鱷若中了這一掌，不死也得重傷，但「一半神魔」能在江湖上有顯赫威名，這也不是白白得來的，就在錢鎮長一掌擊落之際，那去勢本已老盡的大刀，突然舞起層層刀浪，旋攻回來。

南宮鱷這一着大有名堂，本乃崑崙派五行刀法中的「金移火換」，但却又經過研創、改進、演變成爲一招更實用、更霸道的刀法。

它可攻可守，更可連消帶打，在危急中保命殺敵。

只聽得「叮叮」兩聲，南宮鱷的刀擊在錢鎮長的「龍王殺令」上。龍王殺令絲毫無損，南宮鱷却不由猛然一震。

原來他這一刀砍過去的時候，錢鎮長以鐵鑄龍王令抵擋，按照常理，必然是南宮鱷的大刀可以佔盡上風。但這一擊之下，南宮鱷竟然右腕一陣痲痺，險些連刀也拿不穩。

但錢鎮長却似是若無其事，手一抖，龍王殺令居然幻起一層異樣的光芒，向南宮鱷飛擊過去。

南宮鱷大吃一驚，想不到自己連消帶打的刀法雖然厲害，但錢鎮長仍然節節搶攻，而且出手招式綿密雄勁，眞是防不勝防。

他早已看出，這龍王殺令沉重異常，可以當作兵刃使用，但錢鎮長一動手就把它當作暗器脫手擊出，毫不保留，這也實在有點出乎南宮鱷意料之外。

南宮鱷是黑道上名氣極响的大魔頭，而且身經百戰臨敵經驗豐富，但像錢鎮長這樣厲害的對手，却還是第一次遇上。

總算南宮鱷應變神速，那龍王殺令終於給他一刀擋開，跌落在地上。

但錢鎮長第二種攻勢又已殺了上來，只見他手中已不知何時亮出了一根鐵棒，這鐵棒原本只有兩尺左右，但他一抖再抖，兩尺長的鐵棒就長了幾乎三倍，而且棒尖還鋒銳異常，倘若給它刺上一下，身子準會留下一個透明的窟窿。

這根尖棒其實也不能算是甚麼特別的武器，但厲害的却是錢鎮長這個人。

這根尖棒在他手中施展開來，就像是變魔法一般，忽然間靈活如蛇，忽然間棒影如山，南宮鱷左右招架，等到自己稍爲可以穩住陣脚的時候，這根尖棒忽然又不見了，迎面攻殺過來的，竟然是錢鎮長的一雙血肉手掌。

南宮鱷瞧得連眼都花了，還沒弄清楚怎麼一回事，這雙血肉手掌已疾拍過來。

南宮鱷不再遲疑，刀鋒一沉一捲，就向這對手掌斬下去。

「颯！颯！」兩聲，這雙手掌應聲被斬掉下來，但錢鎮長却在這時候笑了，南宮鱷却面如土色，急忙向後倒退開去。

他這一退之勢絕對不慢，但錢鎮長的兩隻手掌却更快得多，只聽得「蓬」然一聲，南宮鱷右肩上已中了一掌，整個身子也爲之搖搖欲墜。

這可眞是怪事，錢鎮長的兩手分明已被斬了下來，怎麼又有兩隻手掌騰了出來，難道他竟然有四隻手掌嗎？

不錯，錢鎮長眞的有四隻手掌，只不過有兩隻是假的。

雖然是假掌，但這對假掌精細異常，尤其是南宮鱷在激戰中，更加無法看得出，先前自己用刀砍下來的手掌，竟然是假的。

等到南宮鱷驀然驚覺的時候，身形已是慢了一慢。

高手相爭，勝負存亡往往只差一綫，他這麼一慢，死神就已毫不留情地逼了過來。

南宮鱷挨了一掌，可說是驚怒欲絕，他在江湖上打滾多年，居然會給兩隻假手掌瞞騙了自己，這簡直是一種恥辱。

但他却不知道，錢鎮長這一着「怪招」，雖是旁門左道，但其中也花費了不少功夫和心思，再經過無數次的練習和反覆試驗，才能騙倒像南宮鱷這等武林一流高手的。

甚麼「龍王殺令」，尖鐵棒，都不是錢鎮長的拿手好戲，到了這套「棄掌殺敵」，才是他最令南宮鱷詫異的殺手招數。

南宮鱷挨了一掌，方寸大亂，手中雖有殺人大刀，但無奈已處處受制於人，再

也無從發揮精絕的招數。

眼看不出十招之內，南宮鱷就要死在錢鎮長的雙掌下，突然「嗤」一聲响，一道急風從錢鎮長的背後劃了過來。

錢鎮長只是聽這聲音，便知背後已有強敵襲擊，再也不顧得殺南宮鱷，尖鐵棒再度自脅下反手刺出，先求自保再說。

幌眼之間，他已經看見了一柄銀光湛湛的摺扇，正向着自己身上十二大穴罩了下來。

「謝兄弟，小心這厮裝神弄鬼……」南宮鱷頓感壓力大減，急忙提出了警告。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趕至爲南宮鱷解圍的人，正是謝雲。

謝雲別過霜怡，重回金剛谷外的小鎮，但却在半途遇上了這場激戰。

錢鎮長以假掌誘騙南宮鱷上當的情景，謝雲也看得很清楚。

南宮鱷雖然是黑道中人，但謝雲對這位大魔頭却頗有好感，而且現在大家都是敵愾同仇，共同對付千面龍王，自然不能眼巴巴讓他死在別人的手裏。

謝雲不知道這個穿着褐皮袍的人是誰，但却知道這人詭計多端，而且武功極高，否則，南宮鱷也不會被逼得手忙脚亂。

錢鎮長沒有再用旁門左道的掩眼伎倆，但一根尖鐵棒却也使得出神入化，謝雲一時之間，也是對之無可奈何。

兩人酣戰了七八十招，錢鎮長忽然掃出一招地堂腿，隨即在地上檢回那「龍王殺令」。

南宮鱷陡地叫道：「這厮想打退堂鼓了！」

他畢竟是老江湖，一見錢鎮長取回「龍王殺令」，便知道他不想再纏鬥下去，是以連忙提醒謝雲，自己也揮刀守在一旁，一副虎視眈眈的樣子。

剛才他險些喪命在錢鎮長掌下，而且又給假掌騙過，實在是生平最丟臉的一仗，這時候形勢逆轉，他自然不肯放過此人了。

但錢鎮長也是條老狐狸了，他知道南宮鱷絕不肯放過自己，所以他並不是從後撤退，而是虛引一招，把謝雲引開一旁，接着打出二十八件暗器，封死了謝雲，不等南宮鱷追上來，他已展開身形，向冰霸峽方面急掠出去。

南宮鱷大吼一聲，叫道：「逃往哪裏！」正要窮追，却聽見一人在遠處大聲說道：「李總鏢頭不見了！」

南宮鱷，謝雲聞言，俱是一怔，向那人望去，只見那人一身青衣，背負長劍，正是山西秋家大院少爺秋夢樓！

秋夢樓來勢極快，瞬即已站在南宮鱷和謝雲面前，他望了四人一眼，道：「怎麼了？剛才跟誰動手？」

南宮鱷道：「錢鎮長。」

「錢鎮長？」秋夢樓陡地一呆，半晌才說道：「他怎會在這裏出現？」

南宮鱷冷冷一笑，道：「那厮說自己就是錢鎮長，而他在這裏出現，是因爲他要殺了老子。」

秋夢樓嘿嘿一笑，道：「老鱷魚，你是多行不義，所以到處都有人要殺你，爲民除害！」

「呸！少講風涼話，李定怎麼了？」

「失踪啦！」

「剛才他不是還在客棧裏嗎？」

「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總之，總鏢頭忽然不見了，誰也沒找到他。」

「老石頭呢？」

「你是說那個『穩重如山』石泰？」

「不錯，他最瞭解李定，對李定也最忠心。」

「唉，往事何必再提？」秋夢樓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從今以後，再也休要提起石泰。」

南宮鱷眼色一變，喝道：「他可不是給人殺了罷？」

秋夢樓苦笑了一下，道：「你說對了，他也和楊近水一樣，死於火龍大手印這種武功之下。」

「他媽的！」南宮鱷瞪大了眼睛，怒道：「這是怎麼攪的？還沒有進入金剛谷，咱們的人就已給弄得天翻地覆，再弄下去，一個一個都死了，但咱們却還是連千面龍王的影子都沒瞧得見！」

秋夢樓嘆道：「我也是這麼想。」

「想想想，你想個屁！」南宮鱷怒道：「你的餿主意太多，但甚麼事情也沒幹出來，千面龍王連偌大一大個市鎮都造好了，咱們却像隻野狗般，吠也不是，想咬別人一口，也不知從何咬起。」

秋夢樓瞧着他，皺眉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想幹下去了，罷了，你還是回柴達木去做宮主，這裏的事，從此與你完全無關。」

南宮鱷面色一變，悻悻然道：「老子可沒這麼說，也沒有這麼想過，但咱們只像一羣瞎頭蒼蠅，又能幹出甚麼大事？」

「事在人爲耳！」秋夢樓道：「千面龍王雖然狡獪，但我們也不比他輸虧。」

南宮鱷道：「但形勢却輸虧得多了，他是有備而來，而且財雄勢大，高手如雲，別的不說，就是剛才那個甚麼錢鎮長，就已教人他媽的十分頭痛。」

謝雲却說：「其實這錢鎮長的武功，並不比你我更强，只是旁門左道的手法層出不窮，前輩一時疏忽，才會着了他的道兒而已。」

他這一番說話，不啻是爲南宮鱷保存了面子，南宮鱷不禁一笑，道：「謝兄弟，你眞有一套，老子可算是服了你啦！」

秋夢樓笑了笑，目注南宮鱷道：「謝雲只是弱冠少年，但志氣却比你大得多了，以後嘛，你要好好跟他學習，才可望重振雄風！」

謝雲却眉頭緊皺，道：「李總鏢頭究竟出了甚麼事？」

南宮鱷冷笑道：「千面龍王既已頻施毒手，咱們也不必客氣，照老子的看法，金剛谷恐怕已變成龍王谷了，喬五等人，準是全都他媽的凶多吉少。」

謝雲聽得悶悶不樂，因爲他的母親，就在金剛谷內。

秋夢樓立刻橫了南宮鱷一眼，道：「你少胡說八道好不好？」

南宮鱷仍然沒有醒覺，道：「甚麼胡說八道？千面龍王連金剛谷的大門也堵封了，裏面的人還有倖存之理嗎？」

秋夢樓冷笑道：「你以爲喬五是塊豆腐？你以爲金剛谷裏的高手，全都是飯桶嗎？」



南宮鱷遇到一個手持小鐵龍的中年人。

南宮鱷道：「喬五雖然名氣够响亮，但未必就是名不虛傳之輩，說不定他是浪得虛名，經不起眞正高手一擊！」

秋夢樓道：「你自己又怎樣？」

南宮鱷道：「老子不敢妄自尊大，但最少也曾橫掃半邊武林，罕逢敵手。」

「唷呀！」秋夢樓怪笑起來，道：「我的牙齒快要給笑甩下來了，老鱷魚，你要大吹大擂，也得看看聽者是誰！」

南宮鱷怒道：「甚麼大吹大擂，老子說的都是事實，在江湖上，只要老子喜歡甚麼東西，誰敢不給老子分享一半？」

秋夢樓冷冷一笑，道：「寒舍佔地千畝，你何不搶掉一半？」

南宮鱷道：「秋家大院有甚麼好？雙手奉送，老子也不稀罕。」

秋夢樓道：「金剛谷又怎樣？」

「金剛谷？」南宮鱷目光大亮：「對！對！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老子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一半神魔』，這塊招牌可不是紙糊的，管他金剛谷裏面弄甚麼玄虛，老子直闖進去，先分佔了金剛谷的一半再說！」

秋夢樓盯了他一眼，說道：「你不怕嗎？」

「怕甚麼？老子幾時怕過別人來着？」南宮鱷粗着嗓子道：「就算金剛谷裏有十萬天兵天將，老子也殺進去！」

秋夢樓淡淡一笑，道：「你不必瞪眼吹鬍子，你絕不會孤單，我陪你一起殺入金剛谷去。」

南宮鱷仰天打個哈哈，道：「秋少爺，老子知道你雖然爲人混帳，總算還有點義氣，老子去拚命，你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

謝雲笑了笑，道：「我呢？」

南宮鱷道：「你是不是也想進入金剛谷？」

謝雲道：「我若留在谷外，那可孤單得要死了。」

南宮鱷點頭道：「對！你是老子的好兄弟，老子去拚命，你當然也不會獃在外面喝北風，咱們衆志成城，殺進金剛谷，不論裏面發生了甚麼變故，老子先敲响鑼鼓，佔它一半地方，然後再作道理。」

謝雲道：「震威鏢局的人又怎樣？」

南宮鱷道：「鏢車已送到金剛谷，他們的任務也已完成，當然叫他們回金陵府去。」

謝雲搖搖頭，道：「只怕他們不肯回去。」

南宮鱷道：「爲甚麼不肯回去？是不是爲了李定？」

秋夢樓道：「蛇無頭不行，連總鏢頭也失踪了，他們怎能回金陵府？」

南宮鱷道：「難道找不到李定，他們就一輩子也不回去？」

秋夢樓道：「這件事現時還是言之過早，咱們先回鎮裏再說。」

×　×　×

李定還是沒有回到客棧。

丁半盲已找遍了整個市鎮，但還是沒有李定的踪跡。

南宮鱷咬牙切齒的說道：「不必找了，這一定是千面龍王的傑作。」

秋夢樓道：「可有誰見過總鏢頭有甚麼不尋常的舉動？」

沒有人回答。

過了很久，忽然聽見和尙貓「啊」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我記起來了，總鏢頭失踪之前，曾經有個挺着大肚子的婦人來買酒，她買了兩瓶酒之後，就對總鏢頭說：『妙妙！妙妙！』當時總鏢頭的面色很蒼白，呆在那裏，而轉眼間，那個大肚的婦人走了，總鏢頭還是神不守舍的在那裏發呆，過了好一會，我內急跑進茅厠，之後就再也沒有看見總鏢頭。」

南宮鱷勃然大怒，道：「你爲甚麼直到現在才說？」

和尙貓見他聲勢洶湧，不禁嚇了一跳，忙道：「我現在才想起嘛，而且這件事也不見得和總鏢頭的失踪有甚麼關係。」

南宮鱷還想再罵，謝雲却說道：「這

不能怪他，但那個大胆婦人，又是甚麼來歷？」

「妙妙？妙妙？」秋夢樓摸着腦袋，喃喃道：「這是甚麼意思？是人的名字？還是一個不爲外人所知的地方？還是貓叫的聲音？」

南宮鱷嘿嘿一笑，道：「這眞是天才曉得了，妙妙！眞是他媽的妙不可言！」

謝雲道：「李總鏢頭也許沒有甚麼危險，他久歷江湖，身手也極是不弱，等閑之輩，還不容易傷得了他。」

南宮鱷道：「只怕要對付他的人，並不是等閑之輩。」

謝雲道：「也許根本就沒有人對付他，他只是不辭而別而已。」

南宮鱷道：「老子可不想跟你執拗，這總鏢頭是死是活，老子也沒有放在心上，只是金陵府震威鏢局的鏢師和趙子手，眞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了。」

只聽得和尚貓道：「咱們願意在這裏，等待總鏢頭回來。」

南宮鱷道：「你們不怕危險嗎？」

和尚貓道：「在這裏有甚麼危險？」

南宮鱷嘿嘿一笑，道：「這可難說得很，說不定你們全都吉人天相，但也可能一夜之間，就會給一羣神秘的殺手，殺得一個不剩。」

和尚貓昂着臉道：「咱們不怕！」

其他趙子手見和尚貓勇氣十足，也不好意思說要離去，也紛紛表示願意繼續停留下來，等待總鏢頭回來再說。

南宮鱷道：「可是，你們也別忘了，楊鏢師和石老鏢師都已給人殺死，這裏實在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和尚貓道：「敵人若是有心要殺掉咱們每一個人，那麼就算咱們馬上回金陵府，恐怕還沒有穿過冰霜峽，就已全都給宰掉！」

在震威鏢局裏，他本是地位低微的趙子手，平時沒有什麼人跟他說話，他也經常鬱鬱寡歡，沉默不語，但這時候他的說話，却是有條有理，鏢局中比他地位更高的人，也不敢加以反駁。

大家沉默了好一會，忽聽秋夢樓說道：「這位兄弟說的很有道理，到了這種時候，就算想跑也不一定跑得掉，倒不如心安理得暫居此處，等待李總鏢頭回來。」

「妙妙！妙妙！這是甚麼意思？」南宮鱷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是想不出一個道理來。

謝雲淡淡一笑，道：「對於想不通的事情，我倒有個很好的辦法。」

南宮鱷忙道：「甚麼辦法？快說！」

謝雲眨了眨眼睛，笑着道：「不去想它。」

南宮鱷一怔，半晌恍然道：「對！這種事，也許想一百年也想不通的，又何苦老是要往牛角尖裏鑽？」

秋夢樓凝視着他，說道：「金剛谷的事，是否按照計劃進行？」

南宮鱷道：「這件事自然要幹，除非老子忽然不想要那地方，否則誰也不能打消老子在金剛谷裏分佔一半的主意。」

秋夢樓笑道：「你的半截魔令，可又要大顯威風了。」

南宮鱷道：「你若怕它不靈，就別跟着老子。」

秋夢樓道：「我就是怕它不中用，所以才要跟着你，就算別人不肯賣你的帳，說不定也要給本少爺幾分面子！」

謝雲不等南宮鱷發脾氣，就已笑着說：「常言道，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只要大家齊心協力，金剛谷之行，我是很有信心的。」

秋夢樓哈哈一笑，道：「老弟，還是你行，老鱷魚若有你一半聰明，也就不會要弄得聲名狼藉，神憎鬼厭了。」

這一次，南宮鱷却又沒有光火，只是點點頭，道：「這倒是不錯，謝兄弟眞的比老子聰明得多，將來的成就一定無可限量。」

秋夢樓道：「咱們甚麼時候進入金剛谷？」

南宮鱷道：「明晨如何？」

秋夢樓道：「很好，今天晚上，咱們一定要好好睡一覺！」

謝雲嘆了口氣，道：「但想到石老鏢師，恐怕今晚是闔不上眼睛了。」

「振作一點，」秋夢樓說道：「你並不是個尋常的少年人，別忘記，你的父親是烈火英雄，而你却是烈火英雄唯一的兒子！」

聽到最後兩句說話謝雲的血又熱了。

「不錯，我是大英雄的兒子，父親是英雄，我也要成爲英雄，不負師父和大家的期望……」

× × ×

「妄入者死」的石碑，在晨早溫柔的陽光下看來還是那麼冰冷、堅硬、無情。

今天天氣似乎好得多了，風很輕柔，沒有下雪，山谷上只有幾片浮雲在緩緩飄動。

南宮鱷瞪着那塊石碑，正要一掌把它震碎，秋夢樓却阻止了他，道：「這種費力的事，還是少幹一點的好。」

南宮鱷橫了他一眼，冷笑道：「偏就是有這樣小心眼兒的男人。」

謝雲却道：「白費了一點氣力，還是小事，就只怕碑上塗了毒藥，前輩這一掌拍下去，更是大不化算。」

秋夢樓向石碑凝望了一眼，忽然「嗯」的一聲，道：「好眼力，這碑上果然塗抹了一種毒粉，老鱷魚若是眞的一掌拍下去，那可有得瞧了。」

南宮鱷皺了皺眉，道：「這種下三濫的手段，怎麼居然會在金剛谷出現？」

秋夢樓道：「這當然不會是喬谷主所爲，那千面龍王，也許已在谷中等待着咱們了。」

南宮鱷冷冷一笑：「不管裏面是不是刀山火海，咱們現在就進去瞧個究竟。」

說着，大步向谷中邁進。面上毫無遲疑之色。

還沒有進入谷內，忽然看見前面有幾塊鐵板直豎在地上。

這些鐵板比人還高，看來每一塊最少有幾百斤重。

南宮鱷冷笑道：「這是甚麼玩意？」

秋夢樓忽然吸了口氣，道：「這是鐵門奇陣，相傳是百年前武林異人『鬼谷叟』所創。」

南宮鱷道：「鬼谷叟早已死了，他們

下也沒有甚麼出類拔萃的弟子出現過。」

秋夢樓道：「但這的確分明是鐵門奇陣……」

「管他甚麼鐵門木門，闖進去破掉再說！」南宮鱷冷笑道：「陣內若有人埋伏，一刀一個，格殺勿論！」

說着，挺起大刀，向第一塊巨大的鐵板走了過去。

謝雲望着秋夢樓，道：「咱們爲甚麼還不進去？」

秋夢樓道：「咱們當然要進去，但却不是兩個人，而是二十人！」

「二十人？」謝雲吃了一驚：「鏢局的人也要闖谷嗎？不！那太危險了，他們雖然都很勇敢，但……」

但他還沒有說完，就已停止下來。

因爲他忽然看見了十八個人，已無聲無息地越過了「妄入者死」那塊石碑，然後分排兩行，很有規律地站在秋夢樓的背後。

謝雲呆住了。

這十八個人，絕不是震威鏢局的鏢師和趟子手！

這十八個人，年紀大概由四十五六歲到六十多歲，全是男人，但他們的外型却大不相同，有人衣飾煌然，有人衣衫襤褸，有僧人，也有道士，甚至有獨眼的，跛掉雙腿的，更有一個面上滿是疤痕，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不斷地口中唸唸有詞，但他唸些甚麼，旁人却是無法聽得明白。

秋夢樓望着謝雲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謝雲搖搖頭，道：「不知道。」

秋夢樓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你們根本就不可能見過他們。」

謝雲道：「他們從前在甚麼地方？」

秋夢樓道：「忘憂島。」

謝雲又是一呆：「這又是甚麼地方？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秋夢樓道：「那本是一個極荒涼的島嶼，但却有一個武林大英雄，在那裏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個世外桃源，並且帶了十九個在中原武林給惡魔逼得走投無路的好漢到島上，他們在島上苦練武功，準備日後捲土重來，再找那惡魔一決雌雄。」

謝雲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秋夢樓道：「屈指算來，快二十年了，那時候你還未出世。」

謝雲道：「後來又怎樣？」

秋夢樓道：「那十九個人在島上居住了三年，忽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一個雷雨之夜，那個武林大英雄忽然發覺妻子不見了，他遍尋不獲，後來却發現島上的船隻全部不見了，這一下子紕漏可大了，他急忙召集那十九個人，但最後又發現那十九個人之中，一個不見了，還有一個胸口中箭，奄奄一息。」

說到這裏，目注着那個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追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秋夢樓沉聲說道：「原來這十九人之中，其中一人忽然叛變了，他看上了大英雄的妻子，要把她帶到中原武林雙宿雙棲，大英雄的妻子自然不從，這叛徒就點了她身上的穴道，把她帶到島上的一艘帆船裏，又把其餘幾隻船隻放走，使之隨海漂流，此人心腸之狠毒，也眞是令人髮指，但就在他要離開忘憂島的時候，忽然有人發現了他的行動，自然出手制止，但却給這叛徒用甩手箭射中，倒在島上。」

謝雲面色蒼白，向那算命先生走了過去：「當日中箭的人就是你？」

算命先生緩緩地點了點頭，目中忽然露出了充滿怨毒之意的光芒，道：「這十七年來，我一直忍受着這種痛苦，這支箭，不能拔出來，一拔就沒命。」

謝雲道：「難道箭鏃一直留在體內，你就不會死嗎？」

算命先生冷冷一笑，道：「這自然要靠許多靈丹妙藥保命。」

秋夢樓又在說他所知道的故事：「那叛徒帶着大英雄的妻子離開了忘憂島，重回中原，他以爲大英雄和那十幾個患難之交都會被困孤島，最少有一段時期無法追趕上來，誰知道大英雄翌日就已在島上截獲了一艘漁船，獨自追趕來了。」

謝雲道：「他追得上嗎？」

秋夢樓道：「追到了，他們在濟南府內展開了一幕激烈的決戰，大英雄武功高強，十幾招內就已把叛徒逼得手忙脚亂，眼看馬上就可以把事情解決了，誰知道却突然殺出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絕色麗人，她竟然偏帮着那叛徒，趁大英雄全不留意到她的時候，就突然出手暗算，終於把大英雄殺了。」

謝雲臉上肌肉不住的在顫抖。

他知道，秋夢樓說的大英雄，就是自己的父親！

「那個女人到底是甚麼人？爲甚麼她要暗算大英雄？」謝雲的情緒看來已很激動。

秋夢樓正要回答，忽然看見南宮鱷從鐵板後面鑽了出來，身上血跡斑斑，臉色却是一片蒼白。

「老鱷魚，這一陣你也闖不過去？」

秋夢樓瞪着南宮鱷。

南宮鱷嘆了口氣，道：「從這裏望進去，只有幾塊鐵板，但只要一鑽入去，就會發現鐵板的數目越來越多，老子左兜右轉，竟是入得出不得，忽然間，鐵板陣裏殺出了幾個刀斧手，老子跟他們狠狠的打了一場，總算把他們解決了，但仍然闖不出這鐵板陣，老子心想，這多半又是他媽的掩眼法，好，老子就索性閉上眼睛，摸索一番，誰知道眞靈光，這樣閉着眼睛走了一會，眞的走出陣外了，但却不是闖過了陣，而是折退了回來。」

秋夢樓冷冷道：「你現在該知道，甚麼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罷？」

南宮鱷沒有生氣，却只是用奇怪的眼光，瞪着那十八個人。

「他們是誰？」

「烈火同心盟的英雄好漢！」

「烈火同心盟？」南宮鱷臉色一變，道：「這豈不是烈火英雄的組織？」

秋夢樓點點頭，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南宮鱷道：「烈火英雄已給千面龍王殺了，誰來領導他們？」

秋夢樓道：「剛才是我，現在該把這

權力交回給謝雲了。」

說到這裏，他在懷中掏出一面玉牌，交給謝雲：「這是你父親的信物，江湖上的朋友都叫它烈火英雄令，你是烈火英雄之子，而且現在已出道江湖，所以，也該把它還給你了。」

南宮鱷盯着秋夢樓，半晌才大聲說：「原來你早就有這面護身符，難怪甚麼事情都敢捐在膊上。」

秋夢樓冷冷道：「這不是甚麼護身符，我帶着它，一直憂心忡忡，唯恐有負所託！」

謝雲緊緊的捏着烈火英雄令，道：「剛才的故事，你還沒有說完。」

秋夢樓嘆了口氣，謝雲又問：「為甚麼剛才南宮鱷前輩說，烈火英雄是給千面龍王所殺的？」

秋夢樓沉聲道：「因為那個暗算你爹的絕色麗人，就是千面龍王！」

謝雲顫抖着。

秋夢樓又接着說下去：「那叛徒得以不死，如獲大赦，但等到他知道救命恩人原來是千面龍王的時候，又不禁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了。」

謝雲道：「他害怕千面龍王會連自己也一併殺了嗎？」

秋夢樓點了點頭，道：「不錯，因為他也和其餘十八人一樣，都是給千面龍王逼得走投無路，所以才由烈火英雄，把他們帶到忘憂島上的。」

謝雲咬牙冷笑，道：「這叛徒是應有此報，千面龍王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秋夢樓却搖搖頭，道：「你這樣想却又錯了，千面龍王並沒有把這叛徒殺了，反而不再計較以前的仇怨，把這叛徒招攬在門下！」

謝雲眼色驟變，顫聲道：「這樣說來，他還沒有死？」

秋夢樓點了點頭。

謝雲疾道：「這惡賊叫甚麼名字？」

秋夢樓還沒有開口，那算命先生已怒聲說道：「他叫繆眞！」

「繆眞？」謝雲怒道：「可惡的繆眞！你在哪裏？」

秋夢樓道：「我們只知道，繆眞沒有死，而且還練成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謝雲道：「我媽呢？」

秋夢樓道：「千面龍王沒有殺她，還把她當作賞賜品，送給了繆眞。」

謝雲臉色雪白。

秋夢樓又接道：「但繆眞也沒有得到你媽，因為她乘着一個機會，跳進一條流水湍急的大河自盡。」

謝雲憤怒道：「那惡賊為甚麼不救我媽？」

秋夢樓道：「繆眞雖然懂武功，却不懂水性，若要他在這種流水湍急的大河裏救人，那不啻是要他白白的送死。」

謝雲咬牙道：「這惡賊全無人性，自然不會捨身相救。」

秋夢樓道：「這個自然，他眼巴巴的瞧着妳媽給河水沖走，却是無可奈何。」

謝雲道：「我媽是不是給淹死了？」

「當然沒有，她若給淹死了，這世間上也沒有你這個人了。」

「那時候我還沒出世嗎？」

「還沒有，但是妳媽已懷孕三四個月了。」

「後來怎樣？」

「她給一個老漁翁救了起來，半年後，你就出世了，」秋夢樓緩緩地說道：「你媽誓要為你爹報仇，但自己又不懂武功，要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件事，那是沒有可能的，於是，她把這希望放在你的身上，到處為你訪尋明師。」

「她找到了沒有？」

「她終於找到了秋家大院的主人，那是我爹。」

「你爹怎麼說？」

「我爹宅心仁厚，聽到了你媽的遭遇，既激憤又同情，可是，那時候你只有兩歲，就算我爹很想教你武功，也是太早了，但妳媽却堅持要我爹做你的師父。」

「後來怎樣？」

「到後來，我爹考慮了很久，終於還是拒絕了妳媽的要求。」

「為甚麼？」

「因為我爹知道，千面龍王勢力極大，而且本身武功又是厲害得出奇，就算我爹把武功傾囊傳授，你還是鬥不過千面龍王的。」秋夢樓緩緩地說道：「後來，我爹帶着你媽去見一個老和尚，兩人懇求了他三天，他才答應讓你留下來，成為他的俗家弟子！」

南宮鱷一呆，道：「兩歲的弟子，豈不是還要吃奶撒尿？」

秋夢樓淡淡一笑，道：「吃奶是不必了，他可以喝粥，但撒尿這種事，却還是免不了的。」

謝雲道：「後來我媽又怎樣？」

秋夢樓說道：「她已看破紅塵，出家為尼，但她臨出家之前，把烈火英雄令交給我爹，又把一本武功秘笈，交給你的師父。」

謝雲道：「那本武功秘笈，師父曾對我說過，上面記載着的武功，全都是我爹研創出來的。」

秋夢樓點點頭，道：「還有，現在所用的那柄銀摺扇，也是你爹生前常用的兵刄，當你爹還沒有到忘憂島之前，他把這幾件重要的物事，存放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世間上就只有你爹媽兩人才知道。」

謝雲咬着嘴唇，但他沒有掉下眼淚。

他是個很堅强的少年，而且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聽過別人說：「英雄流血不流淚。」

當然，他也聽人說過：「誰說英雄不流淚，只因未到傷心處。」

但他還是儘量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

只聽得秋夢樓又接着說道：「十幾年轉眼就過去了，我爹也把這辛酸秘史向我詳細說出，在不久之前，你師父忽然接到了一個消息，說妳媽不知為了甚麼事情，來到了金剛谷中，而金剛谷又傳出了與千面龍王發生衝突的消息，形勢可說是撲朔迷離，誰也不知道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謝雲道：「所以，師父就安排了咱們這一次的行程？」

秋夢樓點點頭，道：「不錯，倘若單憑咱們幾個人的力量，自然不足以對付千

面龍王，但再加上烈火同心盟的英雄豪傑，那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謝雲眼望着那十八個人，說道：「他們……」

「他們都是你爹的好朋友，生死患難之交，當年本來有十九人，但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却是繆眞，他害死了你爹，使你母子分離，更認賊作父，投在千面龍王門下殘害中原武林英雄豪傑。」秋夢樓情緒也很激昂，接着，他向謝雲逐一訴說這十八英雄的名字和渾號。

那胸膛上仍然留着半截斷箭的算命先生，原來是點蒼派俗家第一高手：「神算如天」梁懷之。

一個衣飾煌然，儼如富家人物的中年人，其實是「滄州賭王」胡牌九。

另一個獨眼老者，原本外號叫「千眼神君」，他姓康名厲，但是二十二年前與千面龍王手下火併，身受重傷，還瞎掉了一隻眼睛，所以這外號現已改為「一目了然」。

又有一人，頭戴高冠，脚下虛懸，只憑兩根鐵拐走路，他以前本來叫「神腿」曾千里，但現在却已再無「神腿」可以誇炫於世，只能用鐵拐走路。

另有一僧一道，僧人奇瘦無比，道士却又肥又矮，像堆肉球，正是二十五年前綠林好漢聞名多時的「僧道雙奇」，僧人法號吃瘦，道士却叫餓肥，意思是說和尚越吃越瘦，道士倒是越餓越肥，眞是奇人奇話，奇妙無比。

至於其餘衆人，也是昔年武林中一時俊彥，各在江湖上頗有一番業績，但却都給千面龍王逼得無法可想，最後才跟烈火英雄在一起，共赴忘憂島的。

二十年後，這十八人全都老了。

但老歸老，他們的武功却已遠比二十年前精進得多，其中主要原因，固然是日夕苦練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十八人一條心，不但自己苦練，而且也吸收別人的長處，又把自己在武學上的心得公開出來，使到大家的長處都能獲得更大的發揮，不足之處却又在互相參研之下得到了補救和改善，無形中衆人不啻是參加了一次二十年長的論武大會，以是單在武學上的成果來說，那是無法估計的。

南宮鱷站在一旁聽得出神，過了一會忽然問梁懷之：「在那忘憂島上，是不是他媽的舒服極了？」

梁懷之一怔，尚未回話，吃瘦和尚已搶了過來，瞪着南宮鱷，冷冷笑道：「你說話斯文一點行不行？甚麼叫『他媽的』？從現在開始，貧僧若聽見你再說一句粗話，休怪貧僧無禮。」

南宮鱷臉色一變，怒喝道：「老子喜歡說粗話干你娘屁事？他媽的他媽的！」

吃瘦和尚嘿嘿一笑，道：「眞是朽木不可雕，瞧你這副樣子，似乎也練過點武功，不若咱們較量較量如何？」

說着，擺出了一副迎戰的姿態。

餓肥道士却搖搖頭，曼吟道：「此時不是打架時，死屍如何會吟詩？暫保頭顱三兩日，到時再拚未為遲！」

南宮鱷陡地一呆，道：「這是甚麼鳥詩？怎麼如此難聽？」

餓肥道士咪咪一笑，道：「世上動聽的詩太多了，甚麼詩仙詩聖，詩王詩后，哈哈多如牛毛，而貧道則是『噴飯詩』之開山鼻祖，風格獨特，保證能令君耳目一新，這又有何不好？」

「好！好極了！」吃瘦和尚倒提禪杖，笑道：「最好等到千面龍王現身之際，你一口氣吟個飽，讓那魔頭覺得難聽死了，咱們就大有機會可乘啦！」

梁懷之冷冷的盯着兩人，忽然說：「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你們兩個算死草，別再在這裏丟人現眼好不好？」

吃瘦和尚舌頭一伸，嘻嘻笑道：「對，咱們是算死草，你是『神算如天』，就只差在一個『歸』字，梁施主就可以登天去也，在天上算命了！」

「神算如天……」餓肥道士捧着胖大肚子，喃喃地說：「若改個『龜』字上去，也只是『龜算如天』而已？怎會登天去也？」

吃瘦和尚的原意，是說「神算歸天」，但餓肥道士却說成「龜算如天」，那眞是一人一句，氣得梁懷之連臉都白了。

「兩位出家人，你們說够了沒有？」梁懷之冷冷的說。

吃瘦和尚道：「其實『神算歸天』和『龜算如天』都不怎麼好，最好說成『龜算歸天』，或者是『龜背朝天』，又或者是『神龜歸來罷』，那就差不多了。」

梁懷之疾喝一聲，突然一掌拍出。

「這四個字可惡極了！」

這一掌含怒而發，力度兇猛異常，吃瘦和尚和餓肥道士都是淡然一笑，全無半點緊張之色。

因為這一掌根本就不是向他們拍過來的。

只聽得「崩」一聲巨响，遠在丈外的石碑，竟然給梁懷之一掌擊成粉碎。

「妄入者死」那四個字，瞬間已蕩然無存。

南宮鱷忙道：「小心，那碑有毒！」

「滄州賭王」胡牌九哈哈一笑，道：「老胡已瞧過了，碑上的毒，是牛毛山『毒牛太歲』夏侯缺的『蝕骨粉』，這種毒藥只要碰上童子尿，就會弭解於無形。」

南宮鱷道：「已有人在碑上撒尿？」

胡牌九笑道：「這個自然。」

南宮鱷奇道：「這裏全是大男人，何來童子尿？」

忽聽一人突然怪笑道：「這泡尿是我撒的。」

南宮鱷一瞧，「呸」的一聲道：「你還算是甚麼童子嗎？」

原來那人乃是「神腿」曾千里，他少說也有五十來歲，又怎會是個童子。

誰知胡牌九哈哈一笑，道：「老曾練的是『混元罡氣』功夫，如今是越來越爐火純青了，他不是童子，誰是童子？」

南宮鱷這才恍然，原來「混元罡氣」只有童子身才可練成，曾千里自然也可算是個「童子」了。

但南宮鱷也是嘴舌不饒人之輩，豈肯就此啞口無言，他立刻把謝雲推前，怪笑道：「這也該是個童子罷？」

謝雲面上一紅，秋夢樓却瞪了南宮鱷一眼：「正經點好不好？」

南宮鸝怪笑之聲倏止，道：「正經一點當然是好的，但這鐵門陣……」

「破此陣又有何難哉？」胡牌九哈哈一笑，道：「有康厲在此，天下奇陣，祇怕全都逃不過他的『獨具慧眼』。」

秋夢樓如夢初醒，忙向康厲走過去，道：「久聞康兄擅於佈陣、破陣之法，這一關，還望康兄大力帮忙。」

「帮忙？帮誰的忙？」康厲一反白眼，道：「破陣殺敵，擒拿千面龍王，本來就是康某等待了二十年的事，就算你要康某不闖陣，康某也要第一個闖進去！」

南宮鸝道：「但無論怎樣，你現在是第二個了，老子是第一個闖進去的人，却險些被困死在鐵門陣裏。」

秋夢樓冷冷道：「在奇門陣法這椿事情上，你算是老幾？」

南宮鸝一怔，接着「哼」一聲說道：「你也眞够朋友了，明知老子對陣法沒有多大能耐，却叫老子闖進白白送死，這算是他媽的甚麽居心？」

秋夢樓冷笑道：「你現在他媽的死了沒有？」

南宮鸝道：「這是老子積下來的陰德，禍大命大，就算是閻王親自拉老子的腿，老子也不會掉進陰曹地府裏。」

「我的媽！你也說積了甚麽陰德，眞不怕嚇壞了天上玉皇，地下人皇！」

「少鬥嘴好不好？」

「誰跟你鬥嘴，是你自己搶着胡說八道而已。」秋夢樓冷冷地說。

吃瘦和尚忽然裂嘴一笑，對餓肥道士說道：「眞是天生兩對。」

餓肥道士奇道：「爲甚麽說天生兩對？不是天生一對嗎？」

吃瘦和尚笑道：「他倆是一對，咱們一僧一道又是另一對。」

「少賣風騷，誰跟你雙雙對對？」餓肥道士啐了一口。

梁懷之横了他們一眼，道：「別再胡混，咱們闖過這一陣再說！」

× × ×

這座鐵門奇陣看似平平無奇，但一入陣內，就有「處處一樣」的感覺。

世間上五花八門的事，往往令人看得眼花繚亂，但等到你目睹這種「處處一樣」情景的時候，就會知道，平平凡凡的事，也同樣能令人看得頭暈轉向，不辨東西南北。

只見鐵板處處一樣，想跳高瞧個清楚嗎，那又不行，原來上面都已舖着柔靭無比的籐枝，那些籐枝曾經浸油，再用特別的藥材處理，顯然都有劇毒，萬萬觸摸不得。

南宮鸝忽然道：「剛才老子想放火燒了這勞什子樹籐，就是身上沒帶火種。」

「對啦！」吃瘦和尚拍掌贊成，道：「快點火，這些油浸籐枝，把它燒得乾乾淨淨，咱們不就可以跳到鐵板上瞧得一清二楚嗎？」

餓肥道士「呸」一聲，罵道：「你們少出餿主意好不好？」

吃瘦和尚大不服氣：「怎麽會是餿主意？貧僧說，這是好主意，一千一萬個好主意！」

餓肥道士怒道：「你懂甚麽？你若懂得陣法，貧道就是如來佛祖了。」

吃瘦和尚道：「這可不是甚麽艱深的問題，昔年諸葛亮火燒籐牌陣，大獲全勝，貧僧現在是依樣葫蘆，正是活學活用，怎麽又會是餿主意？」

餓肥道士道：「我說是餿主意就是餿主意。」

吃瘦和尚道：「說話可不能硬來硬說，你若能說出個道理，貧僧就服了你。」

餓肥道士却說不出道理來，只好說：「咱們別吵，問康厲去！」

康厲已走了過來，對吃瘦和尚道：「佈陣之人，可不是個草包，他當然知道，這些籐枝極易燃燒，但咱們却萬萬不能用火。」

餓肥道士一挺胸膛，神氣地瞧着吃瘦和尚：「聽見了沒有？」

吃瘦和尚抓抓禿頭，道：「怎麽不能用火燒？莫不是一燒就會燒出禍事來？」

康厲點點頭，道：「不錯，這些籐枝早已塗上一種毒油，倘若放火燃燒，就會燒出一種毒氣，這可不是好玩的。」

南宮鸝聞言，不由悚然一驚，暗暗叫道：「好險！」

因爲剛才他若身上有火摺子的話，早就在陣內放火燒籐了，這麽一燒，毒氣隨着而來，他又怎有機會閉上眼睛，摸出這座鐵門奇陣？

而事實上，他能够閉着眼睛走出奇陣，這已是一種難得之極的運氣，倘若這種事再幹一次，也許三晝三夜，他還被困在陣中，不能出來。

秋夢樓忽然問南宮鸝：「你剛才入陣，不是遇到了襲擊嗎？」

南宮鸝向自己身上的血跡一指：「這就是千眞萬確的證據，難道還有假嗎？」

秋夢樓道：「怎麽現在却是太平無事呢？」

「不好了！」吃瘦和尚忽然叫起來。

「甚麽事大驚小怪？」餓肥道士瞪了他一眼，「你可知自己的聲音多難聽。」

吃瘦和尚道：「千面龍王也眞够毒辣，他根本不必派人進入這裏，就可以把咱們全都殺得乾乾淨淨。」

南宮鸝面色一變，說道：「眞是他媽的一言驚醒夢中老子，咱們不放火，他們放火，這麽一燒，毒氣昇天，那便如何是好？」

秋夢樓道：「別自亂陣脚。」

康厲也喝道：「有康某在此，就算千面龍王放火燒籐也不怕。」

「對，鎭定一點！鎭定一點！」南宮鸝哈哈一笑，道：「他們若放火，老子就撤……」

「別說得這麽難聽好不好？」秋夢樓喝止了他。

這時候，康厲一步一步向前推進，衆人魚貫緊緊跟隨，過了不久，忽然眼前一亮，再也沒有鐵板遮擋着了。

「出陣啦！」吃瘦和尚大笑着說。

不錯，他們已闖過了鐵門奇陣，進入了金剛谷。

只見谷內庭台樓閣，景緻絕佳，又有九曲小橋，桃花林子，林內兩座八角亭子分列左右，中間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水池。

雖然是嚴寒天氣，這裏的池水並未結

冰，九曲小橋之下，也有流水潺潺動着。

羣雄俱是久歷風塵之輩，但這時候却也不敢輕舉妄動。

此地雖然景色美絕，但却也可能蘊藏着步步殺機。

秋夢樓環視四週，忽然朗聲說道：「千面龍王，你爲甚麽不敢站出來跟咱們說話？」

語聲甫落，在那兩座八角亭子之間，忽然有人哈哈大笑，道：「甚麽千面龍王？江湖上早已沒有了這一號人物啦。」

羣衆俱是一怔。只見那座水池中央，忽然冒出了一個白袍老人，他分明是從水底裏冒出來的，但等到他飛躍出水面，站在九曲小橋之際，衆人却竟然看不見他身上有半點水染的痕跡。

「喬五！」南宮鸝倏地脫口叫出來。

「不錯，老夫這副樣貌，你總算還認得出來！」白袍老人哈哈一笑，「老鸝魚，老夫老了，你却還是沒有半點老態。」

吃瘦和尚眉頭一皺，忽然走到梁懷之身邊，悄悄問道：「這老兒怎麽身上一點水氣也沒有？」

梁懷之道：「池的中央，根本就沒有水。」

吃瘦和尚一怔：「池的中央沒水？」

他一面說，一面走近水池，定睛一看，果然發現這水池中央，還有一道暗槽，可容一人躺下，不禁大是嘆服：「果然是『神算如天』，不是烏龜所能及也。」

喬五又是哈哈一笑，道：「躺在水池中央，那是一種無以上之的享受，總比躺在床上舒服多了。」

吃瘦和尚看了他一眼，忽然笑道：「原來你也是個怪人。」

喬五道：「出家人，你可知道，給人欺負的滋味嗎？」

吃瘦和尚道：「怎會不知道？貧僧出家，就是因爲給人欺負得太多了，才去做和尚的。」

喬五微微一笑，道：「出家之後又怎樣？是不是只會欺負人，不再會給人欺負了？」

吃瘦和尚道：「本來是的，但後來却又不是這樣了。」

喬五道：「爲甚麽？是不是遇上了千面龍王？」

吃瘦和尚吃了一驚，道：「是的，你怎麽會知道？」

喬五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我這個金剛谷谷主，也給千面龍王欺負得好慘。」

吃瘦和尚說道：「那個可惡的千面龍王，恃着武功厲害，易容功夫天下無雙，就四處殘殺武林同道中人，眞是可殺！該殺！」

喬五道：「不錯，所以他已經給人殺了。」

吃瘦和尚一怔：「是你殺的？」

喬五道：「老夫還沒有這份能耐，但他却是死在這裏的。」他一面說，一面指着那座用白石砌成的水池：「他就在這裏，給人一劍刺穿了咽喉。」

秋夢樓目光閃動道：「那人是誰？」

喬五吸了口涼氣，沉默了很久才說：「你們可知道，當今武林第一劍是誰？」

秋夢樓立時道：「是『劍王之王』公孫天？」

喬五點點頭，道：「正是公孫天。」

秋夢樓訝然道：「千面龍王就是公孫天所殺的？」

喬五緩緩道：「在二十天之前，千面龍王在金剛谷外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座市鎭，他是想把本谷的人困死在這裏。」

秋夢樓道：「我們還以爲，千面龍王已攻了進來，所以在谷外之下多了『妄入者死』四個字，但我們也在推想，也許千面龍王還沒有進入金剛谷，雙方只在對峙的階段，却沒想到，千面龍王竟然已死在金剛谷裏。」

喬五道：「千面龍王確有過人之才，他兵臨城下，老夫也不禁憂心忡忡，谷口那座鐵門陣根本就阻擋不住這大魔頭。」

秋夢樓道：「但他却一定想不到，公孫天居然已在谷中候敎罷？」

喬五苦笑着，道：「別說千面龍王想不到，連老夫也不知道，公孫天就在本谷之中。」

南宮鸝奇道：「你是一谷之主，怎會連公孫天這種大人物到了谷中，也毫不知情？」

喬五嘆了口氣，道：「這位『劍王之王』若是堂而皇之進入本谷，老夫自然知道，但他劍術精湛不必說，一身輕功更是出神入化，正是來如一陣風，去時無踪影，更有誰能看得住這位出神入化的世外商人？」

南宮鸝點點頭，道：「這個也不無道理，就算是老了，也自問萬萬比不上這個公孫老兒的。」

提到了公孫天，南宮鸝也不禁爲之謙遜起來。

只聽見喬五又緩緩地接着說道：「當時，千面龍王帶着十個手下，殺入本谷，正要張牙舞爪的時候，這小池旁邊，忽然就出現了一個全身穿着黑衣裳，面上戴着銀色面 的劍客。」

秋夢樓道：「他就是公孫天？」

喬五點點頭，道：「但當時老夫既不知道，千面龍王也同樣不知道。」

秋夢樓道：「後來怎樣了？」

喬五道：「老夫忽然發覺谷中出現了這麽一個人，初時還以爲他是千面龍王的人，誰知他却對千面龍王說：『你——滾——出——去！』」

喬五最後那四個字，字字頓了一頓，顯然正是學着公孫天當時的語氣。

秋夢樓道：「千面龍王也是個心高氣傲之輩，公孫天這樣叫他走，他自然是不會聽從了。」

喬五道：「這個自不待言，老夫却是半信半疑，心想：『這人是不是故意裝神弄鬼，好讓我上當？』但這念頭剛冒升，千面龍王的爪牙就跟公孫天廝殺起來。」

秋夢樓道：「那人既是公孫天，千面龍王的手下恐怕不是敵手了。」

喬五道：「但當時老夫和千面龍王都不知道這人竟然就是當今武林第一劍公孫天，是以老夫不免爲他担心，而千面龍王却是胸有成竹，以爲自己的手下一定可以殺敗這個蒙面劍客，誰知這一戰，竟然既不精采，也不緊張，只是一劍一個，就把

這十個人全都殺了。」

吃瘦和尚皺了皺眉，道：「如此輕易就殺了十個人，眞是不够過癮。」

喬五嘆了口氣，道：「其實剛才老夫是說錯了，那十招劍法，雖然簡單直接，但却鋒銳無匹，根本無懈可擊，甚至可說是無堅不摧，這樣的劍法若還不算精采，天下間又還有甚麽武功，可以比它更加精采？」

吃瘦和尚呆了一呆，但立刻又說：「對！雖然十劍殺十人，不够過癮，但却眞是精采極了。」

喬五也不理會吃瘦和尚在說甚麽，乾咳兩聲，又緩緩地接着說：「當時，老夫心頭大震，暗忖就算是自己，也未必能接得下這蒙面劍客如此鋒銳的劍法，想來，當時千面龍王心裏，恐怕也是這般想法，但他已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拚死一戰。」

連千面龍王也在「硬着頭皮」應戰，公孫天劍術之高強，實在不難想像。

秋夢樓也是劍術大行家，名門之後，而這種情景，他也不難體會得到。

喬五道：「當時老夫心想，千面龍王畢竟是久歷江湖，名震八方的厲害魔頭，這蒙面劍客劍術雖然高明，但要殺千面龍王，恐怕還是大不容易罷？」

南宮鱷道：「結果怎樣，是否又是一劍，就把千面龍王送進陰曹地府裏？」

喬五搖搖頭，道：「這次可沒那麽容易了。」

南宮鱷道：「他們打了多久？千面龍王用的又是甚麽兵刃？」

喬五道：「千面龍王的兵刃，是一條銀龍鞭，但最令人防不勝防的，却是他的暗器，誰都不知道，他的暗器是怎樣發出來，又會在甚麽時候突然出手，等到你驀然發覺得到的時候，致命的暗器已把你送進地府裏去。」

南宮鱷道：「如此說來，公孫天豈非危險得很？」

喬五道：「當然是危險極了，說來慚愧，老夫看見千面龍王施放暗器時，眞是全身上下都在冒着冷汗，初時老夫還以爲，面對着千面龍王，最少也可以抵擋得住五六百招罷？但千面龍王的暗器功夫一亮出，老夫就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挨不過一百招開外，就得死在這魔頭手裏。」

南宮鱷咬着牙，道：「這魔頭眞的這麽厲害？」

喬五嘆了口氣，道：「現在他連人都已經死了，難道老夫還要爲一個死人來大吹大擂嗎？」

他看着羣雄，接道：「公孫天果然不愧是絕世高手，任憑千面龍王的暗器有如狂風暴雨般打過去，他却像是穿花蝴蝶般，仗着一身高明的輕功和獨步天下的劍法，無數次逃避過死神的捕捉，而且還不斷地在消耗千面龍王的內力，當時老夫在想：『這樣打下去，時間一長，這蒙面劍客倒有點機會了。』」

秋夢樓道：「他等了多久，才有機會擊敗千面龍王？」

喬五苦笑道：「十二個時辰！」

吃瘦和尚嚇了一跳：「這豈不是打了整整一個晝夜？」

喬五點點頭，道：「不錯，是整整一天了，他們開始動手的時候，是午晌時份，到了黃昏，千面龍王沒有施放暗器，只是用銀龍鞭跟公孫天展開游鬥，到了晚上，天降大雪，兩人兀自苦戰不休，老夫站在一旁，看得連眼睛也痛了，但却又不捨得走開，到了子夜時份，千面龍王的暗器功夫發揮得淋漓盡緻，但公孫天還是沒有着了他的道兒。」

羣雄聽到這裏，全場一片靜寂無聲，雖然他們都已知道，千面龍王最後死在公孫天劍下，但喬五把激烈戰情娓娓道來，衆人還是不免爲公孫天當時的處境捏了一把冷汗。

只聽得喬五又繼續說道：「這一戰，兩人都盡展生平所學，可說是再無半點保留餘地，但在激戰進行中，從兩人眼睛裏的神情，老夫察覺到，他們已漸漸惺惺相惜，似是不忍把對方擊殺於自己手下。」

羣雄俱是江湖閱歷甚多之人（謝雲除外），聞言都已明白到「識英雄者重英雄」、「最強的敵人往往也是最值得尊崇的人。」這種道理。

喬五接着繼續道：「但他們這一戰，已陷入不由自主境界中，只見兩人出手忽然極快，忽然又極慢，但戰局却是越來越是兇險，那時候，休說是稍爲退讓，就算是開口說半句說話，也立時會釀成殺身之禍，而普天下間，恐怕也沒有甚麽人，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他們分拆開來。」

秋夢樓嘆道：「這眞是百年來武林難得一睹的大戰，只可惜我們來遲了。」

喬五道：「不錯，直到現在，老夫每天晚上，還是忘不了當日的情景。」

秋夢樓道：「只怕千面龍王做夢也想不到，這一次闖入金剛谷，竟然會遇上了公孫天！」

喬五道：「接戰之初，千面龍王也許還不知道對方是誰，但打了一千招又一千招之後，不要說是他自己，就連老夫已幾乎可以肯定，有『劍王之王』美譽的公孫天先生，這位突如其來的蒙面高手，就是武林第一劍，有「劍王之王」美譽的公孫天先生！」

秋夢樓道：「千面龍王固然想不到會遇上了公孫天，但公孫天恐怕也是未曾料到，千面龍王的武功和暗器，竟然是如此厲害。」

「不錯，」喬五也同意這種說法：「千面龍王的暗器，並非完全爲了進攻敵人才發出，在防守之際，他的暗器也往往發揮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效能，他若沒有暗器防禦，補救住招式上的破綻，恐怕早已死在公孫天絕妙無雙劍鋒之下。」

他輕輕的吐出口氣，接道：「到了翌日清晨，風雪稍緩，千面龍王的暗器又再紛紛出手，請恕老夫眼拙，實在無法想像得到，他身上怎麽會藏着這許多暗器，就像是一輩子也使不完似的。」

秋夢樓說道：「但經過整夜激戰，他的暗器手法，恐怕公孫天已全部了然於胸了。」

喬五道：「那可不然，千面龍王使用暗器的手法，層出不窮，有時候來勢洶湧，有時候零星出擊，但却刁鑽狠毒，又有時候梅花間竹，忽然陰柔，忽然剛猛，其

中又混雜了各門各派獨特的點穴手法，眞是花樣百出，令人目不暇給。」

秋夢樓道：「然則公孫天可有給暗器擊中？」

「有，」喬五沉重地點了點頭，道：「千面龍王果然是第一流的暗器高手，到了次日中午，兩人都已鬥得難分難解，他忽然使出了一種連老夫也想不到的暗器功夫。」

「是甚麽暗器手法？」吃瘦和尚急不及待地追問着。

「南海門的『觀音大悲散花手』！」

喬五道：「那是南海門『玉花仙子』甘素素的不傳之秘，據說天下間只有她一人會使用，連她座下的七個女弟子，也沒有一人得以傳授。」

秋夢樓眉頭一皺，道：「莫非這千面龍王，竟與甘素素有甚麽淵源？」

喬五道：「這一點老夫可不知道了，但千面龍王竟然能使出這麽一手暗器功夫，實在令老夫爲之大吃一驚，心想：『莫非這千面龍王，竟然能使出天下間每一種暗器功夫不成？』」

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才接道：「當時老夫吃了一驚，公孫天也是目露驚異之色，咱們兩人心下都是同時暗暗佩服，咱們佩服的已不再是千面龍王的武功和暗器手法，而是佩服他那種智深慮遠的打法，他若一早使用這種暗器手法，絕不會傷得了公孫天，但經過十二個時辰苦戰後，他才突然把最可怕的一手暗器功夫使出！」

巳沉默多時的「神算如天」梁懷之忽然接說：「這正是以下駟對上駟，中駟對中駟，然後又再上駟對下駟之道。」

吃瘦和尚喃喃道：「甚麽上駟下駟，怎麽貧僧一點也不懂？」

南宮鱷瞪了他一眼，道：「噤聲！」

吃瘦和尚白眼一翻，正想反唇相稽，但看見羣雄人人都在聚精會神等待喬五說下去，氣氛一片沉肅緊張，他也只好眞的噤聲不語了。

喬五也看了吃瘦和尚一眼，才緩緩接道：「千面龍王連甘素素的看家本領也使了出來，公孫天再也閃避不了，左腕之上，立時中了一枚三寸長短的毒針。」

秋夢樓皺了皺眉，道：「這豈非是千面龍王大佔優勢了？」

喬五道：「當時老夫也是這樣想，千面龍王顯然也不例外，在瞬息之間，銀龍鞭鞭如雨下，急攻公孫天，只要公孫天沒有時間解除腕上的劇毒，時間一長，公孫天就一定毒發身亡了。」

說到這裏，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才接道：「可是，他却在勝利巳然在望之際，犯了一個無可彌補的錯誤，他不該在公孫天中了毒針後，還急攻過去，以致構成了畢生最大的一次失敗，當時，公孫天形勢極爲危殆，千面龍王可說是把他逼得透氣不過來，誰知道就在他最接近公孫天的時候，一蓬血漿突然噴在千面龍王的臉龐上。」

梁懷之奇道：「這一蓬血漿是從何而來？」

吃瘦和尚立時道：「這還用問嗎，準是公孫天來一套『壯士斷腕』，把受傷的左臂砍掉下來！」

餓肥道士沉聲道：「少廢話！」

喬五却道：「大師這次可說對了，公孫天在江湖上享有盛名，果非倖致，在這緊急萬分之際，他仍然是臨危不亂，在激戰當中，突然砍斷左臂，這一着，招式本來就是針對自己而發的，但在已苦戰了一晝一夜的千面龍王眼中看來，那却是公孫天最奇怪，也最莫名其妙的一劍，刹那間，他怔了怔，而在此同時，公孫天臂上射出來的鮮血，也射在他的臉龐上，遮掩住他的視綫！」

秋夢樓目光一亮，道：「這反而變成了公孫天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

「不錯，」喬五沉聲道：「想那公孫天是何等樣人，雖然驟失左臂，奇痛無比，但他武功仍在，戰意仍在，他一劍斷己左臂，刹那間劍尖又巳刺入了千面龍王的咽喉！」

羣豪聽到這裏俱是神情沉重，就像是正在親眼目睹這場激烈萬分的決戰一般。

吃瘦和尚却忽然呵呵一笑，道：「善哉善哉，千面龍王可以休矣！」

喬五乾咳兩聲道：「千面龍王雖然巳伏誅，但本谷仍然備受敵人強大威脅。」

秋夢樓道：「是千面龍王餘孽在從中作祟？」

喬五道：「不錯，千面龍王雖死，但其手下仍然沒有撤退。」

「公孫天呢？」吃瘦和尚道。

「他受傷不輕，老夫強留他在谷中住了三天，但到了第四天，無論老夫怎樣懇求，他也不願再逗留下來。」喬五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公孫大俠是武林第一劍，也是個奇俠，他行踪飄忽不定，有如閒雲野鶴，此番一別，實在不知何時始有重逢之日。」言下不勝唏噓之慨。

南宮鱷忽然呵呵一笑，說道：「這倒有趣，咱們人人都是爲了千面龍王而來，誰知道他早巳死在公孫天劍下，哈哈！哈哈！」

秋夢樓瞪了他一眼：「這有甚麽可笑的？」

喬五道：「雖然千面龍王死了，但却有一人，極其可慮。」

秋夢樓道：「此人是誰？」

喬五道：「繆眞！」

「繆眞！」最少有七八個人同時咆哮起來，謝雲雖然沒開口，但神情也是極爲激動。

只聽得胡牌九怒罵道：「這叛徒可惡之極，俺要把他剝皮脫骨，斬成肉醬。」

喬五忽然對南宮鱷說：「你第一次闖入鐵門奇陣之際，老夫還以爲是繆眞的人來了，所以才有刀斧手向你襲擊，這件事，你千萬別放在心上！」

南宮鱷裂嘴一笑，道：「喬谷主，你也未免把南宮某看得太小器了。」

突聽曾千里大聲道：「喬谷主，千面龍王葬在那裏？俺要他做鬼也不安寧！」

梁懷之隨即喝道：「老曾，別說得太難聽！」

曾千里兩眼滿是血絲，怒道：「千面龍王把我害得家破人亡，又毀掉我兩條腿，就算俺要把他鞭屍三百也不算過份！」

胡牌九也道：「老曾說的不錯，咱們最少也該看一看他的屍首！」

喬五道：「這倒不是難事，千面龍王的遺體，雖已入棺，但却尚未安葬。」

曾千里厲聲道：「棺木放在哪裏？」

喬五道：「本谷地窖中。」

曾千里忙說道：「快帶咱們進入地窖去。」

梁懷之眉頭大皺，道：「老曾，對喬谷主禮貌一點如何？」

曾千里吸了口氣，對喬五道：「這是因爲俺太激動了，谷主切莫見怪。」

喬五忙道：「這是甚麼說話了？」

秋夢樓也走了過來，道：「華音大師可安好嗎？」

喬五似是微微一怔，過了半晌才微笑道：「很好，很好。」

曾千里已是大不耐煩，又在催促喬五帶他們到地窖去。

「別着急，大夥兒都一起去！」喬五不斷的點頭，「千面龍王的屍體，就在地窖裏，還有公孫天的斷臂，也在地窖之中，大家可以去瞧個清清楚楚。」

他一面說，一面帶着羣雄，穿過桃林，來到了一座廣闊的練武廳中。

胡牌九東張西望，道：「地窖入口在哪裏？」

喬五走到一座兵器架旁，道：「就在這裏。」

他一面說，一面把整座兵器架向左推前盈丈，他這麼一推，兵器架後面的一堵白牆，就慢慢向下低陷，露出了一個四方的洞口來。只見洞內有條通道，一直向下伸展，下面應該就是地窖了。

曾千里毫不猶疑，搶先跨了進去，但就在這時候，練武廳外突然有人大聲說話道：「別進去，那是千面龍王的詭計！」

這是震人心絃的警告，羣雄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接着俱是流露出愕然之色。

謝雲更是呆若木鷄，怔怔的瞧着門外那人。

只見門外站着了一個亭亭玉立，美艷如花的少女，而她竟然就是一直令到謝雲迷惑不已的繆霜怡！

不懂武功的席老板

繆霜怡的出現，次次都使謝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如此，第二次也是如此。

她第二次出現，更一開始就說出了令人驚詫的說話。

——千面龍王的詭計？這是甚麼意思？死人還可以玩弄甚麼詭計？

吃瘦和尚首先笑嘻嘻的對霜怡說：「妳叫甚麼名字？」

「繆霜怡！」

「噢，原來是繆姑娘，這名字也很動聽。」

康厲却突然厲聲喝道：「妳說自己姓繆？」

霜怡點點頭。

「繆眞是妳的甚麼人？」康厲突然提出了令人心頭一震的問話。

「他是我的伯父！」霜怡直認不諱。

康厲冷冷一笑，說道：「這並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事情，妳最好想清楚了才再回答。」

霜怡也冷冷一笑，道：「這並不怎麼好笑，又是事實，那又何必要想清楚才能回答？」

「哼！妖女看掌！」康厲突然一聲怒喝，單掌迎面就向霜怡劈下。

霜怡纖腰一側，閃開這一掌，康厲正要攻出第二掌，另一隻手掌突然從橫裏伸出，同時一人喝道：「你爲何要打她？」

康厲定睛一看，原來是謝雲，不禁立刻縮回手掌，只是說：「她是繆眞的姪女兒，分明是個奸細！」

謝雲怒道：「就算她是繆眞的親生女兒，那又怎樣？你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她是奸細？」

康厲怔住，答不上話來。過了半晌，他才嘆了口氣，默然無語地退下。

梁懷之和胡牌九又走了上來。

梁懷之目注着霜怡，道：「昔才小姐之言，請恕在下愚昧，無法明瞭。」

霜怡冷冷一笑，忽然指着喬五大聲說道：「他絕不是喬谷主！」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南宮鱷首先第一個不相信，他早認識喬五的，聞言之時冷笑道：「他不是喬五，難道妳是喬五嗎？」

霜怡道：「我也不是喬五，眞正的喬谷主，已給千面龍王殺了。」

「胡說！」康厲又忍不住罵了起來，「姓繆的都不是好東西，咱們切莫聽信她這種挑撥離間的說話。」

霜怡冷冷一笑，道：「大家若以爲千面龍王已死，那可是錯得離譜，難道你們忘了，楊鏢師和石鏢師是怎樣死的嗎？」

秋夢樓，南宮鱷不禁同時心中一動。

「對啦，他們都是死於火龍大手印之下的。」南宮鱷失聲道。

「不錯，這種武功，除了千面龍王外，又還有誰能使得出來？」霜怡冷冷說。

喬五立時道：「還有繆眞。」

霜怡道：「你怎知道繆眞也懂得使用火龍大王印？是繆眞說的，還是千面龍王會無緣無故向尊駕提及此事。」

喬五的眼色漸漸變了，變得冷厲，變得兇悍。

南宮鱷忽然怒叫起來，大聲喝道：「你不是喬五，老子看得出來，你絕不是喬五。」

喬五怪笑着，兩道森冷的目光直盯着霜怡：「賤丫頭，你活膩了！」

霜怡面對着這種可怕的眼光，但却毫無畏縮之意，她咬牙冷笑，道：「大伯父，這只怪你幹得太過份了，連我爹也不肯放過。」

「大伯父！」謝雲臉色驟變，忍不住對霜怡道：「他就是繆眞？」

霜怡用力的點點頭，道：「雖然千面龍王曾爲他易容僞冒喬谷主，但他的眼睛却假不來，我知道，他一定就是我的大伯父。」

康厲微微一怔，道：「他對你爹怎樣了？」

霜怡咬着牙，道：「我爹知道他和千面龍王在一起，就去找他，希望能說服他改邪歸正，誰知道他翻臉不認人，竟連我爹也殺了。」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這是眞的？」

霜怡有點生氣：「你不必相信，我也沒有要求你相信！」

謝雲忙道：「不，妳說的一切，我都相信。」

吃瘦和尚又抓着光禿禿的腦袋，茫然地說：「這可怪事連篇了，喬五不是喬五，那麼千面龍王大戰公孫天的故事，又是不是眞的？」

「當然是假的，」霜怡冷笑道：「公孫劍王從未到過金剛谷，又何來甚麼神劍決戰暗器的故事。」

羣雄聽到這裏，全部都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在不久之前，他們都聚精會神，側耳傾聽喬五講述公孫天怎樣大戰千面龍王的故事，也許由於喬五講得太逼眞，太有聲有色了，竟然誰也沒有懷疑到，這十二個時辰的高手大戰，原來竟然是「純屬虛構之作」，根本就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

甚麼壯士斷臂，血掩龍王眼睛，還有甚麼「觀音大悲散花手」，眞是說得洋洋大觀，煞有介事，但揭穿了，竟然全是騙人的鬼話。

初時，羣雄仍然有人在懷疑霜怡的說話。

但等到喬五終於露出本來面目的時候，他們終於相信，喬五就是昔年背叛烈火英雄的繆眞了。

× × ×

精巧的易容已被「喬五」抹掉。

他果然就是久違了的繆眞！

繆眞說的故事，當然不能相信，所以，正如霜怡所言：「公孫劍王根本從未到過金剛谷，千面龍王也沒有死。」

千面龍王既然還沒有死，繆眞爲甚麼要引帶羣雄進入那座地窖？

羣雄不是笨人，自然都已明白，那地窖已佈下了極厲害的埋伏。

幸虧繆霜怡及時揭穿了她那大伯父的騙局，否則羣雄可要中伏了。

這時候眞相大白，羣雄都是驚怒交集，最少有五人同時向繆眞展開圍攻。

但繆眞却似乎有恃無恐，雖然以一敵五，但却還是從容不迫，絕無半點手忙脚亂。

驀地，兵架旁的甬道出口，忽然疾迅地衝出了一羣黑衣人。

那本是地窖內的伏兵。

但這時候，他們大概已知道，羣雄是不會貿然進入地窖了，那些厲害無比的機關佈置，和隱蔽着的埋伏，已變得全無作用。

所以他們只好衝出來，全力一戰。

這是霜怡的功勞。

羣雄對她的態度很快就完全改變了，尤其是吃瘦和尚和康厲，更是全力保護着她，不肯讓她受到半點傷害。

南宮鱷忽然怒喝一聲：「錢鎭長！」

謝雲的眼色也同時變了，只見南宮鱷怒氣沖沖的，向甬道內衝了進去。

謝雲也毫不猶疑，跟着追進甬道內。

× × ×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明，南宮鱷一看見錢鎭長，立刻就窮追不捨。

當時，錢鎭長正在甬道內，還沒有走出練武廳。

南宮鱷追過來，他却立刻退回地窖裏去。

南宮鱷窮追，謝雲却唯恐他會有失，是以也緊貼着追過去。

誰知他們兩人剛進入甬道，背後那個方洞就已給一道石柵封住了，和外面完全隔絕。

南宮鱷臉色一變，回頭望了謝雲一眼，跺足道：「你怎麼會在這裏？」

謝雲笑了一下，道：「你能進來，我爲甚麼要在外面？」

南宮鱷嘆了口氣，道：「都是怪老子不好，看見了錢鎭長就甚麼都不顧了。」

謝雲道：「既來之則安之，我們進入地窖裏再說。」

練武廳很廣闊，地窖也是一樣。

南宮鱷看了四週一眼，忽然說：「這裏機關重重，可要小心一點。」

只見四週空空蕩蕩，就像是另一座練武廳。

但忽然間，空空蕩蕩的地窖，突然變成一片火海。

南宮鱷臉色一變，道：「莫不是『火帥』也在這裏？」

謝雲道：「『火帥』是甚麼人？」

南宮鱷道：「聽說是千面龍王手下一員猛將，他擅用火器，姓金……叫做金不滅……」

說到這裏，忽然目光一閃，又道：「金不滅！錢鎭長！莫非同是一人？」

這時候，火海範圍越來越廣闊，已逼近了南宮鱷和謝雲。

地窖裏看來並無任何易燃物事，但這片火海却是越燒越旺盛。

南宮鱷沉聲道：「那混蛋早已在地面上弄了手脚，千面龍王是想把咱們所有的人都燒成焦炭。」

謝雲皺了皺眉，道：「咱們怎樣衝出去？」

南宮鱷沉吟半晌，道：「你敢跟着老子闖過這重火海？」

謝雲點了點頭，只是說了一個字：「敢！」

南宮鱷裂嘴一笑，也說了一個字：「好！」

說出這個「好」字後，南宮鱷的人已跳入火海中。

謝雲也沒有猶疑，緊接着跳了出去。

兩人雖然說是「跳入火海」中，但那去勢之急勁，却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南宮鱷跳入火海中，是甚麼用意？

謝雲不懂，但他却信任南宮鱷。

最少，南宮鱷此舉，絕不會是在「自殺」。

南宮鱷跳入火海的速度，已絕不能算慢！

但熊熊烈火已把他的衣裳燃燒起來。

他拚命往前衝，去勢如電，轉瞬間已衝到地窖的另一方。

那裏仍然有火，他若再回頭，恐怕身上的烈火已把他燒成焦炭。

他已不能再回頭。

緊緊跟隨着他的謝雲也是一樣，兩人的衣服都已着了火。

他們身上有火，四週處處也有火，這豈非已陷入絕境？

但就在這剎那，南宮鱷突然全力向前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劈向一塊石牆上。

「蓬」然一聲，石牆應聲被撞開，裏面居然又是另一條甬道。

兩人匆匆鑽進甬道，儘快把身上的火撲熄。

謝雲奇怪地望着南宮鱷：「你曾經到過這裏？」

南宮鱷搖搖頭，道：「沒有。」

謝雲道：「但你怎會知道這裏有路可逃？」

南宮鱷道：「也許你沒有留意，當咱們剛進入這地窖之際，這塊石牆曾經輕微地在移動。」

謝雲道：「所以，你就認爲這塊石牆其實是石門！」

南宮鱷點了點頭，道：「那錢鎮長就是從這裏跑掉的。」

謝雲道：「放火的又是誰？」

南宮鱷道：「當然也就是他！」

謝雲道：「但他現在又跑掉了！」

南宮鱷冷冷一笑，道：「他跑不遠的，咱們繼續走！」

這條甬道較剛才那一條長得多，也曲折得多。

兩人一直向前走，過了很久才找到了出口！

這甬道的出口，原來竟是一口棺材，而棺材外面，却是一間黑沉沉的大屋子。

「這是甚麽地方？」謝雲大是奇怪。

南宮鱷忽然從地上揪起了一個人，這人的身子已僵硬，咽喉却還地流血。

「錢鎮長！」南宮鱷吸了口氣。

謝雲吃了一驚，俯身望去，果然看見棺材旁邊有個死人，正是那個擅使掩眼法的錢鎮長。

突聽一人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地道：「我早就料到，火帥是燒不死你們兩人的，所以殺了他，省得留下這種沒用的飯桶！」

謝雲陡地喝道：「甚麽人？」

「壞人！」屋子橫樑上，傳來了一個人怪異的聲音：「或曾經是女人，又曾經是禿頭和尚，又曾經是武當派的老道士，近來，却又變成了金剛谷的谷主。」

南宮鱷和謝雲的臉色都變了。

「是千面龍王！」布宮鱷沉聲說。

樑上那人淡淡地笑道：「老鱷魚，你說對了，連火帥也未能把你烤熟，可見你畢竟還有點能耐，不愧是柴達木黑刀老妖門下得意弟子。」

南宮鱷怒道：「是你殺了我師父？」

千面龍王嘆了口氣，道：「這可怪不得我，是他先動手的。」

南宮鱷道：「我師父爲甚麽會對你動武？」

千面龍王悠然一笑，道：「說來話長，他有個幾十年前的紅顏知己，給我殺了，所以就要找我報仇，說句眞話，你師父的刀法，就只配在砧板上切切豬肉，羊肉而已！」

南宮鱷氣得牙關格格作响，「霍」的一聲，大刀已虛發一招，隨時準備拚命！

倏地，千面龍王身形展動，從樑上一躍而下，並且伸手打開了一扇窗子。

陽光從窗外透射進屋子裏，南宮鱷和謝雲眼前一亮，看見一張熟悉的臉龐。

又是金剛谷主喬五嗎？

不，這張臉不是喬五，而竟然是震威鏢局總鏢頭「雙刀鬪五關」李定！

「李總鏢頭！」謝雲失聲叫了起來。

千面龍王嘿嘿一笑，道：「李定也已給我幹掉了！」

謝雲想起了和尚貓之言，道：「你曾經變成一個孕婦？」

「不錯。」千面龍王直認不諱，傲然道：「無論我要裝成甚麽，就一定維妙維肖，誰都不會疑心，我就是千面龍王。」

「『妙妙』！『妙妙』！這是甚麽意思？」謝雲問。

千面龍王淡淡一笑，道：「李定在三十八歲那年，曾邂逅了一位紅顏知己，但却由於女方家中父兄極力反對，兩人並未結成連理，但李定一直對她念念不忘，到後來，李定甚至無法再見到她，原來是她父親把她關起來了，李定飽嚐相思之苦，終於忍不住，夜訪紅顏，而每次出動，俱以『妙妙！妙妙！』之聲爲訊，但不到三次，這條路走不通了，他這位紅顏知己，已在父兄壓逼下嫁入侯門，從此再無見面之日。」

謝雲恍然，喃喃道：「難怪李總鏢頭乍聞『妙妙』之聲，即神不守舍，追隨而去了。」

南宮鱷目注千面龍王，道：「此事你如何知曉？」

千面龍王哈哈一笑：「這就是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南宮鱷咬牙冷笑，對謝雲說：「他就是你父親生前亟欲誅滅的惡魔，你說咱們現在該當如何？」

謝雲道：「一切願憑前輩調度。」

南宮鱷道：「那麽，你必須絕對聽從老子的說話！」

謝雲道：「遵命！」

南宮鱷哈哈一笑：「如此好極，你聽着，老子在這裏看管着這魔王，你速回金剛谷，把烈火同心盟的英雄好漢帶到這裏來。」

謝雲却立刻說：「前輩要我保命逃亡，却讓前輩在這裏獨力應付強敵，此等貪生怕死之事，晚輩可是寧死不從！」

「混帳！」南宮鱷臉色驟變，怒道：「老子是名震大江南北的『一半神魔』，老子叱咤風雲之時，你尚還沒有出世，你竟敢小覷老子的本事嗎？」

謝雲道：「前輩不必用這種說話來擠我，要走，大家一塊兒走，要拚命，大家一起拚！」

南宮鱷呆住，作聲不得。

千面龍王桀桀一笑，道：「可惜你們不是一雙父子，否則大可以說是『父慈子孝』也！」

謝雲冷冷一笑道：「誰說咱們不是父子？」

南宮鱷又怔住。

「你說甚麽？老子的耳朵好像不大靈光……」

謝雲突然跪下去，「咚咚咚」的叩了三個响頭：「從現在起，我拜你爲義父，你願不願意要我這麽一個兒子？」

南宮鱷大吃一驚，忙道：「老子是個壞蛋，殺人無算，你這一拜，那眞是名副其實的『認賊作父』啦！」

謝雲大聲道：「我不管你是賊還是他媽的一團臭屁，只要你不反對，你以後永遠就是我的義父！」

南宮鱷陡地大笑起來，轟聲一喝，道：「老子本想收你爲弟子，但却沒料到你的本事比老子還強，爲了這件事，害得老子連睡覺都睡得不舒服，但你說得對，老子雖然不配做你師父，却可以做你乾爹，他媽的乖兒子，老子很高興，也很驕傲，但現在談甚麽都是多餘的，站起來，把這混帳的千面龍王放倒再說！」

他用粗大的手掌，扶起了謝雲。

這雙殺人如麻的手，竟然在顫抖。

他那雙平時令人望而生畏的銅鈴巨眼，此刻却孕育着淚水。

熱淚盈眶，一代魔王，已代替了昔日的烈火英雄，成爲謝雲之父。

千面龍王忽然目露兇芒，冷笑道：「這兩人留不得！」

謝雲也突然喝道：「你這魔頭更留不得！」

兩人在這瞬間互相怒視着，南宮鱷却倏地一刀疾劈出去。

「上陣不離父子兵，看扇！」謝雲的銀摺扇也已疾迅地全力出了手。

千面龍王縱聲狂笑，一條銀龍鞭霍聲抖出，首先與南宮鱷纏鬥在一起。

× × ×

在練武廳上，羣雄大戰羣魔，戰況更是激烈無比。

繆眞自兵器架中取出一桿金槍，以一人之力苦戰「神腿」曾千里，「滄州賭王」胡牌九及「神算如天」梁懷之三人。

曾千里雖然不再是「神腿」，但一雙鐵拐却有無窮威力，只見拐影如山，招數起伏轉折，勾、捺、衝、跳、刺之勢俱使得出神入化，較諸他雙腿仍在之時，猶具殺傷之力。

胡牌九昔年以賭爲生，尤嗜牌九，其父胡正業，却是名不副實，是個不務正業、終日以賭渡日之徒，是以兒子生下來，也以「牌九」二字爲名。

胡正業外號人稱「無賭不歡」，晚年自創「賭博神功」，共一百零八法，藝成後，仗之向揚州第一大惡人屠霸中挑戰，雙方以一臂作爲賭注，結果胡正業才使出十八招「賭博神功」，已分勝負。

但獲勝者却是屠霸中，胡正業給打爆了額角，大半天才能從地上爬起來。

圍觀者無不嗤之以鼻，心想：「如此不濟的傢伙，也來向屠大爺挑戰。」

結果，胡正業自斷一臂，只剩下半條老命回返家中，不到一月就一命嗚呼，也不知道是給氣死還是病死。

半年後，又有一人向屠霸中挑戰，聲言賭命，以項上首級作爲決戰賭注！

屠霸中初時還吃了一驚，以爲有甚麽厲害仇家殺到，但仔細一查，原來是胡正業的兒子胡牌九要爲父報仇，而且練的也是「胡氏絕藝」——「賭博神功」，不禁捧腹大笑，聲言在十招之內，就可以把胡牌九的腦袋割了下來。

誰知這一次，五招內就已分了勝負，但吃敗仗的却不是胡牌九，而是大言炎炎，以爲自己穩操勝券的屠霸中。

胡牌九也不客氣，眞的割下屠霸中項上人頭，帶到老父墳前祭祀。

同是一種武功，但兒子却遠勝老子，經過二十餘年潛心苦練，胡牌九的「賭博神功」更是奇招迭出，着着出人意表。

尚有「神算如天」梁懷之，雖然他胸膛曾中利箭，但却居然得以不死，武功也並未因此荒廢下來，在忘憂島上十餘人中，身手原本就以他最爲卓絕，這二十載勤修之下，功力更是突飛猛晉，犀利霸道之極。

但以曾千里，胡牌九與梁懷之三人之力，居然還是堪堪與繆眞戰成平手，由此可見，後者武功之進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無從估計。

除了繆眞外，千面龍王其餘帮衆，也不乏絕頂高手，只見秋夢樓給一個赤髮頭陀苦纏不休，康厲也和一個黑衣刀手殺得難分難解，僧道雙奇則唯恐繆霜怡爲魔徒所害，兩人便一直有如哼哈二將，在旁護駕。

秋夢樓本來和謝雲在一起，但謝雲却忽然跟着南宮鱷鑽入了甬道，等到秋夢樓也想追上去之際，甬道却已給一道巨大的石柵所封，南宮鱷和謝雲固然是退不回來，秋夢樓也同樣無法可以進入地窖。

這一下子，已把秋夢樓氣得雙目圓睜，但就在這時候，一柄戒刀，一桿月牙鏟分從左右殺到，原來自己身邊，已出現了兩個惡頭陀。

秋夢樓認得這兩個惡頭陀，本乃江湖上著名的劇盜，「一半神魔」刦財只刦一半，但這對惡頭陀却不但全數照收，而且例必殺人爲樂，無論男女老幼，只要遇上這對惡頭陀，那可刦數難逃了。

秋夢樓既知這兩頭陀來歷，手下自不容情，十招之內，已在那使刀的頭陀頭上斬了一劍，那頭陀連叫也叫不出來，就一命嗚呼。

但另一個頭陀却不易對付，原來他們一個是師父，另一個是徒弟，弟子一上陣就遇着秋夢樓這位秋家少爺，自然抵禦不住，但師父却倒是個硬手脚色，而且爲愛徒報仇心切，一桿月牙鏟舞得密不透風，居然把秋夢樓逼得有點手忙脚亂。

偌大一座練武廳，這時候處處都是兵刃碰擊之聲，而且不斷有人受傷，有人慘死，四面白牆俱已血漬斑斑，眞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慄。

吃瘦和尚和餓肥道士這對出家人，頗有憐香惜玉之心，兩人雖然無非份之想，但却甘願拚命來保護繆霜怡，可是，當他倆給幾個黑衣武士纏鬥一番之後，却驀然警覺，霜怡已芳踪杳然，不知去向。

吃瘦和尚臉色驟變，怒目瞪視着餓肥道士：「那小妮子呢？」

餓肥道士也氣呼呼的說：「你不是守護着她的嗎？怎麽給人抓掉却不知道？」

吃瘦和尚怒喝道：「你又爲甚麽不知道？」

餓肥道士也怒聲說道：「貧僧正在跟那些兔崽子拚命，那裏知道這許多？」

吃瘦和尚「哼」一聲：「你是天下最不像樣的牛鼻子！」

餓肥道士毫不示弱，罵道：「你是天下最笨最蠢最飯桶的禿驢！」

突聽一人在背後厲喝道：「你們罵夠了沒有？還不去找？」

這厲喝之人，正是康厲。

三人都極關心繆霜怡，唯恐她給奸徒所害。但他們找遍了整個金剛谷，也看不見霜怡的影子。

× × ×

南宮鱷自藝成以來，一直事事如意，絕少出甚麼岔子。只要提起了「一半神魔」這四個字，就好像比閻王還更嚇人。

但世事難料，這兩三天以來，他竟然迭遇高手，屢陷險境，弄得狼狽萬分。

就以強敵撇開不談，連一個年紀輕輕的謝雲，他的武功也居然強勝過自己，這就不禁使這位「一半神魔」感到不是味兒了。但在這「不是味兒」的感覺中，他却也領悟到人生的眞諦。

他以前所向無敵，其實並非無敵，只是沒有遇着眞正高強的對手而已。

他現在屢屢屈居下風，却也並不能說自己是個膿包，武功之道，所謂強弱，只因對手而論高下而已。

而對千面龍王這一戰，南宮鱷絕不畏縮的。他知道，千面龍王一定比自己強，但他也知道，強者不一定可以殺了弱者。

他本不願謝雲參與這一戰。

他很喜歡這少年人，他不願看見這勇敢的少年人，死在千面龍王手下。

但謝雲堅決的態度，使他無可奈何。

現在，南宮鱷是很高興的，因爲他已有了兒子。一個好出色的兒子！

他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但現在，他寧願自己死一百次一千次，也不願意看見謝雲受到半點傷害。

所以，他幾乎是封着千面龍王來打，他遮擋着千面龍王，但在他和謝雲的中間，他渴望自己能爭氣一點，儘快把這個仇人斬殺於刀下。

他的目標只在殺人，絕未謀求自保。

以是他每一刀擊來，都是有去無回，攻勢不錯是兇猛到不得了，但却屢屢空門大露，只要千面龍王的銀龍鞭隨便一戳，就可以要了他的性命。但千面龍王却沒有這樣做，因爲他不敢。

南宮鱷這種打法，已和江湖上最可怕的死士沒有甚麼分別。

這全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能有這不要命的攻勢，因爲他們已不必防守。

南宮鱷不要命，千面龍王却想長命百歲，換一刀才能幹掉「一半神魔」，這算盤當然是划不來的。

當然，若果是一般庸手，就算用這種打法對付千面龍王，也必定是註定失敗的，因爲以千面龍王的武功，敵人任何空門暴露在他眼底下，他已可以在一刹那間把這人宰殺七八次！

但南宮鱷絕非庸手。

他雖然比不上千面龍王，甚至比不上謝雲，但他畢竟是縱橫武林多年的綠林巨寇，他一拚命，即使是千面龍王，也無法在短暫時間內，既可殺他，又可保證自己絲毫無損。

南宮鱷有一命換一命的决心，但千面龍王却絕對沒有這種念頭。

以是這一戰，暫時平手。

但謝雲却不容許義父這樣打下去，因爲他已看出，這種拚命的打法，終究不能持續長久，若在三十招內，南宮鱷無法傷得了千面龍王，千面龍王就總會有隙可乘擊殺南宮鱷。

銀扇劃起了弧光，從南宮鱷脇下空檔劃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襲千面龍王。

千面龍王冷冷一笑，道：「小鬼頭，你終於捺不住了！」

謝雲一言不發，沉着進攻沉着應戰。

南宮鱷的大刀仍然兇猛，仍然是拚命的打法。

謝雲看見他這副模樣，心中酸了，血却沸騰起來，心想：「才成爲父子，兩人就已在鬼門關打滾了，這一仗，絕對許勝不許負。」

他這樣想，南宮鱷也是這樣想。

父子同心，攻勢更是旺盛。

只是，對千面龍王始終沒有致命的威脅。

就是這樣，三人展開了捨死忘生的拚搏，千面龍王顯然也未曾料到，這兩人同心協力之下，竟然是如此難纏。

激戰中，謝雲心內不斷有個疑惑：「繆眞冒充喬五之際，把千面龍王的暗器功夫描敍得有聲有色，怎麽直到現在，千面龍王却連一枚金錢鏢也沒有打出來？」

但謝雲已處處防備着，絕對沒有疏忽了千面龍王的暗器。（以下轉入第50頁）

戰邊城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邊城揖盜　鬥智鬥力

鎮南關素有天下第一關之稱，乃是通往越南的一個重要門戶。

距城關西南二十五里，地名馬塲墟，是一個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小墟。

馬塲墟由於地處邊陲僻野，加上墟小人稀，是一個當地人才知曉的地方。

但由於一件事，令到馬塲墟一下子變得大大地出名起來……

刲殺洋顧問

一隊人數約二十人的隊伍在早上九時左右，從鎮南關走來，望西南方向走去。

隊伍的前頭，是一名金髮碧眼，隼目勾鼻的洋鬼子，頭戴一頂硬壳帽，身穿洋服，半躺在一頂兩人抬、像山兜一樣的軟轎上，左顧右盼，一副扯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

接下來亦是一頂敞轎，不過轎上躺坐的不是紅鬚綠眼洋鬼子，而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但這個中國人却一身洋鬼子裝束，梳了個花旗頭，油光滑亮，嘴角叨着一根洋烟，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樣，不時張咀吐出一串烟圈！

接下來是九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再下來是八個抬着大箱細綑的挑夫，押尾的是四個荷鎗士兵。

這一隊人以不疾不徐的步伐，一直向馬塲墟那邊走去。

這隊人雖然人數不多，但來頭却非常大。

那位躺坐在敞轎上的洋人是法國人，其身份乃是湘省譚督軍的新聘軍事顧問。

他在未受聘爲軍事顧問之前，乃是法國駐在越南的軍隊中的一名陸軍少校，他這一次是受聘從越南經鎮南關，到南寧，然後乘車趕赴長沙上任的。

這洋鬼子名費南度。

至於後面那乘敞轎上的中國人，乃是譚督軍專程從長沙派到友誼關迎迓費南度的通譯——懂得說法國話，此人姓張，名德民。

那十名士兵，都是譚督軍派出來，跟隨張德民到友誼關迎接並護送洋顧問費南度到長沙的。

八名挑夫挑着的行李，其中有些是洋顧問的行李，而最重要的却有洋顧問送給譚督軍的禮物。

那些禮物不但有名貴的法國貨，更有兩挺當時法國最新式的機關鎗。

而其中，更有譚督軍托這位洋顧問從法國訂製的兩支精製鍍金勃朗寧手鎗。

廣西雖然不是譚督軍的轄地，但他與統轄廣西的徐督軍是拜把兄弟，他早已派人知會徐督軍，沿途保護洋顧問費南度的安全，所以說起來，洋顧問這一行人可說非常安全。

但非常安全不等於絕對安全，畢竟，有些人還是胆敢不賣帳的！

× × ×

李雄，勾漢，陳勇這三個人就是胆敢對徐督軍不賣帳的人！

他們三人之所以有這個胆量，是因爲他們是三個胆生毛的悍匪巨盜。

他們三人曾經糾合過一些流匪，截刦徐督軍一批從越南買回來的軍火，得手後立刻星散藏匿起來，徐督軍自然震怒非常，下令手下追查，但却連一根汗毛也找不到，結果，只有不了了之。

經過那一次之後，他們的胆子更大，不但頻頻刦掠做案，簡直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這也難怪他們藐視徐督軍統轄的軍隊，因爲他們曾經與一連軍隊遭遇過，混戰之下，那一連軍隊竟然敵不過他們三人及五六名手下，落荒而逃！

這一來，他們胆氣更壯，簡直不將那些「丘八」看在眼內。

不知怎的，洋顧問費南度這一行人的行踪，竟被他們探聽到，而且也探聽到洋顧問携帶了兩挺最新式的機關鎗，而機關鎗在當時來說，是一種相當犀利的武器，若是能夠得到這兩挺機鎗，可說如虎添翼，所以他們決定攔途截刦！

而他們選擇了馬場墟這個地點。

× × ×

馬場墟附近皆是丘陵地帶，山崗起伏連綿，叢林密佈，確是一個理想的截擊地點。

時候雖然是在春夏之交，但南國的天氣已很炎熱。

越接近晌午，陽光越猛烈，那五名轎夫已熱得頭臉身上沁着豆大的汗珠。

而洋顧問也熱得不斷拿出雪白的手帕拭抹着額頭頸脖，那十名士兵皆解開了風紀扣。

那些挑夫也是渾身汗濕，直喘熱氣。

按照計劃，徐督軍轄下，駐在離馬場墟三十多里外的一營人，會派出一排人趕到馬場墟，與洋顧問一行人會合，然後一直護送他們到南寧，所以洋顧問一行人一點也不担心會有意外發生。

因爲現在他們一行人距馬場墟大約只有五里路左右。

而照時間推算，那一排人應該趕到了馬場墟。

若這時候發生意外，那一排人肯定可以及時趕到增援，所以，他們這一行人放心大胆地在路上行走着。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遠遠的馬場墟那面升起稀淡的縷縷炊烟。所有人不禁精神一振，包括那些挑夫及轎夫，到了馬場墟，可以歇歇脚，喘口氣了。

既然可以望到炊烟，那麽，距馬場墟應該不超過三里路。

通譯張德民大概躺坐得太久，從轎座上直起身來，神氣活現地左顧右盼起來。

驀地，一下鎗聲從左面的山崗「砰」地傳過來，所有人皆心頭震動了一下，臉色遽變。

「喲！」張通譯差一點沒有從轎上栽下來，掩着左邊耳朶殺豬般叫起來。

洋鬼子費南度一聽到鎗聲，臉色也變了一下，但他畢竟是軍人出身，很快便鎮定下來，側身一滾，從轎上滾落地上，一面嘰喱咕嚕地說着洋話。

那四名轎夫及八名士兵一聽到鎗聲，早已慌了手脚，加上聽不懂洋話，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十名士兵不理三七二十一，取下肩上的長鎗，戒備地彎腰散開來，打量着傳出鎗聲的左面山崗。

押着行李的五名士兵早已喝令挑夫將行李放下，躲到行李後面。

八名挑夫也很「精」，個個立刻伏在地上。

張通譯雖然聽得懂洋顧問的話，但他却痛得差點沒有昏過去，那裏聽得到洋顧問的話，捂着左邊耳朶的手滿是鮮血，原來他的左耳已不見了。

洋顧問費南度一聽到鎗聲，便知不妙，憑他的經驗，知道遭到了伏擊，滾身落地的刹那，他已抽出身上的左輪手鎗。

剛才他嘰喱咕嚕的話，意思是要他們這一行人快些走，離開這危險地區。

可惜唯一聽懂他的話的張通譯由於被射飛一只左耳，痛得聽不到。

洋顧問見沒有人理會他的話，急怒得脹紅了一張臉，連連呼喝出聲。

張通譯這時已從轎上連滾帶爬落到地上，痛得他一張臉扭歪了。

那洋顧問這才看到唯一聽懂他說話的張通譯受了傷，不由急切地跑到他的身邊，察看起來。

他之所以這樣急切，不是出於關心，而是他不能失去對方，因爲失去對方，他就等於變成啞巴。

張通譯被射飛耳朶的地方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

洋鬼子急忙掏出那條雪白的手帕，替張通譯抹去不斷湧流出來的鮮血。

一個班長模樣的士兵吩咐其餘的士兵原地戒備，然後招手叫來一名身上持着急救箱的士兵，走到張通譯的身邊，察看他的傷勢，並進行急救。

說起來眞是奇怪，連那些士兵也覺得奇怪，自從那一下鎗聲响過之後，便沒有鎗聲再响過，四周圍一片沉寂。

若不是張通譯受了傷，他們幾乎懷疑剛才是否聽錯了。

直到張通譯受傷的耳朶包扎好，四周圍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照計，那一下鎗聲應該傳到不到三里外的馬場墟，但是那方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莫非趕來接應的那一排人還未趕到，抑是出了事？

洋顧問碧藍的眼睛轉了幾下，雖然覺得情形有點詭秘，但他決定還是盡快趕到馬場墟比較安全有利，起碼，那裏可以有地方據守，不像這裏完全暴露，而且越接近馬場墟，也越靠攏趕來接應的一排人，那自然越有利了。

他立刻將他的決定告訴張通譯。

張通譯傷口被包扎起來，似乎沒有那樣痛，而他很了解到目前的處境，於是立刻將洋顧問的話說給那位班長聽。

那位班長姓章，他帶出來的這班士兵，是隸屬譚督軍的警衛營的，配備好，作戰經驗也豐富，他聽了張通譯的翻譯，想了一下，認爲有理，於是立刻喝令火速趕往馬場墟。

立刻，整隊人由十二名士兵前後戒備

着，急急趕奔向馬場墟。

洋顧問及張通譯這一次連轎也不坐了，利用空轎掩護他們的身形。

這樣急急奔走了一段路，却一點意外也沒有發生。

表面上他們一點也不敢放鬆，但一顆抽緊的心不由放鬆了不少。

這一路急奔，少說也跑了半里路，也等於接近了馬場墟半里路。

又急奔了一里路左右，遠遠地，已經可以遙望到里許之外，一片依稀可見的房屋。

至此，他們俱不由喘了一口氣。

但是他們沒有慢下來，相反，脚步更急。

經過這一番急奔，每一個人都氣息喘急，全身汗濕。

張通譯由於受傷流血，這時已有點支持不住，雙脚又重又軟，頭暈眼花。一個踉蹌，差一點沒有跌在地上。

那位章班長走在他身邊，見狀急忙伸手將他拉住。

這一來，後面的人脚步不由一慢。

洋顧問回頭一望，不由皺眉，嘰咕了幾句。

張通譯一聽，忙喘着氣對扶住他的章班長說：「快將我扶到轎上，繼續走。」

章班長立卽喝令兩名轎夫停下來，將張通譯扶上敞轎。

那知就在這時，鎗聲大作，子彈像流螢一樣從南面山崗的叢林中射出來。

立刻有三四個人慘叫着摔倒在地上。

所有人皆被這一陣突如其來的鎗聲嚇得慌急地撲倒在地上，開鎗還擊。

洋顧問在鎗聲乍响的刹那，兎子一樣一竄，躲在一頂敞轎後面。

鎗聲繼續從兩邊山崗的叢林中傳出來，鎗彈嘯嘯橫飛噗噗地射在地上，壓得他們差點抬不起頭來。

而事實上他們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只好爬在地上，朝兩邊的山崗盲目放鎗。

這一來，可就熱鬧了，鎗聲像燒鞭炮一樣在空中震蕩。

洋顧問一連放了二鎗，抽空打量一下形勢：四面受敵，若繼續這樣下去，肯定抵擋不了多久，若不設法衝出去，遲早會吃鎗彈。

而他也看到有三個士兵伏在地上不動，有一個挑夫也死了。

當機立斷，他立刻對爬伏在轎旁地上，嚇得抖個不停的張通譯用洋話喊：「快，一邊抵抗一邊衝向馬場墟那邊。」

張通譯立刻將洋顧問的話譯給伏在他身旁，不斷放鎗射擊的章班長聽。

章班長邊聽邊放槍，打量了一下形勢，深覺洋顧問的話有理，於是乘着射來的鎗彈疏歇的刹那，猛地從地上竄起來，邊放鎗邊喝叫：「棄轎，掩護挑行李的衝向馬場墟！」

那些士兵立卽竄起來，朝兩邊山崗放了一輪急鎗，掩護那些挑夫挑着行李向前急奔。

不知怎的，兩邊山崗匿着的土匪被他們一輪急鎗掃射之下，竟然沒有還擊。

這實在奇怪。

但他們已來不及多想，拚盡氣力乘這空隙向前急衝。

邊衝仍然邊向兩邊放槍。

這樣衝了幾十丈，他們不再放槍了。

因爲對方根本已沒有開鎗追擊。

而前面馬場墟那邊，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就令到他們感到奇怪了。

距離這樣近，鎗聲這樣响，若是那排人趕到馬場墟，照道理這時候應該來馳援了。

莫非他們也出了事？

× × ×

一點不錯，那一排趕來馬場墟接應洋顧問一行人的士兵，確實出了事。

他們不是在路上出了事，而是在馬場墟出了事。

原來那一排人在上午十時，便已趕到馬場墟，等着洋顧問一行人到來。

他們由於有任務在身，所以沒有進墟，就在墟口的一座茶寮前歇下來。

由於趕了三十多里路，難免口渴肚餓，所以他們這一排人在排長的默許下，擁到那間茶寮前，搶着吃喝起來。

這間茶寮不但賣茶，也賣糕點，茶寮內本有三五個鄉民在喝茶吃糕點，却被那些「丘八」趕了出來。

茶寮老板是個四十許的漢子，他的老婆也有四十歲了，但却風韻猶存，那些丘八立刻像蒼蠅附糖一樣，圍着那個老板娘調笑起來。

那老板一張臉陰沉着，詐作不見，望着那些空籠子苦口苦臉的。

所謂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而一般的平民百姓，遇到兵，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就像這茶寮老板，遇上這些兵，只好自嘆倒霉，不但老婆被人揩油調笑，那些兵吃喝掉的茶水糕點，休指望能夠收回一個銅板，算是奉送了。

那位排長比較老成持重，倚坐在茶寮前的一張櫈子上，邊咬着一塊糕點，邊喝着茶，看着手下在胡鬧。

那些圍着老板娘調笑的兵大哥越來越放肆，開始動手動脚了，難爲那位老板娘竟然有臉皮當着丈夫的面，與那些「丘八」胡鬧。

一個嘻皮笑臉，目光淫邪的「丘八」竟然伸手去摸老板娘的聳起的胸脯。

那老板娘任是臉皮多厚，在衆目睽睽之下，也不由紅了臉，一手拍開了那隻祿山之爪！

那些丘八看得不由哄笑起來。

但那個被拍開手的丘八不知怎的，竟然咕咚一聲，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那些丘八起初還以爲那同伴詐死取鬧，不禁起哄地笑嚷起來。

「皮三，你怎麽啦？浪暈了？」

「嘻，我說不是，老板娘，你還不快將皮三扶起來？他被妳『打暈』了。」

那知話未說完，那些丘八一個個像喝醉了一樣，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

那老板娘眼見那些丘八倒在地上，眼中閃過一抹喜色，竟然拍起手來：「倒了，倒了！」

隨着她的話聲，坐在附近的「丘大哥」也跟着像受到催眠一般，紛紛翻跌在地

上！

那位排長眼見手下像醉羅漢一樣東倒西歪倒在地上，心知有異，臉色一變，伸手就要掏鎗，那知一支冰涼的鎗管已抵在他的頸側上，他不由打了個顫，側眼一看，却原來是被趕出茶寮的幾個漢子中的一個，悍笑着瞪着他。

那排長驚駭地張大了口，却說不出話，但心中却知道遇到了什麽人。

「長官，你也應該躺下了。」那漢子冷笑出聲。

那排長如响斯應，眼前一黑，上身一歪，摔倒在地上。

那漢子看了那排長一眼，扭頭朝茶寮老板喊：「老陳，將他們的衣服脫下來，然後一個個綁起來。」

茶寮老板應了一聲，朝外面那幾個假裝茶客，被兵大哥趕出茶寮的漢子一招手，走向那些東倒西歪、被迷倒的士兵。

那幾個漢子將那些士兵手中的七首及短鎗收起來，走入茶寮。

× × ×

洋顧問費南度一行人有如喪家狗一樣，盡管氣喘如牛，依然一個勁地向前奔走，不時胡亂地朝後面放鎗。

但後面早已沒有鎗聲响起，伏擊他們的土匪不知怎的，竟然沒有向他們追擊。

再向前奔跑了一會，每個人皆支持不住了，加上後面又沒有鎗聲响起，而前面的馬場墟又在望，估計不到半里路，洋顧問首先停下來，喘了口大氣。

受了傷的張通譯要不是逃命要緊，早就支持不住，這下見洋顧問停下來，雙脚一軟，踣倒在地上，一個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那些士兵與挑夫也相繼停下來，喘息不已。

洋顧問喘了一陣，突然似有所覺，一雙碧眼眨也不眨地注視着前面那個方向。

倏地，他的目光一亮，驚喜地朝坐在地上喘氣的張通譯說了幾句洋話。

張通譯一聽，霍地從地上跳起來，瞪大雙眼往前面望去。

這一望，令到他放下一百二十個心。

前面路上，出現了一隊穿着軍裝，執鎗快步奔跑而來的士兵。

這隊士兵從馬場墟那面來，絕無疑問，一定是那排接應他們的士兵聽聞鎗聲，馳援他們來了。

他高興得叫起來，但立刻用洋話與洋顧問說了幾句話。

洋顧問不斷地點頭，臉上露出高傲的笑意。

那位章班長在張通譯叫起來的時候，已經望到奔來的那隊士兵，仔細一望，那隊士兵身穿的軍服及標誌番號，正是徐督軍轄下軍隊的標誌番號，當下一顆心定下來，高興地扭頭朝手下士兵叫道：「他們終於趕來接應了。」

他那些死裏逃生，驚魂未定的手下一聽，個個引頸翹望，彷彿吞了顆定心丸一樣，大大地吐了口氣。

那隊士兵迅速地奔跑過來，這時可以看得更清楚了，確是徐督軍的部隊士兵，一共是十六個人。

章班長擧起手搖動着，大聲喊：「各位弟兄，你們可是王排長派來的？」

那隊奔來的隊伍爲首一人亦揚手大叫道：「不錯，你們沒事吧？剛才可是遇到土匪伏擊？」

就這喊叫聲中，那隊士兵已奔跑到他們面前。

章班長搶上前去，對那爲首之人道：「確是遇到土匪，好驚險，幸虧弟兄們不怕死，邊打邊跑，終於衝破土匪的伏擊網，但却死了三個弟兄，兩個挑夫。」

那爲首之人含笑執着章班長執鎗的手，說道：「現在不會有事了，你的鎗交給我吧。」

章班長聽了之後不由一愕，不明白地道：「你……你這是什麽意思？」

那人却臉色一沉，一鎗指住了章班長，大喝一聲：「快點將傢伙放下，擧起手來！」

喝聲中，劈手將驚愕莫名的章班長手上的短鎗奪過來：「現在你明白了吧？」

隨着他的喝叫聲，那隊人迅速地撲上前，用鎗指住了洋顧問等人。

這一個變化眞是突如其來，出人意表，洋顧問張通譯等人怎也想不到對方來這一着，驚愕駭異中，來不及有所反應，便被那隊「自己人」用鎗指嚇住。

有一名押後的士兵欲想反抗，「砰」地一聲，被對方衝過去的一名士兵一鎗撂倒了。

這一下鎗聲，無異起了震嚇作用，洋顧問等人莫不驚震得抖動了一下，乖乖地將手中鎗丟在地上，擧起雙手。

張通譯雖然很驚，但還是壯起胆子問：「這位大哥，你們怎麽了？你們看清楚，這位可是譚督軍新聘的洋顧問，你們若敢亂來，可知後果會怎樣？」

那用鎗指着章班長的漢子輕鬆地瞟了洋顧問費南度一眼，哼了一聲，道：「洋鬼子有什麽了不起？拿他來嚇咱們？才嚇不倒！」

「難道你們不怕徐督軍？」張通譯壯胆再問一句。

「咱們爲什麽要怕他？」那漢子陡地大笑起來。

那些用鎗指住張通譯洋顧問等人的士兵也跟着大笑起來。

張通譯被他們笑得又驚又怒，一張臉煞白。

章班長却突然臉色大變，失聲道：「你們根本就不是徐督軍的人，你們是冒充的！」

那漢子笑聲陡止，一手抓下頭上的軍帽，摔在地上，說道：「嘿嘿，還是你聰明！」

「你們到底是什麽人？」張通譯也想到了，但仍然忍不住問出來。

「老子們就是你們口中的土匪！」那漢子得意地瞧着張通譯。「其實，這個年頭，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可以說是半斤八兩。」

章班長却在這刹那，倏地身子一歪，飛起一脚，踢向那漢子持鎗手腕！

那漢子由於說話分神，冷不防之下，對方一脚已踢到，遂食指一扳，扣動了鎗機。

但聽「砰」的一响，那位章班長沒有

被鎗聲射中，那漢子手上的鎗却被他一脚踢飛了。

這位章班長能够入選譚督軍的警衛營，當然有兩下子，而事實上他的拳脚功夫頗爲了得，胆量也大，不然，他也不敢在對方短鎗指嚇下，猝然發難。

一招得手，章班長當然不肯放過這個大好機會，而事實上，他也看出這漢子是那隊人的頭子，只要制服他，就有可能扳轉局勢，所以他身形一軟，左手疾插對方的雙眼，右手劈向對方的右手腕。

那漢子短鎗被踢飛，乘勢退了一步，身形向後一仰，雙手撐地，右腿倏然撐起，撑向章班長的小腹！

這漢子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快逾閃電，不但避過了章班長的攻擊，也還擊了一招。

章班長顯然料不到對方的身手這樣了得，疾忙側閃一步，一手抓扣向對方那條貼着他小腹踢過來的足踝。

驀然間，「砰」地一下鎗聲响起，章班長全身抽搐了一下，整個人斜斜飛摔在地上，背後現出一個血洞，「突突」地湧出大股鮮血。

開鎗的是站在章班長側後不遠，用鎗指嚇住他的手下的一名土匪。

那漢子一挺腰彈起來，目中殺機閃現，望了一眼業已死狗一樣不動的章班長一眼，目光一抬，掃了那些士兵及洋顧問張通譯一眼。

那些士兵及張通譯不禁抖動了一下身子。

「嘿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排丘八已被老子們解决掉，不然，老子們怎會穿上他們的狗皮？」那漢子滿有興趣地打量了洋顧問一眼，然後移望到張通譯身上，「聽說這洋鬼子這次帶了不少禮物送給譚督軍，是嗎？」

張通譯的目光不敢與那漢子的目光接觸，囁嚅着道：「是……是……」

「其中是否有兩挺最新式的機鎗及一對精製鍍金勃朗寧手鎗？」那漢子逼視着張通譯。

「有……有……」張通譯覺得漢子的目光像尖刀一樣利，身上有一種刺痛的感覺！

那位洋顧問却不知他們說什麽，茫然地望望張通譯，又望望那漢子，臉上那種優越傲然的表情蕩然無存，他雖然軍階不低，見過不少陣仗，但當被鎗指住時，也驚駭得他心驚胆顫。

因爲他也聽聞過一些對土匪的傳說，都是說那些土匪是殺人放火搶掠，十惡不赦之徒，現在眞眞正正地面對了，怎不令他驚駭。

他雖然聽不懂中國話，但他畢竟不是個笨人，看到這種情形，猜也猜到是怎麽一回事。

× × ×

「通通將他們押入那面山林。」漢子朝左面山崗擺了擺頭。

那些僞裝的土匪立刻呼喝起來，用鎗管頂着那些士兵朝左面山崗的叢林走去。

那些士兵在鎗咀的指嚇下，不敢不從，乖乖地移動脚步。

洋顧問費南度也不敢擺架子了，邊行邊對張通譯嘰咕了幾句洋話。

張通譯聽完後，硬着頭皮對那漢子道：「你們究竟想怎樣？洋人說，他是譚督軍聘請的顧問，你們若放了我們，什麽事也沒有，否則，譚督軍及徐督軍肯定不會放過你們！」

那漢子悍然一笑，道：「山高皇帝遠，洋人有什麽了不起，譚督軍徐督軍奈何不了老子們，老子們怕就不會幹了，少囉嗦，快走，否則一鎗斃了你！」

張通譯抖索了一下，噤若寒蟬，加快了脚步。

一行人很快便進入叢林之中，消失不見。

路上，留下兩具屍體。

× × ×

徐督軍獲悉手下一排人不但被一股土匪撂倒，連那位譚督軍請托沿途加以保護的洋顧問費南度被擄去，不禁氣怒得暴跳如雷，大罵手下是飯桶！

也難怪他暴跳如雷，這叫他怎樣向把兄譚督軍交代？最緊要的是這關係到一個洋人的生死，要知道當時洋人在中國的勢力很大，單是法國大使，他就交待不了。

於是乎，他一連下了幾道命令，嚴令駐在馬場墟一帶的部隊，火速展開搜索行動，務必要將洋顧問費南度救出來。

另外，他又加派了一營部隊，協助搜捕那股土匪。

這一來，馬家墟那一帶可熱鬧了，穿着「狗皮」的大兵，像蜂羣一樣在那一帶出現，鬧得鷄飛狗走，那一帶的百姓叫苦不迭。

那時候，穿着「狗皮」的大兵比土匪好不了多少，搜捕的部隊所到之處，那些百姓就遭殃，不是鷄鴨被捉去宰了，就是財物被搶去。

搜捕的行動進行了五天，却連一個土匪的影子也發現不到，倒是陸陸續續地發現了一些屍體。

那些屍體都是穿着軍裝的，從他們的標誌編號，分辨出是派出去接應洋顧問的那一排人及護送洋顧問的那一班士兵。

那些屍體都棄在幾個山崗上，很明顯，那些土匪是向搜捕的部隊施展恐嚇的手段。

而搜捕的部隊在發現那些屍體後，確實有不少人心驚胆顫，因爲那些屍體很恐怖，不少被斬斷腦袋，剖腹開膛，腸臟被挖出來。

而土匪在山林中，可說魚在水中，搜捕的隊伍走入山林中，却像走入了迷宮般，莫不戰戰兢兢，担心遭到伏擊。

但上命所差，他們雖然害怕，也不得不硬着頭皮繼續搜下去。

第七天，其中一隊搜捕的士兵在一處崗脚的一棵大樹下，發現了一個被兩把尖刀釘在樹上的人。

這人穿着一身被撕破的軍服，喉嚨及胸膛上分別插入一柄刺刀，刺刀穿過喉嚨及後背，插入樹身內，將那人釘住！

一看那慘被活活「釘」死的屍身上穿的那件軍裝，搜索的士兵就認出是「自己人」，而且還是一位排長。

這無疑是說，這位被「釘死」的排長，正是帶領一排人到馬場墟接應洋顧問的

那位排長。

那些士兵望着那死去的排長，莫不驚駭心跳，連抽大氣。

一位眼尖的士兵突然發現，那位被刺刀貫胸的排長的胸膛上，赫然還釘着一封信！

帶領這隊士兵的亦是一位排長，他也看到那封信，白色的信封上，染了一片腥紅的血漬，分外觸目。

他心內雖然很驚，但還是喝令兩名手下將屍體放下來，取那封信。

那兩位士兵只好硬着頭皮，上前先將插在屍體上的兩柄刺刀拔出來，將屍體放在地上，再從刺刀上抽出那封信，遞給那位排長。

那位排長接過信，皺着眉頭看了一眼封面。

封面上赫然寫着幾個大字——徐督軍拆閱。

那排長哼了一聲：「好大胆的土匪！」一手撕開了封口，抽出一張信箋。

目光一凝，不禁臉色遽變。

令到他臉色大變的，當然是信箋上寫的字。

——字諭徐督軍，洋人落在老子們手上，你別妄想從老子們手上救走他，你若不想他死，立刻下命撤回搜索的部隊，並準備大洋三萬塊，贖回洋人。

在信末竟然附有三個人的名字，依次是——

李雄、勾漢、陳勇。

這三個名字，那位排長當然熟悉，因爲這三人正是曾經截刼過徐督軍一批軍火，並擊退一連軍隊的悍匪頭子。

這三名悍匪頭子不但令到徐督軍轄下地區的百姓聞名變色，連那些作威作福的大兵也畏懼三分。

因爲他們都是出了名殺人不眨眼，窮兇極惡，悍不畏死之徒！

那排長怔怔地盯着信紙上那三個簽名，深深吸了口氣，神經質地大叫一聲：「收隊回去！」匆匆將信紙摺疊好，放回信封內。

那些士兵一聽，如逢大赦，急不迭朝來路撤走。

連那具屍體也不理會了。

這也難怪他們這樣心驚，欺壓百姓他們綽綽有餘，但要他們去對付土匪，根本不行。

×　×　×

徐督軍手中拿着那封染血的信。瞪大雙眼，少說也看了三遍，氣怒得他直吹鬍子。

他的副官站在一旁，看到他那樣子，嚇得大氣也不敢喘，雙眼望着地下。

但一個坐在一張楠木椅上的精悍漢子，却好奇地直望着徐督軍。

這漢子的衣着很普遍，年約三十許，相貌也不特出顯眼，一雙眼却靈活有光，身材扎實，給人一種精悍的感覺。

「反了，他媽的反了！」徐督軍脹紅着臉，嚷叫出聲。

那副官的頭垂得更低。

那漢子却好奇地忍不住問：「大帥，怎麽回事？」

徐督軍瞪着雙眼粗聲粗氣地道：「眞是反了，他們居然向我勒索！」

「什麽人的胆子這樣大，敢向大帥你勒索？」那漢子眼中閃過一抹驚詫之色。

「簡直不想活了！」

徐督軍粗濁地吐了口氣，氣虎虎地道：「蕭原，你拿去看看！」

說着將手上拿着的信紙遞給那漢子。

這漢子原來是道上大名鼎鼎的追捕能手，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

蕭原怎會出現在徐督軍的客廳內？

那當然不是他自己走進來的，而是徐督軍特地請他來的。

徐督軍之所以請蕭原來，純是想見一見這位專門捕捉悍匪巨盜的追捕好手，因爲蕭原在半個月前，將一名盜去徐督軍四姨太一箱首飾的大盜袁通連贓帶人捉拿歸案，所以徐督軍趁今日蕭原來領取那一千大洋賞銀時，順便見一見他。

徐督軍一見蕭原，大爲賞識，談了幾句，那位副官便送來這封信。

蕭原站起來伸手接過那封信，看了一遍，臉色也微微變了一下，將封信遞回給徐督軍。「原來截刼洋顧問，並將之擄去的，是他們三人，也只有他們才有這個胆量。」

洋顧問被擄刼一事，蕭原也有所聞，他也多少猜到必是黑道上有名氣的人幹的，現在果然證實了。

「他媽的這三個人簡直不將我放在眼內，先是刼去我一小批軍火，跟着與我的部隊幹了一仗，這一次竟然將洋顧問也敢擄刼去，這口氣實在忍不下，哼，要我拿三萬塊大洋贖人？好大的胃口，我要他們每人吃三百顆子彈！」

「大帥，你要硬來？」蕭原忍不住問道。

「他們要的不是三塊大洋，而是三萬塊！」徐督軍氣粗聲大地道：「這一次若不給他們點顏色看，他們的胆子會更大，說不定那一天會將我也擄去！」

「大帥，你準備怎樣做？」蕭原直瞅着徐督軍。

「不惜代價，也要將這股土匪殺個清光。」徐督軍揚手作了個砍殺的手勢。

蕭原對於這股土匪，也早有除去的心，但他人單勢孤，所謂力不從心，所以一直沒有對之採取行動，聽到徐督軍下了決心消滅這股悍匪，當然高興，但若是徐督軍出動大軍去剿滅這股土匪，那必然會殃及無辜百姓，是以，他不大讚成，但以他的身份，根本無權提出反對，眼珠一轉，終於讓他想到一個好辦法。

「大帥，若出動大軍，不但勞師動衆，萬一他們眞的殺了洋顧問，後果就嚴重了。」

徐督軍先是皺了一下眉頭，繼之像被針刺了一下那樣，悚然而驚，急聲道：「嗯，這確實不能不顧慮到這點……但三萬塊大洋，這一口氣，叫我如何拿得出，吞得下？」

「大帥，不是我誇口……」蕭原準備毛遂自薦，但却給徐督軍的話打斷了。

「啊哈，我怎麽想不起你。」徐督軍臉上泛起一抹喜色，「你一定有辦法解決這件事。」

蕭原一聽，正中下懷，正容道：「大帥，只要你肯在事成之後，給我三千塊大洋獎銀，而在我行動時，派出十數位精銳之士給我指揮，我担保可以救出那位洋顧問，並消滅那股悍匪。」一頓續道：「但你一定要依我的計劃去做，依照他們的條件，拿三萬塊大洋去贖回洋顧問。」

徐督軍沉吟着道：「給你三千塊大洋獎銀沒問題，我可以向譚督軍要回來，但三萬塊……」

「大帥，你放心，我保證事後三萬塊大洋一個不少，原數奉還。」蕭原滿有把握地說。

徐督軍望着蕭原好一會，才咬咬牙道：「好，蕭原，我信得過你，就依你的話去做。」

「大帥，那就事不宜遲，立刻行動了。」蕭原興奮地說。

徐督軍點了點頭，扭頭喝道：「張副官！」

「有！」那一直垂着頭的副官精神一振，挺起胸膛應了一聲。

「傳劉營長來！」徐督軍一屁股坐下來。

劉營長就是徐督軍的親信警衛營長。

「是！大帥！」那副官脚跟一併，敬了個禮，快步走出客廳。

「蕭原，你現在將你的計策說給我聽。」徐督軍拿眼瞄着蕭原。

蕭原滿有把握地含笑望着徐督軍，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後有條有理地將他的計策說出來。

×　×　×

今日是徐督軍與李雄、勾漢、陳勇這股土匪交易的日子。

三萬塊大洋早就由徐督軍的親信劉營長派出四名得力手下，依照陳勇等人的指示，用五個麻袋分裝，押運到馬場墟附近一座山崗下的破茅寮中。

四名大兵及那些挑夫放下五袋大洋後，立刻離開那茅寮，回到馬場墟。

劉營長就在馬場墟等着放人。

爲了免致李雄他們誤會，劉營長只帶了兩排人。

那是爲了要護送洋顧問費南度到南寧的。

那座放着三萬塊大洋的草寮位於崗脚下的林邊，對開是一片薯田。附近的鄉民爲了防止夜晚有山豬之類的野獸毀壞薯田，搭來守夜的。

而草寮只有一個寮頂，四面皆空，再加上對開是一片種薯的地方，若是匿在林子內往外窺察，可說一目了然，李雄這股土匪選擇這個地方來收贖金，可謂明智之選。

因爲，外面若是伏有徐督軍的部隊，肯定逃不過他們的眼睛，而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又可以藉着叢林的掩護，迅速溜之乎也。

如今，三萬塊贖銀巳放在草寮內，就只等李雄他們的人來取，並釋放洋人費南度。

×　×　×

大約是午後一時左右，從林子中走出四個人來。

這四個人皆配備了長短鎗，短鎗插在腰間上，手上則握着長鎗，小心翼翼地走向草寮，四雙眼睛警惕地察看着四周的情形。

其實，這四個人早就在林子內窺看了足有兩個小時，在確定了草寮附近沒有人，才走出來的。

四個人分兩面進入了草寮。

那五袋沉甸甸的大洋呈現在他們的眼前。

其中一人動作快速地上前解下一袋扎着袋口的繩索，伸手掏出了一把白花花的大洋。

另外三個人的目光立刻發出了亮光，集中射在那把大洋上。

那人手掌一傾，那把大洋瀉落回袋內，發出一陣清脆悅耳的叮噹聲。

接着，那人將袋口扎好，其餘三人立刻上前，兩人一袋，扛入林中。

三次之後，五袋大洋巳被四人抬入了林內。

而林外附近依然一點可疑的動靜也沒有。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林子左右兩邊的薯地上，長滿了一地的薯葉一翻，露出十數顆腦袋，左邊薯地爲首一人微微抬起手，做了一個手勢，右邊薯地的人立刻伏地蛇行前進。

而左邊薯地打着手勢的人，赫然是蕭原。

說起來，蕭原他們匿伏在這塊種薯的地方內，足足有一夜半日。

與他一同伏在薯地內的其他人，是他從徐督軍的警衛營內特別挑選出來，身手及鎗法皆是一流的士兵。

連他在內，總共是十三人。

匿伏在薯地內一夜半日，動也不敢動，那種堅忍力實在驚人，而又要抵受虫蟻的噬咬，那種辛苦法，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而他們竟然能夠忍受了，否則，他們早就被匿在林子內往四外窺察的土匪發覺了。

五袋大洋被土匪抬走，這證明了他們沒有被對方發現，否則，對方斷不敢出來將大洋抬走。

他們之所以沒有在土匪將大洋抬入林內時動手，那是因爲蕭原不想過早打草驚蛇，而且洋人還未釋放，這也是令到他們不敢動手的原因之一。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蕭原想一網打盡這股土匪。

所以他們決定跟踪這股土匪到他們的老巢。

他們之所以在土匪將大洋抬走後約半個小時才潛行向林子，是恐防對方留了人監視林外的動靜。

果然，土匪在將大洋抬入林子後，一面將五袋大洋迅速抬走，一面留下兩個人仍然伏在林子邊監視外面的動靜。

監視了約有一刻鐘，兩名土匪才撤入林中，快速地追向前面的同伴。

蕭原他們若是立刻行動，就會被那兩名土匪發覺，前功盡棄。

從左右兩邊潛行入林子內，土匪巳去得無影無踪，於是兩隊人在林子內搜索了一下，在林中一處比較少樹木的空地上會合了。

蕭原立刻一揮手，當先疾向林深處奔去。

十二個身上穿了便服，每人配備長短兩條鎗，另外再配備了兩挺機鎗的士兵，疾速無聲地隨在蕭原身後，隱沒在林子深處。

× × ×

當天傍晚時份，洋顧問費南度與張通譯竟然出現在馬塲墟口。

兩人立刻就被守在墟口的士兵們發覺了。

兩人立刻被帶入墟中一間大屋內。

這間大屋是馬塲墟的祠堂，被劉營長暫借一用。

劉營長乍見洋顧問出現在眼前，驚喜得呆了一呆，一迭聲叫勤務兵倒水給洋顧問及張通譯喝。

洋顧問這時再也沒有往日的傲慢神態了。疲乏地坐下來，捧過一碗水，一口氣喝了個清光。

張通譯之所以也被放囘來，乃是托洋顧問之福，這時仍然驚悸得拿着碗的手也抖個不了。

劉營長見洋人平安無事，一顆心總算放下，立刻下令一名衞兵到墟口朝天放三鎗。

洋人由於不懂中國話，劉營長只好向張通譯詢問被釋放的經過。

張通譯喘了口氣，定下心神，將被釋放的經過說了一遍。

原來，洋顧問與張通譯就被藏在墟口對開約半里路。一片瓜田內的草棚裏。雙手雙脚被綁，咀巴塞了團破布躺，在地上，身上被禾草蓋着，兩名土匪扮作鄉農，守在草棚內，而瓜田內，則有十多名土匪伏着。

直到太陽快將落山傍晚時，可能那些土匪接到收取了贖金的通知，才放了他們兩人。

兩人檢囘了一命，歡喜若狂，分辨了一下方向，跌跌撞撞地朝墟這面跑來……

劉營長聽完後，不得不佩服這股土匪的大胆及手段。

雖然巳經是入黑，劉營長爲了洋顧問的安全，決定連夜趕到三十里外，有部隊駐扎的東安鎭。

× × ×

蕭原一行十三人根據折斷的樹枝及地上偶爾留下的脚印，一路追踪下去，翻過了幾個山崗。

他們行走的速度不敢太快，恐怕追得太貼，被土匪發覺。

太陽落下山頭的時候，蕭原他們登上了一座山崗，恰好就聽到從馬塲墟那個方向傳來的三下鎗聲。

蕭原臉上泛起一抹放心的笑意，因爲那是他與劉營長在行動前約定的暗號，那表示洋顧問費南度巳安然無恙被土匪釋放了。

少了一重顧慮，這對蕭原他們來說，自然是一件好事，他們可以放開手脚來幹了。

確定了一下追踪的方向，蕭原發覺收取贖金的土匪是向鎭南關那面走去，他暗中思忖道：「看來這股土匪可能躲在邊界附近的山林中。」

天上的晚霞絢爍艷麗，歸林鳥紛紛飛向樹林，蕭原瞇着兩眼打量了一下前面的山勢，決定再追下去。

天色黑齊，藉着天上的星月微光，蕭原他們登上了一座山崗。

由於巳無法在這沉沉夜色中找尋綫索踪跡，蕭原決定在這裏過一夜。

追踪了大半天，每一個人都感到累了，紛紛放下手上的長鎗，坐下來，取出乾糧水壺，吃喝起來。

爲了小心一點，蕭原還是派出兩名兵士放哨，並吩咐不准點火，就算吸烟，也要用手捂着烟頭發出的火光。

他這樣小心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猜測拿取贖金的土匪抬着那樣重的大洋，肯定走不快，說不定就在前面一座山崗上過夜，在黑夜中，火光是最顯眼的，隔着兩座山頭也有可能被人發覺。

夜色雖然好，但身處山林中，依然令人有一種寒慄的感覺，特別是貓頭鷹的鳴叫聲以及一些野獸的嗥叫聲，令人悚然驚怖。

夜越深，山風越大，氣氛也更形詭秘，除了當值放哨的兩名士兵及蕭原，所有人都躺下來睡了。

蕭原也很累，但一點睡意也沒有，站在一棵樹下，一雙精亮的眼睛閃閃有光地望着對面的山頭。

一聲動人心魄的狼嗥傳來，蕭原不由悚動了一下。

驀地，他發現對面山頭有兩點發亮的光在一閃一閃的，起初，他以爲是野狼或其他野獸的眼睛，及至望清楚，他的心頭不由劇烈跳動了一下。

那不是野獸發光的眼睛，而是兩點火光！

火光一閃一閃的，不一會便熄滅了。

蕭原立刻斷定那兩點閃亮的火光是從烟頭上發出來的。

深深吸了口氣，他暗自慶幸自己這面不准點火，吸烟也要將燃亮的烟頭捂着，否則，一定被對方發覺。

從那兩點烟火，他斷定土匪就在對面山上，追得這樣接近，這是他料不到的，但也證明了他們沒有追錯方向。

兩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對面那黑沉沉的山頭，蕭原沉思了好一會，突然作出了一個大胆的決定！

他決定夜襲對面山頭上的那股土匪！

出奇不意，攻其無備，起碼有九成把握，這是蕭原決定夜襲的主要原因。

若然能夠成功，不但一塊不少奪囘三萬塊大洋——這足以向徐督軍交待，並可以消滅一部分土匪，削弱李雄這股土匪的力量，有利剿滅這股土匪。

要知道，他們只有十三個人，雖然配備精良，但在人數上，仍然遠遠不及李雄那股土匪，能够削弱他們的力量，就等於增加自己實力。

何況，若是偷襲成功，不難從那些土匪的口中，逼問出其巢穴之所在，再來一個直搗黃龍，打他個措手不及，對己方是大大有利的。

權衡過後，蕭原不再猶豫了，馬上將他的計劃說給那些士兵聽。

那些士兵親耳聽到徐督軍命令他們一

切行動均要聽蕭原的指揮，所以對蕭原是絕對服從的。

那十二名士兵聽了蕭原的行動計劃後，立刻準備起來。

× × ×

非常之順利，蕭原帶着兩個士兵一下子就解決了兩個靠在一塊山石後放哨、但却打瞌睡的土匪。

蕭原希望這次偷襲盡量不開鎗，以免鎗聲傳得太遠，而匪巢倘若距此不遠，那就會打草驚蛇了，所以他們每個人的手上，皆握着一柄刺刀。

那兩個放哨的土匪就是被蕭原他們驀然用手掩着咀巴，一刀刺中心臟斃命的，所以一點响聲也沒有發出。

解決了兩個放哨的土匪後，其中一個士兵留下來，蕭原則帶着另一名士兵繼續向前掩過去。

山頭上的樹木很稀疏，兩人從這棵樹竄到那棵樹，逐步往前走去，終於，在一片聳立了幾塊大石的空地前，發現了有十多二十名土匪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倚在石上，扯着鼾打着呼嚕睡着了。

蕭原與那士兵屏息着察看了一會，再也發現不到其他人，而那五袋大洋堆放在一塊石後，心頭大喜，蕭原以手勢着那士兵囘去招呼其他人上來。

蕭原則繼續匿在樹後，監視那些土匪的動靜。

人影閃幌中，那些士兵紛紛竄到來，有的伏在地上，有的貼在樹後，手上的刺刀握得緊緊的。

蕭原做了個包抄的手勢，那些士兵立刻散開來，悄悄地掩了過去。

突然，斜對面的石後，傳出一聲凄厲慘叫。

這聲慘叫雖然很短促，但在這沉寂的山林夜空中响起，有如响了聲焦雷。

睡着的土匪立刻被驚醒。

有一名土匪的反應異常敏捷，一手抄起放在手邊的長鎗，跳起來就欲放鎗。

蕭原剛好從樹後閃出來，眼明手快，右手一揚，白光乍閃，那名土匪身軀一仰，「喲」地叫了一聲，摔倒在地上。

夜色雖然黑沉，但仍然可以看到土匪的心胸上，插着一把閃亮的刺刀。

而這時候，那些士兵亦巳紛紛撲了出來，右手短鎗，左手刺刀，指嚇住那些土匪。

蕭原在刺刀擲出的刹那，脫口一聲大喝：「不准動，誰動誰死！」

那些土匪在驚醒的刹那，挺身抓鎗欲動，聽到喝聲後看到十多條漢子刀鎗齊出，指着他們，驚駭得僵住了。

「放下手中的鎗，將雙手舉起！」蕭原又厲喝一聲。

叱喝聲在沉寂的山林間迴蕩，懾人心魄。

那些土匪雖然兇悍成性，但在鎗咀的指嚇下，面臨死亡的威脅，誰也不敢妄動，只好乖乖地放下手上的長鎗，將雙手高舉過頭。

蕭原擺擺頭，示意身邊的兩名士兵走過去將地上的長鎗檢起來，並將土匪身上的短槍取去。

兩名士兵走過去先逐個從土匪的身上將短鎗抽出來，抛到自己人那邊，再檢起地上的長鎗。

那些土匪眼睜睜看着，誰也不敢有異動。

「朋友，你們是什麽人？」蹲在一塊大石旁的一名土匪突然開聲問。

「我們當然是來對付你們的人。」蕭原故作含糊地囘答。

「朋友，你們若是道上的，我奉勸你們一句，還是不要動我們及那批大洋的好。」那名土匪的語氣很囂張。

「我們這樣幹正是爲了那批大洋。」蕭原移動一下手上的短槍，瞄了一眼那堆放在那名土匪旁邊的五袋大洋。

「那你們不但不能够享用那筆大洋，恐怕連命也沒有了。」那名土匪又出言恐嚇。

「沒有這個胆量，又怎敢動你們？」蕭原冷笑一聲，「你們是什麽人，我們早就知道了。」

頓一頓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們是何方神聖了？」

那名土匪低沉地道：「當然想。」

「不怕對你說，我們是徐督軍的人。」蕭原故意加重了語氣。

那些土匪聽了，俱是渾身一震。

而那名土匪顯得更加震驚，目中兇光一閃，驀地，整個人倒在地上，手一揚，「砰」地一聲，火光閃現中，一槍射向蕭原。

雖然是在黑夜中，但蕭原一雙明銳的眼睛仍然看到那名土匪的動作，對方身形一倒，他巳心知有異，立刻疾向下一蹲。

子彈的流光在夜空中閃出一道光綫，從蕭原的頭上射過。

蕭原身形下蹲的刹那，巳然標竄向那名土匪。

槍聲一响，那些土匪俱騷動起來，欲衝出包圍，竄逃出去。

但那些手執刀槍的士兵也不是木頭人，一見那些土匪有異動，立刻撲上前去，却沒有開槍，槍砸刀刺，立刻，一聲聲慘叫在夜空中响起，令人魄動心驚。

只不過抽兩口烟的時間，巳有六七名土匪倒在地上，其餘的嚇得心胆俱寒，再也不敢亂動了。

那名土匪之所以仍有槍，原來在小腿上暗藏了一支槍。

開了一槍之後，他乘着混亂，身形疾滾，企圖滾出去，逃得一命。

他一槍砸在一名士兵的脚面骨上，痛得那名士兵踣倒在地上，而他們則貍貓般竄起，猛竄向一棵樹後。

這時經巳人影紛亂，但蕭原却不爲其所蔽惑，一眼就看到那名土匪疾竄出去的身形。

這時候他欲追巳不及，若是讓那名土匪竄到樹後，那就很容易被對方逃竄，而他們欲想一舉剿滅這股土匪的計劃，也勢必不能實現了。

情急之下，蕭原顧不了那樣多，右手槍猝然抬起，槍咀指向那名身形斜竄的土匪，食指一扣槍舌，火光一閃，「砰」地開了一槍。

那疾竄的人影應聲猛地身形一歪，仆跌在地上。

「砰砰砰」一連三下槍聲，在夜中爆響，那名土匪在中槍倒下的剎那，反臂向蕭原一連開了三槍。

蕭原早已在放槍的剎那一伏腰，但槍彈仍然貼着他的腦袋附近，眞是險到極。

「砰砰砰」，蕭原槍咀向下一斜，朝那仆跌在地上的土匪開了兩槍。

隨着清脆响亮的槍聲，那名土匪身軀接連猛烈搐動了兩下，發出一聲慘烈但又短促的叫聲，死狗一樣不動了。

而在這時候，那些士兵亦將那些企圖反抗竄逃的土匪完全制服。

蕭原仍然很小心，緊握着刀槍，彎着腰，迅捷地竄到那名倒地的土匪身前。

只要一發覺有什麽不對，緊扣在槍舌上的食指就會毫不猶豫地扣動，將槍腔內的子彈全部射向那名土匪的身上。

那名土匪却一動不動，大概死了，但蕭原仍然一脚將土匪棄在手邊的手槍一脚踢飛，然後才一脚將那土匪挑轉過來。

那土匪一點反應也沒有，蕭原目光落在那名土匪身上，立刻確定對方死了。

土匪的胸膛上，明顯地有兩個槍洞，正汩汩地流溢出暗黑色的液體。

蕭原不由舒了口氣。

要是讓這名土匪逃脫了，肯定會逃回匪巢，那麽，他的下一步計劃就不能實行了。

現在總算及時將這名土匪撂到，此刻，他担心的是，不知剛才的幾下槍聲，會不會傳出去，被這伙土匪的同伙聽到。

他但願不會。

× × ×

清點了一下人數後，蕭原那方面除了那名脚面骨被砸傷的士兵之外，只有兩個受了輕傷，其餘的都安然無損，而那伙土匪一共死了兩個人，剩下來的七個也有四個已被刺傷或砸傷，只有三個沒有一點損傷。

而最令他放心的是，這伙土匪無一逃脫。

跟着下來，他們就向那七名土匪分別進行盤問。

盤問的結果，他們得知匪巢在鎭南關西北邊，大約距邊界只有二十里不到的一叢樹林中。

而更叫蕭原放心的是，匪巢那方面沒有派出人來接應這伙土匪，換言之，適才的槍聲就不怕被聽到了。

但匪巢方面雖然沒有派出人手加以接應，負責放人的那伙土匪却在明日與這伙土匪在前面十里外，一處叫石坡口的谷口會合，接應他們回匪巢。

蕭原知道這一點之後，一則喜一則憂，喜的是可以再接再厲，一併在石坡口將那伙來會合的土匪消滅，削弱土匪的實力，憂的是適才的槍聲不知會不會被那伙土匪聽到，令他們提高了警覺。

那七名生還的土匪雖然都是兇悍的匪徒，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根本兇不起來，而事實上他們若不合作也不成，那只會吃苦頭，所以他們是有問必答，知無不言。

他們更指出死在蕭原槍下的那名土匪的身份。

那土匪赫然是三名匪首中的其中之一——勾漢。

蕭原心裏可興奮了，忖想了一會，决定連夜趕到前面十里外的石坡口，佈好陷阱，迎接這伙來會合的土匪。

× × ×

日頭巳稍稍偏西，風和日麗，雀鳥啾鳴，石坡口前，一片寧謐，誰也想不到，在這草茂樹綠的山坡下，是一個殺機四伏的地方。

蕭原與十二名士兵早就匿伏在坡脚下那爿平地的周圍，而那七名土匪除了一個用作餌之外，其餘的全綑綁結實，並用破布塞着咀巴，藏在一叢密密的荊樹叢中。

而蕭原則親自陪着那名作餌的土匪，站在一塊半人高的石後，只露出小半截身體。

那名作餌的土匪在事先得到了警告，若是不合作，按照吩咐去做，將會死得很慘，那名土匪嚇得諾諾連聲，答應盡量合作。

而蕭原挑選這名土匪，亦是看出這名土匪是七名土匪中表露得最驚怯的一位，所以才選中他作餌。

按照路程計算，那伙來會合的土匪應該在午前到達，但現在巳是午後一時許，仍未見人影，令到蕭原焦慮不已。

他焦慮的是，咋晚的槍聲若眞的被那伙土匪聽到，起了疑心，而不來會合，趕回匪巢，那就糟了。

而他也暗暗作出了决定，若等到那伙土匪來，便立刻帶着奪回來的三萬塊大洋往回走，雖然不能全殲那股悍匪，最少，也削弱了他們一部份力量，並完成了最主要的任務——洋顧問平安脫險，三萬塊大洋一個不少奪回來。

時間已經是下午二時許了，蕭原心中的焦慮更甚。

他幾乎巳暗自肯定那伙趕來會合的土匪巳不趕來會合，趕返匪巢去了。

但他仍然不死心，抱着一絲希望等下去。

等待是很難受的，時間在等待中溜逝，差不多快三時了。

也就在這時，蕭原明銳的目光陡然暴亮，一直抵在那名土匪腰上的短槍也用力頂了一下。

那名土匪身軀輕微地顫動了一下，眼中閃過一陣懼色，微微點了點頭。

蕭原之所以這樣緊張，是因爲他忽然望到一隊人影正從前面百十丈外的一處崗脚下急速地轉出來，直向他們這面奔來。

——等待的，終於來了。

那伙人奔走得很快，不一會，巳奔到距石坡口不到五十丈。

蕭原立刻壓低着聲音對身邊的土匪說道：「來的是否就是趕來這裏會合的一撥人？」

那名土匪定睛看了一下，舔舔乾燥的咀唇，點點頭。

「快揮手向他們招呼，」蕭原用一只手搭在額前，表現上是遮擋陽光，實則是藉此不讓奔過來的人看到他的面目。

那名土匪立刻將手擧起揮動起來，扯開喉嚨喊：「嗨——」

那隊奔來的人聽到喊聲，目光一齊望過來，爲首三人大概認出了蕭原身旁的土匪，亦揮手大喊道：「嗨，老王，一切順利吧？」

「快答！」蕭原忙用槍頂了頂那名土匪。

這名叫老王的土匪立刻張口叫道：「李中，一切順利，你們呢？」

「我們也很好，爲了恐防被人跟踪，我們故意繞了個大圈趕來的，所以遲了。」走在最前頭的土匪叫着，脚步不停。

蕭原聽到後，一顆心總算完全放下。

蕭原那只手依然搭在額頭上，看着那些奔來的土匪，默數一下人數，只有十一個。

所幸奔來的這撥土匪大多數只有長槍，而他們却有兩挺機槍，又佈好了陷阱，不難一下子將這撥土匪解决！

那撥土匪很快奔到蕭原的大石前十丈左右，那些土匪的面目清楚可見。

自然，對方也可以望清楚蕭原的面目了。

蕭原一看這撥土匪巳進入陷阱範圍內，於是左手一抬，揚手放了一槍，身軀猛地一矮，只露出小半截腦袋在石上。

那名土匪自然也趕緊蹲下來，却被蕭原一掌砍在其脖頸上，頭一歪，立卽昏死過去。

蕭原之所以將那名匪徒擊昏，目的是不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機會。

隨着乍然响起的槍聲，爲首那名叫李中的土匪還弄不清楚是怎麽回事，便一臉驚愕地應聲仰摔在地上。

那些土匪立時慌亂起來，駭怔地張望着，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一陣密集的槍聲巳然從四面八方响起，子彈像驟雨一樣向他們射去。

這一着實在令到這撥土匪驚駭莫明，措手不及，根本上來不及開槍還擊，便紛紛慘叫着被擊倒在地上。

有幾個受了傷倒在地上開槍還擊的土匪只來得及開一槍，便被緊接而來的第二輪槍彈射得滿地亂滾，一一了賬。

十一個土匪，便那樣在三分鐘不到的時間，全部莫名其妙地進了地獄。

也許，在他們臨死的一剎那，還以爲那撥自己人——拿取三萬大洋的土匪，見財起意，殺他們挾錢而逃。

而事實上，他們看到的「事實」也是這樣——「自己人」蕭原首先向他們開了槍。

蕭原眼看着十一名死有餘辜的土匪伏屍在地上，滿意地吐了口氣，慢慢地從石後站起來。

而這時，從周圍的樹木後，荊草叢中、石後，紛紛現出手握短槍的漢子。

他們正是那十二個士兵。

蕭原這一次之所以下令全殲這撥趕來石坡口會合的土匪，是爲了不致多費手脚，而事實上他們也不够人手看押這樣多的俘虜，這些土匪也是殺之不枉的。

解决了那撥土匪後，蕭原决定在這裏歇一夜，待精力恢復過來後，然後直搗匪巢。

而他也决定留下兩名受傷的士兵看守那三萬塊大洋及六名土匪，那名被他擊昏的土匪，他帶着同行，因爲那名土匪熟悉匪巢附近的情形，加上表現得這樣合作，他應承這名土匪，若是能够成功剿滅那股土匪，而他又願意改邪歸正，饒他一命並放了他。

那名土匪見有生望，大喜過望，連聲答應願意帶路並衷誠合作。

於是蕭原決定翌日清早出發直撲向匪巢。

× × ×

山路崎嶇，草深林密，不但要提防野獸的突然襲擊，更要提防那些奇毒無比，出沒在地上樹梢的毒蛇，蕭原一行人雖然只走了大半日，但是每個人皆顯得有點疲累。

照帶路的那名土匪說，只有走這條路，才能避過李雄陳勇這股土匪的崗哨。

爲了達到一網打盡的目的，蕭原當然不希望在未接近匪巢時，便被發現而遁走，所以他選擇了這條很難走的「路」。

走在陰暗的山林內，令人有一種翳悶的感覺，陰暗沉靜得有如置身地獄，幸好在途中沒有發生意外。

翻過兩座山林，在山脚的一些灌木林前停下來，那名帶路的土匪與蕭原站在最前面，指着左側一處峽口道：「進入那道峽口，深入大約三里左右，就是他們藏身的地方，那裏是一片谷地，另有一條峽道通向邊界那面，距邊界只有十多里。」

蕭原順着那名帶路土匪手指處，放眼打量，那裏果然有一個峽口，被兩座足有百十丈高的山夾着，山勢很陡。怪石嶙峋，不容易攀爬，而峽口雖然只有十數丈闊，但却長滿了荊棘藤葛，很難看到峽道內

的情形。

蕭原的雙眉不由攏在一起。「嗯，峽口一定有人把守的了？」

「有，」那名傢伙說：「兩頭都有，而且不止一處，每隔一段，都有人把守，要進去而不被發覺，實在沒有可能。」

蕭原聽了，一雙眉頭皺得更深，眼光定定地察看着那兩座山頭。

「那兩座山是否順着峽道一直伸延下去？」蕭原伸手指着那兩座山頭。

那傢伙毫不思索地說：「是，不過，伸延的部份沒有那樣高，但山壁却非常陡削，峽道內兩邊的山壁有如一座山被人一斧從中劈開一樣，聳立在兩邊。」

「直至匪巢那裏都是？」蕭原摸着下頦。

「不錯。」那傢伙肯定地點點頭：「山壁上長滿了籐葛山樹雜草。」

蕭原色然而喜：「嗯，這就有辦法了，我們可以攀着籐葛下去。」

接又道：「咱們可以在最後的一道崗哨與匪巢營地之間的那段空隙攀下去，你認爲行得通嗎？」

那傢伙料不到蕭原會徵求他的意見，不禁有點受寵若驚，激動得有點吶吶地道：「行是行得通，不過很危險，但值得冒險，因爲捨此很難再找到一個比這更好的途徑。」

蕭原興奮地道：「小心一點就不怕危險了，唔，就這樣決定，咱們走在這裏休息一會，待到天黑之後，咱們繞到左面那座山，爬上去，順着山勢一直走下去……然後我與他先攀爬下去。」說時用手指一下那名帶路的土匪。

那十名士兵早就佩服得五體投地，唯蕭原馬首是瞻，當然沒有異議，這是最後的決定性的行動，便決定了下來。

× × ×

山勢雖然崎嶇，但天上月明星燦，星月光從樹隙葉縫中洒下來，令到蕭原他們可以藉此不致像盲人走夜路，行走得非常快速。

山勢有起有伏，一直伸延下去，大約走了一個時辰左右，走在前面的那名土匪突然停下來，扭頭對蕭原道：「蕭爺，你看到山下面那幾處火光嗎？」

蕭原停下來，順着那傢伙手指向下望，果然看到前面大約三數十丈遠的山壁下，有幾處火光閃閃發亮，遂點了點頭。

那傢伙有點緊張地道：「那就是咱……他們的營地。」

「沒有弄錯嗎？」蕭原謹愼地問。

「錯不了。」那傢伙異常肯定：「咱們就在這裏攀下去比較安全，太靠近，有可能被他們發覺。」

「最後那道崗哨離這裏有多遠？」蕭原瞥了一眼身後左邊黑沉沉像地獄一樣望不到底的峽道。

「大約二十多丈。」那傢伙也扭回頭望了一眼：「營地前亦有人放哨。」

「多少個？」蕭原問。

「通常不會超過兩個，營地的另一邊也有人放哨。」那傢伙指一指遠處。

「現在是十二點二十一分，」蕭原掏出懷表看了一眼：「他們應該睡着了，咱們立刻攀下去。」

× × ×

蕭原與那傢伙非常小心地攀着山籐一直攀下去，盡量不發出一點聲響，以免驚動放哨的土匪。

待到脚踏實地，蕭原不由長長呼了口氣，蹲下來，輕輕抖動那根山籐。

山上一名抓着那根山籐的士兵立刻感覺到了，知道蕭原已平安地攀下去了，於是招呼其他伙伴準備攀下去。

那名帶路的傢伙可能已有心改邪歸正，表現得非常合作，與蕭原蹲在黑暗的山壁下，指着遠處那幾點火光，向蕭原解說營地附近的地形。

蕭原聽着，心裏已有了個大概，伸手拍拍那傢伙的肩頭，將手上的步鎗遞到對方手上。

那傢伙顯然料不到蕭原對他這樣信任，怔愕了一下，目光閃閃地看了蕭原一眼，接一手將鎗抓在手中。

陸陸續續地，十名士兵先後攀下來，蕭原立刻將他的計劃向他們說了一遍。

沒有人出聲反對，於是，蕭原指派一個士兵匿在山壁脚下，截擊從峽道衝回營地的三道崗哨，而他則與那反正的土匪一馬當先，領着九名士兵，貼着山壁脚摸向營地。

土匪的營地在谷地的中央，簡陋地用樹木搭了幾座木棚，用作棲身。

天上的銀光洒下來，伏在山壁脚下黑暗中的蕭原他們十分清楚地看到營地的情形，同時也看清楚了放哨的兩名土匪的位置。

蕭原抬頭附耳對身旁的一名士兵說了幾句話，那名士兵點點頭，朝兩個伙伴作了個手勢，一竄竄出去，撲伏在地上，蛇一樣偷偷爬行向那兩名放哨的土匪。

另兩名士兵緊緊地跟在前面那名士兵之後爬行。

蕭原他們則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那三名士兵的行動及兩名土匪的動靜，握在手上的鎗隨時在有變情況下，噴出鎗火。

那兩名放哨的土匪大概以爲前面有三道崗哨，故此安全得很，加上一直以來沒有出過事，所以很懶散地抱着鎗，倚坐在一塊大石下，迷迷矇矇地睡着了。

也所以他們連是怎樣死的也不知道，就做了糊塗鬼。

那三名士兵用利刀解决了兩名放哨的土匪後，立刻朝蕭原他們招了招手。

蕭原他們立刻彎下腰，快速地竄奔到那塊大石後。

大石後不到三丈，就是八九間木寮，靜悄悄地一點聲響也聽不到。

蕭原他們靜靜地聽了一會，才從石後竄出來，狸貓一樣迅捷地竄向那八九間木寮。

× × ×

那名反正的土匪帶着蕭原，直竄向一間居中的木寮。

蕭原的手上握着一挺機關鎗。

而那間木寮正是匪首李雄與陳勇的居所。

對於這兩名窮兇極惡的悍匪，蕭原決定親自動手。

竄過那一間木寮時，都可以隱隱聽到傳出來的鼻鼾聲。蕭原與那反正的土匪併

肩竄奔到那間木門緊閉的木寮前。

按照預先的約定，那九名分別竄到一間間木寮前的士兵，必須在蕭原的機鎗叫響之後，才能够開鎗射殺寮內的土匪。

蕭原之所以這樣決定，是因爲兩名匪首不但兇悍，而且奸狡警機過人，他不願因爲一點意外而讓兩名匪首驚覺逃逸。

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蕭原兩人竄到那間最整齊堅牢的木寮前的刹那，一下清脆的鎗聲驀然在寂靜的夜空響起。

刹那間，鎗聲紛紛響起，急密如驟雨，震動了夜空。

而慘呼聲亦突在鎗聲中響起。

蕭原乍聽鎗響起，已知道不能按照計劃行事了。一步標到屋前，食指一扣，雙手緊握着的機鎗便吼叫起來，鎗彈有如流螢一樣掃射向板壁。

「達達……」鎗聲急響中，那面板壁最少多了十幾個彈孔。

蕭原一邊繞着木寮，一面開鎗朝木寮掃射起來。

而那名反正的土匪早就伏在地上，朝着緊閉的木板門一鎗接着一鎗射擊！

這刹那，鎗聲響成一片，密集而急驟，鎗彈濺射的火光閃爍不已。

所有的士兵皆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射入每一間寮屋內，那些尚在睡夢中的土匪，根本連眼也還未睜開，便到閻王爺爺那裏作客了。

鎗聲響起一會，營地兩頭通向峽道的方向亦有鎗聲響起。

蕭原一邊開鎗掃射，一邊繞屋疾衝，一下子衝到屋後一個半開的窗子前。

他立刻朝那窗子掃射了幾鎗，然後衝到窗子前，將鎗管伸入窗內，擺動着機鎗，一口氣將一梭子彈掃射入屋內。

這一輪急驟的鎗火掃射之下，他相信屋內再也不可能有活人了。

而這時候，密集的鎗聲也開始疏落下來，蕭原不禁吐了口氣。

但就在這時，屋內響起砰的一下鎗聲，跟着是那名守在大門前，業巳反正的土匪的痛叫聲。

蕭原禁不住心頭震動一下，霍地抽出插在腰間的匣子炮，頭一低，恰好瞥到一條人影自左角地下竄起來直撲向門口。

蕭原咬着牙，食指一扣，鎗連珠般響起，子彈曳着綠光射向那人影的背面。

那人影才竄到門口，便被子彈射中，慘叫一聲，仆伏在地上，動也不動。

× × ×

戰鬥終於停止了，而營地中火光大亮，照亮了整個營地。

所有在營地內的土匪一個也走不脫，全部被打死，包括兩名匪首李雄陳勇。

只有在峽道內放哨的幾名土匪見勢色不對，溜之大吉。

而蕭原他們沒有人死亡，只有兩名士兵意外地受了鎗傷，還有那名反正的土匪，肩頭被射傷，那是被陳勇射傷的。

搜查之下，搜出那兩挺新式機鎗、兩支白金手鎗，和一批鎗械及財物糧食。

而這時候，離天亮還有一小段時間，但蕭原他們却連一點倦意也沒有。

他們决定在天亮之後才離開，凱旋而歸。

（完）

我是英雄

（本文承自第37頁）

三人苦戰，瞬即已過五百招外。

千面龍王越戰越勇，銀龍鞭一招比一招兇厲，南宮鱷屢攻不破，而且一直是處於情急拚命狀態中，時間一長，內力已有不繼之象。

謝雲的手心已在冒汗。他已漸漸覺得，失敗和死神都已接近了義父和自己。

他不甘心，就算拚盡最後一口氣，他也絕不能讓千面龍王繼續揚威耀武下去。

但千面龍王越來越佔盡上風了，而他的暗器，也突然在這時候出手。

謝雲早已提防到千面龍王會有此一着，而他的銀摺扇，却是接收暗器的上佳兵刃。

三十六點寒芒，最少有三十二點給銀摺扇一捲而沒，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但還有四點，却是射向南宮鱷的。

謝雲的手忽然完全冷透。

南宮鱷一直都是有攻無守，這四件暗器他是否抵擋得住？

只聽得一連串「叮叮叮」之聲，南宮鱷的大刀巳擊落了三支喪門釘。但還有一枚，却巳嵌入他的左肩肌肉裏。

謝雲大叫一聲：「義父！」

千面龍王瘋狂地在笑：「這種喪門釘，無藥可解，就算是我挨上一枚，也是有死無生！」

他笑得很興奮，冷不防一道青光，彷佛從天而降，刺在他胸膛上！

× × ×

千面龍王不愧是黑道絕頂高手，謝雲和南宮鱷根本就無法擊敗他。

但她却敗在「驕傲」這兩個字之下。

他若不是笑得那麽興奮，那麽瘋狂，絕不會聽不見霜怡那平平無奇的一劍。

是霜怡來了。

她一直在追查大伯父的行藏，她決定要對付這不可一世的千面龍王。

但他却想不到，她才找到這屋子，才第一招向千面龍王襲擊，居然就巳得心應手，連她自己也不相信這是事實。

千面龍王更不相信。

但他終於還是仰天長嘆，說出了四個字：「天亡我也！」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秋夢樓和烈火同心盟的英雄豪傑也找到這裏來了。

他們損折了八個人。梁懷之胸膛上的斷箭又被拔出，他當然是死了，但他却在最後一刹那，給了繆眞致命的一掌。

當他們揭開千面龍王廬山眞面目之後，不禁相顧失色，也大感意外。

這千面龍王，原來竟然就是客棧裏那個「不懂武功的席老闆」！

南宮鱷道：「老子看走了眼啦……」

雖然是苦笑，終究是笑。

他是謝雲的義父，他在含笑中溘然長逝。

門外突然來了一個女尼，秋夢樓對正在哭泣的謝雲說：「是你媽來了。」

謝雲一楞，哭聲更甚。

他已是英雄！誰說英雄不流淚？(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蜘蛛巷是個藏汚納垢的地方，內裏住着各式各樣的三山五嶽人馬，一般人都望而却步，一日，安慶館的老板王痳子，和石狗子相繼被人殺死，偵緝隊的傻豹來到朱老三家問話，却問不出什麼來，傻豹帶着小白到王痳子家調查，知悉王痳子巳把安慶館賣給別人，而這新老板却沒人見過，正當傻豹到安慶館時，新老板適時出現，他正是胡二刁，傻豹懷疑作案的可能是胡二刁，派人監視他的舉動，一夜，傻豹等人正在溝內撈屍，突見碼頭上一羣苦力和安慶館的人打起來，傻豹向天鳴了一槍，胡二刁趁此機會急逃奔到王痳子屋外，翻牆入院內……

水溝大混戰　兇徒遭殲滅

奸夫

過了一忽，只見一個丫頭模樣的女人，手上捧着一具鍋子走了過來，丫頭故意用力踏着地，發出响聲，好像要通知屋內的人般。到了楊小素屋門外，叫道：「太太，參湯及點心送來了！」

屋內傳來楊小素的聲音，「把它放在門外，我自個去拿！」

丫頭應了一聲，把鍋子放在地上，又用力踏地的走去了，丫頭走遠了，房門才拉開，屋內洒出一地燈光，楊小素穿着一套內衣袴，胸襟半敞着，露出一截白雪之的胸肌，雙頰泛着紅潮，伸頭向左右看了一下，彎腰把鍋子拿了進來。

這當兒，胡二刁已把屋內的情況看了一遍，床上被褥凌亂，紅帳半垂，却不見床上有人。胡二刁跳了下去，正想走前偷聽，忽聽前屋有人喝道：「誰？」

胡二刁一怔：「除了俺還有誰，半夜跑來王府的？」

只聽一個細細的聲音道：「老蔡，是俺！」

胡二刁心頭一陣亂跳：「果然是這個雜種！」原來那聲音十分耳熟，彷彿是安慶館內王炳的聲音。

胡二刁心想，「俺光去瞧瞧他，反正才半夜，這裏的戲沒這般早唱完！」

走到門子靠二進處，只聽那老蔡好响的喉嚨道：「王兄弟，你這時候急衝衝地跑來幹什麼？」

「剛才咱們跟碼頭上的獅帮幹上了，差點沒命！」

老蔡顯然十分驚詫：「這是爲什麼？獅帮可不是好吃的菓子！」

「姓胡的領着我們幹的！俺不跟他們應付能瞞得過去麼？」

「那你來這裏做什麼？」

「請告訴太太，姓胡的該是道上的高人，眼光準，武藝兒便是要得，鬥起來比咱們還兇狠，只不知是那條綫上的！」

老蔡道：「那你可得下點功夫，好歹把他的東西磨出來才對呀！」

王炳還未答話，只聽大門「砰砰砰」的擂得連天响，王炳道：「糟了，不知是誰！」

老蔡道：「你找個地方藏一藏，俺去看看！」

胡二刁忙退回內院，只聽老蔡問道：「誰呀？三更半夜吵得人睡不着覺！」

只聽外面有人道：「局子內來的，咱們是追人追來此處的，請開開門！」

胡二刁一聽，暗罵道：「原來是這頭呆鳥！」他等老蔡開了門，放進人去，忙翻上牆頭，向外一躍，剛落地，只覺腰眼上一凉，有根硬物抵了上來，「姓胡的，千萬不要動，跟咱們回去一趟！」

胡二刁只得把手舉起，道：「你們是誰？」

「放光棍一點，幸虧咱們隊長聰明，一猜便猜着你一定是躲來這裏！」

胡二刁在心裏罵了千百遍，嘴上却笑道：「你們隊長呢？」

只見那傻豹自內走了出來。「俺在這裏！」

胡二刁問道：「俺犯了什麼罪要犯你動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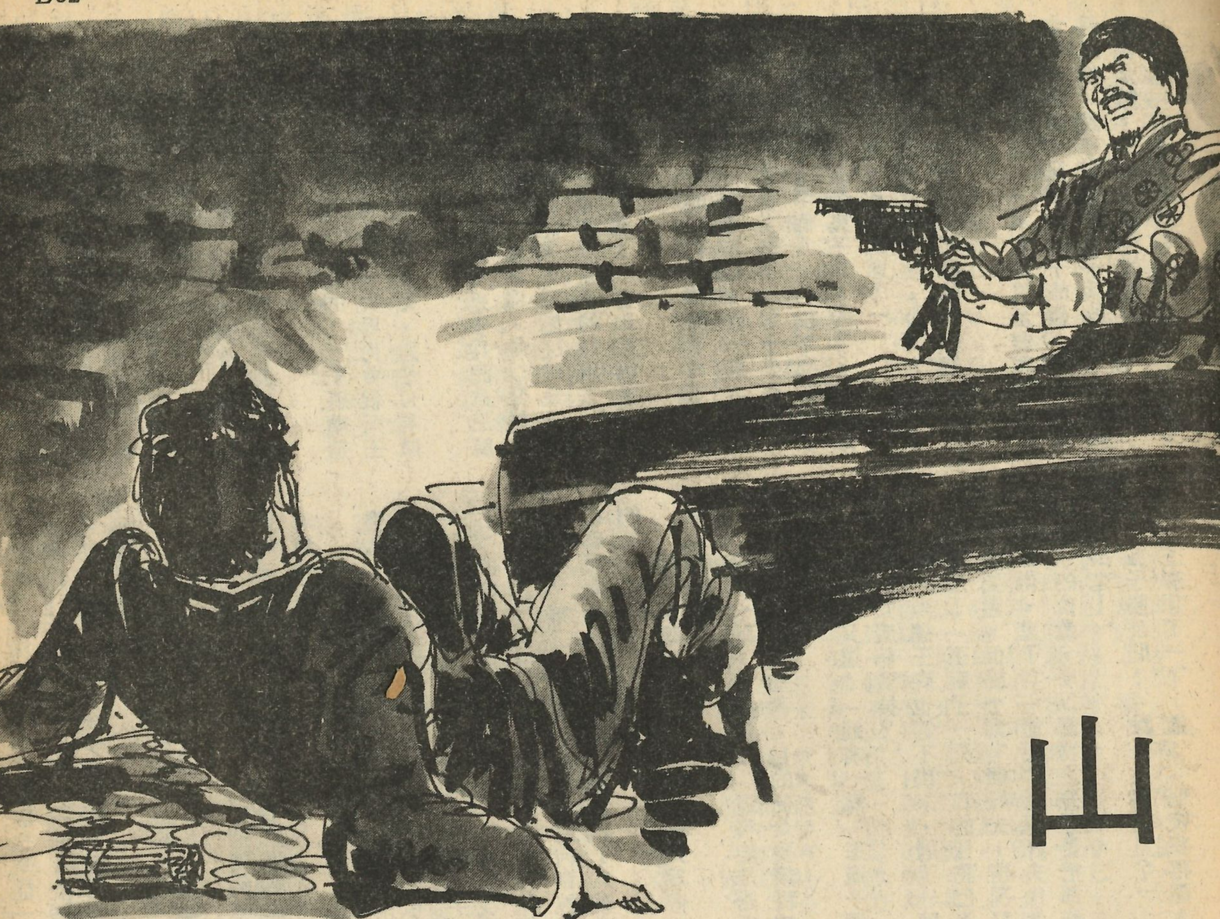
「公然械鬥，這便是罪名！姓胡的，你給俺放光棍一點，別惹火了老子，否則有你好看的！」傻豹站在胡二刁臉前，手指頭幾乎指到對方鼻尖上去了！

胡二刁冷冷地道：「隊長好威風呀！左右不過多了一枝槍而已，也沒什麼不得了！」

「叭！」傻豹伸手便在他臉上摑了一巴掌，「你想討打還不容易！」回頭又對

民初俠情倫理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山貓王森（下）



老蔡道：「對不起吵醒了你們！帶走！」

胡二刁在槍口下還能變出什麼花樣來？只得乖乖跟他們離開。

老蔡道：「天氣寒冷，隊長您爲什麼不來喝杯酒暖和暖和？」

「對不起，待俺改日有空再來吧！」傻豹頭也不回，雙眼緊緊瞪着胡二刁的身子，生怕他猝然發難。

×　×　×

局子內，燈火通明，施子勝、老周，傻豹跟老蔡都坐在爐前。

施子勝笑了一笑，親手替胡二刁解下繩子，道：「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大隊長！」

「王大隊長？」在場諸人俱是一怔，把眼投向胡二刁。

只見胡二刁不慌不忙地說道：「小弟原是省內的偵緝大隊的王森，請大家多多指教！」

傻豹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這可是眞的？」

施子勝含笑道：「早前他巳把文件及各種省長的介紹信給俺過眼了，錯不了，歡迎王大隊長來本城協助維持治安！」

原來此人便是山東省偵緝大隊的大隊長「山貓」王森！王森長身抱拳道：「不敢，小弟此次來此，行動極爲秘密，怕洩露消息，所以沒先來跟諸位打個招呼！」

施子勝道：「王隊長這次任務重大，在未完成任務之前，即使是局子內的人也不得透露一點風聲！」

衆人道是之後，傻豹問道：「老兄，你鬼鬼祟祟的，差點把你視作歹人！」

王森笑道：「幸好小弟沒讓你的『黑棗』（子彈）打中！」

傻豹臉上一紅：「不知隊長的任務是什麼？」

「你不問小弟也想說了。這次省內得到一個消息，要俺來查一查這個王痳子，大家都知道鬼子兵現在侵入東北三省，但他們胃口大，還想覬覦山東這塊肥肉，暗中派人來華跟本地的帮會組織聯系，希望藉他們作內應，好讓鬼子兵一到便可垂手而得……」

傻豹砰的一拳擊在桌子上，道：「大痳子莫非是這種狗養的漢奸？」

「根據可靠的消息，王痳子的確跟鬼子兵的特務組織有來往！沒想到我還未到青島，便聽說王痳子被人殺死了！爲了查明王痳子的手下，省內讓我化了個身份而來……」

傻豹插腔道：「你便向王痳子買下了那爿膏子舖？」

王森笑道：「兄弟那裏來的錢？咱只是施了點手段，把買主胡二刁扣了起來，然後由兄弟假扮他而巳！」

老周一聽，忙問道：「王痳子死的那一夜你分明在蜘蛛巷出現過嘛，那是爲了什麼？」

「那時候，俺還未決定假扮胡二刁，想潛入王痳子家調查一下，那個賣燒肉餖的老頭不肯說出王痳子的住址，但兄弟還是把它找着了，可惜王家四面佈滿了暗樁，兄弟不敢造次才悄悄離開的！」

老周又奇怪了。「王痳子既然在家內外佈下暗樁，又怎會輕易讓人放倒？」

「所以兄弟認為殺人的兇手，不是你們所說的乙！乙也可能跟兄弟遇到的情況一樣，臨時打了退堂鼓！王麻子被人殺死，可能是死在手下刀下！」王森把剛才自已無意中探到的消息說了一遍：「這個兇手也可能就是楊小素的奸夫！」

傻豹精神一振。「這奸夫會是誰？他連王麻子的老婆也敢偷，胆子當眞比天還大！」

「奸夫是誰還是次要的！」王森續道：「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奸夫為何要殺死王麻子？是要向鬼子兵獻媚呢，還是另有原因？」

老周道：「極可能是鬼子兵認為王麻子不合用了，為免洩露軍機，是以又派人把他殺掉了！那個奸夫也可能已給鬼子兵收買了，留在王家起着監督的作用！」

施子勝大喜，道：「查出原因便好辦了！」

一直不作聲的老古這時開了口：「青島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一般人行兇之後，所做的善後工作不一定十分仔細，但為何咱們查了半個月，仍找不到王麻子的頭顱？而且若是鬼子兵下的手，他必然不會故意再割下死者的頭！」

「王炳這人行跡可疑，今後大家都小心一點！」王麻子把王炳的事仔細述了一次。

傻豹罵道：「這人當眞是個雜種！既拿咱們的錢，又拿王麻子的錢，更拿安慶館的錢，說不定還拿鬼子兵的錢！王雙雁當眞是瞎了眼才會請他做綫眼！」

話一出口才覺得有點不對！王雙雁是王炳的堂兄弟，而王炳做綫眼也是他一手經辦的！王炳既然有問題，那麼王雙雁亦可能有問題！難怪施子勝不讓王森的身份洩露出去！

老周道：「咱們把王炳抓來一問不是一清二楚了麼？」

「不可！」王森道：「咱們要釣的是大魚，王炳只是個小脚色，不值得為他打草驚蛇！」

施子勝道：「咱們掌握的資料已逐漸豐富，但隨即又發生了幾個新問題。第一，石狗子為什麼會被人殺死在家內？開始的時候，咱們以為他因為看見那個兇手（乙）的樣貌，所以讓人殺死，但現在咱們又認為乙不是兇手，那麼石狗子為何會被人殺死？第二，石狗子的屍首為何會被丟在碼頭邊的小溝內？按說若是殺了人滅口的話，根本不必割下腦袋！」

眾人都陷於沉思中，室內一片寂靜，却又烟霧繚繞。

過了一陣，王森道：「這可能是兇手故意放出的一個烟幕，目的便是要模糊咱們的視綫！」

施子勝又道：「還有一點，王麻子為什麼要把安慶館賣掉？」

這一點連王森也答不出來，過了一陣，他才道：「王麻子一死，我的任務已沒有那麼要緊，但楊小素有個奸夫，情況又有了變化，鬼子兵可能要拿這個奸夫代替王麻子的位置，所以當務之急還是把那奸夫挖出來！」

施子勝反問：「隊長有何高見？」

王森想了一下，道：「明夜我再潛入王家，你們帶人追進去，趁機到楊小素房內搜一搜，當然我會去查明奸夫在房內才發出訊號！」

傻豹道：「但最怕咱們一進去，那奸夫聽到聲息便逃了！」

王森笑道：「他逃走難道不用出門？一出門俺便看着了，也不會放過他！」

施子勝想了一下，道：「這辦法雖然不是沒有缺點，但既然沒有其他辦法，也只好採用了！咱們想好了細節，明日下午再去通知你！」

「好吧！俺也不能再坐下去了，否則便要讓人生疑了！」王森起身告辭。

眾人也不送行，王森出了局子，向蜘蛛巷走去，路上全沒碍眼的人！

到了安慶館外，王森伸手去掏鎖匙，準備打開，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背後有個聲音響起，立即一伏身，向旁閃開。

互爭先機

王森閃開之後，立即回頭一望，只見對面屋頂上似乎有個人影一閃，但隨即隱去。

王森略一沉吟，終於還是把門打開，閃了過去。

館內一片漆黑，王森心頭忽生一絲警覺之心，忖道：「怎地靜得如此奇怪？小虎子呢？」心念一動，脫下一隻鞋子，脫手向前拋出。

「巴」的一聲，鞋子落地，但館內依然寂靜如死！

王森心頭更加不安：「若是小虎子在內，他聽見這聲音必會出來探視……莫非他出了岔子？」再脫下另一隻鞋子，再向另一端拋去。

又一道清脆的落地聲傳來，這次王森清晰地聽到一個異聲，證明館內有外人，他想了一下，估計可能是王炳帶着王麻子以前的手下來了。他身無寸鐵，有點慌，忙斜竄幾步，匿在梁二平日的那張櫃子後面。

王森硬是有股沉穩的狠勁，心想：「你們遠來是『客』，老子便跟你們拚一拚，看誰耐性好！」

過了一陣，王森便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細聽一下，脚步聲起落淩亂，竟然不只一個。脚步聲越來越近了，王森聽出共有三個人。

那櫃枱的下面是空心的，王森把身子縮了進去，並盡量把呼吸放輕。

那三個人已離櫃枱很近了，王森還是沒動，忽聽一個漢子喝道：「胡二刁，別他娘的像隻縮頭烏龜，有胆的便出來讓咱們見個高下吧！」

前廳響着回音，那人又道：「你既然有胆到咱們地盤撒野，現在咱們來了，你怎麼反而不敢出來！」

敢情這些人竟是獅帮的人！王森暗呼不妙，小虎子一定凶多吉少了。現在他只想趕快退出館子，但有人走近櫃台了。

王森當機立斷，身子縮長，用肩頭把櫃台掀起，那大漢冷不及防被撞了一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王森未待對方有所反應，抽開抽屜，抓起一把算盤衝了出去。

只聽「呼」的一聲，不知誰的刺刀迎

面刺了過來！王森臨危不亂，算盤一砸一歪，用木栓夾住刺刀，同時飛起一脚，把對方踢倒！左手一翻，已握住那柄刺刀。

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個大漢揮着斧頭劈了過來。

王森一轉身，算盤向上一格，只聽「咔嘶」一聲，算盤吃斧頭一斬，立時裂成兩截，算盤珠子跌落地上，「得得」地亂響着。

那大漢顯然一怔，王森的刺刀已及時一劃，只聽那大漢「啊」地叫了一聲，料是掛了彩！

這時候，那個被櫃台撞倒的大漢已爬了起來，揮着一雙鐵鉤與同伴雙雙合戰王森。

王森不知對方來了多少人，未敢怠慢，生怕對方援兵一至，自己將再難脫困。

心念電轉，斜退幾步，回身抓起一張板櫈，讓對方的鐵鉤抓空之後，才猛地擊出，只聽「噗」地一聲，那大漢腦袋着了一記，登時暈倒地上。

黑暗中打鬥，格外容易分出高低，有深厚的傳統武技基礎的，除了練就一雙夜眼之外，還能自聲音聽出對方的出手，身位及動作。

王森三招兩式便已撂倒兩人，另外一人見狀心胆俱落，忙不迭向後急退，跑到門後才拉門閂，準備把門拉開。

王森抄起一張板櫈，猛力脫手拋去！

那漢子聽見風聲，慌忙身子一縮，後肩仍被櫈脚掃過，大叫一聲，不敢再去開門。

這一聲大叫過後，內堂立即傳來一陣急促而輕快的脚步聲。王森心頭一懍，又抄起一張板櫈向上一拋！

那板櫈居然穩穩當當地掛在橫樑上，王森却在此時斜竄一步，匿在桌下。

脚步聲到了跟前，有人咕嘀兩聲，一道白色的光柱隨即亮起，射向樑上。

王森探頭一望，來的是四個大漢，其中一個手上握着一管手電，打着光賊溜溜的瞄着屋頂，另一個手上抓着一柄烏黑的匣子槍，其他兩個都是手執斧頭。

地上那三人，見來了救星便哼哼哈哈地「招呼」起來，那個拿匣子槍的問道：「他娘的！別像孝子般一副哭像！人呢？」說着走前幾步。

「人？」一個漢子在地上爬了起來，揉揉眼睛，拿眼瞄動起來。

王森心知時機緊迫，霍地扛着桌子向那拿槍的人撞過去！

這一着猝然發難，那漢子冷不及防，胸膛被桌角猛擊一下，痛得他立即踣倒地上，王森身子一伏，桌子落地，左手急抓着那漢子的足踝一拉，那人立即滑了過來，眼光瞥及王森正想抬手開槍，王森右手一翻抓住其手腕，右拳擊去其下陰上，那漢子一身氣力突然消失，任由王森搶過手槍，痛得死去活來，在地上扭動，那張桌子幾乎被他踢飛。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在眨眼間發生，那些大漢在一怔之後，其中一個大漢才舉起斧頭劈下！

只聽「咔嘶」一聲，那桌子已裂開兩片，斧頭仍向下落去。

桌面剛一响，王森已如山貓般蜷縮起來，擰腰一滾，脫離桌子範圍。

那大漢一斧擊裂桌子，已不見了王森，標前一步，手起斧落，望王森砍去！

王森左肘支地，右手食指一扣，只聽「砰」的一聲，那大漢大叫一聲，拋下利斧，扶腕而退。

此刻，那個手持手電的大漢也伸手去掏手槍，由於他慣用反手，所以手槍掏出之後，還要換手，一緊張，槍管跟手電相碰，發出一道响聲。

王森立時自地上彈起，手腕一移，槍管對着那漢子，喝道：「操你娘的！獅帮算是什麼東西？趁老子不在來揣窩，乖乖地把槍拋下！」

那漢子悍不畏死，手腕一翻，把槍管對了過來，不料王森比他更快，「砰！」又一槍擊在他手腕上，手槍「篤」的一聲跌落地上。

那大漢一痛之下，手電也跌落地上，幸而沒毀掉，仍發出白光。

王森緩步走前，對方急忙後退。「狗養的！都給老子站着，否則請你們喝一頓『蓮子羹』（子彈）！」

那些大漢噤若寒蟬，王森把槍拾起，一看，竟是柄精緻的八响小手槍，這種手槍發出的聲音極輕，最宜暗殺，而且價錢極昂，王森不由瞪了他一眼，只見那人臉上一片凶煞，身子高大而結實，心頭一動，暗忖這人的來歷絕不簡單！

「狗養的！誰買你來的？」

「你說什麼，俺可聽不來……」那漢子露出一股可憐巴巴的模樣。

「老子在道上已混過不少年了，自小便玩槍玩刀的，什麼玩意兒沒見過？這柄槍是誰給你的？唔！」王森一邊說，一邊把槍管指向他額角。

那漢子本是低着頭的，這時候身子忽然一掀，同時飛起一脚急踢王森的腰腹！

好個王森，急切之間提起膝頭一格，但對方力大，給他踢得旋了一個圈。

那漢子道：「兄弟，跟他拚了！」飛身再一脚望王森後背踢去！

王森像一頭山貓般斜跳起來，右足剛落地，右足便猛地向後一蹴！

兩隻鐵腿在半空一碰，相互都蹬退兩步！但王森反應極快，那漢子還未踢出第三腿，他已轉過身來，右手的八响槍叫响，把一個手持鐵鉤的大漢解決，匣子槍遙指那高大的漢子！

槍聲只輕微一响，有點啞，比過新春燒的小鞭炮還輕！但是這一輕响却發揮極大的威力，所有的人全部靜止了！

一個大漢道：「胡爺！咱們做趟交易你看怎樣？」

王森冷笑一聲，道：「老子要殺你們這狗公生的，狗娘養的雜種，比踏死一隻螞蟻還要輕鬆，有什麼交易能够叫老子動心的？」

「有有！咱們剛才該死，綑了您的幾個手下……」

王森聲音更冷，八响小手槍斜指着他：「眼下老子那些弟兄呢？」

「只有，只有四個……都在後頭，有人看守着……假如您肯放過咱們，咱們也放了他們！」

王森道：「這主意不錯，但人俺未看

過，叫俺怎樣相信你的話？」

「胡爺要看辦還不容易？」那漢子諂媚地道：「俺這就叫人送過來！」隨即提聲叫道：「黑三子，你這呆鳥還不把人好好地帶過來？」

他連喊幾遍，才聽到裏面傳來一陣脚步聲，接着見一個大漢抓着一柄利斧，一個拿着桿長槍在遠處吊着，小虎子、王炳、梁二還有一個夥計雙手被反轉縛在後背，大腿也被緊緊地纏着細繩子，只能慢慢地走過來。

王森心念一動，見用强不行，便道：「好吧，咱們來個公平交易！」

「對對，公平交易！」

「眼下在老子槍管下的有五個人，咱在你手中揑着的是四個人，這如何公平？四個換四個！」王森淡淡地道：「這才叫公平交易！」

那漢子吃了一驚。「胡爺您不會開恩一下麼？」

「操你奶奶的！剛才你們偷襲老子的爲何不開恩一下？肯是不肯一句話，快說！不說拉倒再拚過！」

「但您巳放倒了咱們一個兄弟，這不是扯平了？」

「不，一句話，四個換四個，幹不幹？俺要留下他！」王森指一指那個高大的漢子。

高大漢子道：「你留下老子幹啥？」

「你放心，俺只是有幾件事要跟你研究而巳，絕不傷你一根毫毛！」

剛才談交易的那個漢子立即道：「好，咱相信胡爺你是條好漢！好漢子說的話可當作聖旨，四個人換四個人，黑三子，放人！」

一個漢子立即替小虎子等人解開痲繩，王森用槍指住高大漢子，道：「行了，你們開門走吧！」

高大漢子叫道：「老……你他娘的良心讓狗吃掉，便要我來替你們換命！小心俺豁了出去！」

那漢子冷冷地道：「不會的，胡爺說過不動你一根毫毛！你放心，你老婆及兒子小弟會好好照料，還有你老娘，咱們也不會虧待她老人家！」

高大漢子臉色刷地變白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額角上的汗珠兒像山水般淌下來。

小虎子道：「大哥，咱們……」

王森道：「關門點燈！」

燈點起之後，一個夥計拿來了一條繩子，把高大漢子綁了起來。

「姓胡的，你說話跟放屁一樣吶！剛才你怎樣說的？」

王森把槍插在腰上，笑道：「俺可有動你一根毫毛沒有？嗯，相好的，你貴姓大名啊？」

「哦？你要跟俺研究的，便是這個問題嗎？」

王森臉色一寒。「俺雖說不動你一根毫毛，但並沒有說別人不可以動你！乖乖的，你也不是頭一天出來混的，連名字這種芝蔴綠豆的小事兒也不敢說，叫人怎還會平心靜氣？」

高大漢子想了一下才道：「俺姓倪，叫大牛！」

「倪大牛！俺也不想跟你研究你的姓名是眞是假，俺且問你，你是誰派來的？來此有何目的？」

倪大牛眼光忽然自王森旁邊掠過，說道：「俺是原彪派來的……原老大認爲你剛才在他臉上抹灰，所以叫咱來找你的霉氣！」

「還有呢？全部給俺掏出來！」

「就是這些，打死俺，也是這些！」

王森道：「不是吧，若是這般簡單，剛才那小子爲何會拿你的老娘，老婆及兒子來威脅你？」

「誰說他威脅俺？」

王森道：「好吧，俺也不想跟原老大再結怨，也不想再鬥下去，地上有官有兵，俺把你交給傻豹，他要怎樣辦便怎樣辦！」

倪大牛臉色霎時比紙還白，叫道：「你敢破壞規矩？原老大可不會放過你！」

王森冷笑一聲：「告訴你，你要跟老子比狠，還差一截，原老大有什麼厲害手段使過來，俺都一一接得住！」回頭道：「小虎子，送他去局子內，順便叫局子內派人來收屍！」

倪大牛破口大駡起來，王森道：「這裏有屍體，俺不把你送官，將來發生了什麼岔子，俺還能做生意？」

小虎子抓起倪大牛說道：「乖乖地走吧！」

王森把那柄八响小手槍拋給小虎子。「看穩一點，別讓他跑掉！」

小虎子應了一聲，拖着倪大牛出去了，王森道：「天快亮了，你們也別回家啦，在這兒瞌一會兒吧，路上又不安全！」一回頭，不見了王炳，忙問梁二：「王炳去了那裏！」

一個夥計道：「老闆，俺見他入內堂去了！」

王森立時大步走入內堂，內堂又黑又靜，他大聲叫道：「王炳，王炳！」

王炳却沒做聲，王森點起燈來，四下房間一照，却不見王炳的影子，正想到茅厠查看，才見王炳捂着肚子，苦着臉走了過來，「老闆，剛才您好像在叫俺？」

「你去那裏？」

「剛才讓他們綑住，鱉了一肚子廢物，所以去了一趟茅厠！」

王森道：「沒什麼事，俺只是怕你發生了意外而巳！早點歇息吧！」

「是！」王炳低頭去了。

王森正想入房，耳畔兒聽到遠處似乎傳來一道槍聲，他心頭一怔，暗道：「沒的是小虎子出事啦？」重行披起外套，戴上禮帽，走出前堂，對梁二道：「外面有槍聲，俺出去看看，你到內堂吧，那裏安穩一點！」

正想拉開大門，冷不防外面跑來一個人，昏暗的燈光下，依稀看出是小虎子。

「小虎子！發生了什麼事？」

「大哥，出了岔子了，那倪大牛讓人在屋頂上用短槍打死了。」

「人呢？」

「還躺在巷子內！」

「快帶我去！」

兩人出了門，小虎子飛快地跑着，轉過了兩條巷子，忽聽他喝道：「停手，否

則俺要開槍了！」

王森推開他，擧槍一瞄，只見一個漢子拔脚而跑，兩人追前，王森取出『來打』打着火，只見倪大牛頭角中槍，寒風中，血巳凝固，一柄利斧就在他屍體旁邊，看樣子是剛才那大漢丟下的！

王森心頭一跳，問道：「你剛才有沒有還槍？」

「有！還了兩槍，但是却讓那人逃掉了，料不到他去了又來了，幸而未讓他得手！」

王森毅然說道：「這一干人一定跟殺死王痲子的同爲一夥，快把屍體運去給傻豹！」

兩人拖着倪大牛的屍體出了蜘蛛巷！街道上巳有行人，王森忙道：「現在天快亮了，料必沒有危險，我不方便亮相！你自個去吧，小心一點！」

「是！」小虎子抱起倪大牛的屍體，飛快地跑去。

王森待他的踪影不見了才走了回去，剛穿過一條橫巷，一度木門忽開打開，王森回頭一望，却是一個女人提着馬桶出來，那女人怔了一怔，道：「早啦！」

「早！」王森剛應了一聲，忽然後背讓一條硬物抵住！

虎穴孤胆

王森只覺一股寒風自後脚背直透上來，但聽背後有人道：「胡爺，你是明眼人，俺手上抓着的是什麼，你該知道！」

王森哈哈笑道：「俺怎會不知道？那是一管槍，能殺人的槍，兄弟請小心一點，千萬別走火！」

那女人一聽到槍，心頭一驚，手一鬆，只聽「砰」的一聲，馬桶掉落地上，桶裏的穢物天雨洒花般濺了出來！

王森及背後那漢子都同時一縮，王森是有意識的，而背後那人却是下意識的，當他發現危險時，握槍手腕巳被王森抓住，緊接着只見王森一提膝撞在他小腹上。

那人一吃痛，身體自然下彎，王森左手腕一沉，狠狠地撞在其後背上，那人手一鬆，槍便巳在王森手上！

正在心頭暗喜之際，只聽一個冰冷冷的聲音道：「姓胡的，你看背後！」

王森未待對方的話說罷，便把那漢子推在自己前身，隨即後退兩步，貼在牆壁上。

只見前頭又出現兩個漢子，手上都提着槍，那女人見狀，大叫一聲，忙奔入房內。

王森有了那個大漢作擋箭牌，心頭大定，冷笑一聲：「想不到胡某來此不够半個月，便有這許多好朋友，兄弟，你是那條綫上的？」

一個大漢道：「放下人來！」

「對不起，該放的時候，胡某不用你叫，也會放開他！」王森低頭對被自己制住的那漢子道：「兄弟，你這一柄給俺，俺絕不會殺你，你千萬小心一點，要不然俺怕這一槍會走火！」

另一個大漢道：「姓胡的，咱們明人不說暗話，咱們這次來，是俺老大要請他跟咱們走一趟的！」

「哈哈，你們也算是明人？」王森道：「你們老大是誰？」

「獅帮帮主原彪！」

「哦？又是他？哼，他眞是寃魂不散吶，一夜之間來了幾起人！」

一個大漢訝然道：「你說什麼？咱們一夜來了幾次？笑話！咱們帮主只派了咱三個人來！」

王森心頭一跳，心頭泛起幾絲疑雲，問道：「你們老大找俺有何貴幹？」

「咱們下面的怎會知道？」

「俺若貿貿然跟你們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麼？」

「胡爺你怕？」

「說不怕的人是傻子，你若不信何不叫你們老大來見我？」

那大漢道：「不過咱們老大表示這次見你沒有歹意，他只想跟你約個地方時間，來一見高下！」

王森哈哈一笑：「他目下在那裏？」

「在碼頭上等你！」

王森忖道：「天巳亮了，碼頭上人來人往的，原彪也未必敢在那裏動手！」便道：「好吧，你們在前面帶路！」

× × ×

原彪雖說在碼頭見王森，但却是在碼頭上的一間貨倉內，貨倉內堆滿了蔴袋包子，人在上面一藏，可眞難發現。

王森藝高胆大，仍扯着那漢子走了進去，一入內，大門便被人「砰！」的一聲關上了。

王森一手抓着那漢子，一手握槍，背靠在蔴袋上！

只見原彪哈哈大笑，自內走了出來：「俺還以爲你是個胆大包天的好漢，想不到也是尋常而巳！」

王森笑着說道：「彼此彼此，那天假如俺來『請』你，你也肯去的話，俺便服你！」

「你不見俺也是單對單見你麼？還不放人？」

「好！」王森把那漢子推開，順手把槍插在腰帶上。

原彪叫他手下出去，王森問道：「老大叫俺來此，不知有何貴幹？」

「俺是地頭蛇，你是過江龍，兩虎相爭你認爲會怎樣？」

王森哈哈一笑，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不錯，但勝算誰較大？」

「你！」王森毫不思索地道：「不過你也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原彪哈哈一笑。「不過俺却很看得起你，要是你肯加入獅帮，老二這張椅子等着你來坐！」

王森一怔，道：「獅帮控制一座碼頭已有足够的力量，何必多俺一個？你不怕俺會乘機拉攏勢力，最後把你幹掉？」

原彪誠懇地道：「姓原的是誠心跟你談和的。」反起下襟：「俺連槍也沒有帶來！」

「你總得說說原因！」

「原因很簡單，青島城除了獅帮之外，還有王痲子的鐵鍊帮，城北老林的三虎帮，城西『吳將軍』的百勝帮等幾個大帮會，俺這碼頭是塊大肥肉，王痲子、老林及吳將軍早巳垂涎三尺，俺手下人雖不少

，都是些悍不畏死的莽夫，却缺少像你這樣的人材！

「假如你肯屈就的話，不但這塊肥肉緊緊被咱銜在嘴裏，其他帮會也怕了咱們幾分！」

王森哈哈大笑，原彪怒道：「姓胡的，你以爲俺在誆你？」

「不是！」王森笑聲一止，道：「可惜的是小弟來此賺吃飯，便是不想再在黑道上混，我之所以帶着幾個兄弟主要的問題防着別人而已，並無傷人之意，唉，老大，既然承你看得起兄弟，俺也是一句話勸你，眼下時代不同了，在黑道上終不能混長久，俺走過七省十五個城市，見過的人和事不少，你勿怪我人輕而口氣大！」

原彪一怔，臉上露出一絲失望之色，半晌才道：「你這些話不必再說了，即使俺想洗手，也得顧手底下那些兄弟的死活，好吧，衝着你這一片好心，俺便交你這朋友，以後絕不再找你的麻煩！」

王森喜道：「多謝老大好意，兄弟心頭感激，過兩天必備一份厚禮……」

「不必了！姓原的沒讀過書，但在碼頭上討活的人，都是爽直的漢子，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是朋友便大塊肉大杯酒有福同享，有禍同擋，是路人的，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原彪揚聲道：「你要卸的貨，過了午，俺便叫人替你卸！」

「多謝，其實貨也不多，才五箱！」

「都是些大烟吧？」原彪笑道：「將來俺兄弟去你舖子內，只望你勿拿假的充數！」

「兄弟那裏敢？再說，再做生意憑信用要緊！」王森道：「王麻子已死，他的鐵鍊帮也不成氣候啦，你也不用再害怕他了！」

原彪搖頭道：「不是，他婆娘也是個厲害的人物，王麻子一死，他手底下的弟兄居然沒有散也沒有反，兄弟，俺告訴你一件事，你得小心點，安慶館是王麻子一手創辦的，裏面的人也許有他的耳目！」

「這個你可放心，兄弟的一對招子亮得很，誰是人，誰是鬼，俺心中有數！」王森又試探他：「不知王麻子那婆娘是甚麼出身的？」

「以前是個唱歌的，却讓王麻子勾上了！」原彪露出幾分憂慮之色，說道：「實不相瞞，王麻子一直想把兄弟我擠掉，所以，我也不想跟你做對頭，免得兩頭受敵。」

「原來如此，假如王麻子的人敢動你，你派人通知一聲，兄弟拚着不做生意也要來助你一臂之力！」

原彪驚奇地道：「兄弟，俺是個直腸直肚的人，你這話可是眞的？你知不知道昨夜俺爲何故意刁難你？」

「小弟不知道！」

「俺跟王麻子表面上是沒有撕破臉，但暗中已較量過幾次，俺還以爲你跟他有交情，所以才把安慶館賣給你哩！」

「俺根本不認識，他只認得俺的白銀，俺跟他做成這筆交易，是有個中人從中拉綫的！」

「這樣俺便放心了，來，咱們出去喝幾杯！」

王森拱手道：「不，午過卸貨時俺再來找你，兄弟若不回來，手底下那些人可要急死啦！」

原彪哈哈大笑，拉開貨倉大門。「那麼下午俺接你到家內喝幾杯吧！」

王森應了一聲，又把那柄槍交給原彪：「煩老大交給你那兄弟！」一頓又問：「昨夜老大可有派人到俺店內？」

原彪道：「沒有呀！有人去麼？」

王森眉頭一揪，道：「他們自認是你派去的，後來讓小弟抓住一個，剛要拖他來見你時半路上讓人用冷槍打死了！」

「那人是什麼模樣？」

王森仔細描繪了一番，原彪想了一下，道：「這人倒像是王麻子的人，不過他不在本城，在烟台！」

王森道：「王麻子烟台也有地盤？」

「他有一個拜帖兄弟是烟台的瓢把子，你說的這個人叫做『獨臂兒』，他雖然雙手齊全，但左臂天生有缺憾，力量極薄，動不得刀子，不過他那隻右手槍法却是百發百中！」

「他既然是王麻子的人，爲何會去烟台？」

「是王麻子派他去的，王麻子跟他拜帖兄弟『單眼神』有個聯防協議，互相支援，早一陣『單眼神』因手下有人叛變，所以向王麻子借人，王麻子便派『獨臂兒』帶人走去了，後來便一直讓『單眼神』留在身邊！」

「原來如此！」王森辭了原彪，快步回店，一至店口，只見小虎子怪聲道：「頭兒，你去了那裏？儍豹找您哩，人在裏面！」

王森連忙入店，不料儍豹已自內堂走了出來，向他打了個眼色，標前幾步，抓住王森的胸衣。

王森陪着笑臉：「隊長，俺犯了什麼罪，請您高抬貴手！」

「昨夜你動槍殺了人，咱們局長要當面聽你解釋解釋！」儍豹裝出一副凶煞氣：「現在立即跟我走！」

王森輕輕推開他的手：「隊長，您別焦急，就算皇帝有聖旨，也可稍緩一時半刻，俺是個生意人，可不想惹官非，但也得讓俺跟夥計們交代一下！」

儍豹放開了手，說道：「好，俺抽一根烟等你，請你放光棍一點，不要乘機溜掉！」

王森對梁二道：「梁掌櫃，剛才俺已跟原彪談好了，午後他便派人替咱們卸貨，俺若趕不回來，你便帶個人去碼頭收貨吧！」

梁二道：「原老大不再刁難咱們？他要收多少錢？」

「人家付多少，咱們也付多少！一個兒不多，一個兒不少！」

梁二由衷地讚道：「老闆您眞行！」

王森哈哈一笑，轉頭道：「請隊長帶路！」

儍豹在前，小白在後把王森夾在中間，一路上三人都默不作聲，才入局子裏，儍豹便道：「大隊長，那個被人槍殺的狗雜種，你說是誰？就是乙！」

「就是乙？」王森微微一怔，「你怎

知道？」

「咱們請朱老三來認過了，他說那人便是第二個向他問路的漢子。」

王森喃喃地說道：「這可就有點奇怪了！因爲原彪說這漢子名叫『獨臂兒』，是王麻子以前的手下，被派去協助他拜把兄弟『單眼神』的！」一頓又問：「局長呢？」

老周剛好自內出來，聞聲答道：「局長等您很久了！請進！」

王森見着施子勝，立即把跟原彪來往的事說了一遍。施子勝聽後也是十分奇怪，半晌才道：「莫非單眼神派人把王麻子幹掉？假如是的話，獨臂兒却是個好人選，起碼王麻子不會防他！」

老周也道：「莫非鬼子兵要以單眼神取代王麻子？」

王森輕咳一聲，道：「假如這人眞的是獨臂兒的話，他怎會不知王麻子住在那裏，而要去問朱老三？」

衆人一聽，登時都怔住了，施子勝道：「也許是原彪猜錯了人，假如能讓他看過就好，可惜不能請他過來！」

「不要緊，趕緊叫人描一張圖，等下我去見原彪！」王森道：「你們找個名目再去王家看看，希望這人便是楊小素的奸夫！」

「好！」施子勝道：「現在立即分頭行動。」

王森忽然道：「王炳已可動手了，先把他抓回來迫供，但要等我去找原彪時才動手！」

× × ×

午飯之後，王森帶着小虎子及兩個夥計去提貨，原彪果然有信，很快便叫人卸下貨了，還笑道：「胡老闆，你最好打開箱蓋驗一驗貨，看看對不對，這年頭糊塗賬多得很！」

王森知道原彪對自己仍未能完全放心，便笑着叫夥計把五隻木箱的蓋子當着面打了開來，裏面裝的全是大烟。

原彪哈哈笑道：「老胡，眞有你的！這五箱够你發財啦！嗯，你向誰買的？」

王森暗暗好笑，這五箱大烟是省內緝到的，却運來此替王森掩飾身份。

當下王森笑道：「不是小弟信不過老大，實是這行有這行的規矩，賣主不同意，俺可不敢亮出他的名號！」

「是俺魯莽，請到舍下喝杯酒！」

「老大盛意拳拳，小弟若不去，倒要讓你生氣了！小虎子，你們先把貨運回店內，路上小心一點，別讓人搶去！」

× × ×

原彪酒量極豪，五杯下肚，臉色絲毫不變，不料王森的酒量絕不比他差，喝得比他還快，同樣臉色不變。

原彪大喜，笑道：「俺這次可找到對手啦，來，再乾一杯！」

王森陪他喝了七八杯才道：「老大，俺有件事要請教您一下，不知你肯賞個薄臉否？」

「兄弟怎地說起客氣話來啦？甚麼事快說來聽聽！」

王森把倪大牛那張畫像拿了出來，道：「這個便是潛入小弟店內橫行的狗雜種，你替我認認，他是不是王麻子的人，也好叫小弟以後提防他。」

原彪睜着一雙半醉的眼，接來一看，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他？他是誰？『獨臂兒』？」

「不錯，俺跟他朝過幾次相了，錯不了。」

「狗娘養的，王麻子把店子賣給俺，他老婆却想來攪渾水！哼，俺絕不會放過那婊子！」

原彪大喜，道：「你若要跟他撕臉，要人，俺跟你！好歹把王麻子的勢力連根拔掉，對你我都有好處！」

「好，衝着老大這句話，咱再乾一杯！」王森喝了酒又道：「不知石狗子是不是這狗雜種殺的！」

原彪冷笑一聲：「王麻子那狗頭唯利是事，心狠手辣，早忘了江湖的規矩了，這有甚麼稀奇？」

「俺聽說石狗子的那顆人頭是您手下在這附近的水溝拾到的，莫非王麻子要來插贓嫁禍！」

原彪想了一下，道：「這倒不一定，那水溝是條大暗渠，到了碼頭才變成明溝，隨便有人自溝裏一拋，都會流來碼頭這邊。」

「全城的水溝都滙集在這裏？」

「這倒也不是，不過蜘蛛巷那裏的臭水溝倒是跟這裏相通的！」

王森想了一下，道：「老大，你給俺十個兄弟，俺現在立即去找王麻子老婆算帳。」

原彪目光一盛。「你有藉口？」

「他昨夜用您的名號去找俺晦氣，單只此一點已够了。」

「好！俺跟你去一趟！」原彪一拍胸膛，「這酒回來再喝。」

原彪叫了個親信到碼頭召集人手，不一陣叫了五十多個人來，浩浩蕩蕩向蜘蛛巷。

蜘蛛巷內的大小混混一見到這陣架勢，便知今日有戲瞧了，又怕刀槍無眼給誤傷，都是懷着又喜又驚的心情往門窗處探頭。

王森先回店召集了幾個夥記，小虎子悄悄在他耳畔說道：「頭兒，那王炳今早便一直不見，儍豹找了他半天，都未能找到。」

「哦？這狗養的去了那裏？」王森一怔，「先別去管他，你跟俺去找王麻子老婆。」

一行人走到王麻子家外，只見房外不見一個人影，王森點了十二個人，道：「其他的兄弟請守在外頭，裏頭有了反應才好進去！」又向小虎子打了個眼色。

小虎子上前擂起門來，門板兒砰砰地響着，裏面就硬是沒一絲回聲。

原彪道：「不成王麻子的人都成了縮頭烏龜？」

王森道：「他不開門，咱不會翻牆上去？老大，你帶人由前屋入去，俺由後屋進去！」

「好吧，就這麼辦，看誰先搶得到頭功！」

王森帶着小虎子及安慶館的夥計兜向後面，到了那裏還是不見有人，一扇後門閉得緊緊的。

小虎子急衝幾步，雙脚一蹬，手掌在牆沿上一攀，人便輕輕巧巧地翻了上去，一個夥計讚道：「小虎子眞有你的！」

小虎子蹲在牆頭上，四周看了一回，伸手向後打了個手勢，王森等人立即也爬了上去。

王森首先跳下圍牆走了進去，王麻子那座後花園的菊花早巳枯黃了，大概人一死，就沒人打理。

王森向四周瞄了一眼，帶頭向宅子內走去，他首先找到楊小素那間寢室，附耳在門板上一聽，裏面沒一絲聲音。

他輕輕伸手一推，房門立即彈開，屋子內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床上的被褥摺得整整齊齊，紅錦帳搭在金鈎上，几上的茶巳涼，窗戶緊閉，屋子內冷冷清清的。

王森看了一回，說道：「到外面去看看。」

衆人一直走向中堂，還是見不到王家的人，却看到原彪跟他的手下巳經來至靈堂。

原彪正在吆喝手下把靈堂拆掉，王森連忙阻止。「老大，別打草驚蛇，您那邊見到人沒有？」

「連老鼠也未見過一頭！鐵鍊帮都跑去哪裏了！」

王森心頭十分奇怪。「楊小素鬧什麼玄虛？怎地一下子便跑個精光？」回頭對小虎子道：「快去附近問一問！」

小虎子去了之後，王森見靈堂上仍停着棺材，棺材蓋雖然蓋着，却未上釘，王森閉住氣扳開棺材蓋，一股中人欲嘔的屍臭立即衝鼻而來，衆人忙不迭後退。

屍體上蓋着一幅白布，上面還壓着一堆紙錢，王森揭起白布一看，那具無頭屍體，頸上碗口般大小的傷口巳潰爛，模樣兒十分恐怖，王森忙鬆手把棺蓋蓋回。

原彪說道：「兄弟，這死屍有甚麼好看？」

王森拍拍手，小虎子剛巧進來：「頭兒，附近隣居都說沒見到他們搬家，一夜都是靜悄悄的！」

「這就奇怪了！王麻子家人加上那些雜碎少說也住了百十個人，怎會一下子便像土遁般不見了？」原彪抬頭道：「兄弟，你看如何？」

王森還未答，小虎子說道：「也許他們連夜悄悄走了，臨行時才去咱們店內搗亂！」

原彪道：「莫非楊小素那婆娘投靠『單眼神』？」

王森心頭一動，忖道：「說不定那奸夫便是「單眼神」！他跟王麻子在鬼子面前明爭暗鬥，也許鬥不過王麻子，所以先跟楊小素姘上了，然後再暗中幹掉王麻子！」可是又覺得這件事實在有點奇怪，第一件是石狗子的死跟王麻子的關係，第二件是『獨臂兒』是不是殺死王麻子的兇手？他又是被什麼人打死的？

不論好歹，獨臂兒之死一定是有人不想他在局子裏把秘密洩露出去！

石狗子的頭顱爲何會出現在碼頭的水溝邊兒，是否是被水衝去的？

楊小素跟家內的一干人去了那裏？她爲什麼要忽然來個撤退？是因爲自己的身份暴露了麼？

想了一陣，王森認爲楊小素一定不會就此離開青島城，這是塊肥肉，她會輕易放棄麼？

正想再沉思下來，原彪的話打斷了他的思路：「兄弟，下一步該如何辦，你得開個口呀！」

王森道：「現在俺也還沒主意，老大你先帶人回去吧，今晚兒俺再去找你！」

「也好，你若要人，俺隨時替你準備着！」

人散了之後，王森却不回店，拐脚走出蜘蛛巷，再穿過幾條小巷，去敲一座土房的木門。

門「呀」的一聲打開，開門的是個毛頭小子，問道：「您找誰呀？」

「請問方人也先生在家麼？有個遠親託咱捎封信給他！」

「您請進吧！」

王森進去之後，大門便又關起。土房雖然簡陋，但地方還不太小，有廳有房，那毛頭小子道：「方爺就在屋子內，您自個進去吧！」

王森還未進去，只見布帘兒一掀，裏面走出一人來，正是施子勝，原來施子勝怕王森會暴露身份，所以特地向親戚借了座土房作臨時聯絡站。

王森入屋之後，把剛才的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施子勝想了一下道：「這有點奇怪！這麼多人離開，隔壁的人又不是都死絕了，怎會聽不到一點聲音？你剛才說那條水溝通去那裏？」

「碼頭！」王森心頭一跳，「莫非王家有條暗路跟水溝相通？如果他們由那裏離開，隣居聽不到聲音倒也不奇！」

忽地，王森又一拍大腿：「對，那奸夫就是由暗溝出入的！楊小素的寢室有暗道！」

施子勝吸了一口氣，問道：「上面要你來調查王麻子甚麼事？」

王森一怔，道：「我不是巳告訴您了麼？」

「但王麻子巳死！」

「他人雖死，但與鬼子兵勾結入侵的計劃可能還在，上面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鬼子兵侵佔青島的計劃！」

「那就一定要抓住楊小素了！」

「也不一定，楊小素的奸夫有可能知道！」王森一拳擊在自己的大腿上，「他奶奶的，這奸夫到底是誰？」

施子勝道：「今晚去看看！」

「是，我正有此計劃，老施，今夜有原彪助我，你們不用露面，我想胡二刁這個身份對今後還有用處！」

施子勝關懷地問道：「若發生危險怎辦？」

王森笑道：「我想不會有甚麼危險，有原彪助我，比出動局子裏的人更妙，讓他們兩下裏廝殺，咱們坐收漁人利，不是更好？」

施子勝大笑。「祝你成功，希望你一夜完成所有任務！」

王森笑笑。「好吧！我可得先走了，還得回來想一想，王麻子找不到，始終有點奇怪！」

喋血水溝

蒼茫的暮色，籠罩着青島城，天上灰雲密佈，不見一絲彩霞，舉眼望去，全是一片灰茫茫。

這是炊烟四起的時候，安慶館的生意也比較清淡，前堂的飯館才開始有點食客，後廂的烟鬼都抽飽了大烟，够足了癮回家找老婆要飯吃了。

王森換一件新衣，帶着小虎子出門，對梁二道：「老梁，原老夫今晚請客，我這就去了，店內的事你多担待一點。還有，王炳若回來，你叫他留在舖裏等我！」

「俺知道了，您放心吧！」

原彪今晚果然在家內擺了兩席酒，還請了十來個親信來陪客，酒菜都很豐盛，賓客盡歡。獅帮的弟兄見王森敢孤胆闖虎穴，對他都頗爲佩服，紛紛過來敬酒。

王森來者不拒，照喝如儀，人說粗豪的人以酒交友，王森這份酒量，更使獅帮的人打從心眼內佩服出來。

酒席眼看巳吃得七八分，王森忽然放下杯子問道：「弟兄們都醉了沒有？」

一個漢子叫道：「離醉還差六七分哩！正想跟您猜枚，鬧一鬧！」

「猜枚鬧酒，俺也是愛好！只是昨晚讓楊小素那婊子上門一攪，心頭硬是不安樂！」

那漢子道：「那婊子算是啥東西，惹火了自，索性把姓楊抓來，讓弟兄們免費睡幾覺！」這話兒一出，衆人都借着幾分醉意，汚言穢語起來，把個廳子鬧得個幾乎塌了下來。

原彪喝道：「好啦好啦！你們都沒見過娘兒們？連王麻子的破爛貨也想要！奶奶的，眞沒出息！」

衆人吃原彪一罵，才逐漸靜了下來。

王森笑道：「楊小素不是好吃的菓子，她手下的人還不少！」

另一個長着管酒糟鼻子的大漢道：「往日王麻子還活着，咱們還忌他三分，眼下他挺死啦，還怕個屁！要是老大跟胡爺您倆幾時要去，俺頭一個請令做先鋒！」

「好！有種！」王森道：「俺就想去揣揣他們的老底！有他們在，安慶館也好，獅帮也好，都沒安穩的日子過！你們替俺壯了胆就行，先鋒由俺當了！俺若是全靠你們，一來外人有閑語，二來也不算一門好漢！」

衆人轟叫一聲采。王森又道：「這旁邊那道水溝，誰去過？」

衆人一怔，都道：「俺去過啦，俺們也不知在那裏撒了多少泡尿了！」

「俺是說到那暗溝裏面去？」

「俺去過！」一個身裁矮小，但看來十分精悍的中年漢子道：「早兩年俺故意跑進去看看！」

一個大漢笑道：「馮七哥，你不是抱着個娘兒進去樂乎樂乎吧？」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馮七道：「媽的，別打岔！那次俺進去，走了一陣才發現原來這溝十分大，幾乎可挺着腰直走！」

王森問道：「通到那裏去？裏面沒水麼？」

「若是春夏水多那就難進，像這個時候，最多的時候水也不到膝蓋，通到甚麼地方那就不曉得，因爲咱沒有走盡，不過而今不時有些小溝溢出些髒水來！」

王森轉頭對原彪道：「老大，俺看楊小素那婆娘一定是利用這水溝逃走的，所以才沒人發現！」

原彪睜着眼說道：「她家內有暗道水溝？」

「不稀奇！反正他家門口便有一道暗溝，猛挖一下就通了！把那些土悄悄往碼頭一送，誰人知道？」

「對！說不定他們還窩在裏面！」

「俺想現在趁他們沒有準備進去搜一搜！」

「好，大伙兒一齊去！」

王森道：「人數不够，楊小素手底下的人可不少！」

「馮七，把今天早上的兄弟全找來，順便叫他們把傢伙都抄來！」

× × ×

水溝就在原彪家後不遠之處。原彪道：「他奶奶的，若是王麻子家裏眞有一條暗道通這裏，可眞危險啊！說不定俺給他摘了腦瓜袋子，還在做夢哩！兄弟，眞虧你提醒俺！」

「老大你再這樣說，俺要慚愧，三番四次動用你的弟兄，你都沒說一句！」

說着，五六十個人巳全部跳下水溝，衆人捋起褲管，涉水而行，進了暗溝，王森接過一根手電筒亮着光一照，走在最前面，小虎子並肩而行，王森叫原彪押後。

走了一陣，果然兩旁有小溝緩緩流出些水來，上面有露氣的潦兒（方便下雨時疏水），空氣並不太悶，只是味道有些難受，幸而是寒天，要是在暑熱天氣，吃日頭一晒，臭氣一蒸，只怕巳有不少人要倒下去了。

暗溝裏說話空空洞洞，回音又大，震得耳鼓極不舒服，所以衆人都悶聲齊進，就算涉水也盡量放輕。

也不知走了多久，左首有道水溝，竟然跟這條主溝一般兒深淺大小。王森手拿電筒往內一照，見水溝只有八九尺深，便是一曲，看不到另一端的情況，溝底舖着麻石，兩壁塗灰，看那顏色，似乎造成的年月並不太久。

王森心頭一動，向後打個手勢，示意後面的人停止，自己與小虎子走了進去。

那小溝一拐之後，有三道石級，明顯地高出兩尺多來，拿電手筒一照，溝底乾乾淨淨的，不似有水流過，裏面黑乎乎的，看不到底。王森向後打了一個手勢，大伙兒魚貫而入，溝底越走越乾燥，雖不能直立而行，但弓着腰還不太辛苦。

過了一陣，水溝又深闊起來了，可作三人並排而行，深逾人頭。

王森一顆心怦怦亂跳。手電光下，忽見前面有了個岔道，表面一般兒深淺，分不出主次，正在猶疑間，猛聽左首那條有人叫道：「有光！你奶奶的是誰點火！」

王森也未來得及熄火，那人又喊起來了：「有人，有人！咦，是獅帮的人！」

王森道：「快！」首先竄了入去。只見上面躍下一批人來，手上都拿着鐵鍊，當先一個，一鍊抽向王森。

王森眼明手快，左手纏住鐵鍊一拉，右手手電筒一落，在其腦門上一敲，那人

應聲癱倒地上。

只聽上面有個女人叫道：「別讓他們跑掉！前後堵塞！」

只聽「刷」的一聲，頭上一塊石忽然移開，又跌下幾個不知死活的雜種來，見人揮鍊便抽。

獅帮的人那裏肯就範，紛紛抽出鐵鈎刺刀回擊，一時之間，只聽水溝之內殺聲震天，震耳欲聾。也不知道誰開了一槍，水溝內回音不散，震得人們耳鼓刺痛。

王森叫道：「不要開槍，否則大伙兒都要變成聾子了！」他刺刀連送，眨眼間已撂倒三四個鐵鍊帮的人！

王森雖是個維護法紀的人，但那時代「好人」殺死「壞人」是天經地義的事，也認爲以暴制暴是極好的手段，所以他出手比任何人都狠辣！

激戰中，王森轉頭一望戰場，只見水溝兩壁濺滿鮮血，地上躺着不少人，經常絆倒沒傷的人，又因此而受傷或死亡。

獅帮的人比較狠辣，氣力也較好，但鐵鍊帮人數較多，不過水溝地方淺窄，鐵鍊帮只能不斷補充人員，這樣反而使獅帮略佔上風。

王森連殺數人之後，心仍未亂，幾次要躍上上面查看未能如願，終於在他大展神威，一脚踢飛一個大漢，另外一刀解決一個，趁對方援兵未到，一躍扳住洞口，引體上升一看，上面是間寢室，却不見一人，也不知此是何處地方。

「頭兒小心！」小虎子急喝一聲，原來有人偷襲。

王森解決了那人之後，反向外面擠出去。不料對方人多不易通過，他忙回頭道：「小虎子，要助我突圍！」

小虎子連忙殺了過來，王森終於閃了出去，走至右首那條水溝，這邊水溝竟然沒人，王森長驅直進。

走了二三十丈，水溝忽然一拐，向右斜轉，這一道只有十餘丈長便至盡頭。

盡頭之頂有個圓洞，黑黝黝的，王森用電手筒一照，估計這是一口旱井，上面被人用蔴石蓋住。王森把手電筒插在腰帶上，一躍而起，雙脚撑住井壁，再用雙手抵住，慢慢向上移動，終於至井頂，最後雙手盡力向上一抵，上面那塊蔴石登時向旁滾開！

王森再一撑，跳了上去。上面只聽風聲呼呼，聽不到人聲，王森抽出手電一照，原來此處竟是王麻子家的後花園。

峯迴路轉

王森心頭一陣狂跳：「楊小素莫非已回來了？」仗着藝高胆大，向她寢室方向猛進。但楊小素的寢室仍然不見人影，王森不心息，決定在屋內搜一搜！

由內堂向中堂，中堂大廳是王麻子的靈堂，王森手電筒向裏一照，光柱射在靈柩之上，王森目光一掠，微感一絲詫異！

今日下午他來此時，曾經揭過棺蓋檢查過，當時分明在事後把棺蓋蓋好，但現在棺蓋與棺材之間多了兩塊木板，是以那棺蓋便升起兩三寸！

王森吸了一口氣，緩緩走上前去，走到棺前，心生寒意，下意識地伸手去掏槍，就在此刻，那棺蓋忽然飛了上來，撞在王森身上！王森猝不及防被撞個正着，登時跌倒地上，手電筒及手槍也摔落地上！

正想伸臂去拾槍，只聽一個冰冷的聲音道：「別動，否則老子要開槍了！」

王森心頭一沉，抬眼一望，棺材內不知何時坐起一個人來，臉上塗着白粉，雪一般白，頗有幾絲鬼氣。

那人手上一枝盒子槍槍管正指着自己，嘴角泛着一絲冷笑。

王森極力鎮定下來，笑道：「閣下是誰？幹嘛扮鬼嚇人？」

那人哈哈一笑：「誰說俺扮鬼嚇人？俺是要扮鬼殺人！你不是要找俺麼？俺便是王麻子！」

「你果然沒有死！」

王麻子一怔。「你怎知俺沒有死？」

「還不簡單，屍體沒有頭，隨便拿個身裁差不多的便可頂替！若是你要死，爲何會不見了頭？」

王麻子道：「你這話俺有點難明！」

「假如殺你的人是外面來的，他在殺了你之後，還有這份胆氣割下你的頭？因爲在割頭時，隨時會被人發現！再說也沒割頭的必要！」

「你很聰明，可惜仍是棋差一着！」

「不錯，我雖估計你還未死，但我想不到你會躱在裏面！剛才我還以爲是王炳！」王森目光一閃，「哦，原來楊小素的奸夫就是你！」

「奸夫？」王麻子哈哈大笑：「這幾天俺幾乎每晚都來找她，我既然已死，而她又與男人睡在一起，你自然要認爲是奸夫了！」

「獨臂兒是你殺死的！他的出現只是一個幌子，故意給朱老三發現，好讓別人以爲你眞的是被人殺死！又故意殺死石狗子，希望引開別人的視綫！至於石狗子死後被割頭，當然也有作用！迷惑外人！」

「小子，你眞聰明，一切都讓你猜着了，但你並不是胡二刁，你到底是誰？」

「我？我是胡二刁的拜把兄弟！」

王麻子哈哈一笑：「胡二刁的拜把兄弟會來掏俺的老底的麼？你九成是……」

「是什麼？」

「你我心裏明白，我不說，殺了你罪也輕點！」王麻子陰陰地一笑，把槍管提一提。「你是誰已經無關重要了！皇帝跟老百姓有什麼分別？還不是黃土一坯？」

王森忙道：「俺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一下，您爲何要假裝被殺？」

「因爲俺不想再做王麻子，要以另外一個身份『降世』！」

「但青島城誰不認識你？」

「誰說我一定要留在青島？」王麻子冷笑一聲：「要不是風聲未靜，俺早已離開了！」

「去那裏？」

「快死的人問得太多，會更加痛苦的！」王麻子手臂伸直：「上路吧！」

「別開槍！」王森急道：「槍聲一响，俺的人便知道了，你也逃不過一死！」

王麻子一怔，隨即笑道：「好，你退後一點，謝謝你提醒我！哈哈，假如俺槍殺了你，便立即逃走，有誰知道？有誰能來得及殺俺？」說着便慢慢自棺材爬上來，但槍管依然指着王森。

王森臉上一直帶着笑容，王麻子不知怎樣，心頭反而不安定，就在他自棺上跳下時，王森忽然向旁一閃，抓起地上的棺蓋在前身一擋！

王麻子身在半空時發了一槍，却射到地上去了！再發一槍，射在棺蓋上！

棺蓋甚厚，子彈不能洞穿，王麻子正想再發第三槍，王森再斜標一步，把手電筒踢入神桌下面去了。神桌有布幔遮住，靈堂立即陷於黑暗中。

「砰！」王麻子再發一槍，這一槍仍射在棺蓋上。

槍聲剛响，王森立即把棺蓋拋前，趁着風聲閃到一根柱子後面。

靈堂之中自傳出棺蓋落地的震天响聲之後，立即陷於死寂之中，靜得連呼吸聲也聽不到。王麻子及王森一個匿在棺後，一個匿在柱後，都不敢稍動，以免發出聲音招來危機！

僵持了一陣，後院那邊傳來一個脚步聲，接着便見到一條光柱落地，緊接着光柱射向靈堂，有人一手持槍一手持手電筒在靈堂上搜索，由於光綫角度的問題，來人身上雖然頗光，但臉部仍難以看清，王森稍稍移動一下位置。

那光柱忽然射向棺材後，就在此刻，王麻子發難了！「砰！」槍聲响起之後，那人應聲倒下。王森心中暗暗叫道：「小虎子，俺給你報仇！」心念一動，趁着手電筒落地光綫未失，立即一個轉身，隨即蹲下向棺材那方發出一槍！

由於棺材是放在兩張板櫈上面，王麻子雖然蹲在棺後，但下身實際上是完全暴露出來。「砰！」槍聲仍在靈堂內飄盪，王麻子忽感大腿一燙，接着一股熱流奪體而出！他知道自己受傷了，咬一咬牙，倏地長身而起，冒險射出一彈！

可惜王森一槍發出之後，又匿在柱後，子彈射在柱子上。

槍聲過後，靈堂又歸於寂靜，王森忽然聽到一個滴水的聲响，他隨即笑了起來：「王麻子，你已受傷了，還能耗到什麼時候？要想等你的手下來救你？別做他娘的千秋夢了！」話音一落，冷不防王麻子竄了出來，向地上的棺蓋抓去。只聽王森又道：「你老實把鬼子兵跟你作了什麼買賣的事供出來，我便放你一條生路！」

「原來你是雙口（官字）派來的！果然不出俺所料！」王麻子冷森森地道。

王森忽然聽出王麻子的聲音忽近了很多，連忙探頭出來，只見前頭豎着一塊棺蓋，棺蓋正向前移來。原來王麻子已抓起棺蓋作擋箭牌，向王森迫去。

王森大吃一驚，發出一槍射向其足踝！可惜這一槍落空！

與此同時王麻子也探頭出來，向王森發出一槍！王森慌忙一閃，他幾乎可以感覺到一股熱風自肩上寸餘之處掠過！但他立即揮臂甩出一槍！

「砰！」子彈射在棺蓋上，王麻子下意識地把頭縮回棺蓋後面，王森却在此時如獅子般撲起，一脚蹬在棺蓋上！這一脚力量奇大，王麻子腿上受傷抵受不住，登時一跤摔倒地上！棺蓋也滾過一旁。

王森一脚蹬出之後，身體不期然地向後一退，就在此刻，王麻子的槍又舉了起來。王森本想生擒他迫供，但在此生死俄頃之際，再也顧不得這許多，食指立即扣動扳機！

「砰！」子彈貫入王麻子的胸膛！王森一槍發出後，身子猛一擰，斜翻落地！

就在此刻，王麻子臨死仍發出最後一槍！子彈發出之後，王麻子才跌倒地上。

王森吸了一口氣，槍管指着王麻子身體，緩緩站了起來，見他一動不動，這才走前探視，伸手一探早已沒了呼吸！

王森拾起王麻子的槍走出靈堂，向小虎子的屍體走出，當他走到那裏幾乎大叫起來，原來被王麻子殺死的，並不是小虎子，而是王炳！王炳實際上是來援助王麻子的，可惜未曾表露身份時，已被他的幕後主子王麻子槍殺，也許他心底一直對王森有股恐懼感，生怕一表露身份，王森會立即給他一槍，所以遲遲未敢表露身份！

王森輕聲一笑：「你奶奶的，這倒省得老子自個動手！」繳了他的槍，向枯井旁走去。

一到那裏，只見井下冒起幾個人來，第一個正是小虎子，接着是十多個獅帮的弟兄，最後才是原彪。這些人身上全是血跡斑斑，也不知是自己流的，還是染上別人的。王森問道：「楊小素那些人呢？」

小虎子興奮地道：「人全解決了，剩下那二十多個見楊小素自殺之後，也放下武器跪地求饒了！」

原彪喜道：「這次鐵鍊帮是眞正地解決了！」

小虎子又問：「頭兒，你上來這麼久，到底發生了什麼岔子？害得俺一直担心着！」

王森哈哈一笑道：「王麻子原來還未死，剛剛才給俺解決！」說着把情況簡述一次。

原彪罵道：「這狗雜種竟然如此奸詐，但不知他爲什麼要假裝被殺？」

王森眉頭一皺，他自然不會把眞相告訴他。「情況那般危急，俺還那顧得去問他！」

原彪笑道：「對，管他什麼，反正他現在死了可是眞的！」

王森問道：「楊小素怎麼會自殺？」

小虎子道：「咱們後來殺上地面，原來上面是一間住宅，原老大說那裏也屬蜘蛛巷地界！最後咱們在一間屋子內找到她，她已懸樑自盡了！」

原彪道：「胡兄弟，先回去喝一頓慶功宴再說吧，弟兄們都殺餓了！」

王森道：「這頓慶功宴今晚兒再喝！下面死了多少人？」

原彪道：「粗略計算一下，也有三四十個！俺也丟失了十餘個好兄弟！」

「先把死者安葬一下，免得雙口（官）來查問！俺也得先回店一下！」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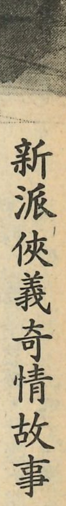
王森把經過向施子勝報告，兩人又低聲商量了一陣。

下午局子內派人把安慶館封了，說胡二刁破壞地面上的政治，連貨也充公了。

王森喝了原彪的慶功宴，帶着小虎子趁夜乘船離開了，可笑原彪至今也還不知王森的眞正姓名及身份，還當他是同道兄弟。

（本篇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監萬方派人迎接亡命的太子，被國舅爺請來五行教五行追命殺手跟踪，其中兩個殺手金剛水天嬌帶教徒圍攻杜家莊，杜西川掩護愛徒狄飛鵬走脫，水天嬌認爲狄飛鵬是太子，與金剛繼續追殺，狄飛鵬在杜西川的教導下，文武全材，在師傅的陪同出走，初見世面，涉足江湖，頗覺新鮮，來到一市鎮，遇上女扒手和小流氓秦吉敲詐了一筆銀両，杜西川怕在鎮上遇上五行教的人，由秦吉帶往三家村留宿……這邊段昌由師叔醒目和尚護送，來到這市鎮，也被秦吉敲詐了銀両，自己逕投三家村找秦魯直統領，亦被五行追命木猿、火霹靂跟踪找到……

眞假皇太子

離開三家村，走不了多遠，守義已走不了下去，在他面前的路彎，轉出了一個人，雖然轉得並不快，一股無形的殺氣却排山倒海般迅速壓來。

守義只感到危險在迫近，武功練到他那個地步的人，就是怎樣缺乏經驗，當危險迫近的時候，總會警覺。

那個人一身火紅色的衣衫，殘陽光影下尤其奪目，身形停下，突然問：「你是秦守義還是秦守忠？」

「秦守義！你是什麼人？」守義往竹笠下望去。「我不認識你。」

那個人脫下竹笠，露出了那張赤紅的臉龐，笑笑道：「我也從未見過你，但看

難猜悶葫蘆

你這個樣子，應該就不會是大理王朝的太子。」

「五行教的人？」守義面色一變。

「火霹靂。」竹笠在手上一轉又道：「要去請救兵？沒這麼容易！」

守義暴喝撲上，當胸一拳，火霹靂手中竹笠迎去，「噗」的一下異响，那頂竹笠突然燃燒起來，守義忙縮手，那頂竹笠像個火輪也似旋轉着迫來。

守義七步倒退，火霹靂竹笠便脫手，張口一吹，那個火輪化成一團烈火，疾捲前去。

這一着在守義意料之外，一閃不及，半邊身子的衣服已着火燃燒，却總算避過了火輪的一擊，撲地滾身，滾滅了身上的火焰。

接着在路旁一株大樹之前躍起來，後背很自然的往樹幹上一挨。

與之同時樹幹突然碎裂，兩個拳頭從樹幹內打出來，正打在守義後背上。

這當然更加意外，守義中拳飛開，一口鮮血從口中噴出，一蓬烈火同時向他的面門射來。

火霹靂揮手射出這一蓬烈火目的却只在迫守義退回去，守義所有的反應在他的意料中，果然不由自主的身一仰，倒退了三步。

木猿配合得恰到好處，雙拳擊出，人亦從樹洞中竄出來，躍上了頭上的一條橫枝，這下子一翻而下，一手抓向守義的天靈蓋。

守義已小心後面的襲擊，却是想不到後面襲擊他的那個人，那瞬間已到了他頭上。

臨敵的經驗他本就已很缺乏，這種襲擊又是有異一般，又豈是他所能應付得來，擊在他後背的那兩拳雖然沒有將他的內臟震碎，却已將他的心打亂，反應也自然慢起來。

木猿的出手却是那麼敏捷，他的手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可是一抓實，守義的天靈蓋便碎了。

火霹靂一雙手已藏起來，笑了笑：「一個──」

木猿鬆手，身子一縮，又回到橫枝上，忽然道：「有人來了。」

語聲甫落，便消失在枝葉叢中，火霹靂身形一動，亦掠進樹林內，他雖然還沒有看見來人，却不難明白木猿看見的來人並不是一般人。

守義慘叫着雙手捧着碎裂的腦袋打了幾個轉，終於倒下去。

來人也就因爲聽到了他的慘叫聲，腳步加快，迅速趕至，走在前面的是秦魯直，狄飛鵬杜西川並沒有慢上他多少。

秦吉一面轉過來，一面道：「什麼事什麼事？在小爺地頭……」話未說完他已經看見倒在地上的秦守義，當場一呆。

「老二──」他隨即奔到了守義屍旁，一雙手左放也不是，右放也不是，嘟喃道：「怎麼來眞的？傷成這樣子。」

那雙手終於落在守義鼻子胸膛上，然後他混身一震，又怔住。

狄飛鵬走過來，道：「他怎樣了？」

秦吉搖頭。「完了。」

「是你的朋友？」

「我的哥哥，」秦吉突然跳起身子。「是那一個，滾出來！」

× × ×

火霹靂木猿沒有回答，也沒有立即動身，遠遠的從枝葉縫隙中望去。

木猿脫口道：「我們是有些誤會了，那個秦守義其實並不是去請救兵，而是去找太子回去。」

火霹靂道：「是不是那錦衣青年？」

「你看，他是何等氣派？不是太子才怪。」

他們說的當然是狄飛鵬，事實秦吉無論怎樣看來也只像個無賴。

火霹靂接道：「我也是這樣說。」

木猿道：「教主有話吩咐找到他們的窩格殺勿論，寧可殺錯也別放走一個。」

火霹靂道：「那還等什麼？」

木猿反問道：「不等其他人了？」

火霹靂道：「我看他們並不太難應付，大好功勞，爲什麼要那麼多人分享？」

木猿道：「有道理，日後論功行賞，先數你我，的確沒有什麼不好。」

他們的話聲不覺提高了一些，秦吉立卽察覺，戟指再喝道：「滾出來！」

火霹靂應道：「這便出來了。」分開枝葉，放步走出去。

第一個現身出擊的却是木猿，從樹上突然撲下，探手抓向狄飛鵬的天靈蓋。

杜西川旁邊一閃而至，一袖拂在木猿的手上，木猿尖叫一聲，凌空一個觔斗，才翻到一半，突然又翻回，雙手再向狄飛鵬當頭抓下，兩股火焰同時從樹林中射出來，一射杜西川，一射狄飛鵬。

狄飛鵬來不及拔劍，偏身急避，那兩股火焰「蓬」的一聲突然爆開來，隨着身形的移動湧至，他的反應也算敏銳，身形再一滾，總算退出了火焰所能及的範圍。

木猿也就在這時候再凌空撲下抓下，他的身形變化非常怪異，完全就是一隻猴子也似，一枝一葉之助，便能夠不停在半空中翻滾，杜西川雖然要阻止，却給火霹靂的火焰迫在一旁。

眼看狄飛鵬便要傷在木猿爪下，冷不防秦吉一旁突然竄來，凌空雙腳踢至。

木猿沒有在乎這個人，事實秦吉也不像個懂得武功的，那知道他動起來，身手竟然那麼敏捷。

他呆在一旁，其實就是在等機會，這也是他的天性，而一直以來，除了賭錢之外，任何機會，他都能夠穩穩的抓住，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木猿一心要取狄飛鵬性命，秦吉在他雙手快要抓實那刹那才變，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秦吉也只是比他快了一點兒，在他的雙手落在狄飛鵬頭巾上雙腳才踢到，只踢得他倒飛出三丈之外。

雙腳踢在腰腿上，雖然沒有將腰腿踢斷，也不怎樣好受，只痛得他身子蝦米般弓起來，一手總算及時抓住了一條橫枝，身子才沒有撞上樹幹。

秦吉雙腳踢中，身子亦被震得倒飛回去，却是意料之中，半空身子一轉，安然落在地上，一股火焰即時射至，這却是在他意料之外。

狄飛鵬及時將他的手抓住，往後一拉，火焰從他的身旁射過，射了一個空。

另一股火焰緊接射向狄飛鵬的面門，這一次却是秦吉狄將飛鵬一推，及時避過。

秦吉笑接道：「眼看是兩不相欠，幸好還來了這股火焰！」

狄飛鵬笑應，道：「現在是我欠你的了。」

笑語聲未落，那邊路中心突然冒起了一道火牆，火霹靂木猿與之同時退進了樹林內。

杜西川沒有追，他担心的只是狄飛鵬的安危，一直要向這邊靠來，但總被火霹靂的火藥暗器截下。

火霹靂舉手投足都有火焰射出來，整個人就像是火造的，杜西川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對手，他閃避得不容易，火霹靂要傷他當然也一樣困難。

好像火霹靂這種老江湖當然瞧得出杜西川一身內外功已臻化境，不用火藥，根本就不是杜西川的對手，只望木猿迅速將狄飛鵬解決，再聯手幹掉杜西川，一見木猿失手，被踢飛回來，立時知道只憑二人解決不了這件事，再連射兩股火焰都不中，當機立斷，一道火牆揮出，與木猿退回樹林內。

秦吉要追，狄飛鵬也要追，杜西川要擋的本來只是狄飛鵬，但二人走在一起，不能不都擋下來。

「窮寇莫追，遇林莫入，這你們也不懂？」杜西川隨即伸手抓住狄飛鵬臂膀。

秦吉冷笑道：「乘勝追擊這個道理你不是一樣不懂？」

杜西川亦冷笑！「這兩人一個在樹林中跳縱如飛，捷若猿猴，不容易追及，另一個一身火藥暗器，一個不愼，不難被困在火中，何況樹林內說不定他們已佈下陷阱。」

秦吉呆了呆，嘴巴仍很硬，道：「這附近一帶他們那有我的熟悉。」

杜西川道：「那你追進去。」

狄飛鵬急一聲：「師父，我們……」

杜西川把手一揮，阻止狄飛鵬說下去，方要說什麼，秦吉已道：「原來，你這個人一些義氣也沒有。」

杜西川冷笑道：「要是沒有，你已經給他們殺掉。」

秦吉抓了抓腦袋，目光突然一亮，道「他們要襲擊的對象好像不是我。」

杜西川目光落在秦守義的屍面上，道：「這個人也是你的兄弟？」

秦吉道：「會不會是他發現了那兩個人在這裏埋伏才惹下殺身之禍？」

杜西川一怔，秦吉接道：「一定是這樣，我們一家人除了我，沒有一個喜歡惹事生非，方才那兩個人我可是陌生得很，而且他們動手的目標也顯然是你們。」

狄飛鵬點頭道：「那個高來高去的，的確一開始便是向我襲擊，那個用火藥暗器的目標也不是在他，師父，會不會又是五行教的人？」

杜西川沒有作聲，秦吉接問道：「五行教又是什麼東西？」

「是邪教，」狄飛鵬反問：「你們沒有開罪過他們？」

秦吉道：「這還是第一次聽說，不過他們既然是邪教，我們絕不會是壞人應該就可以肯定的了。」

狄飛鵬接道：「我們當然也不是。」

秦吉看着狄飛鵬，再看看杜西川，道：「這件事却無論如何都要弄清楚，若是你們惹來的麻煩，害到我哥哥因此喪命，一定要……」

杜西川突然說道：「飛鵬，我們快些走──」

秦吉伸手攔阻道：「人命關天，那走得這麼容易。」

杜西川好像這才又省起秦吉的存在，道：「你要怎樣？」

秦吉道：「我可也不能作主，你們最好去跟我爹爹談談。」

杜西川道：「我們一定要走，你也攔阻不了。」

秦吉道：「你這是作賊心虛，前面不遠就是三家村，是我的地頭，只要我大叫一聲，有你們看的。」

杜西川目光一轉，秦吉又道：「你們可以回頭走，錢得先放下。」

「什麼錢？」杜西川面色一沉。

「償命的，」秦吉的無賴性子又來了。「我哥哥總不能白死的。」

杜西川道：「這個人，眞的是你的哥哥？」

秦吉道：「我們可以進村裏問清楚。」一頓接又道：「看你這個人死到臨頭，還將錢看得這麼要緊。」

杜西川冷笑。「你胡說什麼？」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反手接一拍狄飛鵬的胸膛。「一場朋友，莫說我不提醒你，是那一個的事也好，你們都脫不了關係，那些人這下子一定在一旁監視，看機會動手。」

狄飛鵬點頭道：「這附近我們又陌生，師父──」

杜西川沉吟接道：「也好，反正這件事總要弄一個清楚明白。」

秦吉倏的一怔，說道：「看來是我錯了。」

狄飛鵬詫異道：「什麼錯了？」

秦吉道：「我不該提醒你們這些，談好了，拿錢回去便是了。」

狄飛鵬道：「問題若是只在我們身上，錢還是會賠償你們。」

秦吉歎了一口氣，俯身雙手抱起秦守義的屍體，道：「你却是不知道我那個爹爹到這把年紀還不知道錢的好處，又不知怎的，在他面前我什麼主意都沒有了。」一頓看看狄飛鵬又道：「有件事也很奇怪，我從來就沒有對人好像對你這樣好。」

狄飛鵬笑笑，秦吉也沒有多說什麼，抱着守義的屍體往前走去。

×　×　×

開門的是秦守忠，看見秦守義的屍體，目光立時凝結，然後脫口大叫道：「守義──」

秦吉一面走進去一面道：「不要再叫了，他是絕不會回答你的。」

「怎樣了？」秦守忠接過屍體，隨即又怔在那裏，死人活人他到底還能分得出來。

「你現在知道他怎樣了？」秦吉回頭將門掩上，一面問：「爹在那兒，這兩位要跟他談談。」

秦守忠目光轉落在狄飛鵬杜西川面上，露出警戒之色，秦吉隨又道：「殺人的不是他們。」

「那是什麼人？」秦魯直從那邊走過來。

秦吉道：「我也不清楚，這個老小子說是五行教的人。」手接一指杜西川。

秦魯直目光即時一亮，杜西川看見他走來，已露出疑惑之色，這下看清楚，亦一怔。

「你──」秦魯直突然叫出來。「杜西川！」

杜西川只是怔怔的看着秦魯直，旁邊狄飛鵬不覺應道：「老人家認識家師？」

他這樣說杜西川就是想不承認也不成，面露驚喜之色道：「你是秦魯直？」

秦魯直笑道：「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遇上。」

秦守忠看見這笑容才放下心來，秦吉接問道：「你們眞的是認識？」

「是眞的，二十年前一起工作，還是好朋友。」秦魯直一頓一歎。「這便二十年，日子過得好快啊。」

杜西川亦自一歎，秦吉却嘟喃道：「那早些說啊，水淹龍王廟……」

秦魯直目光一轉。「有什麼不妥？」

秦吉立即搖頭道：「我沒有。」目光一轉，突然又一呆。

段昌正從那邊走過來，看見秦吉，亦怔了一怔，秦吉歎了一口氣。「又會這麼巧？」

段昌如夢初覺，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秦吉手指秦魯直，反問道：「你不是又認識我爹爹的吧？」

段昌又怔住，秦吉搖頭道：「這座龍王廟這次不塌也不成了。」

秦魯直看看他們，道：「大家進去再說話。」接擺手：「杜兄請──」

杜西川顯得有些無可奈何，這種無可奈何却是沒有人瞧出來，走了幾步他才問：「當年秦兄突然出走，連小弟也沒有通知一聲，不知道……」

秦魯直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　×　×

話其實並不太長，只是秦魯直的口才不很好，好一會才將事情說清楚。

除了秦吉，每一個人都聽得很用心，秦吉一時抓耳搔腮，一時站起來打轉，坐立不定。

說到答應萬方以才出世的兒子將太子換出來，秦魯直亦不禁神態黯然，其他人亦爲之動容，秦吉却仍是那樣子，也不知有沒有聽進耳。

秦魯直看看他，歎息接道：「萬公公爲了安全，隨即叫我乘亂將太子送出大理皇城，之後一直就隱居在這裏。」

杜西川亦自歎息。「秦兄實在犧牲得太多了，說來小弟亦是因爲高天祿兄妹橫行霸道，很多事都看不過眼，沒多久亦借故離開。」

秦魯直道：「我們正副兩個侍衞統領差不多同時離開，不知道別人怎樣想？」

杜西川道：「這個小弟也不知道，只知道高天祿非常高興，隨即安排他的人補上，那之前，他早就有意將我們擠出來的了。」

秦魯直笑道：「我們既不懂得奉承，又不肯歸順他，對他來說雖然沒有多大的影响，瞧着到底不舒服。」

「所以既然不免要離開，還是早一些離開的好，這些年下來，不知道他的勢力已擴展到什麼地步。」

段昌插口道：「還是那樣子，不服他的王公大臣他還是動不來，只是皇上已經將他的兒子認作義子，再下去……」

他沒有說下去，秦魯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魯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不惜收買五行邪教採取行動！」

段昌道：「這幾年，他簡直就是將自己的兒子，當做太子一樣，但眞的太子回去，他非獨沒了希望，說不定死無葬身之地。」

秦魯直頷首道：「我還是有些担心，萬公公的能力……」

段昌道：「這倒可以放心，高天祿兄妹與大部份的王公大臣都合不來，太子回去，他們一定會全力支持，萬公公沒有十足把握，也不會有所行動。」

秦吉聽到這裏，忍不住問：「你們左一句太子，右一句太子，到底在說那一個？」隨手一指秦守忠。「他？」

秦守忠慌忙搖手，秦魯直目光落在秦吉面上，正色道：「到這個地步，我也不再隱瞞你眞正的身份了。」

秦吉一怔道：「你是說我就是那個什麼大理的太子？」

「請殿下受微臣三拜，寬恕微臣多年不敬之罪。」秦魯直隨即拜倒。

秦吉怔在那裏，段昌秦守忠亦離座，拜倒地上，狄飛鵬看見這種情形，不覺亦站起來，却給杜西川伸手按住，也就在這個時候，秦吉突然放聲大笑，道：「怎麼開這種玩笑，看我這個樣子，怎會像個太子。」

他跟着走到狄飛鵬身旁，手一拍狄飛鵬的肩膀，道：「說他是，也許還有人相信，你們看，一表人才，貴氣十足。」

狄飛鵬搖搖頭，道：「殿下怎麼這樣說？」

秦吉詫異道：「你也相信了？」

「這不像是假的。」狄飛鵬笑笑。

秦吉反指鼻尖，搖頭道：「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秦魯直沉聲道：「這不是說笑的時候，守義就是去找你回來，死在五行教徒的手下。」

秦吉又一怔，正要說什麼，秦魯直已轉向杜西川，抱拳道：「杜兄一向智勇雙全，忠肝義胆。」

杜西川歎息，道：「秦兄不用多說，小弟原是大理子民，不知道倒還罷了，否則又怎能夠袖手旁觀，況且小弟與五行教也有一些過節，正好趁這個機會，一併了掉。」

秦魯直道：「那又是什麼事？」

杜西川道：「五行邪教胡作非爲，小弟離開大理的時候無意遇上，瞧不過眼，壞了他們幾件事。」

秦魯直點頭道：「以我所知，他們就是因爲無惡不作，不容於中原武林，才南遷至此。」

杜西川道：「高天祿找他們帮忙，也是找對了人。」

秦魯直道：「這只怕不單是金錢方面滿足，蛇鼠一窩，他們合作，不幸又成功，絕非大理之福。」

杜西川說道：「這所以一定要阻止他們。」

秦魯直大笑道：「有杜兄相助，何事不成？」

秦吉一旁聽着，乘秦魯直不爲意，一個轉身便往外溜。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到底沒有叫出來。

秦魯直也發覺，瞇起一隻眼，朝狄飛鵬眨了眨，再一個轉身，便沒了影子。

× × ×

夜色未濃，巷子裏異常靜寂，秦吉從後門溜出來，一面抓着頭髮，一面仍然在喃喃道：「太子？開玩笑。」

「可是看來又不像是開玩笑。」這句話出口，一隻手便從旁邊伸手，抓住了他的右臂。

「胭脂——」秦吉轉過身子。「正要找你。」

抓着他的正是馬胭脂，冷笑道：「你又知道是我啊。」

秦吉一抽鼻子，道：「一嗅那胭脂味，我便知道你藏在那兒了。」

「胡說什麼？」馬胭脂接問：「你知道我在這裏等你多久了？」

秦吉還未回答，那邊七寶已從牆洞的一頭鑽了出來，說道：「這一次大有收穫了。」

「什麼？」秦吉若無其事。

七寶一面爬出牆洞一面道：「人也給你騙回來，還不承認？」

「什麼騙，自願的。」

馬胭脂截道：「多說什麼，我那一份呢？」

「那一份？」秦吉反問。

「你少在我面前裝傻，我是說那個香囊。」胭脂瞪着眼睛。

秦吉「哦」的一聲，道：「那個小子拿二十兩銀子買回去了。」

「二十兩銀子？」胭脂的眼睛更大。

「這十兩是你的。」秦吉接將一錠銀子塞進胭脂手裏。

胭脂呆了呆，道：「你規矩是一成，那個香囊豈非值二百兩銀子。」

「他說值一百兩，只是我的規矩改了，要收兩成。」

「那也值得一百兩銀子，要是我們賣掉……」

「別這樣貪心，那個小子一身武功，尤其是那個老的……」

「我才不怕。」胭脂鼻哼一聲。

秦吉笑接道：「算了，遍地都是銀子，只要你跟我好好合作，夫唱婦隨。」

胭脂嬌靨一紅。「見鬼，那一個跟你夫唱婦隨。」

秦吉突然伸手摸了一下胭脂的下巴。「怪了，怎麼鬼也有下巴。」

胭脂一呆，舉起小拳頭，便要打下去，突然又是一呆，躲到秦吉的身後，秦吉回頭一看，狄飛鵬赫然就當門而立，一面笑容。

「哈哈，今夜月色真還不錯。」秦吉居然還笑得出來。

狄飛鵬笑接說道：「秦老前輩要你回去。」

秦魯直的聲音隨即從後面傳來。「沒有事，今夜還是不要到處跑。」

秦吉看看站在狄飛鵬後面的秦魯直，伸手一推胭脂，低聲道：「明天見。」

胭脂立時一隻兔子也似逃開，七寶也不慢，身子一縮，便從那牆洞溜了回去。

秦吉這才道：「還得安置守義的屍體呢？」

秦魯直黯然道：「這件事守忠會做的了。」

× × ×

屍體就葬在後院，秦魯直到底還是親自動手。

坑掘好了，秦魯直與守忠將蓆子捲着的屍體放進去，一面喃喃道：「守義，爹今夜就這樣將你草草葬在這裏，日後再重新替你打點。」

秦吉一旁聽着，插口道：「日後我曉得怎樣做的了。」

「多謝殿下。」秦魯直回身拜倒。

秦吉急忙一把扶住，道：「爹你怎麼這樣說。」

秦魯直道：「殿下千萬不要再這樣稱呼我。」

秦吉道：「叫了十多二十年，很難改口的。」

秦魯直只有苦笑。

× × ×

杜西川看在眼內，這時候才得掀開一角的簾子放下，悄然回到狄飛鵬身旁，蹲下來。

房中只有一盞黯淡的油燈，杜西川才將燈光遮斷，狄飛鵬便張開眼睛。「師父，甚麼事？」

杜西川低聲道：「我們立即由窗子離開。」

「我們——」狄飛鵬一下坐起身子，語聲也不覺提高了一些。

杜西川一把急得將他的嘴唇掩住，道：「不錯，立即離開。」

狄飛鵬輕輕推開杜西川的手，道：「你不是已答應了……」

杜西川搖頭道：「我只是不想多惹麻煩，難道你還看不出這是一個騙局？」

「那個太子……」

「別這樣天真，你看阿吉那樣子，怎會是一個太子？」

狄飛鵬苦笑道：「我就是不知道太子是怎樣子。」

杜西川道：「別的不說，就看他串同那個女娃子，到處詐騙便知道，以我看他們一定是騙了五行教甚麼東西，所以五行教要報復，這些江湖上的恩怨，我們還是不要管的好。」

狄飛鵬道：「師父與五行敎不是也有過節？而且五行敎既然是邪敎，我們應該聯合起來……」

杜西川道：「事情不能混在一起，師父與五行敎的過節也該由自己解決。」

狄飛鵬沉吟道：「以我看，阿吉雖然詐詐騙騙，不像一個壞人，秦老前輩亦曾是大理國的侍衛統領。」

杜西川搖頭道：「你是不知道他離開大理為了甚麼？」

「為了甚麼？」鵬飛狄追問。

杜西川沒有回答，只是道：「你還是缺乏江湖經驗，不知道人心險惡，但你應該相信師父，試問師父又怎會叫你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

「真的有問題？」狄飛鵬的心不由動搖，事實到現在，杜西川對他一直都是那麼好。

杜西川接道：「師父甚麼時候欺騙你，五行敎不錯是江湖邪敎，可是我們也沒

有必要為一些江湖騙子賣命。」

「秦老前輩與師父……」

「他就是以過去的關係想出這個計劃。」杜西川語聲一沉。「立即離開，我們還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狄飛鵬心念一動，忙問道：「到現在師父還沒有告訴我這次……」

「離開這裏我再跟你說清楚。」杜西川隨即竄到窗前，推開半邊窗，往外看了看，一隻貓也似竄了出去。

狄飛鵬往院子那邊看了一眼，身形亦動，穿窗而出。

窗外就是那條小巷。

杜西川只等狄飛鵬掠出來，立即展開身形，往前掠去。

× × ×

秦吉雖然沒有動手，也等屍體埋好了才離開。

經過杜西川狄飛鵬的房間，看見門縫仍然有燈光漏出來，秦吉不覺脫口道：「還沒有睡着。」

他的脚步並沒有停下，走過了才停，倒退着回來，反手往門上敲了幾下。

房內並沒有任何反應，他傾耳細聽了一會，面露詫異之色，又敲了幾下。

還是沒有反應。

秦魯直後面走來，看着奇怪，道：「還不去睡覺？」

秦吉道：「我突然省起有些事情要找那個小子談談。」

秦魯直道：「明天談還不是一樣？」

秦吉道：「本來是一樣的，我一再敲門下來，也沒有什麼反應，事情就有些奇怪了。」

秦魯直不由一怔，秦吉也沒有多說，雙手將門推開。

門沒有關上，燈也仍然亮着，人却已不在，秦吉反而笑了起來，道：「果然溜掉了。」

秦魯直探頭一看，嘟喃道：「不成他們怕惹禍上身？小杜不是這種人。」

「人是會變的。」秦吉走到窗前，探頭往外望一眼。「若不是我突然省起要收些按金，眞還不知道已經開溜。」

「甚麼按金？」秦魯直又一怔。

秦吉沒有回答，轉過身子，東掀西翻，一面嘟喃道：「又茶又水的，一個子兒也沒有留下，如何說得過去。」

秦魯直却道：「想不到姓杜的這樣沒義氣。」

秦吉反問道：「什麼義氣？多少錢一斤？」

秦魯直苦笑搖頭道：「算了。」

「算了？」秦吉嚷起來。「少爺侍候了他們這麼久，房間也給他們打點妥當，要走就走，那有這麼容易？」

語聲一落，翻身一個觔斗便從窗子疾竄了出去。

「阿吉——」秦魯直脫口大叫。

秦吉應道：「我去找他們收租金，一定收得到的，放心！」說話間脚步不停，很快便消失在巷口。

秦魯直啼笑皆非，心裏只急得團團亂轉。

× × ×

出了三家村，杜西川狄飛鵬脚步不停，望西而去。

今夜其實只有一彎下弦月，月色一些也不好，對杜西川和狄飛鵬却是無多大影響。

兩旁都是田地，虫聲唧唧，聽來不免有些心寒，他們的心頭却突然升起了一股暖意。

一團火焰也就在這時候在他們前面的一堆枯草中突然冒起來。

杜西川一驚，脫口一聲：「火！」伸手一攔，擋在狄飛鵬身前。

火焰同時流星般四散，火霹靂也就在流星中出現，右手抬起來，掌心向上，那之上赫然滾動着一團火焰。

「火霹靂——」杜西川長劍出鞘。

火霹靂手掌的掌心火焰，變成了一束，一支箭也似的射出，杜西川急閃，火箭從他的身旁射過，落在路旁，燃起了一堆火。

火霹靂這才說道：「走？那有這麼容易？」

「我們等你們多時了。」木猿在旁邊一株樹上出現，一手抓着一條橫枝，一隻猿子也似飄盪着。

「還有我！」另一個聲音，在後面傳來。

杜西川回頭望去，只見金剛交搭雙手，從石堆中冒出來，石塊流水般奔瀉，去勢驚人，金剛的本領他與狄飛鵬都已見識過，不由得心頭震動。

五行追命已來了金、木、火、水、土，說不定亦在附近，只憑他們二人，處境實在堪憂。

狄飛鵬的劍亦終於出鞘，杜西川突然低聲道：「我擋着他們，你快走，回去三家村。」

狄飛鵬搖頭，杜西川一頓足，道：「要知道你是——」

金剛接道：「太子——」

狄飛鵬一怔，下意識回頭望，金剛也就指着他[illegible]接道：「你這條命實在壞極了，出了世便幾乎葬身火海，落難二十年，這下子眼看便能冒出頭來，又給高天祿知道，要將你接進地獄裏去。」

狄飛鵬搖頭道：「我看你們是有些誤會了。」

金剛大笑道：「你不是太子，那一個是，你們這些人這個年紀的除了你，便只有一個秦吉。」

「他……」狄飛鵬下面的話尚未接上，木猿已截道：「他就是穿上龍袍也不像皇帝。」

杜西川道：「你們的確……」

火霹靂截道：「秦魯直也算狡猾，這或者是萬方那條老狐狸的主意，分開兩處，一有消息，才着阿吉接你們會合上路，幸好我們的運氣還不錯。」

杜西門大搖其頭。「你們聽我說，你們……」

「還說什麼，動手！」火霹靂把手一揮，又是一股火焰箭也似射向杜西川。

杜西川把袖一揚，一股內力湧出，將火焰震回去，後面金剛已大踏步衝前來，雙拳擊向狄飛鵬，狄飛鵬身形急展，劍刺向金剛眼睛，有過一次的經驗，他已經知道金剛全身刀槍不入，只有一雙眼能夠攻

得進。

可是要掩護一雙眼睛，却沒有多大困難，金剛抬手往眼前一抹，便將來劍擋開，隨即反抓狄飛鵬的劍，狄飛鵬劍急撤，繞着金剛遊走起來。

木猿那邊一聲尖叫，凌空撲下來，雙手看似要抓向杜西川，才抓一半，雙脚突然暴長，蹬在樹幹上，便轉了向狄飛鵬撲去。

以他的靈活再加上金剛的刀槍不入，對付一個缺乏江湖經驗的狄飛鵬，該是件很輕鬆的事情，他們也顯然早有默契，全力撲殺狄飛鵬，再對付杜西川！

杜西川一看便知道他們的心意，劍封木猿不及，身形便要倒躍過去，可是一蓬烈火却就在這個時候當頭罩下來。

火霹靂當然不會讓杜西川過去，身形移動間，已射出了十多枚火藥暗器，霹靂連聲，由火網變成火球，聲勢令人驚心動魄。

杜西川長劍展開，一道劍網迎向火球，那不過片刻，那柄劍便已給燒得烙鐵一樣，燙得他掌心冒起了水泡來。

那剎那他不由生出了一種要棄劍的衝動，但到底沒有，猛提一口眞氣，衣衫獵然飛揚，掌揮處，將火球從劍上抹去，劍掌再一轉，撲向火霹靂。

一道火牆即時在他與火霹靂之間冒起來，他身形立時一頓，劍交左手，再回右手時，劍柄上已纏上一截衣袖，再引劍，將火牆劃開一個缺口，當中闖過去。

火霹靂身形同時展開，手揮處，又是一道火牆在杜西川面前地上冒起來，他隨即從上空越過，雙手再揮，霹靂聲中，杜西川左右亦冒起了一道火牆，人也就陷在一個四方火井中。

杜西川的眉毛鬚髮剎那蜷曲，身子也在那剎那拔上了半天。

火霹靂人在半空，又是一團火球飛出，直擊杜西川胸膛，那出手只是拳大的一團，射到一半，却已變得鼓一樣大「轟發」有聲。

眼看杜西川便要給火團擊中，那知道他身形竟然未老，左脚尖往右脚背一點，再往上拔高了半丈。

火球從他的脚下飛過來，與那四道火牆合在一起，轟地爆開來，黑暗中煞是奇觀。

杜西川却看得頭皮發炸，他若非及時從火井中拔離，又閃開了那團火球，這下子是必被烈焰包圍，葬身火海之中。

他的身形却沒有停下，一翻再一長，天馬行空般，劍刺火霹靂，火霹靂身形着地又拔起，不等劍到，撲向狄飛鵬，兩股火焰左右手中射出，箭也似射去。

狄飛鵬應付木猿金剛的攻擊已經很吃力，只是身手靈活，一支劍將木猿迫在他與金剛之間，才避免腹背受敵。

火霹靂的火藥暗器却是從背後襲來，到底還是不能避免腹背受敵的危機。

他耳聽風聲，眼角已瞥見火光，那剎那心中亦已有了主意，劍一迫木猿，身形往一側讓開。

木猿看似阻止狄飛鵬却阻止不住，揮手突然一抓一揮，兩團射來的火焰竟被他抓住再擲向狄飛鵬，那兩團火焰也這才爆炸開來。

狄飛鵬一退再退，金剛木猿火霹靂那剎那都似要乘機一齊襲去，但身形一動，却是一齊倒翻，回襲向來撲救的杜西川。

木猿身形最快，才到杜西川面前又突然倒翻，正落在金剛雙掌上，金剛卽時雙掌一揮，將木猿疾擲了出去，從杜西川頭上飛過，自己身形却不停，直迫杜西川。

杜西川劍刺木猿不中，眨眼間，木猿已然從頭頂上空飛過，正覺得奇怪，金剛已撲近，雙拳當胸擊來，他正要閃避，木猿已然從他後背翻落，雙爪抓向他後心。

木猿襲的是要害，金剛雙拳可以開碑裂石，他都是不能不閃避，也算他閃得迅速，同時閃開了金剛木猿的夾擊，火霹靂的火藥暗器却就在這個時候打到，在他的面前炸開，他的劍連同握劍的右臂立時都裹在火焰中，燃燒了起來。

他一驚，自然退，正好落在木猿的雙爪中，木猿也只是扣住了他的琵琶骨，但雙脚同時纏住了他的雙膝。

金剛的鐵拳也同時攻到，杜西川這一次再也閃避不開，胸膛只挨上一拳，眞氣便被打散，他一口眞氣事實也還未能够完全提上來。

金剛第二拳第三拳緊接打到，狄飛鵬要救，却被火霹靂的火藥暗器迫住。

杜西川慘叫，吐血，四肢隨即被木猿硬硬折斷，跪倒地上，火焰同時迎着他的衣袖往上燒。

木猿這才鬆開了雙手雙脚，跳躍在半空，發出一連串得意已極的「吱吱」怪笑聲。

杜西川倒下，又爬起來，掙扎着似乎還要爬前去阻止，神情焦急尚多於痛苦。

火霹靂金剛也沒有理會他，金剛一面轉身一面道：「這個老小子居然瞧不出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他。」

木猿笑接道：「難吃的先吃掉，易吃的便可以舒舒服服的吃了。」

火霹靂却道：「還是快一點吃的好。」說話之間，再手一慢，狄飛鵬已然從火焰中穿過，一劍直取金剛。

金剛視若無覩迎向來劍，狄飛鵬劍刺的當然是金剛的眼睛，又是被金剛雙掌擋下，金剛一個身子隨即向狄飛鵬撞去。

狄飛鵬的劍施展不出威力，也不能够對金剛產生多大威脅，反給金剛迫得步步後退。

火霹靂雖然碍於金剛，不能够隨意對狄飛鵬發射火藥暗器，却能够在狄飛鵬的退路上築上一道火牆。

第一道火牆才築起來，第二第三道火牆亦左右出現，狄飛鵬就像給迫進了一條巷子裏，而且，正在給金剛迫到巷子的盡頭。

這條火巷也是一條絕巷，死巷。

狄飛鵬也知道給迫到了火巷的盡頭便凶多吉少，他絕對可以冒着烈焰焚身之險穿火而過，只是火牆一起，烟硝迷漫同時，木猿火霹靂的身形便消失，這兩個人絕無疑問已經在適當的地方等候他出現，伺機襲擊。

但他若是不冒險闖出去，給迫到了盡頭亦一樣會烈焰焚身，現在他的後背也已感到了烈焰的熱力。

他的身子終於往上拔起來，不是直拔，是藉着劍鋒往金剛臂上一壓之力斜拔而起。

金剛沒有追，他的輕功並不好，也沒有撲出去追截，他一樣畏火，可是木猿却已經在等着，在狄飛鵬身形將落未落的時候才出擊。

狄飛鵬人在半空，一股火焰便射來，他早有分寸，身形一滾避過，舊力也就在這一滾之中用盡，木猿也正就抓住他新力未生，舊力已盡的剎那。

他從地下一滾而至，「猴子摘茄」，抓的是狄飛鵬的要害，抬用得很毒，也實在不是狄飛鵬這種毫無江湖經驗的年青人所能够意料。

到狄飛鵬發覺他的時候，已來不及閃避去應付的了，他不由自主的把眼一瞪，準備接受那一下劇痛，也就在那剎那，只見一個人突然貼地竄起，一脚蹬在木猿的腰上。

人是從路旁竄出，這一脚非獨蹬得突然，而且勁得很，木猿冷不提防，一個閃避不及，立時給蹬進火牆裏，連穿兩道火牆，掉進另一邊的田地裏，衣衫已然給火焰燃着，再加上那一脚的痛苦，不由得在田地裏打滾，怪叫連聲。

狄飛鵬驚魂甫定，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阿吉！」

來的正是秦吉，地上一滾而起，手往狄飛鵬肩上一拍，道：「你雖然很不够，我還是不會見死不救。」語聲一落，突然一把將狄飛鵬推開。

一股火焰即時從他們當中射過，火霹靂一股烈火也似緊接撲來！

金剛那邊亦走了過來，秦吉若無其事，一面道：「眞想看看你死的，偏又心腸軟。」

狄飛鵬苦笑，與之同時火霹靂又一股烈火從掌中射出，向二人捲來。

二人不約而同一齊後退，再左右繞開，那股火焰便變了射向金剛，也算金剛眼利，及時跳開，隨即撲向秦吉，秦吉大喝一聲，揮拳迎上，狄飛鵬那邊急喝道：「小心，他全身上下刀槍不入。」

「拳頭呢——」秦吉這句話出口，一拳已打上金剛胸膛。

金剛一些反應也沒有，秦吉却捧着拳頭跳開，也幸好他跳得快，才沒有被金剛雙拳打中，火霹靂一蓬烈火却同時當頭罩下，他一驚還未知道如何應付，人影一閃，撲落在他身旁，掌揮處，一勁股風湧出，竟然將那股火焰硬硬迫回去。

火霹靂一見急忙倒退，他一身火藥暗器玩得出神入化，却也玩得極有分寸，從來就不會讓火焰燒到身上，以免引發那一身火藥暗器，死在火藥暗器下。

現在那一股烈火倒捲而回，燒向他身上，他當然非要閃避不可。

金剛隨即撲至，拳擊秦吉，秦吉很自然縮到秦魯直身後，秦魯直却顯然無閃避的意思，雙掌一翻，迎向金剛來拳。

「噗」的一拳擊在掌上，在金剛的感覺，就像是擊在兩團棉花上似的，秦魯直的身形也竟然紋風不動，不由得金剛當場怔住。

在他這還是第一次，也就在這下子，秦魯直雙掌一吐，一股內力湧出，金剛冷不提防，要穩住身形已經來不及，那麼重的一個人也竟然給震得倒飛開去，滾倒在兩丈外的地上。

火牆也就在那兒，這下子雖然半滅，餘火仍然燃着了金剛的衣衫，金剛雖然是刀槍不入，却未能够練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給火一燒，立時痛得他大叫着跳起身子。

秦魯直緊接欺至，雙掌也不知怎樣移動，金剛迎着一個身子又倒飛去。

這一次飛得更遠，當頭向火霹靂壓下，火霹靂接既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後還是接下，偏身讓開，雙手急揮，霹靂連聲，在身前築起了一道火牆。

秦吉本待乘機檢些便宜，一旁才衝上，便給那道火牆截下，忙收住脚步。

秦魯直只恐有失，亦掠前一把拉住，道：「讓他們離開。」

火霹靂三人果然不敢再逗留，倉皇離開，金剛連滾帶爬，好容易才將身上火焰弄滅，那邊木猿一樣是灰頭土臉，看見火霹靂金剛離開，亦不再從田地裏走上來，直接由那兒動身。

狄飛鵬目送他們離開之後，連忙走到杜西川身旁，杜西川身上的火焰，大半已給他滾滅，看見狄飛鵬走來，掙扎着迎前去。

「師父——」狄飛鵬忙將杜西川身上的餘火弄熄！

杜西川看着他，咀唇哆嗦着，好容易才說出話來：「你……你是……」

看他的神態，顯然是有很重要的話要說，但才說了三個字，氣便已吐盡，頭一側，倒下去，狄飛鵬連呼帶拍，他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秦吉走過來，看看道：「我看他是死定了。」

秦魯直俯身探手一摸，沒有作聲，只是搖搖頭。

秦吉又問，道：「是不是他要你走開的？」

狄飛鵬不覺頷首，秦吉立卽道：「那便該死了。」

狄飛鵬道：「家師有些懷疑，而且似乎有要事在身，必須趕路。」

秦魯直歎息道：「那可以直說的。」

狄飛鵬道：「看情況，也許家師有他的苦衷。」

秦魯直點頭道：「他是怎樣的人我很清楚。」一頓又歎息。「想不到五行教的人如此心狠手辣，與我們接觸的人也不肯放過。」

狄飛鵬道：「他們是有些誤會，以爲我才是太子。」

秦魯直一怔，秦吉大笑道：「我也說你才像個太子的了。」

狄飛鵬道：「這也是秦老前輩成功的地方，你若是一眼便給人瞧出來，如何保得住秘密？」

秦魯直淡然一笑道：「我只是考慮到留在鄉間，總比較在大城鎮中安全，萬公公也是這意思。」

然後他突然又沉默下去，心中若有所思。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仲池在乃師所輸入的眞力和靈丹的雙重奇效下，已達到功德圓滿之境，而師傅也溘然長逝，正悲痛之際，六個强敵來襲，甘仲池依師傅遺言，逐一殺掉……從此之後，江湖上掀起了一場大刦殺，一年以來，死於甘仲池的武林高手不少……翕園內，正有五名黑道一代梟雄在花廳交談，驀地白娟娟闖進來，要取韋少甫人頭，爭持間，座上兩位人物現出原形，却原來是甘仲池夫婦所扮，他們來此要取韋少甫之命，但他們却被對方包圍，危急時，皇甫廸替甘仲池等人解圍，並交封密函與他，回到客棧，甘仲池閱信，不料却了中劇毒……

閉關達摩洞　大師遭毒手

但柳如眉却仍然不放心，用乞求的目光望着白娟娟道：「娟姊，妳看，這裏面會不會另有陰謀？」

白娟娟沉思着道：「以方才皇甫迪的所言所行，以及那密函上所說的話來忖測，我相信這解藥不可能另有陰謀，可以放心讓他服下。」

白娟娟的話好像提醒了柳如眉的靈智，她稍微沉吟了一下，立刻很果斷地將那藥丸餵進甘仲池口中，並且還餵下一杯清水。

解藥雖然餵下去了，但柳如眉那緊繃着的心弦却並未因而放鬆，仍然全神注視甘仲池服藥後的變化，並「喃喃」低語着：「池哥，你要是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

白娟娟却是鎮靜如恆地注視着甘仲池的臉上，當她聽到柳如眉那凄涼而又情意纏綿的自語時，却禁不住發出一聲幽幽輕嘆，道：「眉妹，放心好了，我保證不會有甚麼危險。」

白娟娟的話好像給了柳如眉莫大的勇氣。

柳如眉那惶急的神色爲之平靜下來了，並向白娟娟投過感激的一瞥。

漸漸地，甘仲池臉上那鐵青神色輕淡了，冷汗也停止冒出。

柳如眉、白娟娟二人這才暗中如釋重負地，同時長吁一聲。但她們誰也沒開口，仍是默默地向甘仲池注視着。

盞茶工夫後，甘仲池的臉色已恢復正常。一聲長吁，欠伸而起，道：「好劇烈的毒藥！」

柳如眉一聲歡呼，忘形地偎入箇郎胸前，嬌笑道：「池哥，方才，可把我嚇壞了。」

甘仲池向白娟娟投過歉意的一瞥，伸手輕撫柳如眉的如雲秀髮，道：「眉，還這麼孩子氣，也不怕你白姊姊笑話。」

柳如眉掙脫箇郎的愛撫，向白娟娟嬌憨地一笑道：「世間那有姊姊笑話妹妹的，白姊姊，妳說是麼？」

白娟娟含笑點頭，却沒答話。儘管她心中也想說點甚麼，但一時之間，却沒法開口。

其實，此情此景之下，白娟娟又能夠說些甚麼哩！

甘仲池、柳如眉這小兩口兒，也的確是少不更事，自己沉浸在甜蜜的愛河中，根本沒想到白娟娟心中是怎樣的感受。

柳如眉又向甘仲池笑問道：「池哥，你所中的劇毒，是否已全都解除了？」

甘仲池笑道：「妳瞧，我不是已經完全好了嗎！」

白娟娟插口嬌笑道：「眉妹，妳自己在筵席上所中的毒怎樣了？是否也該叫妳池哥將解藥拿出來服下？」

甘仲池，柳如眉二人同時一怔，柳如眉並俏皮地一笑道：「白姊姊，妳不提起，我還幾乎忘了哩！現在妳這一說，我又感到它有點兒作怪了。」

甘仲池向白娟娟投過感激的一瞥，一面由懷中掏出一隻小巧的白玉瓶，傾出一粒紅色藥丸，餵入柳如眉的口中道：「別孩子氣了，趕快到便所去，我已問過那管藥的老頭，這解藥發作極快，最多盞茶工夫過後，就可全部排出了。」

「怎麼？還要去便所？」

柳如眉畢竟童心未泯，想到就嚷了出來。但嚷出來之時後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而俏臉爲之一紅地，低着頭匆匆離去。

柳如眉「如厠」之後，房間中就只剩下甘仲池，白娟娟兩個人了。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局面。

白娟娟頗感侷促地低垂螓首，默然無語。

甘仲池也好像不知所措地幾度咀唇嗡張，却是欲言又止。

雙方默然少頃之後，還是甘仲池首先訥訥地說道：「白……白姑娘，我……我眞不知該怎樣才能感謝……妳……妳的盛情……」

白娟娟依然螓首低垂，幽幽地道：「對於一個當衆表露自己心意的姑娘家，你不覺得她太輕賤？」

甘仲池仍然是訥訥地道：「白……白姑娘，妳把我甘仲池當作怎樣的人了，對於妳……我……我感激都來不及，又怎會有輕視之心。只是……我……」

「我」怎樣呢？

甘仲池好像接不下去，也好像是碍難啓口。

白娟娟也沒追問。

不過，經過這短暫的交談，他們兩人間的侷促不安神態已逐漸消褪。

沉寂了少頃，白娟娟徐徐抬起頭來，美目中流露出一股異樣柔和，也異樣複雜的光輝，凝注着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只是你已經……」

她沒有說完，接下來的，是一聲幽幽輕嘆。

甘仲池臉上的肌肉連連跳動，却以最柔和的語聲說道：「白姑娘，我……是一個很平凡的男人，實在不值得妳這麼折磨自己。」

白娟娟漫應道：「値不値得，我自己比誰都明白。」

一頓話鋒，又道：「甘少俠，雖然你已經是一個已婚的男人，但對於女人，却還實在談不上了解。」

「噢……」

「女人，通常是不會隨便愛上一個男人，一旦愛上了一個男人，也不會輕易變更。」

甘仲池苦笑無言。

白娟娟又說道：「至於我，甘少俠，我已經知道今後該怎麼做，我不會讓你爲難。我很明白，你沒法分割你的感情，你的心中也不可能再容納另一個女人，是不是？」

甘仲池仍未接腔，他唯一的反應是臉上的肌肉在不斷地跳動着。

白娟娟繼續娓娓地說道：「我很感謝今宵這一場誤打誤闖，它不但使我得以一傾積愫，而且，也使我在你心中多少能佔有一點兒地位，不論這地位是多麼微乎其微，也不論促成這地位的原因是愛還是同情，僅僅只爲有了這一點點地位，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甘仲池激動地道：「不！白姑娘，妳在我心中的地位，絕對不止一點點……」

「那麼，你自己說，能有多少呢？」

「跟眉妹同等份量。」

「謝謝你！有了你這句話，我更加滿足了，……只是……只是……」

「只是怎樣？」

「你……不怕眉妹心中不舒服？」

「是的，我心中是有點不舒服，」柳如眉像一陣清風，悄然掩入，口中含笑說道：「娟姊，女人都是醋罈子，妳知不知道？」

「知道又怎樣？」

「不怎樣，我只是告訴妳，我柳如眉也不例外。」

「噢……」

「不過，對妳娟姊姊，我應該例外才對。」

「想必有很動聽的理由？」

「我的理由不一定很動聽，但却都是實情。」

白娟娟俏皮地一笑道：「好！娟姊姊我洗耳恭聽。」

柳如眉含笑接道：「不必那麼隆重，現在，請聽着。」

話鋒一頓又起：「第一，池哥命帶桃花，他絕對不是屬於我一個人的，與其便宜別人，不如跟妳共享。」

「也有理由？」

「當然！第二，妳對池哥用情之深，使我感動；第三，妳我一見投緣。」

「可是，妳要明白，這種事情，就算是親如姊妹，也是互相排斥的。」

「我了解，但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所以，我必須盡量忍耐。」

白娟娟蹙眉問道：「哦？有更重要的理由？」

「是的。」柳如眉分握着對方的雙手，微顯蒼白的嬌靨上浮滿誠摯地低聲說道：「娟姊，妳也知道，池哥她任重道遠，前途多艱，而妳，各方面都比我強多了，池哥身邊，實在很需要像妳這樣的一位賢內助照顧他，娟姊，妳該看得出來，我不會花言巧語，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言出至誠。」

白娟娟微笑地道：「謝謝妳，對妳的誠意，我一點也不懷疑，妹子，妳所中的毒，都巳經排除了？」

柳如眉道：「巳經排除了，謝謝妳！白姊姊，你別打岔，讓我將話說完，好不好？」

白娟娟掙脫被握住的雙手，捧住柳如眉的面頰，端詳着，道：「妹子，妳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瞧瞧蘋果似的臉蛋，現在多麼蒼白。」

柳如眉佯嗔地道：「妳……妳是懷疑我的誠意？」

白娟娟臉色一整，道：「妹子，我十分相信妳是言出至誠，但，妳要明白，世間事，很少有能盡如人意的。就像妹子妳方才所說的事，絕不是妳，我，他三個人同意了，就可以順利解決的，妹子，現在，明白了麼？」

「我還是不明白。」

「慢慢地，妳會明白的。」

柳如眉苦笑無言。

而甘仲池也是一臉似笑非笑的尷尬神情。

白娟娟美目中無限情意地在對方兩人臉上一掃，發出一聲幽幽長嘆，道：「未來的一切，誰也沒法預料，這問題，且暫時丟開吧！」

她倒眞是拿得起，放得下，說到「暫時丟開」，臉上的陰霾巳一掃而空。

接着，她雙瓣一甩，側臉向甘仲池問道：「甘少俠，對於方才那毒束的來歷，心中是否也有一點概念？」

甘仲池茫然地搖搖頭，道：「亦友亦敵，非友非敵，這位神秘的人物與神秘的行動，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白娟娟道：「其實，這送毒束的人，除了他的動機與行動令人無從捉摸之外，所寫的話，倒也是有幾分道理。」

甘仲池默然點了點頭。

白娟娟又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看來當年太保莊的那宗血案，內情並不單純哩！」

甘仲池點點頭，道：「白姑娘所言甚是，我也深具同感，好在我巳知道，少林寺的慧明大師也曾參與當年的血案，想那少林一派，一向被尊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而慧明大師更是一代高僧，其所以參與那次血案，必然有他的理由，因此，我準備明天立即前往少林，先以禮請見慧明大師，一探當年血案的眞象。」

柳如眉插口說道：「池哥，娟姊，你們的意見，我也贊成，只是，我還另有一種想法，如果我們立刻回翕園去問那個甚麼皇甫迪，雖然不一定問出全部眞象，至少也可以問出一點綫索來。」

白娟娟微笑地道：「妹子，妳實在太天眞了。」

柳如眉一楞，道：「我又說錯了？」

白娟娟道：「妳以為，皇甫迪那麼傻還在翕園等着我們回去逼問他？」

柳如眉苦笑無言。

白娟娟又道：「妹子，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不但皇甫迪早巳離去，韋少甫也不可能再呆在翕園了……」

她的語聲未落，店外忽然傳出一陣驚呼與嗟嘆的喧嘩聲。

甘仲池等三人聞聲一怔，相偕走出室外，但見翕園所在方向，火光冲天，一片通紅。

白娟娟向柳如眉投過會心的一笑，意思好像在說：「我的話沒錯吧？現在回翕園去，不但找不到人，連房子也化成一片刼灰了。」

三人重新回到房中之後，柳如眉半眞半假地向白娟娟嬌笑道：「白姊姊，妳的判斷力實在令人欽佩，不過，也有妳所說的一句話，小妹未便恭維。」

白娟娟以為柳如眉又夾纏到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上去了，因而故作漫不經心狀道：「妹子，白姊姊我又不是超人，怎會每一句話都能令人心悅誠服哩！」

柳如眉笑笑道：「但，如果妳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我還是會欽佩妳的。」

「得了吧！大妹子。」

「不！妳一定得說出原因來，要不然，我會悶出病來的。」

「有這麼嚴重？」

「當然。」

白娟娟苦笑道：「好！別打啞謎了，明白點說吧！」

柳如眉嘟着小咀，道：「娟姊，妳知不知道，池哥自從出道以來，就不曾受過半點挫折，可是，今宵，我却給他丟了一個大大的人。本來，方才在回到這裏的途中，我說到這些，原是希望池哥能罵我幾句，使我心中好過一點的，可是，當時池哥並沒責備我，而娟姊妳又說我『並沒有塌千幻神龍的台』……」

她滔滔不絕地說到這裏，甘仲池不由為之啞然失笑，白娟娟則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截口說道：「够了，大妹子，我明白啦！」

微頓話鋒，神色一正，道：「白姊姊我說妳沒塌『千幻神龍』的台，絕對不會錯，我一定說出原因來，一方面使妳安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妳不折不扣地佩服我這白姊姊。」

柳如眉綻顏一笑道：「好！小妹洗耳恭聽。」

一旁的甘仲池，眼看兩位絕代佳人，亦莊亦諧地在笑謔着，內心中可眞是百感交集，五味雜陳，究竟是甚麼味道，一時之間，他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白娟娟美目一掃甘仲池之後，才向柳如眉笑問道：「大妹子，妳是不是于赴翕園途中，半路上碰着『九疑居士』北宮鶴，乃順手宰了，並喬裝南宮鶴，前往赴約，一方面便于刺探機密，另一方面，也好藉此將另外幾個老魔戲弄一番之後加以誅殺，是不是？」

柳如眉含笑點了點首道：「對！完全對。……」

白娟娟接着說道：「易容術中最難者，就是幻化自己所不熟悉，而對方却極為熟悉的特定人物，而妹子妳却不但是這麼做了，而且對方四人中，竟然被妳瞞過了三個，這成績，我想縱然換上『千幻神龍』本人，也不一定更為高明。」

說到這裏，她扭頭向甘仲池笑問道：「甘少俠，你說是嗎？」

甘仲池含笑說道：「如果換上我自己，很可能還不如她哩！」

白娟娟向柳如眉嬌笑道：「大妹子，白姊姊說妳不會塌『千幻神龍』的台，有道理嗎？」

柳如眉一叠聲地道：「有道理，有道理……」

白娟娟道：「值不值得妳佩服？」

「值得佩服，值得佩服。只是……」

「還有甚麼『只是』的？」

柳如眉嬌笑道：「只是，妳先揀好聽的說，人家中毒的事，妳却一手把它抹掉了。」

「人家中毒，跟妳何干。」白娟娟一笑之後，神色一正，道：「大妹子，這還眞是妳運氣好哩！妳且想想看，以妳這點兒淺薄的江湖經驗，來應付素以奸滑馳名于武林的韋少甫，哪得不吃虧，大妹子，總算妳福星高照，有驚無險，這巳經算是便宜了，今後，多加小心就是。」

說到這裏，她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道：「折騰了一夜，我們也都該休息一下了，有話午後再談吧！」

就當白娟娟話聲才落的同時，窗外不遠處却傳來一聲幽幽長嘆。

那嘆息聲顯然是出于一個女人之口。

那深長的嘆息聲中所蘊涵的無限悲涼意味，令人沒來由地興起無限愁思。

室內三人不由同時一怔，柳如眉大眼睛眨了眨，即待穿窗而出。

甘仲池却一把將柳如眉拉住，道：「算了吧！人家巳在百丈之外了。」

柳如眉沉思着苦笑道：「我也眞是，人家在窗外聽了那麼久，我一點都不曾察覺到，憑人家這一份身手，我即使追上了，又能怎樣，而且，看來人家好像並無惡意，娟姊，池哥，你們二位認為小妹的忖測對不對？」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似乎受了方才那一聲悲涼的嘆息聲的感染，兩個人的臉色都是異常凝重。對柳如眉的話都沒接腔，只是用讚許的目光注視着柳如眉，點了一點頭，好像是在說：「妳的話，很有見地……」

沉寂了少頃之後，白娟娟默默地站起，向甘仲池臉上投過無限柔情的一瞥，然後默默地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了。

練武的人熬個把通宵，本來就算不了一回事，尤其是像甘仲池等在內功方面巳有極高成就的人，只要運功調息一陣子之後，所有疲勞都會消失了。

當甘仲池、柳如眉二人行功之後，準備請白娟娟同進早餐之際，店小二却適時送上一個摺成「方勝兒」的便箋，躬身說道：「公子，這是住在您對面的那位紅衣姑娘臨走時送給您的。」

甘仲池、柳如眉二人同時一怔之下，同聲問道：「怎麼？她巳經走了？」

店小二恭應道：「是的。」

柳如眉接問道：「幾時走的？」

店小二道：「約莫是辰牌時分。」

柳如眉揮揮手，道：「好了，你去忙吧！」

甘仲池巳將那「方勝兒」打開了，柳如眉攏過身子，跟甘仲池一起閱讀那張便箋。

原諒我不辭而別，為的是怕承受不了賢伉儷所給予我的太多的熱情和我自己沉重的心情所造成的負荷。

別為我難過，也別為我躭心，我會默默地繼續完成我的寂寞的旅程。

今後，有賢伉儷的地方，也必然有我奉獻給你們的祝福，無論天涯海角，我的心永遠跟你們在一起。

白娟娟檢衽。

寥寥數語，却蘊涵着太多的情意。

甘仲池默然少頃，輕聲一嘆。

柳如眉的大眼睛中孕育着兩顆晶瑩的淚珠。

良久，良久，甘仲池才拍拍柳如眉的香肩，道：「眉，妳還是早點回去吧！」

「你要去少林寺？」

「是的。」

「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妳娘須要妳照應，不能離開太久……」

「我娘？」柳如眉白了他一眼，道：「我娘難道不是你的娘？」

甘仲池歉笑道：「原諒我失言。」

「可是，我不放心，我還是要跟你一起去。」

「別孩子話，此行不是尋仇，而是以禮請見求證，當不致有甚麼糾紛，請放心好了。」

「可是，一切要小心哦……」

「你瞧！這口脗，好像成了我的大姊姊了哩！」他忍不住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

「討厭……」她又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

「姑娘家說討厭就是表示喜歡。」他又涎臉吻了她一下！

柳如眉媚笑着，想了想道：「池哥，如果在途中遇着白姊姊，可別讓她再跑掉了。」

甘仲池笑問道：「妳眞的一點都不在乎？」

「我當然在乎，但為了你，只好委屈自己。」

「為我？」

「當然！」

「此話怎講？」

「方才，我不是巳經當着白姊姊的面前說過了麼？」柳如眉幽幽地接道：「你需要像她那樣的一位助手，比較起來，我，各方面都不如她，何況，為了娘，我又不能經常在你身邊照應你。」

甘仲池激動地緊抱着她的嬌軀，柔聲說道：「謝謝妳！眉，妳太善良了，如果世間每一個人都像妳一樣，那就不會有甚麼糾紛了。」

柳如眉笑笑道：「別把我捧得那麼高，你要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為了你。」

「我知道。」

「記好我的話沒有？」

甘仲池又吻了她一下，道：「記好了，我會好好地照拂我自己，如果遇上妳白姊姊，一定設法留住她……」

「這才乖……」她主動送上一個熱烈的香吻。

× × ×

位于嵩山少室峯北麓的少林寺，最近這幾天正處于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狀態中。

寺外，不分日夜，由第二代弟子四人一組分班巡山，而寺內，自掌敎以下，都是如臨大敵似地全面戒備着。

× × ×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

一個豐神如玉，年約三十上下的青衫少年，正安詳地踱上通往少林寺大門的登山大道！

青衫少年的外表雖然是那麽英俊瀟洒，但由他那凝重的臉色與憂鬱的目光中，可以斷定，他的內心中必然隱涵着太多的心事。

他，儘管是走得那麽從容暇豫，但那足有兩尺級距的登山石中，他竟然一跨就是兩級，而且步伐如行雲流水，一點做作之態也沒有。

就當這青衫少年飄然前行之際，路旁的密林中忽然閃出四個手持禪杖的年輕和尚，一字橫排，攔住通路。

青衫少年一楞，道：「和尚們意欲何爲？」

四個年輕和尚肅容高喧一聲佛號之後，由右首的一個答話道：「請問施主，是入寺隨喜，還是另有所爲？」

青衫少年微慍地道：「這兒算是皇宮內苑，還是軍事禁區？」

那年輕和尚苦笑道：「都不是，這裏是嵩山少林寺。」

青衫少年道：「既然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少林寺，你有甚麽理由要盤問我？」

那年輕和尚合什爲禮，道：「施主請莫誤會，小僧此舉固係奉掌門人之命，同時，也是爲施主您好。」

「爲我好？」

「不錯。因爲，三天之內，本寺隨時會有強敵尋仇，施主如無特別事故，最好是緩幾天再來，以免受到池魚之殃。」

「哦！謝謝你！我自信還有自保的能力。」

青衫少年話鋒一頓，又道：「是誰吃了熊心豹胆，竟然敢向執武林牛耳的少林寺尋仇？」

那年輕和尚輕嘆一聲，道：「就是最近一年以來，將武林鬧得滿城風雨的『千幻神龍』甘仲池。」

青衫少年一怔，道：「你們怎麽知道甘仲池要來尋仇？」

那年輕和尚道：「還不是由于他的一紙通知，他說，七天之內要血洗少林寺，現在，已經過去四天了。」

青衫少年星目一轉，接問道：「那通知是怎樣的人送來的？」

「沒人看到，那通知是以利刄釘在大雄寶殿的橫樑上。」

少林寺的大雄寶殿，雖然還談不上是機密重地，却也不亞于龍潭虎穴。

那飛刀留柬的人，能够于高手如林的少林寺中，神不知，鬼不覺地侵入大雄寶殿，那一份高明，也就不難想見了。

因此，那青衫少年一楞之下，又禁不住苦笑道：「貴寺中，有沒有見到那飛刀寄柬的人？」

那年輕和尚道：「沒有。」

「在此之前，貴寺是否有人見過甘仲池本人？」

「也沒有。」

青衫少年以左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四個年輕和尚聞言之後，本能地一齊退後三步，駭然凝注對方，還是由右首的一個結結巴巴地問道：「難道你……就……就是……？」

青衫少年微笑地道：「不錯，我就是甘仲池，不過，甘仲池此行……」

甘仲池的話沒有說完，那四個年輕和尚已像遇到鬼魅似地，駭然飄退八尺，同時，「嘶」地一聲，四枝三色火箭冲天而起。

甘仲池心知跟這幾個小和尚解釋不清，見狀之後，也不再說話，依然從容地向前行進。

四個年輕和尚一橫手中禪杖，還是由右邊那個色厲內荏地沉聲說道：「施主再前進一步，小僧等可要得罪了。」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你們四個，自信能攔得住我？」

那年輕和尚冷笑道：「試過就知。」

甘仲池披唇一哂，笑說道：「勇氣可嘉……」

話聲中青衫大袖一甩，一股無形潛勁，將四個年輕和尚逼向一旁，身形一擰，像一縷輕烟似地飄然而去。

這時，寺中警鐘聲大作，幢幢人影，一齊向登山大道湧了過來。

甘仲池巧縱輕登，那些攔截他的和尚們，不是被一股暗勁逼得踉蹌後退，就是眼前一花，人已不見踪影。

因此，甘仲池可以說是如入無人之境似地，很快就到達少林寺的大門前。

大門前，雁翅般排列着八個紅衣中年和尚，手橫禪杖，神色莊重地佛號高喧。

甘仲池停步沉聲說道：「和尚們請讓路。」

當中一個高大的中年和尚道：「施主必須闖得過小僧等這一關，才能入寺。」

甘仲池震聲說道：

「甘仲池此行並非尋仇，和尚們爲何逼人太甚？」

八個和尚聞言一楞，訝然地互望了一眼，便由那高大和尚答話道：「施主深宵寄柬，要血洗少林寺，此刻却說並非尋仇而來，小僧至愚，難解施主話中之意。」

甘仲池道：「甘仲池自入山以來，迭經阻撓，敢問和尚們，我曾經傷過貴寺中一個弟子麽？既然要血洗少林寺，方才我爲甚麽不痛下殺手？」

八個中年和尚又是一楞，那當中的一個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甘仲池神色一正：「煩請達掌敎，就說甘仲池有要事求見。」

那當中的中年和尚略一猶豫之後，向左首的一個低聲吩咐了幾句。

就這當口，三聲清越的鐘聲過處，廣場內大雄寶殿的台階上，由四個手持紗燈的小沙彌作前導，魚貫地走下五個老僧。

五個老僧，年紀都在六旬上下。

爲首一人，頭戴紫金冠，身穿紫色袈裟，手持綠玉佛杖，法相莊嚴。

後隨四僧則一律杏黃僧袍，兩人持禪杖，兩人持劍。

五個老僧都是一臉的莊重神色，循着廣場箭道，緩緩前行。

當這五個老僧走近大門之際，原先端立門口的九個中年和尚一齊躬身行禮，道：「參見掌門師尊。」

那紫衣老僧微微擺一擺手，道：「免禮。」

接着，雙目凝威地注視甘仲池，沉聲問道：「施主就是名震武林的武林新秀『千幻神龍』甘仲池甘少俠？」

甘仲池正容答道：「不敢，區區正是甘仲池，請問大師是否就是少林掌敎悟眞大師？」

紫衣老僧點點頭道：「不錯，老衲就是悟眞。」

接着抬手一指分立兩旁的四個黃袍老僧，依次介紹道：「這是老衲的四位師弟，悟能、悟因、悟性、悟禪。」

甘仲池拱手爲禮，道：「區區能謁見五位高僧，深感榮幸。」

悟眞大師一聲佛號，道：「施主方才所言，老衲等已在大雄寶殿中聽到，施主究因何故不肯對本寺弟子痛下殺手？是否業已改變初衷？」

甘仲池正容說道：「前番深宵寄柬者，另有其人，區區此行，絕對未存有與貴寺爲敵的念頭。」

「這是說，飛刀寄柬，是他人所假冒的？」

「正是。」

「施主知不知道那冒充施主的人，其目的又何在？」

「不知道。」

悟眞大師壽眉一蹙，烱烱目光凝注有頃，才輕嘆一聲，道：「老衲深信施主所言，完全屬實，此間非待客之所，敬請施主入寺待茶。」

「多謝大師！」

隨着悟眞大師擺手肅容的姿勢，甘仲池昂然地與悟眞大師併肩進入寺中。

一行人進入方丈室，分賓主坐定，並由小沙彌獻上香茗之後，悟眞大師才神色凝重地問道：「施主此行本意，能否請先行見示？」

甘仲池漫應道：「區區此行目的，只是求見慧明大師。」

悟眞大師正容答道：「大師伯業已閉關五年，施主如果想見他老人家，恐怕不容易。」

甘仲池雙眉一軒，道：「只要他還活在人間，我就必須設法見他一次，不計任何險阻。」

「就是爲了六年以前，令兄遇難之事嗎？」

「不錯。」

「不是爲了尋仇？」

「這一點，區區方才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既不尋仇，老衲就想不出施主必須要見他老人家的原因了？」

「原因很簡單，他是當年參與迫害先兄事件最負俠譽的高僧，因此，甘某必須見見他，一探當年血案的究竟。」

悟眞大師輕嘆一聲，道：「事情旣已過了，施主又無尋仇之心，依老衲拙見，不見他老人家也罷。」

甘仲池注目問道：「大師爲何要阻撓我去見他？」

悟眞大師道：「並非老衲故意阻撓，原因是他老人家于閉關之前，曾一再嚴命交代，非經呼喚，任何人，任何事故，都不許驚擾他老人家。」

甘仲池俊臉一沉道：「想不到區區以禮求見，竟是此路不通，看來還是照往例行事來得好。」

悟眞大師臉色一變，道：「施主請多加三思。」

甘仲池冷然地道：「甘某已經多加三思了，甘某對付殺害先兄的仇家，以往用的是甚麽手段，大師早該有過耳聞。」

「那麽，施主是打算故技重施了？」

「這就要看大師的態度了。」

「老衲的態度，已經說得很明白。」

「那麽，請大師劃下道來！」

甘仲池于話聲中霍然起立。

悟眞大師冷笑一聲，道：「老衲給施主最後一次忠告……」

甘仲池也截口冷笑道：「多謝了！」

「施主要明白，少林寺自開創以來，還不曾有人胆敢在這裏撒過野。」

「今宵，就由甘某人給貴寺破一次例吧！」

說完，當先大踏步地走出。

悟眞大師臉色凝重地率同四個師弟緩步後隨，並低聲交談着。

方丈室的左側，是一座竹林，穿過竹林，則是一片畝許寬廣的空地。

當甘仲池正待進入竹林之際，悟眞大師却揚聲說道：「甘施主請留步。」

甘仲池却步回身，冷然問道：「大師是否已經改變主意？」

悟眞大師緩步走近，輕聲長嘆道：「近五十年來，本寺未見過血腥，今宵，施主本意既非尋仇，則這一場搏鬥，實屬多餘，如因此而發生傷亡，更是老衲之過，因此，因此……」

甘仲池冷然截口道：「大師改變主意了？」

悟眞大師訕然一笑道：「是的。」

甘仲池說道：「也願意接受甘某的要求？」

悟眞大師點點頭，道：「是的，方才，老衲師兄弟略爲商量之後，爲了維護本寺五十年來的安和寧靜，拚着受大師伯他老人家的一場責罵，决定陪同施主一同前往晉謁他老人家。」

甘仲池笑笑道：「如果大師能早點如此想法，不就省下許多唇舌了嗎！」

悟眞大師未再答話，却轉身向悟性，悟禪二人道：「日前大雄寶殿中飛刀留柬之事，必有蹊蹺，兩位師弟仍留此間坐鎭，並嚴命全寺弟子，更應加強戒備，本座與悟能，悟因兩位師弟陪同甘施主前往達摩洞去。」

悟性、悟禪二人恭應着，合什退去。

甘仲池即偕同悟眞大師等人一同向慧明大師閉關所在的達摩洞進發。

朦朧月色下，四道矯捷的人影，巧縱輕登地疾奔而去。

× × ×

達摩洞位于方丈室南約一里之遙，是一個天然石洞。也就是當年達摩祖師面壁九年之聖地，目前却是少林寺的禁地。

儘管是崎嶇山徑，也儘管沿途戒備森

嚴，但以目前這四位的高超身手，又在悟眞掌敎親自率領之下，里把路程，不過片刻之間就已到達達摩洞前。

悟眞大師扭頭向悟能大師道：「師弟，你先進去向大師伯稟告一聲。」

悟能大師恭聲應是之後，一整衣衫，肅容緩步而入。

約莫半盞熱茶時間過後，悟能大師低首匆匆而出，向甘仲池啞聲說道：「甘施主，大師伯有請。」

甘仲池入洞之後，才發覺這所謂少林聖地的達摩洞，並沒甚麽出奇之處。

感覺上，唯一不同的是：外面天寒地凍，洞內却溫暖如春，且散發着一股淡淡的檀香香氣。

入洞愈深，檀香香氣愈濃，光綫也愈暗，十丈之後，已是伸手不見五指了。

但這情形，難不倒已練成夜視力的甘仲池。

只見他雙目中神光畢露，暗影中直似兩道電炬。

入洞約莫十五六丈之後，一道人造的古木屏風橫阻于前，屏風兩側，有微弱的光綫透出。

越過屏風，是一間經過人工整修，約莫三丈見方的石室。

在石室正中，雲床之上，端坐着一位鬢髮全白，面色枯槁的灰衣老僧。在微弱的琉璃燈光照射之下，顯得無比地莊嚴肅穆。

老僧面前一隻中等的香爐之內，正嬝嬝地冒着輕烟，那清幽的檀香香氣，薰得令人塵念盡消。

此情此景，不由使雄心萬丈，氣吞河嶽的甘仲池爲之楞住了。

但那端坐雲床上的灰衣老僧，却依然合掌垂眉，紋風未動，對他面前突然多出一個陌生人來，竟然好像毫無所覺。

甘仲池一楞之後，想到眼前這老和尙，就是促成自己兄長遇難的仇人之一，不由怒火中燒地，沉聲喝道：「嗨！老和尙，甘某人有話問你。」

說來也眞怪，那老和尙竟然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甘仲池一蹙劍眉，震聲喝道：「老和尙，你裝甚麽迷糊！」

雲床上的老僧，依然紋風未動。

一絲疑念，掠過甘仲池的心頭，全身眞力暴提，徐徐走近老僧身前，愼重地伸手向老僧鼻間一探。

這一探，不由使甘仲池的臉色爲之一變。

他的手順勢下移，撫向老僧胸前。只見他「呸」地一聲，返身疾奔而出。

甘仲池出洞之後，向着迎向他的悟眞大師冷笑道：「好一位佛門高僧，囉唆了半天，却拿一個死人來向甘某搪塞。」

話鋒一頓，又震聲說道：「大掌門，今宵，你如果不能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甘某人絕不會善罷甘休！」

悟眞大師一頭霧水地，茫然問道：「施主此話怎講？老衲又怎會以死人來向施主搪塞？」

甘仲池冷笑道：「大掌門不會自己進去瞧瞧！」

悟眞大師突有所悟地，心頭一懍，扭頭向一旁的悟因大師顫聲說道：「師弟，請進去瞧瞧，快！」

悟因大師匆匆地進入洞中，少頃之後，又匆匆而出，只見他滿臉悲容地道：「啓稟掌門師兄，大師伯他老人家，已……已經……」

悟眞大師駭然地截口問道：「他老人家怎樣了？」

悟因悲聲道：「已經圓寂了。」

「是怎麽死的？」

「不知道，全身沒有傷痕，而且端坐如故……」

甘仲池冷冷地接道：「是被一個功力超絕的人，以絕頂陰柔功力，出其不意，震斷心脈而死。」

悟眞大師一橫手中的綠玉佛杖，凝注甘仲池，沉聲叱道：「孽障！你好大的胆子！」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大掌門認爲甘某人就是兇手？」

悟眞大師道：「你還想狡辯！」

手中綠玉佛杖一舉，沉聲喝道：「悟因，拿下這孽障！」

悟因大師悶聲不響地手中鐵禪杖一掄，一招「韋陀獻杵」，向甘仲池兜頭砸下去。

杖影如山，勁風呼嘯，其聲勢至爲驚人。

甘仲池身形一閃，已避到悟因背後，怒聲喝道：「和尙講不講理！」

悟因一聲沉叱道：「你暗殺本門長老，還有甚麽理講！」

說話之間，手中鐵禪杖一緊，達摩杖法中絕招迭出，頃刻之間，將甘仲池圈入一片綿密的杖影中。

達摩杖法本爲少林寺中七十二般絕藝之一。此刻，在與當代掌敎同輩的悟因大師手中使來，更是得心應手，威力無匹。

但甘仲池在那麽威力無匹的綿密杖影之中，却並未拔劍還招，而只是一味地閃避。

只見他咀角微噙一絲冷笑，從容地飄飄閃閃，一連讓過悟因三十六招之後，才冷笑一聲，道：「好兩個位尊望重的高僧，甘仲池自出道以來，所殺的仇人，不下二十人之多，哪一個不是死在明刀明槍之下，幾曾以這種卑鄙手段殺過一人。」

悟眞大師聞言爲之一楞。

悟因大師于瘋狂的搶攻中，也想到了他大師伯的遺體週身冰冷，絕不是才被暗殺死去的現象。

這兩位高僧，方才是由于變出意外，極端悲憤的情況之下，未及深思。

現在，聽到甘仲池這一番說明，自然冷靜下來，悟因大師的瘋狂攻勢也自動停止了。

甘仲池又冷冷地說道：「要想拿下甘某人，縱然你們五老聯手，也未必能如願，如果就目前你們兩個，哼……」

悟眞大師雖因方才未免太嫌冒失而微感歉疚，但甘仲池這種目空一切的話，却又撩起他的嗔念，而冷笑一聲，道：「在眞象未明之前，施主你總難脫嫌疑，也許老衲們五老聯手也未必能留下你，但，少林寺中，自有留下你的力量。」

甘仲池朗聲笑道：「看情形，如果五

老聯手留不下甘某人，則大掌門準備動用名聞天下的羅漢大陣了？」

悟眞大師道：「但願你能有這一份光榮。」

甘仲池微微一笑之間，悟因却向悟眞說道：「掌門師兄，現在，且請甘施主一同入洞，詳查眞象之後再說。」

「也好。」悟眞大師向甘仲池問道：「甘施主意下如何？」

甘仲池笑笑道：「我不反對。」

于是，一行三人相偕進入洞中。

洞中，一切如故：昏暗的琉璃燈，靑烟嬝嬝的香爐，合掌垂眉、巍然端坐的老僧……一點都沒改變。

當悟眞大師正在俯身察看那灰衣老僧遺體的同時，甘仲池却陡地一聲驚「咦」道：「那是甚麽人？」

悟眞，悟因二人順着甘仲池所指的方向一瞧，就在石室左後方陰暗的一角，蜷臥着一個僅穿內衣褲的老僧。

由於那老僧是蜷伏一團，又是背光的陰暗處，因而方才甘仲池，悟因二人都未曾發覺。

悟因大師迅疾地飄近那老僧身邊，俯身將其翻轉之後，不由駭然驚呼道：「這……是怎麽回事？」

甘仲池，悟眞大師同聲問道：「那是誰？」

悟因大師苦笑道：「是悟能師兄。」

悟眞大師訝問道：「悟能？他不是早已回寺去了麽？」

甘仲池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眞兇雖然尙未查出，但甘仲池所揹的這口黑鍋，是可以卸下來了。」

悟眞大師好像並未注意甘仲池的話，只是壽眉緊蹙，一面在灰衣老僧的週身及雲床上搜索着，一面喃喃自語道：「不見了，必然是那玩意惹的禍。」

話鋒一頓，徐徐走近悟因身邊問道：「是活着？還是死了？」

「沒死，僅僅穴道被制。」

「唔……」

「悟因解不開。」

「有這等事？」

悟眞大師說着，俯下身去在悟能身上一陣摩挲，依然無濟於事，不由以求助的目光望向甘仲池。

但甘仲池正深感此行白跑一趟，一無所獲，兼也方才所受宼氣未消，此刻，雖已看出對方心意，却漠然地漫應道：「連兩位高僧都解不開，那位點穴人的手法，也未免太邪門了。」

悟眞大師畢竟不愧爲一代宗師，聞言之後，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向甘仲池合什一禮，道：「老衲知罪矣，方才，老衲師兄弟心傷大師伯慘死意外，悲憤之下所形成的對施主的冒犯，敬請海涵。」

一頓話鋒，又道：「施主少年豪俠，藝業超羣，對解穴一道，亦必有獨特造詣，敬請慨施援手，老衲感同身受。」說完，又合什一禮。

一旁的悟因大師也行禮如儀。

這一來，倒將年輕臉嫩的甘仲池弄得面紅耳赤地，連忙抱拳還禮，道：「大師言重，也請不要誤會，區區一向實話實說，對方才的事，固然有點氣憤難消，却也並非完全爲了這些。

「因爲，點穴一道，各門各派都有其獨特的手法，連兩位見多識廣的前輩高僧都無法下手，區區可就更沒有把握啦。」

悟眞大師輕輕一嘆，道：「但請施主儘力而爲，如果實在解不開，再另行設法吧。」

甘仲池含笑地點首道：「那麽，區區姑且一試。」

這「一試」的結果，竟像變戲法似地，只見悟能大師欠伸而起，並「咦」了一聲。

當悟能大師看清了身前的情況之後，羞憤交迸之下，竟然揮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變出意外，一旁的悟眞、悟因，甘仲池等三人，都距悟能大師在三尺以上，無法加以搶救。

眼看着一位高僧，即將喪命於自己之手。

悟眞、悟因二人都急得高喧佛號，閉目不忍觀看。

就當悟眞、悟因二人腦海中浮現一幅血淋淋的慘景，驚惶欲絕之際，耳畔却響起甘仲池的清朗語聲道：「此事絕非大師之過，大師一代高僧，怎可如此糟塌自己的生命。」

悟眞，悟因二人睜目一看，只見甘仲池他正卓立悟能身邊，一手抓住悟能舉向自己天靈蓋的右手，滿臉誠摯神色地注視着俯首默然的悟能大師。

悟眞與悟因二人驚喜之下，雙雙向甘仲池合什爲禮，佛號高喧，並由悟眞大師說道：「施主對悟能師弟救助之德，老衲師兄弟沒齒不忘。」甘仲池放開托住悟能的手，抱拳還禮道：「些許微勞，大師毋需掛齒。」

悟眞大師轉向悟能大師道：「師弟，目前我們的責任，是如何追查兇手，給大師伯他老人家報仇，你方才的舉動，未免太嫌冒失了。」

悟能大師肅容垂手道：「悟能知罪了，請掌門人按寺規懲治。」

悟眞大師正容說道：「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你且先將如何被制的情況說出來！」

悟能大師愧疚地道：「當時我正在探視大師伯他老人家的法體，只覺脊椎骨一麻，即失去知覺。」

「如此說來，你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是的。」

「你進來時，發覺大師伯他人家已經死了？」

「是的，當時他老人家的心口還有微溫。」

悟眞大師一聲長嘆，默然無語。

悟因大師恨聲說道：「怪不得方才那冒充二師兄的賊子出洞之時，低着頭，還壓低噪音。」

甘仲池一聲清嗽道：「此間已沒呆下去的必要，爲免寺中再發生意外，三位大師是否該回寺了？」

所謂當局者迷，三位閱歷甚深的高僧，只因心傷師伯慘死，方寸已亂，竟未想到這一點。（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萬里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馬莊八位莊主救了姜雲岫，告知紅娘子是假冒的，崔紅娘也遭到殺害，紅娘子想利用他爲自己效勞，用女色誘惑姘居，謊說乙萬里被飛龍寨擄走，使他闖禍，變作她的劊子手，姜雲岫才知上當，並知道鐵馬莊是一羣不畏邪惡、扶助正義、不慕名利的鐵血兒女，也毅然參加這個行列，成爲第九位莊主，他們現在的行動是保護一雙老少出關，並派他和八莊主白昭容到飛龍寨請任槃暗中相助同時澄清乙萬里被擄之疑，他倆到了飛龍寨，任槃等人又去了金陵找姜雲岫，他們再去金陵又找不到任槃，却遇上當地有名氣的鐵三爺帶着個女子像霓裳……

保人頭鏢　初遇强敵

姜雲岫呆在槐樹之上，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一個最爲妥當的法子，焦急得汗水都冒了出來。忽然他發覺地上出現一片陰影，院中的六名巡邏者一起抬頭，向空中投下一瞥。

那是一塊濃密的烏雲，由山頭飄來正好遮着整個院落。

風雲變幻，天機難測，在目前，人類的聰明才智還無法管風雲變幻的事，所以巡邏者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管它了。

在姜雲岫來說，這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他不再遲疑，猛吸一口眞氣，以天馬行空之勢橫躍而出。

萬里飛虹舉世無雙，他展開這項奇功，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的躍了過去！

雖然他已經貼身在屋脊之上，可是困難又來了，鐵府大厦千間叫他如何找起？

他縱目打量了一陣，發覺近山之處，紅樓高聳，好像是鐵府的心臟地帶，而且那兒還有燈光，他決定去碰碰運氣。

他一路提氣輕身，儘可能小心謹慎，終於很順利的到達那幢紅樓附近。

此時他伏身之處，與紅樓只隔着一個天井，一綫黯黃的燈光正由紅樓中閃出！

他暗凝功力，正想展開萬里飛虹飛躍過去，一股衣襟帶風之聲，忽然傳入他的耳鼓，他心頭一懍，原想騰起的身形又伏了下來。

那是一個身着黑衣的蒙面人，由紅樓的右側躍起，身法勁急，快若流矢，一閃之間便巳失去踪影。

由此人的身法推斷，必然是一個身負絕學的一流高手，他是不是鐵王爺？或者是他的友人？但他爲什麼要蒙着面目？

如果他是入侵的敵人，他這麼毫無顧忌就不怕被巡邏者所發覺？

這是他必須要愼重思考的，分清敵我，才不致亂了步驟。

這一招他使對了，適才的人影剛剛消失，另外一條人影突然又衝霄而起。

此人沒有奔往別處，只是以捷若流星的身法，圍着紅樓繞了一週，然後向暗影之中隱去。

現在姜雲岫明白了，紅樓藏龍臥虎，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所在，但戒備之嚴，只怕連一隻鳥兒也飛不進去。

更令他担心的是白昭容！這麼久，沒有瞧到她的動靜，莫非是失陷在紅樓裏面了？

不管怎樣，他非要闖闖這幢紅樓不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並沒有將危險放在心上！

不過他不想輕舉妄動，至少他要將黑衣蒙面人巡查的動靜弄個清楚！

此時一條黑影由西南冒了起來，他的脅下還挾着一個身着白衣的長髮姑娘，正在向着紅樓飛馳。

不必仔細瞧看，那失手被擒的白衣姑娘正是白昭容，姜雲岫不敢遲疑，立即騰身而起，向那黑影撲去！

那也是一個黑衣蒙面人，他瞧到姜雲岫萬里飛虹的身法，不由神色一呆。

姜雲岫心急救人，出手攻敵，凌厲無比，右手忽然一吐，由黑衣蒙面人的劍光中插入，食中二指一併，點上他的玄機重穴，左手一抄，已經將白昭容接了過來！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只是一個照面，斃敵救人一氣呵成，半分躭擱也沒有！

只是敵人臨死之時的慘呼，以及由屋面跌落所發生的巨响，已經在鐵府引起一片混亂！

但見人影飛騰，鑼聲四應，燈籠火把照得四野通明。

姜雲岫知道不能再留，必須儘快的闖出去，因而詢問白昭容道：「八姊！妳是何處被制？」

這位一向面如嚴霜，不苟言笑的白昭容，粉頰上竟然印上一抹嬌紅，輕輕道：「乳根，中極……」

語音一落，她不只是閉上雙目，兩滴晶瑩若玉的淚珠，也擠出了她的眼角！

乳根是在乳頭之下，中極是臍下四寸之處，這兩個地方都是女人最神秘，最寶貴的地帶，黑衣蒙面人制她這兩處穴道，自然是心存輕薄。

但姜雲岫却爲之一呆，而且爲之手足失措。

白昭容沒有睜目瞧他，却已知道他心存顧慮，不敢出手，遂幽幽一嘆道：「九弟！嫂溺援之以手，你就不必顧慮了。」

此時人聲逐漸接近，眼看就要搜到他們隱身之處了，他只好一橫心，伸手貼上那兩處穴道，運勁輕輕一震。

兩條人影恰在此時衝上屋面，距離他們存身之處不足兩丈，忽然白光如矢，跟着响起兩聲慘嚎，白昭容連斃兩名敵人，還奪來一柄長劍。

她回頭向姜雲岫瞥了一眼道：「九弟！殺……」

這位鐵馬莊的八莊主怒火焚胸，殺機滿面，她揮劍衝進人羣，展開一場無情的屠殺。

她的身手極高，又是挾着盛怒而來，但見劍芒所至，肢體橫飛，她像瘋虎一般，沒有人敢擋她的鋒芒。

像她這等高明的身手，江湖上不易多見，爲甚麼會失手被擒？那是她太大意了，因爲一時疏忽，幾乎落得遺恨終生。

現在她要發洩胸頭的怒火，一逕追奔逐北，殺得屍橫遍地。

最後她終於遇到了强悍的對手，被一名年約六旬的青衣老者截了下來，此人名叫雷鞭胡混，是當代幾名絕頂高手之一！

三十年前，雷鞭胡混就已成名江湖，此時一鞭揮出，風雷俱動，功力之深，比江湖傳聞還要勝過幾分！

白昭容連接胡混三招，就被迫退三步，這一關看來她是闖不過去了。

好在姜雲岫一直跟在白昭容的身後，他雖是不想傷人，却不容許別人傷害他的八姊，現在白昭容形勢危殆，他縱然不願暴露自己的武功，在此時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當白昭容再被迫退之際，他原想立即接下雷鞭，此時一聲龍吟般的長嘯，忽然由紅樓傳到鬥場。

雷鞭胡混聞聲退了兩步，鐵府的武士也停止了攻撲，敢情是鐵王爺來了，此人先聲奪人，白昭容姊弟都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兩枝巨大的火把，照着一個身着錦袍，面貌威武的大漢，他正是鐵王爺，白昭容姊弟在秦淮河畔曾經見過一次。

他身後跟着一名紅衣少婦，是他的如夫人胡琴，在江湖道上，玉手煉魂胡琴，也是一個頗爲响亮的字號。

白昭容也見過玉手煉魂胡琴，他們疑是霓裳的綠衣姑娘却沒有現身。

鐵王爺目如冷電，向白昭容姊弟投下一瞥道：「兩位怎麼稱呼？」

白昭容道：「我叫白蓉，這是我弟弟白岫。」

鐵王爺道：「兩位闖府殺人，究竟爲了甚麼？」

白昭容道：「咱們姊弟到清凉寺進香，由於貪看景色，下山晚了一點，待路經貴府附近之時，忽然竄出一名黑衣蒙面人向我暗施毒手，他制住我的穴道，挾着我奔向這幢紅樓，如非舍弟拚命相救……哼，咱們到那兒去伸寃。」

鐵王爺面色一變道：「那黑衣蒙面人呢？」

姜雲岫道：「被我殺了，他要侮辱家姊，所以我才殺他。」

雷鞭胡混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咱們就不必說廢話了。」

鐵王爺道：「胡老，如果他們說的是事實，是咱們先犯了錯誤，這樣吧，白少俠，賢姊弟殺了咱們這麼多人，身爲主人的我，不能不加過問，不過只要你能接下胡老三鞭，我就放你們姊弟一馬。」

姜雲岫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胡大俠請賜招。」

他不敢使用寒烟簔，以免暴露他的身份，只是解下一條腰帶作爲兵刃，他也沒有躍起空際，以萬里飛虹絕代武學應敵，他認爲一條腰帶足可解決問題。

雷鞭胡混是當代幾個絕頂高手之一，他憑着掌中的一條鋼鞭，打遍三山五岳，幾乎沒有遇到過對手，任是何等高明的人物，對雷鞭總得憚忌三分！

但姜雲岫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他那份氣定神閒的神態，似乎根本就沒有將雷鞭

放在心上。
一個名滿江湖的人物，難道會被這個後生晚輩比下去不成？
說來也有點奇怪，胡混手握雷鞭却沒有將鞭揮出，瞧他那青筋怒突的神情，好像遇到了極大的困擾。
莫非他當眞被比下去了？
是的，他當眞被比了下去，因爲他感到姜雲岫手中握的不是腰帶，而是一條張牙舞爪的巨龍。
姜雲岫分明是握着一條腰帶，胡混爲甚麼會有此等錯覺？
其實這並不完全是錯覺，因爲姜雲岫手中的腰帶，正在緩緩的蠕動。
他垂着手臂，全身上下靜得如同一座山岳，只有那條腰帶在緩緩的蠕動，這說明了一點，姜雲岫的內力之高，已達嚇人聽聞的境界。
雷鞭胡混是識貨的，他自問像姜雲岫那麼神態輕鬆，而能够將內力傳到腰帶之上，使它不停的緩緩蠕動，他就沒有這份功力！
不待動手，胡混已經落了下風，動手他也討不了好去，此等態勢他明白，鐵王爺何嘗不明白？
一聲哈哈，鐵王爺用笑聲改變了場中緊張的氣氛，道：「好了，胡老，既是錯在咱們，你就放他們去吧，白少俠，兩位可以請了。」
話說得好聽，既認了錯，又放人走，使雙方的面上都過得去，姜雲岫也不想節外生枝，微一抱拳，與白昭容走出鐵府。
他們沒有說甚麼，待趕回客棧，白昭容忽然向姜雲岫白了一眼，說道：「都是你……」
姜雲岫弄不明白「都是你」這句話如何解釋，只得傻呆呆的一笑道：「我怎麼啦？八姊。」
白昭容無端面色一紅，道：「沒有甚麼，快點歇息吧，咱們明天一早動身去找大哥。」
姜雲岫道：「好的，小弟告退。」
翌晨他們由浦口渡江，經含山，巢縣，直奔合肥！
白昭容原是面色冰冷，與人格格不入的，現在她的話更少了，除非姜雲岫問她甚麼，她就從來不說一句話。
這天到達巢縣，日色才剛剛偏西，姜雲岫道：「八姊！咱們今晚是住在此地，還是再趕一程？」
白昭容道：「打個尖，趕路。」
姜雲岫道：「好的。」
他們匆匆吃過午餐，白昭容掏出錢來會賬，誰知店小二却哈着腰道：「兩位的賬何公子已經會過了。」
白昭容一怔道：「那一位何公子？」
店小二向裏邊一指，道：「何公子來了。」
白昭容與姜雲岫舉目一瞥，見是一位身着藍衫，年約三旬的青年男子，正面含笑容，向他們走了過來。
此人長相不俗，舉止也頗爲洒脫，只是他有時會不經意的皺一下眉峯，好像有甚麼重大的隱憂似的。
他們並不認識此人，沒有接受人家欵待的必要，因而白昭容掏出一塊銀子丟在桌上，長身而起道：「咱們走。」
他們要走，却被藍衫青年攔住，並長揖到地道：「在下知道太過冒昧，只因呼救無門，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白昭容一怔道：「你要咱們救你？」
藍衫青年道：「兩位都是俠義中人，該不會見死不救吧！」
白昭容道：「你是誰？怎麼知道咱們能够救你？」
藍衫青年道：「在下何梓，與舍妹何敏二人，在本城開一家武館，不過此事說來話長，這兒人多也有些不便，寒舍就在附近，在下也應該盡一點地主之誼。」
白昭容道：「對不起，咱們還有要事待辦，盛情心領。」
白昭容要走，姜雲岫却咳了一聲道：「八姊——」
白昭容道：「怎麼……你又想管閒事了？」
姜雲岫道：「小弟認爲咱們一路並未躭擱，就算在此地躭擱一下，也不會誤事的。」
白昭容略作沉吟道：「好吧。」
藍衫青年何梓大喜道：「在下給兩位帶路。」
他們跟着何梓走，拐過一條長街就到了，果然不遠。
這是一幢普通的房屋，座落在一條橫巷之內，門上掛着一塊橫匾，上書「飛鴻武館」四字，這塊匾新得很，好像油漆未乾，剛剛掛上去似的。
白昭容原是一個沉默冷靜的女孩子，此時她竟然多起話來，她向橫匾瞧了一眼，脚下一窒，道：「弟弟：你瞧，這幅字體龍飛蛇舞，必是出自名人手筆。」
橫匾上的字的確不算太差，如果說出自名人手筆倒也未必，但他不想使主人難堪，因而淡淡一笑道：「也許是吧。」
何梓道：「白姑娘瞧走了眼了，它是在下寫的。」
白昭容舉步跨進靜悄悄的大門，同時笑笑道：「我並沒有說錯，在縣城，武館館主也算得是一位名人了。」
何梓道：「不敢當，在下……咳，只能算是一個小人物。」
此時一名身着青衣，年約雙十，一頭秀髮梳得油光水滑的美麗少女迎了上來，她身後還跟着一名年約五旬的黑衣老者，及一名十五六歲的小丫頭。
青衣少女衝着何梓叫了一聲大哥，同時秀目流轉，向白姜二人不停的打量，面頰之上，顯出一股興奮之色。
何梓當即爲白姜二人介紹道：「她就是舍妹何敏，咱們父母雙亡，只有兄妹兩個相依爲命，想不到，唉……」
白昭容道：「何館主是遭到困難了，說說看。」
何梓道：「事情是這樣的——」
何敏道：「大哥：你忙甚麼？白姑娘姊弟才到咱們家，也應該歇一下，喝杯茶嘛。」
何梓道：「妹子說的是，大哥是急暈了頭了。」
此時小丫頭已經捧來一個茶盤，上面放着兩杯色呈碧綠的茶水，姜雲岫接過一杯，就想往嘴邊送，却被白昭容出聲阻止

道：「兄弟：將茶放下。」
姜雲岫雖然還不明白白昭容的用意，却已將茶放在身旁的茶几之上。
何梓的面色微微一變，但迅即恢復正常，同時擠出一絲笑容道：「這是眞正的西湖龍井，色香味俱佳，姑娘如果不信，不妨一試便知。」
白昭容冷冷道：「咱們姊弟飲茶之時，有一個不好的習慣，第一杯必須主人先飲，積習難改，還望何兄原諒。」
她說話之時，玉手輕輕一拂，兩只茶杯，立即平平飛起，分向何梓何敏兄妹飛去。
茶杯平飛不墜已是不易，而且在距離何氏兄妹兩尺遠近之時，杯口忽然向前一傾，兩道清泉激射而出，逕向何氏兄妹的口中射去。
何氏兄妹大吃一驚，同時左右一分，避開了像弩箭一般的茶水，跟着奪奪兩聲巨响，茶杯已經嵌進對面的牆壁之內了。
何梓面色一沉道：「白姑娘，咱們以禮相待，妳爲何如此不知好歹？」
白昭容冷冷道：「這是說要咱們喝下毒藥才是知道好歹了，姓何的，咱們無怨無仇，素昧平生，你爲甚麼要害咱們？」
何梓呆了一呆，然後哈哈大笑道：「高明，這是在下輕視兩位了，不過在下却想不明白，不知道是那兒露出了破綻？」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這是閣下太過自信了，其實咱們在進門的時候，我已經點明了閣下。」
何梓啊了一聲道：「是那塊匾？」
白昭容道：「不錯，一般匾額，多請託名人書寫，就算自己寫吧，那書寫之人必然對寫字有幾分功力，閣下的字實在寫得太差了，令人不敢相信這樣的字會掛出來，何況匾額油漆未乾，屋裏瞧不出絲毫武館的陳設，何朋友，貴主人用你這樣一個人，實在是一件極大的錯誤。」
何梓陰森森的一笑，道：「那也不見得……」
他語音未落，白昭容忽然感到脚下一虛，她暗道一聲不好，嬌軀已以一瀉千里之勢向下面栽去。
敢情白姜兩人立身之處，原是裝有機關的翻板，這就難怪何梓要說「那也不見得」了。
當白昭容身形下墜的一瞬之間，她的左腕忽然被姜雲岫一把抓住，他像一股旋風，不必憑藉任何物體的借力，便已冲霄而起，不待翻板覆蓋，他們姊弟已經安安穩穩的立在地面上了。
何梓兄妹原是在得意狂笑的，此時笑容變成了驚詫，甚至目瞪口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當白姜二人向他們逼近之時，他們連逃避都忘記了。
白昭容沒有立即向他們下手，但却目射煞光，冷哼一聲道：「我不想殺人，却不喜歡別人說謊！」
何梓面無人色的顫聲道：「姑娘想知道甚麼？」
白昭容道：「你們究竟是誰？」
何梓道：「在下的確名叫何梓，只不過她名常敏，是在下的妻子。」
白昭容問道：「是誰叫你來暗害咱們的？」
何梓道：「請姑娘原諒，在下不敢說明。」
白昭容道：「如果我要殺你呢？」
何梓雙目一閉道：「那就請姑娘動手吧。」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你敢不敢跟我動手一搏？」
何梓道：「不敢。」
白昭容撇撇嘴道：「你倒是爽快得很，只是有點不像男人！」
何梓嘆了一口氣道：「賢姊弟折服鐵胆金陵兩公子，出入鐵王爺府第如入無人之境，何某只是一個小人物，在姑娘之前實在不敢以男人自居。」
姜雲岫道：「八姊：不必爲難他了，咱們走吧。」
白昭容原想整治一下何梓的，姜雲岫不願深究，她也只好放他們一馬了。
出了何家他們繼續上路，由於適才的一段小插曲，就擱了不少時辰，待趕到夏閣，已是暮色蒼蒼了。
落店之後，略作清洗，白昭容立即吩咐店小二送來幾樣姜雲岫愛吃的菜餚，飯菜擺在白昭容的房中，爲的是說話方便一點。
一向面色冷峻的白昭容，此時竟像春風解凍一般，向着姜雲岫輕盈的一笑道：「九弟！謝謝你。」
姜雲岫一怔道：「謝我甚麼？」
白昭容道：「日間如果不是你，我就會落在翻板之下，自然應該謝你了。」
姜雲岫道：「自己姊弟，八姊何須客氣，再說，如果不是八姊識破姓何的奸計，小弟早已中毒，要謝應該先謝八姊。」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好，咱們誰也不必謝誰，你猜姓何的是受何人指使？」
姜雲岫道：「金陵公子生性爽直，必然不會是他，看來鐵胆公子與鐵王爺都有可能。」
白昭容道：「我想是鐵王爺。」
姜雲岫道：「有根據？」
白昭容道：「雖然沒有根據，却有充份的理由。」
姜雲岫道：「哦——」
白昭容道：「姓何的雖然是一個小人物，絕不會對鐵胆公子如此畏懼，他至死都不敢說出指使之人，除了鐵王爺，誰能具有如此可怕的震撼之力！」
姜雲岫點點頭道：「鐵王爺名滿中原，是一個跺跺脚江湖都會震動的人物，咱們使他丟了臉，他如是存心報復，今後咱們只怕要寢食難安了。」
白昭容道：「這個麼，他得估量一下，咱們姊弟也不是好惹的。」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
白昭容道：「九弟，你好像意猶未盡，對八姊，說話還要保留？」
姜雲岫道：「八姊不要誤會，小弟只是認爲，沒有時間再探鐵王府而引以爲憾罷了。」
白昭容道：「這個愚姊也有同感，鐵王府藏龍臥虎，神秘莫測，實在值得再往一探，還有你那位如夫人的婢女，咱們也沒有弄個水落石出，等將來吧，九弟，只待保完這趟人頭鏢，八姊陪你再去遊遊金陵。」

姜雲岫道：「多謝八妹。」

白昭容道：「兩天之後咱們就可以與大哥他們會合了，今後咱們可能陷入另一種江湖仇殺之中！」

姜雲岫道：「咱們保的是甚麽人？八姊一點都不知道？」

白昭容道：「知道一點，他們是一對主僕，小主人花公子約莫十六七歲，老僕花春五十出頭的年紀。」

姜雲岫道：「就只這些？」

白昭容道：「就只這些，他們出價一百五十萬兩銀子，保他們主僕平安到達松江省延吉市以西四十里的銅佛寺。」

姜雲岫道：「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好大的手筆！」

白昭容道：「他們不肯多說，咱們也不便多問，爲了價碼够高，大哥就接了下來，其實我並不贊成接受這樁買賣。」

姜雲岫道：「大哥旣巳接下，咱們只好勉爲其難了，不過迢迢萬里，咱們只怕會遭遇不少困難。」

白昭容說道：「是的，如果沒有困難，他們何必花這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只是他們不肯說出眞實的身份，咱們無法在事先作出有利的安排，我不贊成就是爲了這個。」

姜雲岫道：「待咱們見到大哥之後，再好好的研究一下。」

白昭容道：「這個不行，咱們縱然見到大哥他們，也不能跟他們打招呼的，九弟，你要記住這一點，千萬不能露出一些破綻。」

姜雲岫道：「小弟明白了，咱們是伏兵，如果有人想打咱們的主意，也摸不清咱們的實力，不過如是咱們與大哥他們有事需要交談呢？」

白昭容道：「咱們先以暗號聯絡，然後只得見機而作了。」

姜雲岫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翌晨他們由夏閣出發，經過兩天的緊趕，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合肥。

在進城之際，白昭容就巳發現鐵馬莊的獨門暗號，他們遵照暗號所示，在一家「六福」客棧找到了鐵馬莊的兄弟。

在合肥，六福客棧是第一流的，它以設備完善，招待親切爲號召，使出門在外之人會有賓至如歸之感。

它位於一條僻巷之內，除非識途老馬，要找到它還眞不容易。

在往常，六福客棧住的都是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一般江湖中人，很少會住來此地。

但白姜兩人剛一踏進店門，立即感到氣氛有些不對，似乎這間客棧之內陰沉沉的，還瀰漫着一股扣人心弦的殺氣。

進門靠右是櫃枱，裏面有一位頭戴瓜皮帽的賬房先生，左邊是食堂，擠着九張桌子。

五哥郭玉麟，六姐茅蓁，正在獨據一桌用餐，他們向白姜二人瞥了一眼，立即低下頭來用餐。

其餘八張食桌，六張坐有客人，白昭容只是匆匆流目一瞥，便巳瞧出這般人全是江湖道上的朋友。

她與姜雲岫走向櫃枱，耳中忽然響起茅蓁的傳音道：「只有一間上房了，請八妹九弟委屈一下。」

白昭容心頭怔了一下，仍然神色不動的走向櫃枱，道：「掌櫃的，有沒有上房了？」

掌櫃的道：「有，後院東首第二間，客倌貴姓？」

白昭容道：「咱們姓白。」

掌櫃的道：「兩位是先歇歇，還是先開飯？」

白昭容道：「咱們餓了，還是先塡飽肚子再說。」

有一張空着的桌子就在郭茅二人的隣近，白昭容向店小二要來菜飯，一面吃喝一面與郭茅二人交談。

「六姊，你們甚麽時候到合肥的。」

「昨天午後到的，大哥正在想念你們呢。」

「大哥現在那裏？咱們能不能見見他呢？」

「他不在六福客棧，見他有些不便，吃了飯早點歇息吧，今晚只怕有事。」

「是，六姊，咱們的僱客呢？也在客棧裏？」

「在後院……」

交談到此爲止，吃完晚餐他們就各自回房。

白姜二人的房間頗爲寬敞，裏面是家庭似的陳設，但床舖却只有一張，因而姜雲岫面色一紅，顯得有點手足失措。

白昭容見他站在門口不敢進來，不由微微一笑道：「你不累？還站在那兒做甚麽？」

姜雲岫道：「八姊，咱們爲甚麽不多要一個房間？」

白昭容道：「適才六姊傳音，說咱們的僱客就在後院，今晚可能有事，咱們不能不住在這兒，後院的客房，只有這一間了，她叫咱們委屈一點，咱們還能不聽她的？」

姜雲岫道：「原來是這樣的，其實小弟沒有什麽，受委屈的只是八姊。」

白昭容笑笑道：「走江湖隨遇而安，有時候不得不遷就環境，好啦，你清洗一下先睡吧。」

姜雲岫道：「那怎麽行？妳睡床上，我只要打坐就成。」

白昭容道：「不能一夜都打坐，還是需要睡眠一下，你先睡，咱們換班，待會我再叫你。」

在白昭容的堅持之下，姜雲岫只得合衣躺到床上去，也許當眞有些累，沒有多久他就進入夢鄉了。

他好夢正酣之際，一聲巨響將他驚醒過來，他迅速翻身躍起，但見桌上燭淚成堆，白昭容坐在桌旁瞧着他，臉上含着輕盈的笑意。

姜雲岫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小弟太失態了，八姊爲甚麽不叫我？」

白昭容道：「我也打了一個盹兒，所以忘了叫你，僱客那邊有事，咱們在窗隙間瞧瞧。」

姜雲岫跟着白昭容在窗隙處往院中一瞧，眉峯不由輕輕一皺。

院中躺着一個勁裝漢子，正在那裏不停的呻吟，站在勁裝漢子不遠之處的是他們的四哥焦度，顯然，這名勁裝漢子是被焦度放倒的。

焦度的對面站着十幾名大漢，這般人就是姜雲岫落店之時，在食堂見到的那般江湖人物。

此時一名年約六旬的灰衣老者尖着嗓門吼叫道：「朋友，你爲甚麽打傷咱們的兄弟？」

焦度指着地上那人道：「他是閣下的兄弟？在下正找不着正主兒，閣下旣然出頭那就好辦了，他半夜裏偷偷摸進咱們的房裏，被在下發現了他還想出手傷人，請問閣下，這件事你如何向咱們交待？」

灰衣老者道：「你說他偷進你的房裏？誰瞧到了？」

焦度道：「咱們的人都瞧到了。」

灰衣老者道：「你們的人能够相信麽？哼！朋友，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你擺平了咱們的兄弟，老夫只好讓你趴在這裏。」

他說話之間擧手一揮，兩名勁裝大漢立即撲了上來。這兩人一個使的是鷹爪功，一個使的是螳螂拳，一上來就左右夾攻，好像存心要將焦度擺在這裏。

焦度使的是一套變化莫測的岳家散手，加上他巧快的身法，雖是以一敵二，還不至落於下風。

姜雲岫悄聲對白昭容道：「八姊！時間一長，四哥只怕不易應付，而且他們人數太多，咱們快點出去吧！」

白昭容搖搖頭道：「四哥如果要擊殺他們容易得很，他是隱藏實力，希望對方知難而退，所以咱們現在還不必現身。」

他們由窗隙中向外瞧着，頭部原就相距很近，白昭容螓首一搖，秀髮自然就拂着姜雲岫的面頰了，這一拂不打緊，却同時送來一股十分迷人的幽香，他心頭一蕩，幾乎想伸手向她的中腰摟去，好在場中發生了變化，他的注意力被引了過去。

夾攻焦度的兩人眞箇不知好歹，別人手下留情，他還認爲是自己的玩藝高明。

久戰無功，他兩人發了狠，招招使盡全力，盡往焦度致命之處招呼。

焦度暗暗嘆息一聲，他知道今晚必然無法善了，那麽敵人多一分力量，他們兄弟就多一分威脅，在減少威脅的原則之下，就不必手下留情了。

於是身形急旋，雙掌電光石火般的拍了出去，噗噗兩聲響過，敵人巳經摜出一丈以外了。

他沒有殺人，却廢了他們的武功，鐵馬莊任重道遠，他不得不使點霹靂手段。

摜出去的兩人被他們的同伴扶起，灰衣老者面色一變道：「朋友好狠，你竟然廢了他們的武功！」

焦度淡淡道：「你們無故找碴，居心叵測，這怎能怪我？」

灰衣老者大喝一聲道：「給我殺！」

他首先衝向焦度，旱烟鍋橫敲直擊，一連使出五招！

這五招有如風雷迸發，連續擊向焦度的關節要害，此人功力之深，足可名列當代頂尖高手之林！

但焦度短戟縱橫，一連接下灰衣老者威猛絕倫的五招，身形屹立如山，半分也沒有移動！

白昭容沒有說錯，焦度原先的確是隱藏實力，在遇到強勁的對手之時，才展出他超人的絕藝！

雖然如此，他並不能立即擊敗灰衣老者，那麽問題就來了，灰衣老者的同伴撲向客房，他却無法分身阻止！

姜雲岫瞧得大爲震駭，伸手拉開窗門，就待穿窗而出！

白昭容一把拉着他道：「別着急，這般小嘍囉進不了客房的！」

她又說對了，第一個想穿窗躍進的，身形剛剛躍起，便巳倒飛而回，落地之後只是伸了兩下腿就寂然不動了。

衝向房門的遇到了一團耀眼的光華，他們就像炸彈開花一般的跌了出去，一個個缺腿少臂，鮮血狂洒，景象之慘，有如人間地獄一般。

灰衣老者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可怕的結果，他只是呆了一呆，胸口便巳傳來一陣劇痛。

他睜着一雙充血的眼珠，瞪着焦度道：「你……偷襲……」

焦度微微一笑道：「對不起，下次我先告訴你一聲。」

他抽回短戟，灰衣老者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那裏還有下次？

此時賊人全軍盡墨，只有九個小嘍囉溜走了，姜雲岫輕輕吁出一口大氣道：「嚇死人了，總算有驚無險。」

白昭容抿嘴一笑道：「原來你只有這麽一點胆子！」

姜雲岫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這怎能怪我的胆子太小？」

白昭容道：「好好，不怪你就是，現在距離天亮，還有個把時辰，你再睡一下吧！」

姜雲岫道：「這樣我豈不太自私了，妳睡吧，八姊。」

白昭容道：「我不想睡，咱們聊一聊吧。」

姜雲岫道：「聊甚麽呢？」

白昭容道：「聊你那位如夫人吧，你在九江失了踪，你說她會不會着急？」

姜雲岫道：「會——」

白昭容道：「哦，那你們是鶼鶼情深，十分恩愛的了！」

姜雲岫一嘆道：「咱們是假鳳虛凰，各逞機鋒，那裏談得上恩愛二字，我說她會着急，是因爲她利用的殺手突然失踪，她怎能不急？」

語音一頓，忽然皺了一下眉頭，道：「八姊：小弟與乙老丈雖然沒有師徒的名份，但有傳藝之恩……」

白昭容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在爲乙前輩被擄，迄今還下落不明而着急，不過據我猜想，乙前輩必然巳經逃脫那般人的魔掌，你不必爲他担憂。」

姜雲岫道：「八姊如此猜想，必然有所根據，但小弟却想不明白！」

白昭容道：「我問你，如果他們挾持乙前輩你替他們做些你不願做的事，你會不會聽他們的？」

姜雲岫道：「多半會。」

白昭容道：「那他們又何必讓紅娘子跟你作小，投下這麽大的本錢？」

姜雲岫道：「有道理，只是我不明白，他們爲甚麽要這麽作？」

白昭容道：「我想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種是想由你引出乙前輩，因爲乙前輩是爲當代幾位絕頂高人之一，而又忌惡如仇，是邪魔外道的尅星，如果有人想明目張胆的做壞事，他會第一個想到除去乙前輩，第二種是你有利用的價值，一簑烟雨的傳人，身手之高是罕見的。」

姜雲岫道：「八姊又來調侃我了，小弟這點莊稼把式算得了甚麼？」

白昭容道：「不要妄自菲薄，九弟，依我觀察，在咱們兄弟姊妹之中，只有你跟大哥的功力最高，不過你那些獨門武功，很容易被人瞧破你的身份，尤以寒烟簑天下只此一件，一經亮出，就算表明你的身份了！」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所以小弟寧願使用腰帶，也不肯使用寒烟簑，就是顧慮這些。」

白昭容略作沉吟，道：「這究竟不是長遠的辦法，咱們不能永遠不用寒烟簑，我倒是想到了一個計劃，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姜雲岫道：「八姊請說。」

白昭容道：「咱們去定做兩套連頭帶脚的衣服，你扮漁夫，我扮樵子，咱們以這樣的裝扮出現江湖，無論咱們使用何種武功，也沒有人能够知道咱們的底細。」

姜雲岫道：「好辦法，只不過小弟以寒烟簑作武器，勉強算得一個漁夫，可沒有瞧過用寶劍砍伐樹木的。」

白昭容微微一笑，由腰際摘下一柄金光閃閃的小斧，斧柄連着一條柔軟的銀色長鍊，形式美麗以極。

姜雲岫把玩半晌，道：「好美，不過這只能供人觀賞，砍伐樹木只怕派不上用場。」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連金鬬斧都不知道，還算甚麼學子！」

姜雲岫訕訕的一笑道：「應試要靠一點運氣，不必當眞要有多少眞才實學，當時小弟只是運氣較好而已。」

白昭容噗哧一笑道：「胡說，要是大家都碰運氣，人家就不必十年寒窗，漏夜苦讀了，其實你縱使汗牛充棟，學富五車，你也不會知道金鬬斧是甚麼，這是寒家祖傳，與蟠龍鐲合稱金玉二寶。」

姜雲岫道：「照八姊這麼一說，這金鬬斧當眞可以砍伐樹木了？」

白昭容道：「如果我說它可以剷平一座小山，你可能不會相信，待以後有機會，我可以讓你瞧瞧它的威力。」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我當然相信，只是覺得有點奇異而已。」

此時天色已近黎明，院中的戰跡早已由店家僱人連夜清除乾淨，姜雲岫起身打開房門，忽然人影一閃，六姊茅棻已經闖了進來！

白昭容姜雲岫同時抱拳一禮道：「妳早，六姊。」

茅棻面含淺笑，微微點點頭道：「八姊九弟不必多禮，二哥有幾句話要我轉告你們。」

白昭容道：「請六姊吩咐。」

茅棻道：「昨夜淮陽派的找碴，只是一批馬前小卒，今後的敵人可能就不會這麼容易打發了，所以二哥要你們兩位多辛苦一點……」

白昭容道：「這是咱們應該做的，辛苦一點算不了甚麼，不過小妹想先發制人，將被動變爲主動……」

茅棻道：「哦，怎麼變法？」

白昭容道：「小妹準備與九弟各自定制一套服裝，他扮演漁夫，我扮樵子，咱們自稱漁樵雙俠，但凡遇到可疑之人，不待他找碴，咱們就先發制人——」

茅棻略作思忖道：「辦法可行，只不過今後你們就會變做別人的眼中釘，時時都在危險之中了。」

白昭容道：「六姊放心，咱們會照顧自己的，請妳告訴二哥，爲了定做服裝，咱們今天不能隨行。」

茅棻道：「躭擱一天並不要緊，不過據二哥說，由合肥北上，迄蚌埠爲止都是山區，這段道路不好走，希望你們儘快的趕上來！」

白昭容道：「知道了，咱們不會誤事的。」

茅棻辭出之後，立卽與劉三變等擁着顧客上路，姜雲岫在窗隙瞧到了那雙老少主僕，果然是一個土老兒，及一名鄉下少年。

他們的穿着雖然並不惹眼，但舉止莊重，神態沉穩，與一般常人大爲不同。

白昭容走到姜雲岫的身後，道：「九弟，有沒有瞧出甚麼？」

姜雲岫道：「小弟覺得這老少兩個絕非常人，如果八姊問我爲甚麼，我又說不上來！」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要解釋他們爲甚麼與常人不同，其實簡單得很，所謂居移氣，養移體，往日的環境，造成他們不同於常人的氣質，你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姜雲岫一怔道：「我？」

白昭容道：「不錯，無論怎麼看你，你都不像江湖中人，因爲你原本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士子。」

姜雲岫道：「八姊又何嘗像江湖中人，若與任何名門閨秀相比，八姊都不會遜色。」

白昭容嫣然一笑道：「好甜的迷湯，走吧，咱們吃了早點找裁縫去！」

他們用輕柔的綢料每人做了兩件套頭裝，白昭容是紅色的，胸前綉着一柄金斧，姜雲岫是白色的，胸前綉着一件銀色簑衣。

做衣服並不麻煩，綉金斧及簑衣就不簡單了，他們出高價請人連夜趕工，直到次日凌晨才弄好了這四件特殊的衣服。

他們不敢遲疑，立卽聯騎北上，經過半天的馳騁，在日色偏西之際，趕到了雙墩集！

這是一條由合肥至徐州的官道，雙墩集也不算小，像這樣的一個鎭集，過往的旅客必然很多！

不過今天的雙墩集跟往常有些不同，北上的旅客倒是不少，南下的竟然找不出一個！

而且現在午時剛過，投店住宿爲時尚早，趕到前面的羅集投店並不算遲！

令人不解的是，這般北上的旅客全都訂了房間，而且神情之上，全是一片焦急

之色。

白姜二人原想在此地打一個尖立卽上路，及瞧到那般旅客的神色，他們猜想必然發了什麼事故！

白昭容與姜雲岫在一家飯莊進食，待要來食物之後，她叫住店小二問道：「小二，發生了什麼事？那般旅客爲甚麼不走了？」

店小二道：「客倌也是要北上麼？依小的相勸，你們今晚最好住在此地。」

白昭容道：「到底爲了甚麼？」

店小二道：「聽說前面有人打架，往來的行人一律不准通過，出門人總要討個吉利，誰敢去招惹那般兇神惡煞！」

白昭容道：「原來如此，不過咱們有些急事，就算彎一點路，今晚也要趕到羅集。」

客人要走，店小二無權過問，他自然不敢管這樁閒事。

白姜二人打過尖立卽上路，待經過一片樹林之時，白昭容見前後無人，忽然勒住繮繩道：「九弟，可能是二哥他們出了事，咱們換上套頭裝，快趕上去瞧瞧。」

姜雲岫道：「如果不是二哥他們出事呢？」

白昭容道：「那也不要緊，咱們漁樵雙俠正好借機會闖個萬兒。」

姜雲姜道：「好吧。」

他們在樹林中換上套頭裝，白昭容取出金斧，姜雲岫提着寒烟簑，兩人一前一後，沿山道向前面急闖！

他們馳出約莫五里，一聲叱喝「站住！」忽然由山口傳來。

他們沒有站着，却將馳行的速度放緩了一些，及到達山口之前一瞧，原來有五名勁裝大漢擱住去路。

出聲叱喝的是一名身着灰衣的瘦高條子，他瞧到白姜二人的裝扮，不禁神色一呆，道：「對不起，兩位朋友，此地不能通行，請回雙墩集去吧。」

白昭容啞着嗓門嘿嘿一陣冷笑道：「居然有人敢擱阻漁樵雙俠的去路，這倒是一樁稀罕的事兒！」

灰衣大漢一怔道：「漁樵雙俠？在下好像從未聽過這麼一個萬兒？」

白昭容怒叱道：「瞧不起漁樵雙俠？你該死！」

金光急閃，鮮血迸射，適才還是活生生的一條漢子，此時喉管裂開，已經變作一個失去生命的死人了！

堵着山口的還有四個，這四個面目獰惡的勁裝大漢却面如死灰，一起退到山口之內去了！

白昭容冷哼一聲道：「怎麼，還不想讓咱們過去？」

一名短髭大漢道：「咱們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請朋友原諒。」

這幾人並不是甚麼善男信女，只不過白昭容的玩藝太高，他們只覺得金光一閃，灰衣大漢就失去生命，因而只得低聲下氣，希望以言語解決這項紛爭！

白昭容問道：「哦，是誰差遣你們來着的？」

短髭大漢道：「門主。」

白昭容道：「門主？甚麼門？門主是誰？」

短髭大漢道：「對不起，姑娘，本門規戒嚴厲，在下不便說。」

白昭容雖是啞着嗓門說話，別人仍能聽出她是一個女人，可見這位短髭大漢必然具有頗爲豐富的江湖閱歷。

白昭容語氣一轉，道：「好吧，我不爲難你，不過你要告訴我，你們對付的是誰？」

短髭大漢道：「在下只知道他們是男女七個，我不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那一個門派的。」

姜雲岫一怔道：「不對吧，八姊，怎麼會是七個？莫非不是——」

白昭容道：「不管是不是，咱們都得前去瞧瞧，反正這般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多殺幾個沒有甚麼要緊。」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

白昭容雙腿輕輕一磕馬腹，逼近山口之前，道：「咱們要過去，避我者生，擋我者死，是死是生這就全憑各位自己選擇了！」

她語音甫落，忽然三點寒星挾着輕嘯，分品字形向她胸腹之間射來，來勢勁急無比，眨眼便已罩臨她的前胸。

白昭容哼了一聲，金鬬斧輕輕一幌，叮噹幾聲脆响，三枚暗器完全被她擊落。

她不願再浪費時間，陡的甩蹬飄身，由馬背拔了起來，以天馬行空之勢，撲向山口之內，金斧再度盪起，屆開一塲兇狠的撲殺。

刹那之間，三具死狀惨烈的屍體，横陳於山口之內，只有一個逃走了，八成是通風報信去的。

姜雲岫進入山口，搖頭一嘆道：「太慘了，八姊。」

白昭容撇撇咀道：「江湖嘛，原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所在，如果咱們技不如人，別人也不會對咱們慈悲的，快走吧，別躭誤了正事。」

他們馳出山口不遠，迎面遇到一羣大漢風馳電掣而來，白昭容向來人打量一眼，道：「九弟：對方有幾個身手頗爲不凡，這可能是一塲兇險的硬仗，你出手千萬不能慈悲！」

姜雲岫點點頭，道：「小弟明白。」

他們先將馬匹拴在樹林之中，然後在一片山坡之上併肩而立，此時紅日西下，涼風掠水，他們那身怪異的服裝在夕陽映射之下，特別刺眼，也具有一股令人恐懼的震撼之力。

來人共有一十四個，在他們身前丈外之處便已停了下來，領頭的是三名懷抱鐵槍，身着藍袍的中年大漢，這三人的長槍極爲相似，面色也是一般的冷肅。

立在中間的藍袍人目光流轉，向白姜二人打量一眼道：「漁樵雙俠？咱們似乎素昧平生，兩位爲甚麼要向本門找碴？」

姜雲岫道：「你弄錯了，閣下，找碴的不是咱們。」

藍袍人道：「這話怎麼說？本門弟子連喪四命，難道不是你們下的毒手？」

姜雲岫道：「動手過招，非傷即死，閣下這般說法，就不像江湖人了。」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陽關大道人人能走，你們竟敢阻止旅客通過，還說咱們找碴？」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棺材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將畫收藏好，茱莉以爲失去，悵然返回吉蒂處，又見吉蒂怨恨非林巳曝光，她們才知道司馬洛存心作弄，恨之入骨，此時司馬洛出現眼前，吉蒂動武，被司馬洛制服，勸她們帶去找古董商王老板，豈料王老板巳被人暗殺，正想離開現場，又遇到康伯，敍述珊瑚藏古銅瓶的往事，司馬洛才恍然大悟，原來相思灣幾百個島嶼，海底都有沉船寶物，康伯瞞着司馬洛將古銅瓶請王老板鑒定代售，古銅瓶的發現，證明是相思灣的沉寶，巳被歹徒集團知道此事，故知情的杜思艮和王老板等遭暗害，司馬洛暗中追查綫索。

巧遇元兇　不幸被擒

司馬洛那部車的車窗旁邊火光閃了一閃，然後槍聲才傳進耳中。這人的手一麻，槍就脫手飛去了。他連忙回身，拔步就跑。司馬洛巳經射去了他手中的槍，現在要用車子來撞他了。

現在情形是倒轉過來了。現在是司馬洛在追他，而他在逃走。他現在急於找到一個巷口，一個門口之類，讓他逃進去，以躲避司馬洛的槍及車子。可是暫時，這街上都是光禿禿的，什麼都沒有。司馬洛那部車子越追越近了。一個人無論跑得多麼快，都不可能快過一部汽車的。車頭燈把他前頭的路面照得愈來愈亮，愈發增加他的恐怖感。

接着，他到達了一個巷口了。他如獲大赦地一跳，跳了進去，車頭燈放過了他一下，又跟進來。

恐怖感又來了，因爲在車頭燈的照耀之下，他發現那巷口是很寬闊的，不但他可以跑進來。而且，再跑了幾步，車頭燈再照清楚一點，那恐怖感就更加到達爆炸的程度了！

這是一條死巷，前面沒有去路的，一度牆把去路塞住了，牆頂有鐵絲網，牆後似乎是貨倉之類。那人的影子被車頭燈照得長長的投到那牆壁上，而當他愈走近，影子就愈短，牆壁也給照得愈亮。

車子的馬達在他後面好像一隻巨大的獅子在喘氣，他簡直可以感覺到車頭的熱力似的。跟着，他便摸到了自己的影子了，因爲他巳到達那牆壁。他按着牆壁，轉過身來，要向橫巷逃走，却巳經沒有時間。司馬洛的車子巳經到達了，車頭就向他那腰部直壓過來。那隻設計形狀優美的意大利跑車的車頭。

那人發出尖長的叫聲：「不要──」一面伸出兩隻手，推着車頭，似乎認爲如此就可以把車頭推開似的。但是沒有用，那車頭還是直逼過來。又不是很快，祇是慢慢地。他雖然盡了全身之力去推，但與車子的力量無從比較。

比較起來，他自己的氣力簡直就像是螞蟻似的了。

「呀──」他這樣叫着，身體巳經給車頭緊緊壓在那牆壁上了。

車子停住了。本來祇要再前進幾吋就可以把他壓扁的，但是車子並沒有前進那幾吋，祇是把他壓住了，就停在那裏，使他脫身不得。

「不要──」他痛苦而張惶地尖叫，「不要──」

車頭燈熄掉，車門打開了。司馬洛下車，慢慢地走過來。那人因不斷地擺着頭，連那副黑眼鏡也跌了。

司馬洛走到了旁邊，在車頭蓋上拾回了那副黑眼鏡，替他在鼻子上再架好了。司馬洛吃吃笑着在前輪的擋泥板上坐下來，說：「假如你不戴眼鏡，你就不夠英俊了！」

「開──開走這車子！」那人痛苦欲絕地哀求着，「我──要死了！」

「你不會死的！」司馬洛搖着頭，「假如我再開動車子，你就會死，但暫時你是不會死的。你祇是不能逃走。你既然不能走，那就不如跟我談談了！」

「談──什麼？」

「假如，」司馬洛說，「那些畫，爲什麼你們那麼急於要那些畫？」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是早巳知道的，不過他還是覺得從頭問起會好一點。

「什麼畫。」那人瞪目看着他。

「別裝傻吧！」司馬洛冷笑，「難道你也要否認你剛才用大貨車撞我嗎？」一面說着，他伸手進那人的袋裏，把那人身上的證件都摸出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說，「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聽我說，這不是我自己的主意，有人給我錢，叫我這樣做的！」

「哦，一個職業殺手。」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

「我不是職業兇手！」那人不平地說，「我是有正當職業的！但我剛好輸了錢，而這人肯出──」

司馬洛看了他一陣。這個人不像說謊，而且看他的樣子和說話的口氣也像是個呆直的人，那種受別人指揮的人。

長久的經驗使司馬洛知道，這世界上的壞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指揮別人的，一種是被別人指揮的，另一種是既不愛指揮別人，也不愛受別人指揮。這人似乎是屬於第二種。這眞可惜，不是主腦人，祇是一個跑腿。

「這個指揮你的人，」司馬洛說，「他是誰？」

「難道你做過什麼對不起誰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嗎？」那人歪着嘴巴，「沒有人肯出這許多錢開一個玩笑的，假如你不是做了很對不起他的事情──」

司馬洛的手動得很快，手一動，槍咀便塞進了那人的嘴巴，使那人無法再說下去了。

「我不是叫你批評，」司馬洛柔聲地說，「所以別批評我，我祇是叫你回答我的問題。現在我再問你一次，那人究竟是誰？」他把槍咀再拔了出來，好讓這人能說話。

「我──不認識他！」那人吶吶地說道。

「你不認識他，」司馬洛說，「他給夠了我價錢，我就幹了！」那人吶吶着說，「而且這也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他祇是叫我碰碰你的車子，嚇嚇你吧了！」

「這人是誰？」司馬洛問，「你不會完全沒有見過他的吧？」

「我──不認識──」

司馬洛忽然轉身就跑，跑回車子的旁邊，打開車門上了車，把馬達發動了。馬達怒吼起來，車子雖然沒有開動，但是這亦使那人的恐怖感大大增加了。

「不要！」那人尖聲大叫起來，「不要！」

他把車頭燈也開亮了，在那強烈的亮光之中，他看見那人的臉上佈滿了汗珠。

「不要！求求你──」那人簡直哭起來了，因爲他知道司馬洛祇要讓車子向前一衝，就可以取他的性命。

司馬洛仍然繼續讓馬達响着，虐待着那人的神經。他不想浪費時間。他要把這人完全折服，使他祇敢說眞話而不敢說謊。後來，當他終於把馬達關掉的時候，那人巳經完全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力了。

「我告訴你吧，我告訴你吧！」那人哭泣着叫道，「他是我在俱樂部中見過的──」他沒有再說下去了。他的身子忽然一搐。

這就像有幾條綫縛着他的手脚，把他提了一提似的。然後就仆倒在車頭上。

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忽然直豎起來了。因爲這個人仆倒的方式有點不尋常。就像他是──對了！就像他是中了一槍似的。事實上正是如此，爲那人伏在車頭上，胸部就開始冒血了。血滴在車頭那光滑的表面，迅速散開。

司馬洛在悚慄中蹲低着身子，扭轉頭去望望。他看不見什麼。後面並沒有人。連槍聲都沒有聽到。開槍的人一定是用裝了滅音器的槍，而且是在相當遠的地方放槍的。

司馬洛遲疑着。他很想下車走到那人身邊去。也許那人死前是會有幾句話跟他講的。但這樣做太危險了。那開槍的人說不定也會給他一槍的。而且他相信，開槍的人若是要殺他的話，剛才也可以做到了。這人祇是不想他死吧了。不想他死，但也不想秘密給他發現！

不過司馬洛也沒有考慮的餘地了。因爲車頭上的那人作了最後的一搐，手指在車頭蓋上爬抓着，像要把那個地方抓穿似的，然後便不動了，他巳經死了！

司馬洛發動馬達，把車子倒退，一退開，那人的身體便失去了支持，而仆倒在地上。

司馬洛把車子退出了巷口，駛回大路上。一時，他祇是無目的地行駛着，想着這件事情。他在想，起碼，這個人的被殺滅口，證明了這人果然祇是一個被利用的人，而且，他也並不是給完全滅了口，他死前也總算透露了一點情報。他不是說在什麼俱樂部見過那個主使他的人嗎？

什麼俱樂部？花盤俱樂部？司馬洛剛才從這人身上搜出來的證件之中，就有一張是花盤俱樂部的工作證。這個人是在花盤俱樂部工作的，而俱樂部的一個人，可能是一個會員。聘他做這件事的。

聘用這個人的目的也很明顯的；那個躲在幕後的人要向司馬洛繼續施壓力。繼續增加他的恐怖之感。當然，司馬洛是不會受嚇的。假如這人是想逼他把那些畫交出來，那這個人是大錯特錯了。司馬洛本來不會向這種手段屈服的。

他担心的祇是這個人甚麼時候會失去耐性？這個人失去耐性的時候就不再會是繼續恐嚇，而是直接行動，要把他殺死了。這個人是不擇手段的；他巳經做了出來的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不過也沒有辦法了。他目前不能夠與這個人聯絡，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一部車子迎面而來。由於司馬洛正心不在焉，自己的車子跨在路中心的白綫上，差點要與那部車相撞了。那部車連忙駛到路的另一邊，並且响號警告他。司馬洛這才如夢初醒的，把注意力再放回駕車上了。他偶然也會注意一下照後鏡，但是察

覺不出有人在跟踪他。

那人的跟踪技術一定是很高明了，因為跟踪司馬洛是很難不被發現的，司馬洛也是一個此道的專家。

不過，那人却顯然是一直都在跟踪着他，不然的話，就不能及時開槍射殺那開貨車的司機。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終於把車子轉進一條橫街，在停車位裏停下來，然後下了車，走到對街，進入了一間通宵營業的餐廳。

這間餐廳其實就是今天晚上司馬洛從家裏出來要去的眞正目的地，他却要幾經轉折，才能來到。

他在餐廳最陰暗的一個角落坐下了，叫了一杯酒。當侍者把酒拿來時他又把侍者叫住，低聲說：「替我找阿高來吧，我要跟他談天。」頓一頓，又補充道：「這是有代價的談天！」

侍者疑惑地看着司馬洛：「是誰找他呢？」

「告訴他我是司馬洛，他認得我的，我們是老朋友！」

侍者遲疑了一下，後來點點頭說：「好吧，我試試吧！」

侍者走開了，司馬洛慢慢地呷着那杯酒，等着。他所找的這個阿高是一個奇怪的人物，可能要等很久才出現的。大約五分鐘之後，那侍者又回來了，低聲說：「先生，有電話找你！」

「阿高？」司馬洛問。

侍者聳聳肩：「我不知道。」

司馬洛離開座位，走過去拿起電話說：「喂？」

電話裏又傳來那一陣熟悉的聲音——那一陣沉重的呼吸聲，祇是呼吸，而不說話。

「你是誰？」司馬洛問。

「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了，」那人說，「你也應該知道我的厲害？」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問。

「我坦白對你說，」那人道，「那些畫，我要那些畫。」

「這沒有問題，」司馬洛說，「你打算出多少錢呢？」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敢討價還價嗎？我要你送給我！」

「杜思良也出到二十萬了！」司馬洛說。

「不錯；但他買不到，他已死了，我就是因為這樣而殺他的。他不應該把價錢抬得太高。不値錢的東西，他却把價錢炒高了！」

「你殺死了杜思良？」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

「是的，」那人吃吃笑着，「還有其他那幾個。凡是跟我作對的我就要殺，所以你也最好別跟我作對！」

「我們可以見面談談嗎？」司馬洛問道。

「不！」那人說。

「你似乎知道一切，」司馬洛說，「我到過什麼地方，做過什麼事情，你全都知道了。」

「當然了，」那人得意地道：「你是我手掌裏的一隻螞蟻，你沒有一件事情能瞞得過我的！」

「那麼，」司馬洛說，「我就覺得非常奇怪了。怎麼你會不知道那些畫是已經失掉了？」

那人沉默了一下，然後憤怒地說：「你別跟我開玩笑！」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誠懇地說：「當我昨晚出外的時候，我派一個女人——茱莉，你知道茱莉這個人嗎？」

「我當然知道了。」那人十分不耐煩地說。

「我叫茱莉看守着，但回來時已經失去了？門開着，有人把她擊暈，把畫拿走了。現在我的煩惱已經變成雙重了。我不但要查出這些畫到底有什麼價值，而且還要查出是誰偷了我的畫？」

「別胡說，」那人吼道，「祇可能有一個人偷了那些畫，但我是注意着他的！假如他得到了那些畫，他該已——呃——開始行動了。但是他沒有動！」

「我說的都是眞話，」司馬洛說，「我告訴你那些畫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既然你有人監視着我，你該知道我並沒有把它拿到別的地方去的。我也歡迎你現在跟我一起到我家去搜一搜，你還可以問問茱莉！」

那人又沉默下來了。司馬洛可以聽到他正在那邊低聲發出着惡毒的咒罵。

後來那人說：「我不管你是不是失掉了那些畫，總之我給你二十四小時時間把它交出來，由這一分鐘開始，二十四小時之內你還沒有找到，我就殺死你。」

「但——」司馬洛寃屈地道：「我已經對你說過了，畫已經不見了！」

「那麼你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把它找回來！」那人說。

「等一等！」司馬洛感覺到那人是快要收綫了，所以連忙把他叫住：「你說過除了你之外還有一個人可能偷走這畫！這個人是誰？」

「你用不着知道這一點，」那人說，「他可以由我來對付的！」

「但——」司馬洛立卽抗議道，「假如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又怎能找回那些畫呢？」

「你非找到不可的，為你的性命着想。但假如眞找不到，就讓我殺死你好了。別忘記，二十四小時！」那人再一陣狂笑，便把電話掛斷了。

司馬洛拿着聽筒呆了一陣，最後聳聳肩把它掛回了。

當他回到他的卡座時，那裏已經坐着一個人，一個個子很高，但很瘦的人，名符其實的是「阿高」了。阿高已老實不客氣地在吃着一些龍蝦沙律了。

司馬洛微笑說：「唔，阿高，你不會放過爭取營養的機會的！」

阿高苦笑：「很奇怪我還是這麼瘦。吃這許多東西，却還是這麼瘦！」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看着他在吃着。

「很久沒有看着你了，」阿高說，「我倒有點想念你呢！」

「你想念我，因為我是一位好顧客，對不對？」司馬洛問。

阿高點頭：「當然了。你的確是一位好顧客。價錢公道，而且又不拖不欠，希望你這個習慣沒有改掉！」

司馬洛微笑，說：「假如你能供應令我滿意的情報，這習慣是沒有理由會改變的。」

阿高咽下了塞滿兩腮的食物，那份外突出的喉核在一動一動的。他說：「這一次，你是想知道些什麼呢？」

「杜思良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阿高點點頭：「這不是新聞，但是假如你想知道是誰殺死杜思良的，那就難一點了。連我這個出賣情報的專家也是無可奉告的！」

「我不是要知道兇手是誰，」司馬洛說，「杜思良是有一個組織的。杜思良死了之後，這個組織也未必會解散，一定有一個人承繼他的。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承繼的人究竟是誰。」當阿高懷疑地看着他時，司馬洛又連忙補充一句說：「我有一宗生意本來想跟杜思良交易的。我相信杜思良的繼承人對這宗生意也一樣會感興趣！」

阿高的叉子停住了，眉頭皺起來，也不知道是在思索還是猶疑不決。他終於說：「杜思良的繼任人，就是陶金倫，你可以在七福酒吧找到他。」

司馬洛看看腕錶，阿高又提醒他一句：「七福現在已經打烊了，明天試試吧。但別說是我告訴你的！」

「好吧，」司馬洛說，「現在第二件事，賣古董的王老頭死了！」

「這是今天晚上發生的事，」阿高說，「不過仍然不算是新聞。但別問我是誰殺他的！假如這樣快我就能知道，我早已給聘為總探長了！」

「不是要找兇手，」司馬洛說，「我是要找尋一個獨眼的人。」他把康伯對他的形容轉述了一遍，又說：「這個人在最近幾天不斷和王老頭接觸的。我想找這個人，也是有一宗生意要和他交易。」

阿高迷惑地看着他：「近來你的生意似乎做得很大，祇可惜又似乎每一宗生意都是與謀殺案有關的。」

「認識這個獨眼人嗎？」司馬洛提出問道。

「這人叫什麼名字？」阿高問。

「我沒有機會查出這個人，」司馬洛說，「不過世界上獨眼的人，並不是很多的。」

阿高搔着後腦：「我記起了好幾個人，都是差不多模樣的。你也許不相信，但實在這世界上獨眼的人雖不多，也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少。假如有名字，就會好找一點。但我改天答覆你吧。」

「第三件，」司馬洛說，「你知道金屍是什麼？」

「甚麼？」阿高的頸子也伸長了。

「金屍，」司馬洛說，「我要知道金屍是什麼！」

「什麼金屍？」阿高的眉頭皺得緊緊的，「說得詳細一點可以嗎？祇說兩個字是不夠的。」

「算了吧，」司馬洛揮揮手，「假如你是知道的，一聽你就會明白。你聽不明白的，你就是不知道的。」

「我會替你打聽一下的。」阿高說。

司馬洛掏出錢包來，打開了，從裏面把鈔票一張一張抽出來。阿高的眼睛一直跟隨着他的手的動作。他把一疊鈔票交給阿高，阿高接過來，放進袋裏，嘆一口氣：「你果然是一位好顧客。你給的價錢是從來不會教我失望的。」

「還要吃點什麼嗎？」司馬洛問，「這裏還有不少營養豐富的食物。」

「不，不吃了，」阿高擺着手，「你想辦法查一查那個獨眼人的名字吧。你告訴他的名字，我應該就可以把他的下落告訴你了！」

司馬洛點頭：「我盡力吧！」

「還有什麼問題嗎？」阿高問，「這個問題，我可以免費奉送答案！」他微笑，露出一排很參差但是也很潔白的牙齒。

「保留到下一次吧。」司馬洛也微笑，「暫時沒有別的問題！」

「不，不行！」阿高連忙搖着頭擺着手，「贈劵祇在今天通用，逾期作廢！」

他們都哈哈笑起來，跟着，阿高就推開面前的碟子，站起身說：「時間不早，我也得走了！」他點點頭，便走開去。

司馬洛喝完了那杯酒，也付帳離開。

當司馬洛回到家時，門是仍然好好地關着的，裏面黑沉沉。他按了一下門鈴，因為門裏既然是重重下了鎖，他就是有門匙也沒有用處的。

他不知道有沒有人從門洞內看他，因為門洞內是一片黑暗，不過門很快就開了。開門的人就是茱莉。

司馬洛在那黑暗中奇怪地看着她，說：「你不開燈，又不鎖門，為什麼呢？」

茱莉的手伸上來，手中的槍咀觸着他的鼻尖，給他一下冰凉的感覺，說：「我拿着槍在黑暗中等着，我在想，有誰想進來的，就讓他進來好了，我要把他捉住。但很可惜一直都沒有人來！」

他用手指一指她的下頷：「你的胆子倒大得很快！」

茱莉聳聳肩：「我發覺原來人假如驚恐得超過了限度，就會置生死於度外的。我在想，假如有人要來取我們的性命，那麼逃避也不是辦法，倒不如早點跟他一拚了！」

「想得很好，」司馬洛笑着說，「但是怎麼又不繼續下去呢？」

「你回來了又不同了，」茱莉抱住他，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你回來了，我就想起了另一件要緊的事，另一件舒服得多的事，」

他輕吻她的耳邊：「給我機會去洗一個澡，怎麼樣？」

茱莉放了他：「但不要洗到天亮，我們已經沒有多少黑暗的時間了。」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司馬洛在她的耳邊低聲說。

司馬洛剛回到房間裏脫除衣服時，門忽然給推開了，一臉酒氣的康伯衝了進來。「司馬洛，」他興奮地叫着，揮動着手中的酒瓶：「我剛剛記起了，那個獨眼人的名字叫李强！」

「你肯定嗎？」司馬洛抬起了一邊眉毛看着他。

「我肯定，」康伯說，「就是因為他的名字太普通，我一時想不起來，但我剛

剛記起了！」

「唔，」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從几上拿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抽吸着：「謝謝你，康伯，你去睡覺吧，我會想辦法的了！」

康伯拿着酒走出房間去了。司馬洛走出客廳中，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响了好久才有人接聽，一個男人不耐煩地大聲說：「喂？」

「對不起，阿高，」司馬洛說，「把你吵醒了！」

「噢，司馬洛先生，」阿高的聲音，馬上變得友善下來了，「我並沒有睡着，我實在是跟一位小姐在一起，」聲音壓低一點：「你看，我是一個會享受生命的人，而你剛才給我的錢——」

「對不起阻着了你享受人生，」司馬洛說，「但是我有要緊事。我剛剛查到了那個獨眼人的名字。李强！」

「呀，李强！」阿高似有所得地說，「這個名字有點印象，讓我想一想，我明天早上再打電話給你吧！」

「好的，」司馬洛說，「不過最好不要起得太晏！」

他放下了電話，又將那根香烟深吸了好一陣，然後才回到他的房間去，推門而入。

然而，事情就有那麼湊巧，他剛走進房中時，電話鈴聲又响了。

司馬洛聳聳肩，轉回去拿起聽筒：「喂，阿高嗎？」

「司馬洛先生嗎？」那邊一把低沉的男人聲音說，「你也許不認識我，但我們是可以成爲朋友的。」

「是嗎？」司馬洛說，「例如怎樣的朋友呢？」

「生意上合作的朋友，」那人說，「我本來是跟王老頭合作的，王老頭已經死了，我就想找一個新的合夥人！」

他的話說得慢慢的，似乎胸有成竹，但司馬洛憑他的聲音却聽得出他是充滿了恐懼的。

「你就是那個獨眼人嗎？」司馬洛問，「李强。」

那人靜了一下：「你認識我？」

「呃，算了吧，」司馬洛說，「我們既然合作，我們總得見見面的，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呢？」

「等一等，」李强說，「你知道爲什麼我要跟你合作嗎？因爲我需要你的保護！那個殺死王老頭的人，我相信他也要殺死我！你得先答應保護我。」

「假如我保護你，就等於是保護我自己的利益，」司馬洛說，「那我當然是會保護你的。但是這個要殺你的人，又是誰呢？」

「我們還是見了面再詳細談吧，我可以保證，即使五五對分，你也不會失望的。你到我這裏來好了。」李强對司馬洛說了一個地址，又說：「馬上來吧，我不能等待了，他追得我很急！」

「好吧！」司馬洛掛了電話，就站起來。

這時，茱莉和吉蒂亦走出來了。她們看着他以最快動作穿上了衣服，在腋下縛上了槍袋，把手槍拔出來看一遍，又插回了。

「把門鎖好！」他對茱莉吩咐着，便出門而去。

司馬洛的車子在那狹隘的小街之間轉來轉去，感到混身不舒服。

天已經開始亮了。在那半明半暗之中，車頭燈的效力反而減低了，有好些地方都不能完全照亮。他終於在一條街的中間停車。

司馬洛打開車門下了車，抬頭看看。那是一座骯髒的殘舊建築物，有三層高，樓梯間黑暗得像墳墓的內廊。三層樓的人都沒有公德心，不肯負担一盞最弱的樓梯燈的電費，他沿着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樓梯上去。

他上到了頂樓，伸手在門上摸索，找尋門鈴的所在，一面奇怪這裏實在是否有門鈴之設。門鈴沒有摸到，那度門却給他在無意中推開了。眼前光亮得多。屋內雖然沒有亮燈，但是窗口有晨光透進來，起碼比樓梯間亮得多！

「李强！」司馬洛低聲叫着，一面向屋內窺視，一面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了。門是沒有鎖，就是這種預感的來源。

李强不是說害怕有人會殺死他嗎？爲什麼會這樣大意地把門打開着呢？而且，門內的傢俬雜物又是亂七八糟，就像有人在這裏打過一場架似的。

沒有人應他。司馬洛相信，這裏也是不大可能會有人應他了，他拔槍在手，跨過幾件倒翻了的傢俬，便看見了李强。雖然在此之前都沒有會過面，但李强那獨眼是一種很特殊的特徵，所以是很容易認出的。

李强已不會說話，因爲他已經死了，死得和王老頭差不多，也是給他自己收藏的古玩打死的，不過這一次不是一把日本劍，而是一隻有刺的流星鎚。一根棍子，末端一個滿是尖刺的鐵球那種刺鎚，是中古時代的西洋武器。

他的額頭的右邊凹了進去，那上面鮮血淋漓的，而那隻流星鎚亦是血淋淋地棄在旁邊的地上。那隻唯一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有無限寃屈需要傾訴！但現在他是訴不出來的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看情形，這個李强亦是經營古董生意的，而這一層有住宅貨倉兼用，因爲這裏放着的古董還多過他自己的日用品。現在這些古董已經給翻得亂七八糟的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似乎，他是又來遲一步了。不用說，這又是同一個兇手的傑作。而且，不論這裏有什麼與「金屍」有關的綫索，一定也都給那傢伙搜去了。

他還是聊盡人事地在屋中搜了一遍，一無所得，便離開了那裏。他回到街上時，天已很亮，有陽光射下來了。他那部漂亮的跑車停在那裏很惹人注目，他忽然後悔不把車子停得遠一點了。當警方來查究這件命案時，一定有人記得這部車的。不過，事情已經做了出來，也沒有辦法了，還是早走早着。

他上了車，飛馳而去，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早餐已經弄好了。

「怎麼樣了？」茱莉關心地問他。

司馬洛搖頭嘆口氣：「處處碰壁！」

他不想影响大家的食慾，所以沒有把李强的死訊告訴他們。

當他吃着早餐的時候，吉蒂一直深情地望着他，後來還把手放到他的大腿上。

他打了一個呵欠，說：「我實在需要睡一覺，下午還要去找好幾個人呢？」

吉蒂的手拿開了。還好，她是肯讓他休息的。

× × ×

司馬洛這一覺睡得很熟，當他終於醒來時已是下午近黃昏了，他連忙跳下床，跑出廳中，吉蒂，茱莉和康伯正在廳中看着電視。

他回到房中，拿出衣服來，茱莉跟着他進去，問道：「現在，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我要去找一個叫陶金倫的人！」司馬洛說：「他是杜思艮的繼承人，我在想，也許陶金倫是一個比較易與的人，他也許肯跟我合作的！」

「合作？合作什麼？」

「起出那水底的金屍。不管這金屍究竟即是什麼，總之把它弄出來！」司馬洛說：「一定很值錢的，既然是一件這樣多人在爭的東西，一定是很值錢的了。」

「但是你拿什麼來跟他合作呢？」茱莉說，「你祇有那些畫，而那些畫已經失去了，除此之外你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好在你不是在陶金倫的面前講這句話。」司馬洛說，「陶金倫還不知道我那些畫是已經失去了的。所以，也許他就會跟我們合作了。他會把他對這件事情所知道的告訴我——」

「你的意思是要去騙陶金倫嗎？」她諷刺地微笑着，「向他騙取情報？」

「別老是提我的良心好嗎？」司馬洛苦笑，「這根本就是一個你搶我奪的世界，不搶不騙的人多數住在貧民區。」

× × ×

七福酒吧也是一間夜總會的酒吧，日間做酒吧的生意，晚上，則是比較多夜總會的客人了。當司馬洛到達那裏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不過，夜總會的客人還未開始來到，所以內裏是冷清清的。這裏並不供應晚餐，因此這個時間人客就是比較少了。

司馬洛進去，在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一杯酒。當侍者把酒拿來時，他說：「我要見見你們的老板陶金倫！是他約了我來的！」

「我替你去講一聲吧。」那侍者說着便走了。

一分鐘之後，一個中年男人出來了。這是一個紳士型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很貼身，而且是筆挺的。內裏是很潔白的襯衣，黑色領花。他的態度是圓滑的，動作從容不逼，但決不會是一個易與的人。他的眼睛裏的神情很奇怪，兩邊嘴角有着殘忍的深紋。他走到司馬洛的面前。

「閣下就是陶金倫？」司馬洛問。

那人搖頭：「我是這裏的經理，老板說他沒有約過什麼人。」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說，「我是杜思良的朋友。你叫他想清楚一點吧。也許是他忘記了。」

那人懷疑地再打量了一遍司馬洛。他一定是一個相當會相人的人，他大概看出司馬洛是眞有本事打進裏面去的，所以他也不再反對了。他祇是轉身，又走回裏面去。過了一會，他又出來了，回到司馬洛的身邊。

「你說得對了，司馬洛先生，老板果然記起了。」那經理說，「請進來吧。他在裏面等你。」

司馬洛站起來，跟他進去。他們進了酒吧後部的一個門口，登上一度樓梯，到了閣樓，那人向一度門指一指，說：「請進那裏面吧！」

司馬洛推門進去，那是一間矮然而佈置得很好的寫字間，矮是因爲這裏本來乃是閣樓的部份。

一張棕色大辦公桌後面有一張大皮椅，那張皮椅上就坐着一個瘦長的人，很瘦很長，是那種生下來就瘦，一生從沒有胖過的人。不過，他的型格與阿高則又是頗有不同。

這個人打扮很講究，身上穿一套米色雙襟西服，結一條黑色領帶，一件粉紅條子的襯衣。這打扮和他的年紀似乎不大配合，因爲他起碼有五十歲了，頭頂上的頭髮已很稀疏。這人的樣子很斯文，但有一雙暴戾的眼睛，很暴戾的。

「陶金倫。」司馬洛問。

那人點點頭，而且做了一個手勢，請司馬洛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來。這時，案頭的電話就响了。但是陶金倫並沒有去接聽，他祇是任從電話繼續响，而拿起筆來，在案頭拍紙簿上寫字，當他寫完時，電話鈴聲已經停了，他把拍紙簿上那張紙撕下來，交給司馬洛。

那上面寫着：「對不起，喉嚨發炎，不能說話，祇好筆談。」

司馬洛也抱歉地微笑：「哦，眞對不起，打攪了你，但我是有要緊事來找你的，我不能等。」

陶金倫做了一個手勢，表示請司馬洛繼續說下去。

「你知道杜思艮和我之間的交易嗎？」司馬洛問。

陶金倫的筆在紙上飛快地動起來，寫下了他的答話，推給司馬洛：「杜思艮就是爲了這筆交易而死的。」

「可以說是的。」司馬洛說。他小心地看着陶金倫。

他發覺陶金倫這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他無法從他的臉看出他的心內是在想着什麼。他說：「聽着，陶金倫，你有聽過金屍這件事嗎？」

陶金倫一時沒有反應，跟着，他的眉頭就慢慢皺起來。他終於搖頭。

「你一定聽過杜思艮說的吧！」司馬洛問，「你是他的得力助手！」

他還是搖頭，司馬洛感到有點氣惱，這跟與一個啞子談話沒有分別，很難知道他是眞是假的。

「你聽我講，陶金倫，這件金屍的事情是我正在與杜思艮合作的，一件很值錢的生意！」司馬洛說，「我在想，我和你也可以繼續合作下去——」

陶金倫搖着頭，筆又在紙上動起來了。他的回答是：「司馬洛先生，我不是一個亡命之徒，有許多方法可以安全地賺錢

，我是用不着拿性命去冒險的！」

「但是——」司馬洛說，「難道你就不想把殺死杜思艮的兇手找出來嗎？可以發財又可以報仇，這不是兩全其美？」

「我不想報仇。」陶金倫寫在紙上道：「我不是杜思艮的兒子，不是他的親戚，而且，他的死，對我也並不一定是一種損失的！」

「嗯，而且還對你有利。」司馬洛諷刺地說，「他一死就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你了！也許你一直在希望他死掉呢？」

陶金倫臉上的肌肉憤怒地抖動起來，他伸手指着門口，表示下逐客令，但司馬洛還是好整以暇的。

司馬洛又說：「至少，你可以告訴我你對這件事的所知吧？當是帮我一個忙好了。我有報答你的機會的，帮我一個忙，保證你可以雙倍本利歸還。」

陶金倫的眼珠狡猾地轉動了一番，筆又動起來了，寫道：「我聽說杜思艮是要向你買一批畫，你現在是要把這一批畫賣給我嗎？」

「我忽然發覺這些畫的價值超過杜思艮所出的二十萬！」司馬洛說，「所以我決定不賣斷，而把它作爲合作的股本，利錢五五對分！」

「這些畫還在你手上嗎？」陶金倫用筆問。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點點頭：「我已經把它們收藏起來了。」

「你知道那些畫有什麼用途嗎？」他又用筆問。

司馬洛實在感到沉不住氣了。他說：

「陶先生，假如我知道那些畫有什麼用途，我就用不着來找你了。我雖擁有那些畫，但是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用處。杜思艮是知道它們有什麼用處的，但他並不擁有他那些畫，我希望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了你，那我們便可以合作——」

陶金倫找回剛才那一張紙的答話，又交給他？「司馬洛先生，我不是一個亡命之徒——」

「聽清楚，」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用不着冒險，你祇要把這件事情的內幕告訴我，由我去做事，你就可以得到一半利潤！」

陶金倫仍然在考慮着。

「假如你認爲不告訴我就沒有危險，那你是大錯特錯了！」司馬洛繼續慫恿着，「你既然能承繼杜思艮的地位，你的消息一定應該是相當靈通的，你一定知道我們那個對手正在瘋狂地殺人，他會殺死每一個知道這件秘密的人，杜思艮是因此而死的，他也一定會來找你！」

陶金倫不屑地微笑着，打開抽屜，從容不逼地從裏面取出一把手槍來，一隻手指伸在槍機的護圈裏，把槍一轉。這手勢很熟練也很好看，假如不懂得槍的人，是會給嚇倒的。

但司馬洛是一個內行人，他知道這一下與槍法的高下並沒有很大關係。他冷笑說：「你會保護自己，是嗎？但是這個人是防不勝防的，與其提心吊胆地在提防着他，那何不和我合作對付他呢？把那秘密公開，把那寶藏起出來，他便沒有理由要殺你了！」

陶金倫皺起眉頭，在紙上再寫了一個問題：「寶藏？」

「我不知道是不是，」司馬洛苦笑着，「我祇是在想，既然杜思艮肯出二十萬元，那麼一定有點東西很值錢了，是寶藏嗎？」

陶金倫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寫道，「我對這件事情實在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你來找我，簡直是浪費時間。」

司馬洛不大相信地看着他：「你沒有理由一點也不知道的，杜思艮在生的時候，你是他手下的一個重要人物。你總不會什麼都不知道的！」

陶金倫已經站了起來，表示送客了，司馬洛祇好也站起來。

但陶金倫又按按他的肩，示意他等一等，並且從桌上一隻裝名片的盒子裏取出一張名片來，向司馬洛揚一揚，他的意思大概是請司馬洛給他留下一張名片。

「很好，」司馬洛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陶金倫，陶金倫接了，放進抽屜。司馬洛又說：「假如你改變主意——或者是有了新的發現，給我一個電話好嗎？」

陶金倫點點頭，司馬洛就離開了他的寫字間。

但他並沒有馬上就離開陶金倫的酒吧，他在酒吧那邊逗留了一陣，喝杯酒，計劃着下一步的行動。

那個神秘人給他的二十四小時期限已快要結束了，他也得快點行動了。他當然是不準備屈服的，他祇是想趁着那人未開始採用激烈手段對付他之前先把要做的事情做好。

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到花盤俱樂部去一趟。那個開貨車撞他的打手在死前不是說主使他的正是花盤俱樂部的其中一個會員嗎？也許那裏會有一點發現吧？事實上，這是剩下來的唯一綫索了。

他喝乾了杯中的酒，便離開了酒吧。

× × ×

這邊，在屋子裏，茱莉、吉蒂和康伯無聊極了。可以談的話都已經談完，可以看的報紙也都已經看完了，時間還是很早，而且，她們和康伯亦是話不投機的。

康伯很早就回到房中睡覺去了，祇剩二個女郎在廳中。

這時，門鈴就响起來了，兩個人都一驚地向門口望去。

「是誰來了呢？」茱莉惴惴不安地低聲說：「你等在這裏，」她說完了便小心地躡着脚步走到門口。司馬洛留下來給她的那把槍已經握在手中。

她從門洞向外面窺一窺，看見外面是一個面貌和善的人，身上穿一套灰斜布的制服，襟袋上繡着幾個玫瑰紅的字，這幾個字是什麼大厦，這個人似乎是那座大厦的管理員，但是茱莉並沒有開門給他，祇是在那裏靜靜地窺看着。

那管理員不耐煩地又再按門鈴。

「甚麼事？」她叫着問道。

「司馬洛先生在這裏嗎？」管理員舉起手中的兩張單子。

「他不在這裏，」她說：「你有什麼事？」

「上月份的管理費！」管理員說，「我想收一收！」

「但他現在不在家，」她說，「明天再來吧。」

「我可以把單子放下給他嗎？」管理員說，「很少看見他，也許他忘記了這件事，你們見到他時就把單子交給他吧！」

茱莉考慮着。「好吧，」她終於答應，「把單子從門下面塞進來好了。」她還是很小心，不肯開門。

那人把單子從門下塞進來。她拾起來，看一看，「唏，等一等！」她叫道，「你弄錯了！」

管理員轉了回來：「什麼？」

她接到的單子有兩張，她把其中一張從門下塞回出去，說：「你多給了我一張，這一張單子不是這裏的，這一張是樓上的！」

那管理員又把那單子推回進來了。他說：「我沒有弄錯，樓上那一層也是他租的，他在這大厦租了兩層樓。」

茱莉把那單子拾起來，一時呆住了。

「你交給他就行了，」管理員說，「他知道的！」

「等一等，」茱莉叫道，「你不要走，」她匆匆把門的橫閂拔開了，祇剩防盜鍊，仍然栓着，門開了一綫，她露出臉來，說：「等一等，我要跟你談談！」

管理員站在那裏看着她，有點好奇的，因爲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住客。

「你剛才說上面這一層樓也是司馬洛先生租的？」

「是的。」管理員老實地點點頭。

「是什麼人住在裏面的？」茱莉問。

「沒有人，」那人說，「那層樓祇是空着，我猜他祇是用來存放東西的，或者偶然帶女人——」他自悔失言地乾咳起來，「我沒有親眼見過，我祇是這樣想想吧了！」

「不要緊，」她說，「我不會吃醋的，你等一等吧，我去拿錢給你，」她離開了門口，一會兒又出現，把幾張鈔票遞出來說：「不用找續了！」

「多謝，多謝！」那管理員恭恭敬敬地說。

「我已經付了給你，你就不必再麻煩司馬洛先生了，明白嗎？」她說：「他很忙，沒有空管這些瑣碎的事情。」

「我知道，」管理員說，「多謝你，小姐！」他轉身走了。

茱莉把門關上了，看着手中那兩張管理費的收條，好一會，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就坐在那地毡上，捧着肚子笑個不停！吉蒂給她的笑聲引出來了。

「唏，你沒有把門鎖上，」吉蒂跑過來把門閂推好了，「你在笑什麼？」

茱莉把那兩張收條交給她，她看了一遍，迷惘地搖搖頭：「我不明白！」

「司馬洛在樓上另外租着一層樓！」

吉蒂聳聳肩：「他有權把這整座大厦都租下來的。」

「你不明白嗎，吉蒂？我們是兩個大笨蛋！」茱莉咬着牙，揮動着拳頭，「我老早就覺得奇怪，我被擊暈而失去了那些畫的那一次，擊暈我的人是從浴室的窗子那個秘密進口進來的，別人怎麼可能在那裏弄一個這樣的機關呢？這是司馬洛自己做的事情。告訴你，這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他進來把我擊暈了，自己把畫偷掉，沒有離開這座大厦，祇是運到他在樓上的那一層樓去，在上面藏了起來，明白嗎？這樣，如果有人監視着他的家，也不會知道這件事的，因爲他根本沒有離開這座大厦，祇是運到他在樓上的那一層樓去，在上面收藏了起來，明白嗎？這樣，假如有人監視着他的家，也不會知道這件事的，因爲他根本沒有帶着那些畫離開這座大厦，他祇是拿到樓上收藏起來，他想調查這件事，但又不敢信任我們！」

吉蒂祇是愕在那裏。

「我們不是老早就斷定了男人是不可靠的了嗎？」茱莉猙獰地露出牙齒，「爲什麼我們要上男人的當？」

「你——你打算怎辦呢？」吉蒂囁嚅地問道。

「我打算怎辦？」茱莉哼一聲，「我們去把他的畫拿了，逃到別處去。」

「你瘋了！」吉蒂說，「這些畫是危險的東西，你不怕死嗎？」

「哼，爲了一千幾百萬元，死一次也是值得的！」

「不，我們不能這樣做！」吉蒂說。

「還想跟他講道義？跟這樣一個男人講道義？」茱莉冷笑着，臉上的表情是醜惡的，「沒有比口是心非的男人更可恨的了。他騙了我兩次，我不能就這樣算了的。把那些風景畫拿走，這就是最佳的報復了！」

× × ×

花盆俱樂部是一個很美的所在，對於那些專愛尋幽搜秘的人來說，這是一家公開的私人俱樂部，而所謂公開的私人俱樂部，亦即是說，這是一家需要會員證才能入內的俱樂部，但却又是任何人都可以入內的。你祇要在門口塡寫一張入會表格，繳付一年的會費便可以入內了。那會費的數目是不高的，祇是相等於普通一流夜總會的最低消費，如果你仍然嫌貴，那個負責收費的小姐也會使你不好意思不付了，她是那麼年輕美麗，她的微笑又是那麼甜蜜。

而且，這入會費也是物有所值的，你可以享受一杯免費的酒，可以享受裏面的一流跳舞音樂，以及每小時一次的表演節目，那是一流夜總會的表演節目，不過表演女郎比任何公開夜總會的表演都穿得少一點，也脫得徹底一點。

司馬洛繳了會費，拿着一杯酒進去的時候，一場表演正在開始。人們都圍到舞池邊去，因此他的來臨也不大惹人注目了。不過他也沒有理由會惹人注目的，因爲這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的地方，每天的生客也不少，會惹人注意的祇是女人。

舞池中正在表演的是一個年輕的非律賓女郎，很年輕，相信不會超過十八歲，長長的，漆黑而油亮的頭髮，小鹿般的眼睛，豐滿的嘴唇，象牙似的皮膚。

隨着音樂的節拍，她正在扭動着旋轉着，她的動作和表情都有着一種特殊的，磁性的吸引力，果然是第一流的表演，司馬洛也不由自主地擠到人羣的圈外去參觀了……

表演完畢之後，司馬洛也像其他人一樣，拿着酒走回自己的桌子去，却發覺那

裏已經坐着一個人，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通花長袖襯衣，一條深色的喇叭長褲，腰間束了一條金屬腰帶，很新潮的打扮。

她的髮型亦是新潮的，頭髮剪得短而直，和那些把頭髮留得太長的男孩子差不多，但是看得出她並不像一般新潮人物那麼淺薄，她的神態像是一個頗有學識，而且也有點修養的人。

「你並沒有認錯，」她對他微笑，「這是你的桌子。」

司馬洛祇好坐下來，也對她微笑，說：「多謝你的賞臉。」

「假如你單身一個人來，」她說，「那麼你往往會發現有女人坐到你的桌子來。這不是飛來艷福，這是俱樂部方面的安排，這些女人是要收費的，但是這一次不同。也許你會覺得意外；我剛好不是那種女人，我祇是男朋友失約吧了。」

「那眞好，」司馬洛微笑打量着她，「我也不是來找那種女人的，你是常常來這裏的嗎？」

「來過好幾次，」她說，「不過對這裏的情形我巳經相當熟悉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相信你可以帮我的忙了。但是先讓我來介紹自己吧，我叫司馬洛。」

「叫我碧姬吧，」她說，「你要我帮助你？」

「是的，」司馬洛說着從袋裏取出一套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段新聞——」

「我看過的，」碧姬說，「你是指那個在街上給槍殺的人嗎？不錯，那人是在這裏做事的。他是這裏的打手。」

「你知道關於他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碧姬好奇地看着他：「你是個警探嗎？你是來調查這件命案的？」

司馬洛笑起來。

他說：「你可以說我是一個偵探，但是不能夠說我是一個警探。因為我是保險公司派來的，我要查清楚他的情形，他在我們的公司買了意外的保險，假如是自殺，那就不會賠了！」這巳經不是司馬洛第一次冒充保險偵探了，這是很有效的辦法，而且又不是犯法的。

「你想知道些什麼呢？」她問。

「這個人平時和一些什麼人來往呢？」司馬洛問道，「喜歡巴結那幾個會員之類。」

「阿牛的老友還是在這裏的另外一個打手——」

「阿牛？」司馬洛問道。

「這是他的混號，」碧姬說，「他的脾氣，就是像牛一樣，所以人家就叫他阿牛了。」

「哦，」司馬洛恍然地點頭，「還有呢？」

碧姬聳聳肩：「這就要去問他的老友了，我對阿牛不感興趣，所以我對他的事情也是知道得不多的。」

「那麼他的老友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碧姬眯起眼睛四面張望，說：「看不見，也許在花園裏面吧。我們到園中去找找？」

「好主意，」他站起來，「這裏空氣差一點。」

這時舞池中巳經有許多人在開始跳着瘋狂的舞蹈了。

他們在舞池的邊緣繞過，進入了一度側門，再通過一條走廊，便出了園中，那裏是一座非常寬大的花園，很有園林之盛，司馬洛放眼就看不到它的盡頭。

他們需要這樣大一座花園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碧姬笑起來。「這裏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她伸手一指，「看到那些屋子嗎？這裏大約有一百間這樣的屋子！」她所指的屋子是一間圓形的小屋，有兩層，是很優雅的小屋子。

「這些小屋子是出租的，租金比這裏最貴的酒店更貴一點！你可以帶你的女朋友走去荒唐一個星期，也不會有人干涉你，祇要付足租金就行了，這裏面是隔聲的，你可以在裏面做任何你愛做的事，你要什麼，祇要拿起內綫電話吩咐，甚至女人也可以叫，祇要你有錢，你大可以一個鐘頭換一個女人！」

「有這樣的事？」司馬洛讚嘆地搔着自己的後腦，「假如我早想到這種主意，我早巳發了達，用不着做一個倒霉的保險公司偵探了。」

「唔，那個就是了，」碧姬伸手一指，她所指的是一個很高大的男人，是一個穿着晚禮服的大漢，那種穿起晚禮服一點也不見得斯文的人，但是在這裏又不能夠不穿的。

這個人正站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吸着一根香烟。

「你認識他嗎？」司馬洛問。

「不，」碧姬搖搖頭，「我不認識他。我祇知道他叫阿郭，你得自己跟他打交道。」

司馬洛輕輕一捏她的手說：「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我在裏面等你，」碧姬說，「希望不會太久！」

「我很快就會回來了。」司馬洛說。

碧姬回到裏面去了，司馬洛走到那個大漢的面前，那大漢懷疑地看着他。

「我叫司馬洛，」他自我介紹，「我聽說你是阿牛的好朋友。」

「是的，」阿郭說，「有什麼貴幹呢？」人雖然看來很粗魯，他講起話來倒還有一點禮貌。

司馬洛又搬出保險公司偵探那一套謊話來，最後說：「對於帮助我們澄清事件的人，我們照例是有一點獎金的，所以你不會是白帮我！」

「你想我帮你什麼呢？」阿郭仍然是懷疑地打量着他。

「祇是告訴我關於阿牛的一切，」司馬洛說，「很容易的，我問一句，你答一句，那就行了！」

於是他開始提出問題，起先連很瑣碎的，祇是有關生活上小節拍的問題，後來忽然問：「我知道阿牛在這裏似乎是經常替一位會員做一些差事之類的。你可知道這人是誰嗎？」

阿郭迷惘地思索着，但他最後却似乎並沒有想到。他說：「我不知道，我——好像見過一次，阿牛在跟一個人談一些什麼——剛剛在他死之前那一天，我不認識那個人的。」

「我相信這人是很值得我找的，」司馬洛說，「今天晚上他有來過嗎？」

阿郭還是遲疑着，在動着腦筋。

他終於說：「不如這樣吧，我現在就去找一找，假如他有來，我就馬上告訴你，好嗎？」

「好的，」司馬洛點頭，「我在裏面喝酒等你好了。」

阿郭把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烟蒂丟在地上，踏熄後便走開了。

司馬洛亦回到俱樂部的裏面，那裏的舞池之中仍然擠滿了瘋狂地跳着舞的人，他却找不到碧姬，他不相信碧姬會參加那些瘋狂的舞蹈，然而在那些單身喝着酒的女人之中，却又沒有一個是她。」

他再回到園中去，在那些樹林間巡邏着，找尋碧姬下落。但結果他失望了。

忽然，身邊有輕微的腳步聲，他猛的轉過身來，就看見了剛才那個打手阿郭，阿郭就在他的身邊，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出現，以及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司馬洛先生，」阿郭說，「我已經替你找到了那個人。」

「哦！」司馬洛色然而喜，「他在那裏呢？」

「在那邊，」阿郭說，「就在第九號小屋裏。」

「第九號小屋，是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你剛才不是說，」阿郭慢慢地，狡猾地說，「還有獎金的嗎？」

「哦，對了。」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來，交給阿郭。

「多謝，」阿郭接了那張鈔票，又說：「那邊，沿着這條路走過去，數到第五間屋子就是了，你可以敲門進去，但是不要躭擱太久，因為他叫了一個女人，現在正在等着她。」

「謝謝你！」

他們分手了。那個打手自己走自己的路，司馬洛則照他所指的路走。他說第五間屋子嗎？司馬洛一間一間地數着，終於數到了第五間，這樣一數，他已走了很多路了，因為屋子與屋子之間相隔不近。

第九號屋子的門上有一個小小的9字。司馬洛伸手在門上輕輕地一敲，然後就推門進去。

屋裏面原來是亮着燈的，在外面一點都看不出來。裏面是一座佈置得十分舒適的廳子，廳子的一邊有一座假的壁爐，爐中並不是燒着木柴，而是亮着微紅的燈光，有光而沒有熱，因為現在是熱天，不需要熱的火爐。

一張大皮椅的背對着門口，皮椅上坐着一個人，看不見面貌的。這個人說：「司馬洛先生，進來吧！請坐！」

司馬洛一愕。怎麼這個人會認識他的呢？而且這聲音也是似曾相識的。「呃——」司馬洛開步走過去，一面說着，「我是——」

椅子一轉，那人便轉了過來，面對着他了。司馬洛的眼睛也差點從眼眶中跳了出來。因為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陶金倫。

「司馬洛，你要找我嗎？」陶金倫微笑，「我就是僱用阿強的人！」

「你——我還以為你喉嚨痛——」司馬洛吶吶着，忽然恍然大悟了。

「你！」司馬洛伸手指着陶金倫，「你就是打電話恐嚇我的人！你恐怕我認得你的聲音，所以你假裝喉嚨痛！」

「猜得對了！」陶金倫說。

「是你殺死了杜思艮！」司馬洛說，「祇有你有機會這樣做的，因為他信任你，你可以接近他！」

「你的頭腦不錯，」陶金倫狡猾地吃吃笑，「可惜就是遲鈍一點！當你到我的酒吧來找我時，我倒也眞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你已經識穿了我！但是當我知道你的眞正來意時，我眞想格格大笑！」這一次，他哈哈大笑起來了。

司馬洛說：「你在這裏聘用了打手阿牛，開貨車去撞我。」

陶金倫一攤兩手：「阿牛剛好休班，我覺得不妨讓他去賺點外快！」

「現在我找到你了！」司馬洛說，「我們可以談談了吧？」

「是我找到了你！」陶金倫說，「不錯我們是要談一談，但是祇是談我要談的題目！」他的臉忽然變得很嚴肅，而司馬洛亦不由自主感到一陣陰冷了。

司馬洛的手正要有所動作時，就聽見後面響起了聲音。那祇是輕微的聲音。

「的」！但是這已經使他僵住了。因為他是內行人，內行人就聽得出那是一把手槍的撞針扳後了的聲音。撞針扳後了很危險的，放槍會快一倍，槍機一動，撞針就撞下去。司馬洛不論怎樣快，還是來不及拔槍轉身的。

「司馬洛，」陶金倫說，「你躺下來吧！」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他。

「躺下來，」陶金倫說，「躺下來，你就很難抵抗了。我要搜你的身！」

「躺下來！」後面那個拿槍的人也以低沉的聲音喝令，「不然我會把你的腿子射斷的！」這很熟悉的聲音，亦就是那個打手阿郭的聲音了。

「拿了人的錢還要把人引進陷阱，」司馬洛恨恨地說，「世界上再難找到比這更卑鄙的人了！」

「你躺不躺下來？」那人的聲音充滿危險性地威脅。

司馬洛慢慢地躺下來，然後在地上伏下了。那地毡又軟又厚很舒服，跟一張床差不多，他既是伏在地上，就不容易馬上爬起身來了。那阿郭走到司馬洛的身邊。

「小心搜一搜！」陶金倫命令，「聽說這個人是很狡猾的，全身都是武器，連他的衣袖都不要放過！」

阿郭很小心地把司馬洛的身子搜了一遍。他腋下的佩槍固然已給搜了去，就是左腿上插着的一把飛刀與右腿上縛着的一把小手槍亦都不能倖免。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伏在地上問。

「談談那些畫的問題！」陶金倫說。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掌門人之死特使作困龍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囚禁在總壇牢獄中，司空英對俞立忠十分惱恨，要將俞立忠私自處死，幸艾北村來到，喝止司空英……司空英面對着俞立忠，熟悉了他的一舉一動之後，便喬裝俞立忠，準備在江湖上作出一些不利於俞立忠的事，好讓俞立忠背上一口大黑鍋……首先他在半途無故殺了查家兄弟之一，讓另一個受傷逃去，好讓他去宣揚俞立忠的不是……一天，司空英來到一客棧，知道艾菁也在此客棧中，便假冒俞立忠和艾菁相見，司空英見艾菁喜歡俞立忠，懷恨在心，便灌醉了她，趁機佔有了艾菁的身子……俞立忠在牢中囚了十天，這天，只見艾北村等人放了俞立忠出來，並帶他去見老山主……

嫁禍俞特使

老山主沉笑道：「你曾以『一劍震武林衞濤』的面目在武林轟動過一陣子，成爲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英雄人物，本山主也覺得你確是個好對手，所以決定釋放你，讓我們雙方再來做一次決定性的決鬥！」

俞立忠笑笑道：「我知道你的徒孫司空英已在外面把我俞立忠的名譽攪得焦頭爛額了！」

老山主笑道：「如何洗脫你的罪名，那就要看你的本領！」

俞立忠問道：「我總要試試，你現在就釋放我麼？」

老山主道：「不，還有十多天才能放你！」

俞立忠笑道：「我知道了，老山主要把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使我無法推測出你們這總壇的地點，對不對？」

老山主道：「你果然聰明，但只猜對了一半！」

俞立忠道：「另一半是甚麼？」

老山主獰笑道：「到時候你就會明白的！」

俞立忠「唔」的一聲，未再開口。

老山主又獰笑道：「你是第一個僥倖獲得不死的敵人，希望你獲得自由後，好自爲之，別再讓本山主捉到！」

俞立忠道：「多謝關照，我會小心謹愼的！」

老山主便向艾南村艾北村道：「你們就帶他去吧，我會請褚老暗中護送，無論如何不能在路上出岔子，如果在路上丟了人，按帮規懲處！」

艾南村和艾北村齊聲應「是」之後，後者駢伸二指點了俞立忠的痲穴，取來一條索子將俞立忠五花大綁綑起來，然後把俞立忠裝入一隻蔴袋，攬起便走了。

俞立忠只覺被抱着飛馳一程後，接着被放落於一艘船上，船隨即緩緩駛動了。

約莫兩炷香光景，船靠了岸，俞立忠被抱入一個馬車篷中，只聽艾北村恭聲問道：「褚老前輩要不要隨車乘坐一程？」

武怪褚一民答道：「不，老夫不慣坐車，你們只管上路吧！」

艾南村接口道：「那麼，請褚老前輩路上多帮忙！」

武怪褚一民笑道：「放心好了，你們已經改變了面目，不會有人認出你們，而且老夫不會離開你們馬車一里之遠，萬一發生意外，你們只稍呼叫一聲老夫立即就到！」

於是，馬車在艾北村一聲輕叱之下，慢慢前進了。

俞立忠痲穴受制，嘴巴還可說話，他聽出艾北村在駕車，而艾南村就坐在自己身邊，便開口道：「二老東家，我們可以聊聊麼？」

艾南村愛理不愛理地道：「沒甚好聊的！」

俞立忠道：「旅途寂寞，聊聊也不妨的吗！」

艾南村冷聲道：「你想說什麼？」

俞立忠道：「那天，同心盟主和敝師祖帶着令兄及司空英去鄱陽湖交換第七、第八號兩位金衣特使，有沒有値得一述的地方？」

艾南村說道：「沒有，一切照約言進行！」

俞立忠又問道：「你們這一方，負責交換俘虜的是誰？」

艾南村道：「武狠武夫兩位前輩！」

俞立忠一哦，笑道：「這一仗，大家算是不分勝負！」

艾南村狠聲道：「假如不是你這小子從中破壞，同心盟早巳瓦解了！」

俞立忠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二老東家何必生氣！」

艾南村却似愈想愈有氣，沉聲問道：

「老夫問你，那次我們在樹林裏搏鬥，後來現身帮你逃走的那個灰衣蒙面老人到底是誰？」

俞立忠道：「對了，你們後來打得怎樣了！」

艾南村怒道：「他不敢正面跟老夫打，出手始終避重就輕，到天亮時候他就逃了！」

俞立忠笑道：「這恐怕是一面之詞，我相信他有足够的力量打敗你艾南村！」

艾南村冷笑道：「你不妨請他再來試試！」

俞立忠道：「好的，見到他老人家時，我會替你轉達，只是他爲人嫉惡如仇，下次你見到他時，可得特別小心，否則會丟命！」

艾南村輕「哼」了聲道：「你還沒回答老夫的問話！」

俞立忠笑道：「不瞞你說，他就是家師！」

艾南村似乎甚感意外，詫聲道：「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

俞立忠道：「家師巳辭去金衣特使之職。」

艾南村靜默半晌，隨以平靜的聲調道：「這個老夫知道，他因救你而辭去金衣特使之職。」

俞立忠道：「這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是，他覺得担任金衣特使無法從心所欲的嚴懲惡徒，因此才決心辭職的！」

艾南村冷笑兩聲，正要開口說什麼，忽聽駕車的艾北村低聲道：「二哥，前面道上有夜行人！」

艾南村一哦，立即一掌蒙住俞立忠的嘴巴，防止他呼救。

俄頃，只聽艾北村輕輕「咦！」了一聲，然後過了片刻，艾南村低聲問道：「三弟，那夜行人過去了？」

艾北村笑答道：「是的，哈哈，二哥你猜他是誰？」

艾南村道：「愚兄沒有看見，怎麼猜呢？」

艾北村笑道：「她是小女艾菁！」

艾南村失聲的一啊道：「你怎不喊住了她？」

艾北村說道：「不行，她對這小子有點情意，要是讓她知道了，只怕她會造反呢！」

艾南村說道：「三弟應該勸勸她，她若是不喜歡司空英，也不能愛上這小子，要知這小子也是師父黑名單中的人物之一呀！」

艾北村道：「可不是，小弟總是抽不出時間來管教她，唉！……」

艾南村問道：「你看她是不是要回總壇？」

艾北村答道：「是的，她神色有點不對，她兩眼紅腫腫的好像哭過，不知在外面鬧了甚麼事……」

艾南村也長嘆一聲，沒有再開口。

俞立忠一聽由馬車旁經過的夜行人竟是艾菁，心中大是激動，暗叫道：「唉唉，艾姑娘，妳可知道我正被妳父親綑綁在這馬車中？可惜妳沒有先知之能，不能來救我。」

後來聽艾北村說她兩眼紅腫，好像哭過，不由又忖道：「啊，她發生了什麼事？莫非她巳知道那天在廬山附近把她唬走的是我俞立忠，因而傷透了心？不！不！不！那巳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她即使還在傷心，也不致於到現在還在哭泣吧？」

他接着想到司空英，他化裝自己離開總壇，假如湊巧在路上碰見艾菁的話——

「不！不！這個世界不算小，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她哭得兩眼紅腫，多半是跟人打架，吃了敗仗之故……」

思忖間，只覺嘴巴一鬆，旋聽艾南村開口道：「小子，你聽見了吧？」

俞立忠嗒然道：「聽見了！」

艾南村「嘿嘿」地笑道：「你有何感想？」

俞立忠忽然一掌擊在艾南村胸膛上。

兪立忠道：「沒有……」

艾南村道：「老夫警告你，下次你若再敢拐誘老夫的姪女，老夫非把你活活剝皮不可！」

兪立忠道：「假如是你的姪女拐誘我呢？」

艾南村怒道：「沒有那種事！」

兪立忠道：「假如有呢？」

艾南村沉聲道：「那你就不理她！」

兪立忠笑道：「這有點像警告老鷹不要抓小鷄一樣可笑！」

艾南村冷冷道：「你依是不依？」

兪立忠知道他動了肝火，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便笑道：「好吧，我盡量約束自己就是，但是你們也要勸勸小鷄，敎她別太接近老鷹……」

一夜，過去了。

兪立忠是在聽到鷄啼聲後，方知白天已經來臨，過了一會後，馬車忽然「嘎！」的一聲停住，只聽艾北村由車座上跳下，說道：「二哥，我們在這裏休息一下，馬也要上料了。」

艾南村道：「好，這裏不會有人經過吧？」

艾北村說道：「不會的，這地方很偏僻。」

艾南村轉對被裝在蔴袋中的兪立忠問道：「小子，你肚子餓不？」

兪立忠道：「當然，而且還要解決一些事！」

艾南村便將他拖出蔴袋，替他解開身上的索子，然後一手扣住他手腕脈門，一手解開他痲穴，說道：「老夫帶你下去解決！」

兪立忠眼睛仍被蒙住，甚麼也看不見，他在艾南村的牽引下跳下馬車，就地解決了內急，然後又回到車上，艾南村遞給他一塊乾餅，再給他一碗水，警告道：「老夫要放開你的手，你須老老實實吃喝，如果你想拉下眼上的黑布，老夫巳得到指示，可以一掌劈死你！」

兪立忠知道對方這話絕非恫嚇之詞，於是乃點頭微笑道：「放心，我說過絕不做沒有把握的冒險事！」

艾南村於是放開他的手腕，讓他坐在車內吃喝，他自己也取出一塊乾餅吃了起來。

兪立忠果然老老實實的吃着乾糧，他眞的沒有生起逃走之念，因爲他十分明白，以自己的身手，對付一個艾南村或艾北村巳經够自己忙了，而現在他們兩兄弟一在車前一在車後，自己要想衝出車廂實非易事，縱然能够僥倖衝出，也無法拋開他們兩兄弟的追擊，而且還有一個武怪褚一民躲在附近監視，他更是一個要命的人物，所以兪立忠不想妄動，決定靜等有利的機會再行逃命。

吃完乾糧，兪立忠又被五花大綁裝入蔴袋，輪由艾南村駕車，繼續前進。

日夜連程，第四天中午，馬車在某一地方換了馬匹，而後在路上吃乾糧時，艾北村大發慈悲，遞給兪立忠幾塊肉，那是剛在途中買來的，兪立忠吃了後，第一次明白自己在什麼地界了。

原來，他吃到的是湖北的粉蒸肉！

兪立忠不由暗忖道：「是了，馬車是由皖中出發，一路西行，此地不是武昌就是沔陽，粉蒸肉是沔陽的名菜，武昌也有得買，哈哈，以後我再要尋覓他們總壇所在地，可由武昌或沔陽僱車出發，一直向東走，閉着眼睛，坐上四天路程，不就可以到達他們總壇所在地麼？」

他想得高興，不禁自個兒發笑起來。

艾北村看了，深感奇怪地皺眉問道：「你在笑些甚麼？」

兪立忠暗吃一驚，忙道：「沒甚麼，我很奇怪你居然肯給我肉吃！」

艾北村冷然道：「只要你不妄生逃念，老夫對吃並不計較！」

兪立忠道：「是的，我不逃走，只求在食物上多講究一些！」

於是一路上，兪立忠吃到了不少好東西，但都是湖北的口味，一直到第十三天的中午，艾北村遞給他一碗羊肉泡饃時，兪立忠立刻明白馬車巳進入陝西，因爲羊肉泡饃是長安的名菜！

不過，兪立忠覺得味道並沒有自己曾在長安吃過的羊肉泡饃可口，因此斷定馬車尚未到達長安，可能尚在鎭安或山陽一帶！

一想到長安，兪立忠不禁在心裏苦笑着，長安是他「發跡」的地方，此刻城中的萬象鏢局仍然健在，可是自己却被敵人困在一輛馬車中，要是鏢局中的伙伴知道的話，他們將作何感想呢？

想到這裏，兪立忠忽然心頭一震，暗忖道：「不妙，他們把我帶到陝西來，莫非司空英冒充我去萬象鏢局殺了人，而他們要偷偷把我送回萬象鏢局，使鏢局伙伴錯認我確是行兇的兪立忠，而致使自己百口莫辯。」

他愈想愈覺不錯，心中十分焦急，便暗暗籌思逃走之策。

這天入夜，他吃了乾糧後，便向車中的艾南村說道：「老東家，我又要解決那種事了！」

艾南村問道：「放尿麼？」

兪立忠回答道：「正是，快要急死人啦！」

艾南村道：「不是想乘機逃走吧？」

兪立忠嘆道：「唉，你們看守得這麼嚴密，我若逃得掉，早就逃了！」

艾南村便向駕車的艾北村說道：「三弟，他要放尿，你找個適當地的點停下來吧。」

艾北村就在路旁勒停馬車，艾南村仍扣住兪立忠脈門，將他帶下馬車，走到道旁，道：「好了，你可以在此解決。」

兪立忠重施故技，就在解褲之際，忽然張口「啊呀！」慘叫一聲，身軀像中了暗器似的顫動了一下，假作渾身無力的萎頓下去。

艾南村面色突然一變，愕道：「咦，你怎麼樣啦！」

他邊問邊將兪立忠放倒地上，鬆開他的脈門，伸手去摸他的心房。

「砰！」

艾南村左胸，重重地挨了一掌，大叫一聲，仰身便倒！

兪立忠急躍而起，一冲三丈多高，舉手將眼上黑布扯下來。

但是這一扯下黑布之後，他不覺發呆了。

原來，他眼睛被蒙住了十多天，此刻忽然扯下，眼前仍是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見了！

「呼！」

就在此際，一股勁風巳襲到他脚下，只聽艾北村厲聲道：「小子，你找死！」

兪立忠視力雖失，聽風辨位的功力還是有的，他一聽知艾北村巳發掌追上來，當下雙掌奮力往下拍落，打出兩道掌風！

雙方掌力一接，發出「蓬！」然一响，他的身子借反震之力飄出數丈，身落地時，他又朝艾北村劈了一掌，然後拔步落荒而逃！

他一邊狂奔拚命眨眼睛，希望視力趕快恢復，但奔出十幾丈時，眼前依然是黑茫茫的毫無所見。

艾北村在他身後兩丈左右緊追不捨，怒喝道：「站住，否則取你性命！」

兪立忠充耳不聞，一直向前疾逃，一面逃一面在心中祈禱道：「老天爺，請帮帮忙，在我視力未能恢復前，別叫我碰上樹木——」

思忖未巳，驀然「砰！」的一聲，他和一棵樹身撞了個滿懷，頓覺腦門天旋地轉，頓時失去了知覺……

醒來時——

兪立忠聽得車聲轆轆，並感覺出自己仍在蔴袋中，不由長長嘆出了一聲！

「哼，小子，你醒來了！」

是艾南村的聲音，帶着憤怒的口氣！

兪立忠苦笑道：「哦，我那一掌沒有把你打傷吧？」

艾南村道：「雖然沒有，但老夫却不能不懲治你一下！」

兪立忠暗驚，問道：「你想怎樣？」

艾南村獰笑道：「老夫讓你嘗嘗分筋錯骨的滋味！」

兪立忠連忙道：「別恩將仇報，老東家！」

艾南村一怔道：「放屁，何謂恩將仇報？」

兪立忠說道：「我本來可以在你沒有防備之下一掌打死你，但我剛才沒有那樣做，這就是對你有恩！」

艾南村道：「那末，你爲甚麼不一掌打死老夫呢？」

兪立忠道：「爲了留退步，因爲你是艾姑娘的二伯，說不定我們將來——」

艾南村大怒，厲聲喝道：「扯你娘的蛋！」

兪立忠道：「假如你不領情，下次找到機會時我定會一掌將你打死，但今天你却不能對我施行報復！」

艾南村喝道：「總有你的鬼道理！」

兪立忠道：「而且，十日河東十日河西，今天我落在你們手中，也許明天反是你們落在我手中，既然彼此都沒有把握一帆風順，那就該留退步，你說是不是？」

艾南村冷笑道：「你怕了麼？」

兪立告苦笑道：「那當然，假如你是我，聽到我要對你施以『分筋錯骨』的酷刑時，你怕不怕呢？」

艾南村道：「你發誓以後不逃走，老夫就不爲難你！」

兪立忠說道：「好吧，我不逃走就是了。」

艾南村道：「假如再犯呢？」

兪立忠道：「由你，打死我也好，施我以『分筋錯骨』的酷刑也好！」

艾南村冷哼一聲，道：「好，老夫姑且再饒你一次！」

一夜，又過去了。

第十四天早上，馬車又在某一地點換了馬，繼續向前趕路。

兪立忠沒有放棄逃走之念，但艾南村和艾北村防患較前嚴密，竟使一個一向機智百出的兪立忠爲之束手無策。

當夜翼又垂落大地時，馬車忽然停住了！

這一次的停車，不是慣例的休息，也不要換馬，因此兪立忠情知有「變化」要發生了！

果然，艾北村轉到馬車後，將他拖了出來，攬在腋下，縱身便走！

這是甚麼地方呢？

兪立忠毫不所知，他只聽到耳邊風聲呼呼，大約奔馳一里路左右，忽然一頓而止，他巳被放了下來。

只見艾北村在低聲地問道：「蔡毛，有沒有消息？」

一個陌生聲音答道：「有，大概快來了。」

艾南村接着問道：「還要等多久？」

那陌生的聲音道：「時候巳到，大概不出一桿烟，——啊，來了！來了！」

一言甫畢，一陣輕風飄飛而至！

艾北村低聲急問道：「如何？」

一個新到的聲音回答道：「很好，師父！」

原來，來的竟是司空英！

兪立忠正感驚異，身軀巳被人拉出蔴袋，接着有一人以迅捷的手法解開他身上的索子，繼而脫卸他的衣服。

另外，兪立忠也聽到司空英在迅速脫衣服！

至此，他巳經完全明白敵人的陰謀鬼計，當下故意扯高嗓門說道：「司空英，你——」

才說到一個「你」字，嘴巴巳被人蒙住！

同時，有人在他左腿上刺了一劍！

兪立忠痛得渾身一震，但他嘴巴被人蒙住，無法叫出聲音來。

然後，那個爲他脫衣服的人，在脫下他的外衣後，立刻又替他穿上兩件衣服；兪立忠不用看也知其中的一件是曾經被司空英穿去的金衣！

「快走，他們到了！」

艾南村講了這話後，兪立忠驀覺腰上被拍了一下，眼上的黑布也同時巳被解掉了。

一片衣袂飄動，瞬即消失！

兪立忠的痲穴是解開了，眼上的黑布也解掉了，可是他的手脚仍無法在極短的時間內恢復活力，而眼睛更爲嚴重，就像瞎了一般看不見一點東西！

他知道艾南村艾北村及司空英等人巳經走了，而另一批追殺「自己」的人即將趕到，因此他爲自己不能即時恢復視力而着急萬分。

果然，就在他想伸手摸腿上劍傷之際

，忽聽附近有人大叫道：「嗨，你們看，他躺在那邊！」

兪立忠急忙坐起來，右手在按落地面時，手指觸到一件冰涼而堅硬的東西，他伸手一摸，發覺是一柄長劍，不禁暗嘆道：「好個老山主，你設想得眞周到啊！」

這時，一片急遽的脚步聲已响到他身前尋丈之處，只聽一個蒼老而乾澀的聲音怒笑道：「嘿嘿，小子你跑不動了吧？」

兪立忠的視力尙未復原，不知來的是何方人物，乃開口問道：「諸位是何方高人？」

他已聽出對方一共有七個人，正以包圍之勢慢慢向自己欺過來，但仍然端坐不動，只握住長劍暗運眞力準備迎擊。

只聽先前那人帶着悲憤的聲調大笑道：「哈哈，小子，你大概失血過多，神智不清了！好，老夫索性給你一個痛快！」

話聲中，一股勁風業已迫至兪立忠胸口！

兪立忠一聽就知對方也是使劍，當下仍坐着不動，長劍當胸豎起，劍身向敵，使出了一式「登山進香」！

「叮！」

對方攻到的一劍，正好刺在他的劍身上！

兪立忠身軀紋風不動，冷靜一笑：「朋友，先聽在下一言如何？」

那人似乎沒想到兪立忠「經過一番搏鬥而又負傷」，內力仍如此驚人，發楞片刻，突地暴喝道：「兄弟們，一齊上！」

「嘿！」

一片沉嘿聲中，七股勁風分襲而至！

兪立忠不敢再托大，身子一挺，由盤膝而改爲半跪姿勢，長劍一式「玉笛橫吹」，繞身旋掃出去。

「鏘！鏘！鏘！鏘……」

一連七聲金鐵交鳴，對方七人的長劍均被他凌厲的劍式拍開！

兪立忠即時站起，沉聲道：「諸位可是華山派的『華山七劍』？」

靜寂半晌，那人咬牙切齒而又惡聲惡氣道：「小子，你殺了我們掌門人，又跟我們兄弟由華山一直打到此地，如今才知道我們是『華山七劍』麼？」

什麼？司空英殺了華山派的掌門人？

兪立忠想不到司空英竟然做得這麼絕，心頭駭然一震，失聲叫道：「不，不！貴派的掌門人不是我殺——」

一語甫畢，數縷劍風又已襲至身前！

這時，最爲困擾兪立忠的不是視力的問題，他有十足把握可以憑聽覺敵住華山七劍的聯攻，使他担心的是左腿上的劍傷，它正在流血不止，假如他不趕快做好止血的措施，遲早會因失血過多而倒下去。

臨此局面，唯一的辦法就是速戰速決，但自己可以殺死華山七劍麼？

蒙寃入牢獄

不能！絕對不能！司空英已冒充自己殺害了華山派的掌門，如果自己再將華山七劍殺死，那等於向人表示華山派的掌門人確是自己殺的，以後就是跳入黃河也洗不清了！

然而，反過來說，假如自己不速作解決，當自己因失血過多而暈倒時，對方必會殺死自己，那一來，自己豈非死得太寃枉？

思忖電轉，却想不出好辦法，乃又使出絕妙劍招迫退華山七劍的攻勢，一面大聲道：「諸位，我們都上了敵人的惡當，剛才你們追殺的那個——」

華山七劍根本沒人聽他說話，他們像一羣飛蛾，稍退即進，攻勢綿綿不絕，似乎要把兪立忠制之死地而後已！

兪立忠只守不攻，又擋開對方數度進撲之後，他的視力已在漸漸恢復，但體力却在漸漸消失，有後勁不繼之感！

他知道這是失血過多的現象，心中着急萬分！

不久，他的眼睛已可看見圍攻自己的華山七劍，他們是華山派的一流高手，年紀均在六旬以上，此刻七人的臉上都充滿一股狂怒之色！

一看他們的臉色，兪立忠就知自己再怎樣解釋也難使他們相信，現在最好的辦法只有暫時逃開一途！

對，視力既已恢復，不逃更待何時？

而，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兪立忠俊目環掃，發覺置身之處是一座破敗的廟宇殿中，他久居長安，認得是長安城外的眞元觀，乃是一座曾經遭受回祿而久已廢棄的道觀；看清環境後，他決定先逃回萬象鏢局再說，當下大喝一聲，長劍一舉，使出一招「魚跳龍門」，猛然向華山七劍之首「天劍」尹千發劈去。

這是他首次發動的攻勢，天劍尹千發吃了一驚不覺往後倒退兩步，兪立忠抓住機會，縱身疾竄，一溜烟似的竄出大殿，再一仰身形往殿脊上縱去。

他雖流血甚多，身手大不如平日之靈捷，但此刻的速度，仍非華山七劍所能阻止，他們一發覺兪立忠突出戰圍而返身欲追時，兪立忠業已縱上眞元觀的殿脊——

但是，意外的事故發生了！

只聽「砰！」的一聲，旋見兪立忠由殿脊上跌了下來！

緊接着，又由殿脊上飄落三條黑影，其中一條黑影飛落地時，駢指疾出，一下便點中兪立忠的麻穴！

這一變化，大出華山七劍意料之外，他們神色一怔之後，立時一齊飛身撲出，迅速將那三條黑影圍了起來。

來的三人，是艾南村艾北村和司空英麼？

不，他們竟然是三位仙風道骨的老道士！

華山七劍撲出大殿後，方才看清對方三人的面貌，七劍之首天劍尹千發輕「啊」一聲，急忙收劍抱拳道：「原來是武當『雲鶴、逍遙、無憂』三位道長，幸會幸會！」

武當三子，正如華山七劍一樣，是該派一流高手，而在武林中，武當三子的名氣却較華山七劍响亮，這時爲首的雲鶴子稽首還禮道：「無量壽佛，尹大俠七位福安！」

天劍尹千發一指倒在地上的兪立忠問道：「道長與這兪立忠也有過節麼？」

雲鶴子凝容含悲道：「實不相瞞，這兪立忠於十日前上武當山求見敝派掌教，

敝派掌教因他已是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故優禮接見，不料這兪立忠與敝派掌教相談數語之後，僞稱有機密要事奉告，趨至敝派掌教身邊，遽然向敝派掌教下了毒手！」

天劍尹千發駭然道：「啊，貴派掌教也慘遭毒手了？」

雲鶴子點了點頭，徐徐轉望地上的兪立忠，雙目暴射怒恨之火，似乎恨不得立刻將兪立忠碎屍萬段！

天劍尹千發長嘆一聲道：「昨天下午，這小子也以同樣姿態上山求見敝派掌門人，結果敝派掌門人亦因未加提防而遭其毒手……」

雲鶴子怒望兪立忠喃喃自語道：「他總算爲他父親報了仇，不過，哼哼，這叫做天作孽猶可救，自作孽不可治！」

天劍尹千發以試探的口氣問道：「道長意欲如何處置他？」

雲鶴子雙目一抬問道：「尹大俠之意如何？」

天劍尹千發苦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用說，貴我兩派都想處死這小子，但這小子却祇有一條命，敝派不能讓貴派帶他回去，貴派也不會允許敝派將他帶走，所以尹某有個折衷辦法……」

倒在地上的兪立忠才聽到這裏，神智已陷入昏迷中，他本已流血太多，又意外的挨了雲鶴子一掌，跌落地後，雖極力想保持清醒的頭腦，但終於支持不住了。

× × ×

當兪立忠由昏迷中甦醒過來時，他發覺被關禁在一間堅固而陰暗的小房間裏，雙手雙脚戴着用精鋼打造成的手銬和脚鐐，腰上又縛着一條鐵鍊，它結連在房壁下的一根鐵柱上……

這種情形，即使被關禁的是素有當代第一高手之譽的蓬萊仙翁葛懷俠，恐怕也無法逃得脫了！

兪立忠慢慢撐身坐起，抬頭張望，發現小房間的左右壁上各有一個小窗，右邊小窗透射入一道月光，他這才知道是在夜間，因之暗忖道：「唔，這是什麼地方？這是第幾個夜晚？」

他感覺肚子餓得很厲害，故斷定自己由進入昏迷而至甦醒，可能已經過了好幾天的時間。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開聲道：「喂，有人麼？」

房外靜謐異常，沒有人回答。

他伸手摸摸腿傷，發覺傷口已有人爲他包紮好，於是慢慢站起身子，拖着沉重的脚鐐，一步一步向那個透入月光的小窗口走去。

縛在他腰上的鐵鍊有三尺長，剛好只够他走到小窗口，他探頭往外一瞧，赫然發現房外的一片空地上肅立着九個勁衣大漢！

一色青布勁裝，個個抱劍而立，在關禁兪立忠的小房外站成一個半圓形，四個面對小房，五個向外，內外防守，好像九尊泥塑木雕的門神，渾然不動！

兪立忠不期爲之一怔，定一定心神，乃開口發問道：「喂，你們可是華山派的門徒？」

那九個青衣大漢不答也不動，就像沒聽見沒看見似的！

兪立忠皺了皺眉，又道：「假如你們是華山派的門徒，你們可否去把『華山七劍』請來說話？」

那九個青衣大漢仍然聽如未聞，看樣子他們只負責看守敵人，其餘一概不管。

兪立忠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轉身走去左邊的小窗前，只見窗外亦是一片空地，亦有九個青衣大漢抱劍環立着，乃又開口道：「喂，你們可否去請『華山七劍』來說話？」

那九個青衣大漢也一樣不理睬，恍如未聞！

兪立忠心知再求無益，不禁大爲沮喪，退到壁邊坐下，心想自己自從開設萬象鏢局以至就任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一直是武林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不想如今竟落魄到這個地步，司空英呀司空英，下次再見面的時候，就是你頭顱落地的時候了。

他接着又想到老山主，不覺面現恨色，喃喃輕聲道：「老山主，這一仗你是贏了，但假如我不死，我也會給你好日子過的！」

「咦！」

一聲門响，對面的房門已被人打開來了！

兪立忠精神一振，舉目一望，只見武當派的雲鶴子和華山派的天劍尹千發雙雙面含冷笑併立在房門外，不由脫口輕「噢」一聲，欣然道：「兩位來得好——」

天劍尹千發截口冷笑道：「你肚子餓了吧？」

兪立忠點頭道：「正是，簡直餓得發慌，在下昏迷幾天了？」

天劍尹千發冷默不答，將身一側，讓身後一個手端一盤飯菜的青衣大漢走入，等到青衣大漢放下飯菜退出之後，才開口答道：「你昏迷了三天！」

兪立忠一哦接着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武當雲鶴子接口回答道：「是韜光山莊！」

兪立忠吃了一驚，道：「啊，是當年『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被迫歸隱的南五台韜光山莊？」

雲鶴子冷笑道：「不錯，你小子的手段雖不如『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之殘忍，但卑鄙者有過之，因此我們決定暫時把你關禁於此，讓你和已故的『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形成龍頭鳳尾而相得益彰，給武林留下一段佳話！」

兪立忠聞言並不生氣，他明白對方的腦子裏已經根深蒂固的認定自己是殺死他們兩派掌門人的兇手，如今如此對待自己，可說已是十分寬厚，當下淡淡一笑道：「道長所謂暫時，是多久？」

雲鶴子道：「一俟我們兩派之人到齊及同心盟知道後，就是你解脫之時！」

兪立忠了解「解脫」兩字的意義，但他一聽到同心盟也會知道，心中十分欣慰，問道：「你們已經派人去通知同心盟了嗎？」

雲鶴子道：「是的，因爲你身份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我們在殺你之前，不能不通知同心盟！」

兪立忠又問道：「同心盟盟主派來之

人，大約什麼時候可到達？」

雲鶴子道：「今天是十月十六日，我們通知同心盟要在十一月七日午時三刻行刑！」

俞立忠不由苦笑道：「此地距廬山同心盟遠達四五千里，一去一來，二十天的時間怎麼夠呢？」

雲鶴子道：「這個我們不管！」

俞立忠嘆道：「我曉得你們不允許同心盟來救我，現在我只有一個要求，希望兩位能夠答應！」

天劍尹千發冷笑接腔道：「你別妄想，不論你提出什麼要求，我們都不會答應的！」

俞立忠移目望他，微微一笑道：「尹大俠不必着急，在下提出的要求對你們毫無損害，只不過要你們兩位犧牲一個時辰的睡眠而已。」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均聽不懂他的話意，兩人不約而同輕「哼！」一聲，等着他繼續說下去。

俞立忠清了清喉嚨，含笑道：「我想講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所要耗費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兩位有一個時辰的耐性否？」

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否認是殺人兇徒，對方必不煩耐聽而掉頭就走，因此他要來個迂迴戰術。

果然，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均被他的話勾起好奇之心，前者冷笑道：「你所要講的故事可是要爲你的行爲表示懺悔？」

俞立忠道：「要這麼說也可以，道長既然要我俞立忠留給武林一段佳話，我覺得應該讓武林人明白得更清楚一點！」

天劍尹千發掉頭向身後那名青衣大漢說道：「鄧勇，去搬兩張櫈子來！」

「是！」

未幾，櫈子搬到，由於房間太小，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便在房門外並排坐下，擺出一副聽評書的姿態。

俞立忠笑道：「對不起，我肚子餓了，要一邊吃一邊說。」

天劍尹千發冷冷道：「你吃吧！」

於是，俞立忠開始邊吃邊講起故事來了。

「這故事要從同心盟盟主答應與敵人交換俘虜說起，那一天，蓬萊仙翁爲愼重起見，決定親自和一個名叫俞立忠的金衣特使押解俘虜去鄱陽湖交換兩位金衣特使，他們下山不久，就遇上了俞立忠的師祖武翁房玄齡，當武翁房玄齡明白蓬萊仙翁與俞立忠下山的目的之後，他便毛遂自薦要與蓬萊仙翁同往，而命令俞立忠去偵探那位『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並限令他在三月之內達成任務，這是一項艱苦的使命，俞立忠接得命令後，想起他在桑苧茶莊時，曾在無意之間聽到敵人在漢陽有一家仙鶴樓菜館……」

他一五一十將自己一個多月來的經歷詳細說出，一直說到自己被艾南村和艾北村送到長安城外的眞元觀爲止，最後目注雲鶴天和天劍尹千發笑問道：「這個故事，兩位聽得入耳麼？」

其實不用說，只觀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的神色，他就知道自己的努力失敗了。

天劍尹千發「哼哼」冷笑兩聲，突地站起來，向旁邊的雲鶴子笑道：「雲鶴道長以爲如何？」

雲鶴子跟着站起伸伸懶腰道：「貧道只知道已經犧牲了一個時辰的睡眠，現在可要回房安息了！」

語畢，轉身飄然而去。

天劍尹千發回望俞立忠冷冷一笑道：「現在才是一更天，秋夜正長，你還是再睡一覺吧！」

俞立忠費了一番唇舌，不想得到的還是冷嘲熱諷，心中大怒，却搖頭嘆息道：「唉，難怪武當華山兩派近年來無甚出色，敢情派中人都是一些糊塗虫！」

天劍尹千發雙目一瞪，精眸怒火暴射，正想入房折辱俞立忠一番，但不知是被俞立忠一對嚴正的眼神所懾抑或是想到什麼問題，在怒望俞立忠一陣之後，只重重「哼！」了一聲，伸手關上房門，走了。

俞立忠把未吃完的飯菜吃下，起身活動了一會，然後靠牆壁坐下，閉目冷靜的思索起來。

現在，自己該怎麼辦呢？

逃？不可能，這兩副手銬脚鐐是用精鋼打造的，絕非人的掌力所能震斷！

等待同心盟的人前來搭救？

也不可能，雖然還有二十天的活命，但廬山距此遙遙千里，當同心盟盟主接到通知而派人欲趕來處理時，只怕來人尚未走到一半路程，自己已經頭顱落地了！

奇怪，武當華山兩派既然決定處死自己爲他們掌門人報仇，爲什麼還要等二十天呢？

唔，是了，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的死亡是一件大事，他們必須先推選出新的掌門人接掌門戶後，才會擇日安葬兩位故掌門人，因此他們必是要等到兩位掌門人下葬的那一天當衆處決自己，拿自己的頭顱去奠祭那兩位掌門人的靈位……

俞立忠想到這裏，頭皮幾乎要發炸，他對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的慘死可說沒有一點同情也沒有一點欣慰，因爲他們雖是殺死他父親的五位掌門人之二，畢竟那是中了別人的陰謀，他對他們並無入骨的憎恨，現在他們終於也被殺了，可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是以他覺得自己與武當華山兩位掌門人的「仇恨」剛好可以一筆勾消，可是自己若再以殺害兩派掌門人的罪名而死在兩派掌門人的靈前，這個虧可就吃大啦！因此，俞立忠第一次對自己的性命担憂起來，他暗暗祈禱着，希望在未來的二十天內出現奇跡，使自己能夠逃出這間小牢房……

窗口射入陽光，一天的早晨來臨了。

俞立忠走近西邊窗口看了看，只見昨晚守在房外的十八個青衣大漢已不見了十四個，只剩下四個在空地上來回巡邏着，視綫再向前移，兩邊均有房屋，看來「韜光山莊」相當大，而自己被禁之處，似是在山莊的後院中。

他正在閒眺之際，華山七劍之一由房外空地上走過，俞立忠認得他是「地劍陸春山」便開口招呼道：「陸大俠早啊！」

地劍陸春山住足冷冷瞥了他一眼，竟不答腔，即又移步走去。

俞立忠笑道：「陸大俠，你也是成名露臉的人物，怎麼連和我講話的勇氣也沒

有呀！」

地劍陸春山受不了激，突然轉身走到小窗前，凝目陰惻惻地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俞立忠道：「問一些不關痛癢的事，假如陸大俠不耐煩，不提也罷！」

地劍陸春山陰聲一笑道：「你不必用激將之法，有屁就快放吧！」

俞立忠微笑道：「自從『五絕神魔濮陽鴻飛』被人殺死之後——」

地劍陸春山插口喝道：「五絕神魔濮陽鴻飛是被你父親殺死的！」

俞立忠不理會，繼續道：「這座『韜光山莊』幾乎已爲人所淡忘，在下也已好久沒有想到『韜光山莊』仍存在於這南五台山中，請問目下誰在管理這座『韜光山莊』？」

地劍陸春山回答道：「濮陽鴻飛的徒弟！」

俞立忠輕「噢」一聲道：「對，濮陽鴻飛被迫歸隱韜光山莊，獲准將他『五絕』中的『琴棋書』三絕傳給三個文身弟子，他們好像名叫樂少溪、史家典、袁鏡如，現在他們三人都還在這韜光山莊麼？」

地劍陸春山道：「只有史家典一人在，樂少溪和袁鏡如游歷去了。」

俞立忠問道：「史家典學的是濮陽鴻飛的哪一絕？」

地劍陸春山道：「棋！」

俞立忠笑道：「在下對圍棋也懂得一些，能否請他來手談一番？」

地劍陸春山冷笑道：「哼，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

俞立忠道：「知道，但在下只剩十九天好活，你們華山武當是歷史悠久的名門大派，難道不能對一個死囚寬厚點麼？」

地劍陸春山冷笑道：「本人可做不得主！」

俞立忠道：「請陸大俠將在下的要求向貴派及武當三子轉達一下，如何？」

地劍陸春山不表可否，轉身而去。

俞立忠的這個要求並無任何用意，他只想見見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徒弟和下一盤棋解解悶罷了，因此他並不迫切期望他們會答應，也認爲他們多半不會答應自己的要求，那知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約莫盞茶工夫之後，武當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帶着一位面貌英俊氣宇昂然的中年人開門走進來了！他年紀約在四十之譜，眉目清秀，臉龐白皙而豐滿，穿着一襲質料華貴的儒衫，文質彬彬，看了令人產生好感。

武當雲鶴子目注俞立忠冷冷問道：「你說要和史先生下棋？」

俞立忠點頭笑道：「是的，想下盤棋消遣！」

雲鶴子道：「我們答應你的要求，但手銬不能除下！」

俞立忠道：「不打緊，我戴着手銬一樣可以抓子。」

天劍尹千發插嘴警告道：「史先生是文人，如果你想利用他施展甚麼詭計，當心以後的日子不好過！」

俞立忠笑道：「尹大俠若是不放心，不妨在一旁觀戰！」

天劍尹千發冷哼一聲未再開口，那史家典一見他們雙方已談妥，便回頭向房外喊道：「小福，把棋具和蒲團帶進來！」

一名書僮應聲捧着棋枰走入，放在地上，再由房外取來兩隻蒲團，擺在棋枰兩邊。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無意觀戰，前者便向史家典說道：「史先生，貧道等就在對面房中，如果他萬一有不利先生的舉動可開聲呼喊，貧道馬上就到！」

史家典欠身道：「是的，道長和尹大俠不欲作壁上觀麼？」

雲鶴子搖搖頭，轉身出門，天劍尹千發跟着走出，順手把房門關上，於是小房中只剩下俞立忠，史家典和書僮三人。

俞立忠便向史家典點頭笑笑，在一隻蒲團上坐下，說道：「史先生可知小可是誰麼？」

史家典也在他對面蒲團坐下，神色平靜答道：「知道，雲鶴道長早說過了。」

俞立忠道：「先生對令師之死，有何感想？」

史家典道：「區區一介書生，無力過問武林恩怨，並且令尊亦已逝世，往者已矣，提它則甚？」

俞立忠長嘆一聲道：「話雖如此，但黑白不能不分，小可要向先生鄭重說明一事，令師實非先父所殺，總有一天，它會水落石出的！」

史家典笑笑道：「別再提它好麼？」

俞立忠點點頭，轉問道：「自令師謝世後，先生等三位師兄弟一直居住在這韜光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俞立忠伸出雙手將枰上的一罐黑子取下，笑道：「令師『琴、棋、書、武、色』五絕冠絕天下，先生承繼令師棋藝一絕，十年磨礪，想必已青出於藍，小可應該擺幾子？」

史家典忙的搖頭道：「不敢當，區區頭腦愚笨，實未得先師的萬一，我們下對子好了！」

俞立忠道：「小可的棋臭得很，跟先生下對子，那豈不要輸慘了？」

史家典笑道：「俞少俠太客氣了，我們先下一局看看，如何？」

俞立忠欣然道：「好，但望先生手下留情！」說着，取出兩顆黑子，分佈於右上左下兩座星位。

史家典也擺下座子，微笑地點點頭道：「俞少俠請！」

俞立忠執黑先着，於是拈起一子在左上角掛了一手，史家典不假思索，拈子打下，反夾俞立忠的一顆黑子，這是一手激烈的急戰手法，俞立忠略作思考後，便往中央跳出，史家典仍是不假思索，隨在左上角關出，又攻敵又掠地，出手果然不同凡响！開頭幾着，雙方運指如飛，但發展到短兵相接時，棋局就緩慢下來了。

俞立忠用時較多，他的棋只是中上之材，如今與繼承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棋藝一絕的史家典對弈，無形中感覺壓力奇重，故爾落子愼重，一些不敢亂來。

不過，他旨在消遣而不在勝負，是以心中一點也不緊張，始終能保持冷靜的頭腦。

這一局棋，下到晌午方始結束，俞立

忠的黑子居然只輸了三子。

史家典稱讚道：「兪少俠棋力至爲不凡，乃是區區數年來遇到少數的好對手之一！」

兪立忠對自己只輸三子也很滿意，哈哈笑道：「那裏，先生必是未出全力，否則小可只怕要輸百子以上！」

史家典搖頭道：「不，區區確巳使出渾身解數，弈棋不比其他技藝，如果存心謙讓，那就不如不下，是所謂對弈道的忠誠！」

兪立忠笑道：「假如先生午後方便的話，小可希望再領教一盤。」

史家典推枰而起，含笑道：「好的，只要他們答應，區區無不奉陪！」

他吩咐書僮將棋枰收拾放到一邊，便朝兪立忠深深一揖，轉身開門而去。

從這天開始，由於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自認防患嚴密，且認爲兪立忠絕對無法震斷手銬和脚鐐逃走，故並不反對史家典與他弈棋，因此史家典每天至少都要來和兪立忠下一盤，雖然兪立忠始終沒有贏過一盤，但却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第六天下午，原在小房外負責看守兪立忠的數十名華山派弟子，忽然全部換爲青年道士，一看這情形，兪立忠巳知武當派的人也趕來了。

原來，韜光山莊距離華山約僅兩百餘里，所以兪立忠由昏迷中甦醒過來時，華山派的弟子均巳奉命趕到山莊看守他，而武當山距韜光山莊有七百多里之遠，故武當派的道士們直到今天方才趕到，他們一到就將華山派的弟子換下，理由很簡單，兪立忠是他們武當華山兩派「共有」的敵人，雙方都有看守之責，華山派的弟子巳經辛苦了六天六夜，現在當然要輪到武當派的弟子來看守了。

兪立忠對這些看守他的人並不感覺頭痛，使他深感頭痛的是手上的手銬和脚上的脚鐐及腰上的一條鍊，這三樣東西他曾暗中試過，結果是傷不了它們一丁點兒！

這也使他充分明白，除非有外來的救星，否則要憑一己之力逃出韜光山莊是萬無可能的了！

而這天晚上，很意外的，一位可能是他的救星的人物，跟着武當雲鶴子出現於他的房門口。

他，竟是同心盟的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丐東方月！

這位金衣特使，早在數月前就與第五號金衣特使南天王佟陽奉命離開同心盟赴某地處理一件案子，所以兪立忠再度去同心盟均未見到這位獨眼老叫化，不想如今竟會在此相見。

兪立忠是認得他的，故一見之下，又驚又喜，跳起喜呼道：「東方特使來得正好！」

獨眼神丐東方月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叫化，左目戴着一個黑眼罩，它用兩條絲綫掛在雙耳上，剩下的一隻右眼特別圓睜明亮，耀閃着湛湛精光，神態之威猛，不亞於鐵面閻王靳正倫。他面帶一絲譏誚凝望兪立忠片刻，開口緩緩道：「你就任第十三號金衣特使時，老叫化因事未在同心盟，但老叫化巳在江湖上聽到了！」

兪立忠雖然也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但自認年紀輕，輩份低，故不敢以平輩的「姿態」與他對答，當下恭聲道：「是的，東方特使此番可是由同心盟趕來的？」

獨眼神丐東方月輕輕搖頭道：「不，老叫化尚未轉回同心盟，這次路過武當途中，聽到你殺了武當古月道長，故特地趕來看看你……」

兪立忠不由大失所望，心想對方既非奉蓬萊仙翁的命令而來，他也沒有資格解救自己，而且即令他有意解救自己，武當華山兩派人士也不會聽他的話釋放自己，所以這位金衣特使之來，可說有等於無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頓一頓，接着又露出譏誚的微笑道：「我們本該在襄陽縣城的嘉賓客棧相見，結果，却反在這裏，哈哈……哈哈……」

他咧嘴笑着，神色充滿譏誚之態！

兪立忠原以爲他是誤信自己殺死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而對自己生起反感，這時一聽他提到「襄陽嘉賓客棧」的字眼，頓感滿頭霧水，詫聲道：「東方特使此言何意？」

獨眼神丐東方月沉笑道：「那要問你了，其實老叫化對你毫無成見，而且當聽到你年紀輕輕便榮獲同心盟主禮聘爲金衣特使時，心中着實驚佩不置，那天無意間發現你投宿於襄陽嘉賓棧，老叫化是懷着滿懷喜悅想和你見見面，那知你兪特使緣慳一面，聽到老叫化姓名後，竟由後窗偷偷溜走，哈哈……不過，話說回來，老叫化可能是破壞了你兪特使的好事，心中實亦深感歉疚！」

兪立忠先是愈聽愈糊塗，聽到後來總算有點明白，心知對方必是在襄陽縣城發現了冒充自己的司空英，誤把馮京當馬凉，想進客棧和「自己」相見，而司空英那小賊一聽是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丐到了，因恐露出馬脚，自然不敢和他相見，就由後窗偷偷溜……

想到這裏，不禁釋然一笑道：「請問東方特使，那是幾天前的事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笑道：「那是十四天前的事，兪特使竟然如此健忘麽？」

兪立忠暫且不解釋，又問道：「後來呢？」

獨眼神丐東方月不由冷笑道：「兪特使不怕老叫化說出來？」

兪立忠不知就裏，昂然道：「不怕，東方特使但說不妨！」

獨眼神丐東方月嘿嘿笑道：「這是你兪特使要老叫化說的，可不是老叫化喜歡揭人陰私……」

兪立忠說道：「東方特使請你說出來吧！」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好，老叫化索性說清楚一點，那天，老叫化改頭換臉在襄陽找一個人，找到嘉賓客棧時，在那本登記簿上看見你兪立忠的姓名，老叫化十分高興，便進入後院上房找你，但找到你房間時却不見你在房中，問起店小二，他說你在隔壁房中與一位姑娘飲酒，老叫化依言轉到那間房間，舉手敲門，『誰？』

「你的聲音好像有點緊張，老叫化覺得夜尚未深，還未到尋樂之時，便開聲答道：『同心盟第十一號金衣特使！』

「你沒回答，並且過了很久都沒聽見你的聲音，老叫化有點生氣，再開口道：『兪特使，老叫化是獨眼神丐東方月！』

「那知你仍不加理睬，老叫化沉不住氣，又道：『兪特使，老叫化沒有資格見你麽？』結果情形仍然一樣，於是老叫化用暗勁震碎門閂，然後推門而入……」

兪立忠巳聽出一些端倪，心中暗驚，急問道：「東方特使看見了甚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冷笑道：「老叫化看見床前羅帳深垂，而房內的一扉窗戶却敞開着，老叫化以前也曾破壞過幾個採花淫賊的勾當，所以一見那種情形，巳知發生了甚麽事，老叫化深怕那位姑娘巳遭了毒手，連忙上前撩開羅帳……」

兪立忠一顆心撲撲狂跳，又急問道：「那位姑娘怎麽樣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沉容緩緩道：「那位姑娘羅衫巳解，不過，老叫化一瞥之下，立刻又把蚊帳放落，是以老叫化不知道那位姑娘是否巳爲你兪特使所摧殘！」

兪立忠駭然道：「那姑娘死了麽？」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這個你應該比老叫化清楚，看那情形，那位姑娘喝了很多酒，你走後她還在昏昏沉沉的狀態中，是不是？」

兪立忠不暇分辯，忙又問道：「那位姑娘叫甚麽姓名？」

獨眼神丐東方月道：「後來老叫化才知道她姓艾名菁——」

「艾菁！」兪立忠心胆皆裂的大叫了一聲，一張俊臉霎時變得蒼白了。

獨眼神丐東方月以一種略帶困惑的表情笑望着他，問道：「根據店小二所說，你和那位艾菁姑娘是相識的，所以即使你曾做了霸王硬上弓的勾當，你也大可不必溜走，爲甚麽你要溜走呢？」

兪立忠退後一步，渾身無力似的跌坐下去，低頭默然不語。的確，這對他是個最最重大的打擊，他並不爲自己的蒙寃而憤怒，他認爲只要自己不死，總有洗雪寃屈的一天，他爲艾菁的遭遇感到悲哀——

她，以後的日子怎麽過呢？

獨眼神丐東方月見他緘默無言，以爲他是被自己說得慚愧無地，不由笑了笑，又問道：「兪特使能否告訴老叫化，那位艾菁姑娘是誰家的女兒？」

兪立忠慢慢抬起頭，神情激動地道：「艾北村，她是艾北村的女兒！」

獨眼神丐東方月巳有數月未回同心盟，對「老山主」這方面所知不多，聞言神色一怔道：「艾北村是誰？」

兪立忠極力鎭定震盪的心神，黯然道：「東方特使聽到『老山主』這人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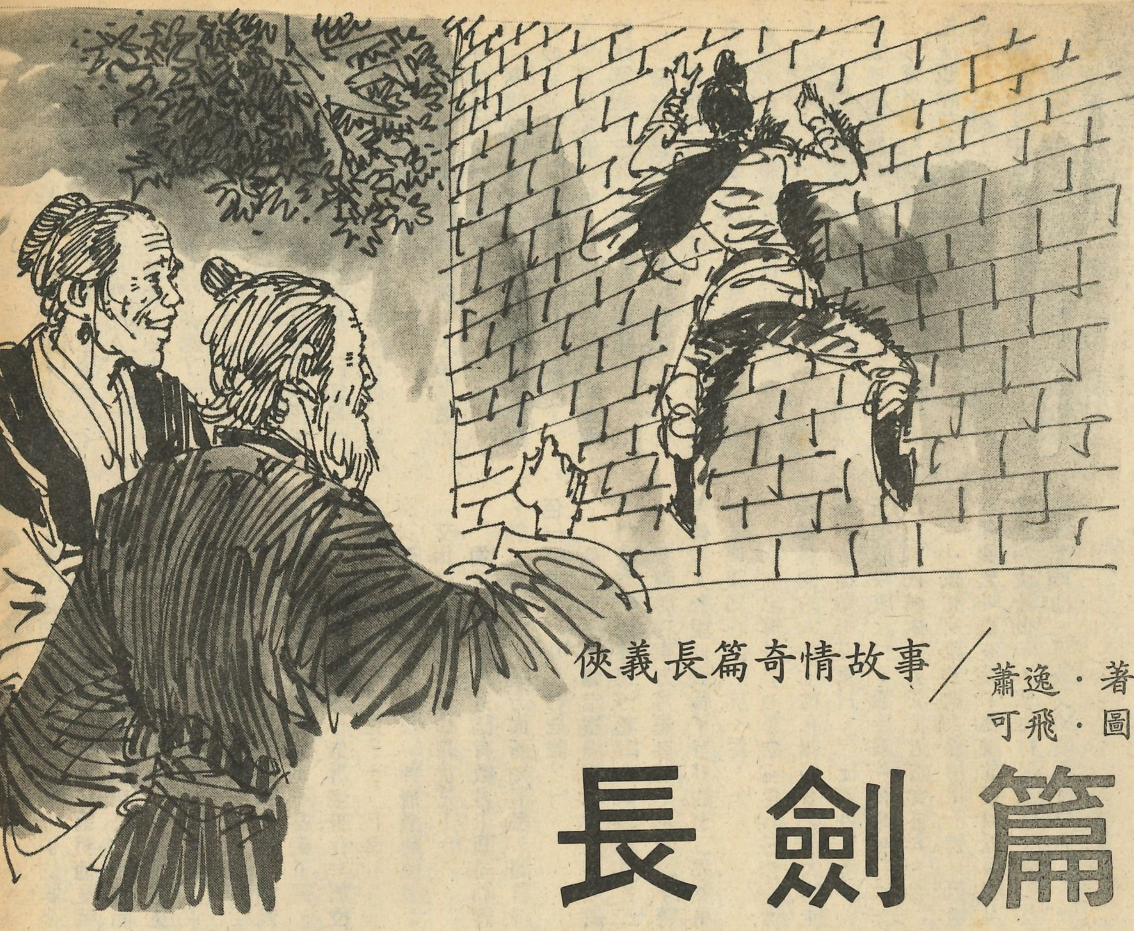
獨眼神丐東方月頷首道：「最近才聽到傳說，聽說他網羅了昔日的十二武煞星，準備跟同心盟對抗一番。」

兪立忠嘆道：「那位『老山主』是個神秘莫測的人物，他有四個年紀很大的徒弟，大徒弟叫艾東村，二徒弟叫艾南村，三徒弟叫艾北村，四徒弟叫艾西村……」

「哦，你交上艾北村的女兒？」

「是的，我們兩人感情很不錯，但她有個義兄叫司空英，他就是殘殺五派門人的黑衫蒙面少年，艾北村很早就答應把女兒許配給他，可是艾姑娘不喜歡他……」

（未完）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在薛家老坊巧遇鳳姑娘，請益之下，她沒有將姓氏相告，關雪羽看她言談擧止，知是名家後裔，同桌吃了一些小籠飽、上湯菇麵，就告辭了。鳳姑娘也叫跟班大四兒備馬，這大四兒認爲關雪羽存心打探他們的家事，有意找關雪羽教訓一頓，反被傷了脈穴倒地，鳳姑娘追查原委，懷疑姓關的類似大盜老金鷄手法，便策騎趕回臨淮關，找姓關的較量……中秋夜已降臨，大盜老金鷄揚言光顧麥家，麥家人等也慌而不亂，一二重門由名捕快火槍管把守，三重門由大管事和護院武師坐鎮，必要時談判解決，四重門黃通麥小喬保護麥玉階夫婦……

身形如鬼魅　老金鷄逞威

小喬不待父親說完，已貼身櫃前，聆聽之下，隨即施展出「貼掌游牆」的功夫，只用兩隻手掌向櫃上一貼，由是掌心聚力，遂即把身子上吸，活像是一隻大守宮似的，一路游了上去。

麥氏夫婦見到女兒如此功力，俱都驚得目瞪口呆，一旁黃通看到這裏，亦由不住連連點頭不已。

小喬行到頂上，遵照父親所言，移開了那本「文彥集」，隨即發現了那塊活動方磚！

由於整個牆壁，皆以同色式樣的方磚所砌，如非事先知道其中有一塊是活動的，猝然觀望之下，根本無從辨識，待到這塊方磚移開之後，才見到其中置有一個可供手握的把鈕！

麥玉階點點頭道：「左二右七，你下來吧！」

小喬遵言，手握把鈕，同左面轉動了兩下，只聽見牆內「叮」的微响了一聲，又向右面轉了七轉，即聽得「叮咚！」兩响，她隨即從容飄身落下。

緊跟着壁面上起了一陣沙沙聲息，半扇牆壁，連同貼壁的書架一併移轉開來，現出了一個半月形的拱門！

麥玉階站在門外，輕嘆一聲向着妻子道：「妳這就進去吧——還有麥貴，碧喜，江婆婆……都進去吧！」

馬氏一怔道：「老爺你呢？……」

眼睛一掃面前的黃通，女兒：「還有你……們……」

麥玉階冷冷的說道：「你不必多問了，你先進去，如果不死，我與女兒自來會你……」

還是那幾句老話，要有逃走苟活之意，也不會等在今天了，馬氏當然知道丈夫性情，多說無益，她雖有與丈夫同生共死的決心，但是却也知道此刻強留下來，與事無益，心裏盤算了一下，黯然點了一下頭。

「好吧！我就在裏面等着你們了。」

麥玉階道：「一切平安，固然不必多

說，否則，七天之後，你們再看機會出來……自行逃命去吧！」

說到最後，觸及數十年夫妻，情不自禁的爲之熱淚滂沱而下。

馬氏低下頭抽泣了幾聲，忍不住抱了一下女兒，點頭道：「你們會來的……就是死，也讓我們死在一塊……」

江婆婆，麥貴，碧喜一一噙淚下跪，向老爺小姐辭別，在麥玉階的再三催促之下，一行人才步入暗室，麥玉階少不得傳授了暗門開啓之法，眼看着妻子等四人步入之後，暗門合攏之後，這才算鬆下了一口氣！

黃通點頭道：「大爺這番安置，再恰當不過，如此一來便可從容應付，而無後顧之憂了，在下之意，如果大爺與姑娘也能……」

麥玉階揮手阻止道：「我意已決，這件事不要再談了，黃兄弟，如果我這麼怕死貪生，讓弟兄們代我受過賣命，也不配老弟你捨生抬愛了……走，我們到前面瞧瞧去吧。」

說罷轉身向外步出。

麥小喬其實何嘗無意跟父親藏躲一時，只是她深知父親個性，也就不敢多說，好在有黃通與自己二人侍奉左右，再加上外面衆多護院官差，那隻聞名未見的老金鷄，也未見得就能穩操勝算，這麼一想，眞恨不能馬上能見着了這個人，跟他拚個你死我活，才叫乾脆。

心裏這麼想着，麥小喬手上端着燈，緊緊跟在父親身後，不意燈光照處，忽聽見身後的黃通，嘴裏「嗯！」了一聲道：

「慢着——」

「怎麼？」麥小喬連忙站定，回身擧燈高照。

黃通却望向側面的一扇天窗發着怔！

麥玉階一驚道：「有什麼不對麼？」

黃通走向窗前，看了一下，轉向麥玉階道：「大爺，這扇窗戶，一直是這樣開着的麼？」

「這……我倒是記不起了……」

說話之間，黃通已然長身拔起！

他身形靈巧至極，陡然拔起，有如炊烟一縷，單手輕輕向上一探，已攀住了天窗邊的橫欄。

這時小喬忙即把燈擧高了。

燈光照處，黃通這才看見，就在自己手抓的這片橫欄上，清清楚楚的現出了上下兩點指痕。

這種地方，誰也想不到去打掃，長年累月，早已積下了厚厚的一層塵灰，是以一點小小的痕跡，也都清晰在眼……然而，除了這一上一下兩點指印之外，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打量着這番情景，黃通特別分出一隻手試了一試，冷笑了一聲，飄身直下。

小喬趨前一步：「有人進來過？」

「不錯！」黃通一雙閃爍的眸子靜靜地在屋內轉過，忽然定住書桌正中部位。

小喬忙即擧燈迎過去。

果然不錯，潔淨的桌面正中心，留有銅錢般大小的一點痕跡。

「噢！」

這一次連不經世故的麥小喬也看出來了。

「是腳尖——？」

「進來了。」黃通一面四下的打量着，只是除此之外，再也無所發現了。

「好純的功夫！」嘴裏說着，黃通那一張黃臉上，現出了一抹苦笑。

這番苦笑裏，却也十分顯示了他的自愧不如。

麥小喬也學着黃通方才的樣兒，騰身而上，一隻手攀着天窗橫欄，那隻手移過燈來，青紗罩裏的燈光不停的曳着，把她的人影長長拉向地面。

看了好一會兒，她才不吭聲的飄身而下。

「姑娘輕功較在下高出十倍……看看這人來去的身手如何？」

黃通一面說，深深地皺着眉頭。

「高不可測！」麥小喬搖搖頭說：「我眞有點不敢相信，……除非這個人沒有骨頭，否則他怎麼能進來！」

黃通搖頭道：「不然，姑娘可曾聽說過江湖中傳說中的『大八卸』功夫？」

「噢——我知道……黃大哥，難道這個人他……」

麥小喬幾乎迷惘了，她雖知道有這門「大八卸」的功夫，也知道這門功力乃是運用人體中極難練就的『一元眞氣』把全身骨骼上自兩肩，下至盆骨，作八處卸落，如此全身形若蛇蚣，凡是頭骨能過之處，皆可暢通無阻，武林中雖然亦有所謂的『收肌卸骨』之術，那只是局部收骨，較之這門功夫，實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這門「大八卸」的功夫過於神奇，當時麥小喬不過是由其師父嘴裏聽過而已，也並未十分放在心上，這時被黃通一提，才似忽然記起，她的驚異，實在不難想知。

「黃大哥……什麼人會有這種功夫？……你以爲是誰呢？」

麥玉階亦不禁爲之動容，一雙眼睛緊緊盯向黃通，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的暗室秘密被敵人發現，也就是說最後的一點保障餘地也沒有了。

黃通的臉色十分陰沉，冷冷道：「據我所知，這隻老金鷄是有這個能耐的！」

「啊！」麥玉階一時大驚：「這麼說，難道他進來過了？」

「恐怕是的。」

黃通忽然騰身而起，模仿着對方自天窗下來的姿態，也用一隻足尖，點向桌面，再次騰身而起，撲向對面書櫃，這般來去，形若一隻大鳥，書房裏鼓盪出大片風力——

在麥玉階眼裏，黃通這般身子，實在不啻神人天降，然而黃通本人却顯然有力有未達的遺憾與失望。

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苦笑道：「這人的輕功，較我高多了……只怕是他本人來過了。」

麥玉階登時一呆。

麥小喬乃安慰道：「爹——事到如今，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担心了，我們等着他就是了。」

黃通冷冷點頭道：「姑娘說得不錯，大爺要冷靜從事，我以爲，這隻金鷄即使是進來過，他並無所獲……也許只是在察探府上動靜。」

麥小喬哼道：「這麼看來，他也不脫鼠盜狗偷的行徑，我還一直把他看成什麼了不起的人看呢！」

說話之間，巷外已傳來了初更的梆子聲！

「啊——」麥玉階霍然一驚：「已經起更了！」

一面說，他挪步窗前，揭開了窗簾，向外窺伺了一眼，目光望處，不偏不倚的正好看見了那輪冉冉起昇的中秋明月。

× × ×

一片翩翩下落的枯黃梧桐樹葉，無巧不巧，正好落在了阿財的頭上……幾乎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阿財却已經警覺了，身子抽搐了一下，慌不迭的抬起了頭來——立刻他的眼睛睜大了，抖顫的身子僵直的貼着牆，緩緩的站立了起來。

下意識的他知道，他所奉命要等待回報的那位主兒到了，然而，到底是否是眞的呢？

那是一輛雙馬二轅，黑漆淨亮的漂亮馬車。

漂亮極了，就連麥夫人來去所乘坐的「油碧車」都比不上，黑光淨亮的油漆，描着金邊兒，那麼純黑而沒有一根雜毛的兩匹馬，怕是一千匹駿馬裏，也難望挑選其一吧！

阿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竟會睡得這麼死法，事實上不過是等倦了，才打上一個盹兒，就這樣，整輛的馬車來到了眼前，自己竟是沒有發覺，反倒是一片落葉，把自己給驚醒了。

馬車正以緩慢的速度，繼續向眼前接近着，兩匹馬八隻蹄子，敲打在路面上，不可能沒有聲音，然而顯然聲音却降到了可能性的最低程度，這樣看，設非是經過嚴格訓練的良駒，不卒爲功。

漸漸地，這輛轡駕整潔，望之嶄新的馬車，越見清楚的來到了面前，趕車的輕扣韁繩，馬車不偏不倚的就在麥家大門當中停了下來。

阿財暗自叫了聲：「我的老天，別是那話兒來了吧。」

裝設精巧，黃光晃動的兩盞琉璃馬燈，左右搖晃着，每一回晃動，也都使人能夠更一次清楚的看見跨坐在車轅上的那個人——車把式——

那個穿着月白色長衫，削容高顴的漢子。

只見他輕輕在車座上一躍，已如同一隻大鳥也似的落在了門前。

阿財嚇得「啊！」一聲，轉身就跑。

「站住！」這一聲顯然出自對方那個身着月白長衫漢子之口，阿財登時就怔住了。

「是！」他轉向對方那個人看着：「你……是誰？」

借着門前的燈籠以及天上的明月，他總算把這人的臉看清楚了，由不住怦然一驚！

敢情這張臉，他早已經留有深刻印象，正是那一日麥府開倉賑粥時，大鬧現場的那個人，當時如非黃通在場，插手管了這件閑事，簡直還不知何以收場，事後由麥七爺咀裏傳出，這人姓祝，乃是跟隨金翅子手下之人，這一霎的忽然出現，不用說，阿財也就可以想知是怎麼回事了。

「小子！這裏有份帖子，帶進去交給你家麥大爺，就說好朋友問候他來了！」

一面說時，那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骨骨碌碌直在眼眶子裏打轉，隨着他平出的手勢，「噹！」一張大紅拜帖直向着阿財面前飛到。

阿財慌不迭雙手一接，托在掌上！

「是……我這就去！」

嘴裏說着回身就跑，由耳門裏竄身而入，還蹌了個跟斗，不經意一隻手把他由地上攙了起來！

阿財抬頭一看，認出了是官府來的大捕頭——「神眼」杜明，另外六名勁捕，左右齊立，清一色的厚背鬼頭刀，閃着白晃晃的刀光。

「什麼事？」杜明其實已聽見了：「是點子來啦？」

阿財結巴的道：「來！來啦！這裏有一份帖子，說是要呈給咱們老爺……」

杜明冷笑了一聲，接過帖子來，上面是一隻展翅金鷄，下面一個「拜」字，除了這個字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連上下欵都沒一個！

「神眼」杜明負責看守第一道門戶，一上來可不能鬆了勁兒，怎麼樣也得撐下去，好在裏面有得力的接應，不信自己就挺不下來。

看着這張拜帖，杜明心裏發冷，點點頭說：「送進去給麥七爺，這裏沒你的事了！」

阿財答應了一聲，撒腿就往裏跑！

「神眼」杜明哼了一聲，關照身邊人道：「開開門！咱們不含糊，見見他是那廟裏的神？」

兩名捕快應了一聲，打開門栓，隆隆聲中，已將兩扇沉重的鐵門推了開來！

「神眼」杜明所以有這個胆子，全在胸有城府，當然他也知道，要是只憑自己的能耐，是萬難阻擋對方來勢的，既然各方配合，後面又有接應，可就另當別論！

大門打開，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對方那個下書人——祝天斗！

對於杜明來說，祝天斗這張臉是陌生的！

四隻眸子一經交接，姓祝的赫赫連聲冷笑着，雙方遂即開始了對答。

「原本這裏還有六扇門的朋友，失敬，失敬！」

「好說！」杜明一面打量着對方道：「尊駕是——？」

「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那位是老金鷄——老當家家的？」

話聲出口，「神眼」杜明一雙銳利的眸子，已經注視向街心那輛油光淨亮的黑漆馬車上！

「嘿嘿！」祝天斗那雙「三白眼」瞬也不瞬的盯向對方：「你口頭小心一點，敝上正確的大號是『翠羽金鷄』，你也可以稱呼他老人家是『金鷄太歲』，捨此之外，並無別號，第一次初犯，我饒了你，再要不聽，哼哼——只怕你吃飯的傢伙就保不住了！」

「神眼」杜明公門裏當差，昔日何等威風，眼前尤其是在手下六名捕役面前，

被對方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口出不遜的教訓了一頓，一張臉頓時漲了個通紅！這口氣要是嚥下去，今後這個差事可就別想再混下去了。

「好說。」杜明雙手力盤，十指如鈎：「朋友口出不遜，顯然沒有把我杜某人看在眼裏……這倒要討教一二了！」

話聲一住，杜明左手猝翻，一招「金豹現爪」，直向對方祝天斗前胸上兜去！

按說杜明的一身功夫稱得上是滿不錯了，要不然阮大元也不會單挑上他來當這個差事，無奈今天行市不對，碰上了對方主僕，所謂「强將手下無弱兵」，金翅子如此盛名，其手下人物自然也非弱者！

可惜那日黃通與祝天斗較技動手之時，杜明未能目睹，要不然此刻他萬萬不會如此莽撞！

眼前杜明這一掌即將要接在了對方祝天斗前胸之上，後者忽然間後背一拱——這一拱有分寸——杜明那般凌厲的一掌，突然是差着寸許之間，而致落了空招！

眼看着姓祝的那張不屑的臉，驀然間爲之一沉，一隻鷄爪子也似的瘦手閃電也似的遞了出去。

「該死的東西！」

「噗！」地一聲，已緊緊的抓在了杜明的右腕子上！

杜明只覺得那隻手腕子上，像是着了一把鋼鈎般的疼痛，這一抓之力，對方五根手指頭，幾乎都爲之陷進了肉層裏，只痛得杜明手縫裏倒抽進一口冷氣！

對杜明來說，這一招還算不得是最厲害的！

隨着祝天斗五指力擰之下，只聽得「咔嚓！」一聲脆響，杜明那隻手腕骨節生生爲之折斷！

「啊喲——」杜明只痛得全身打了一個冷顫，隨着祝天斗的一聲冷哼，上步擰腰，只一下，忽悠悠已把杜明偌大的身軀掄起當空，直向着當前一方高聳疊翠的假山石上撞了過去！

幾名捕快目睹之下，可都全傻了眼，忖思着人石相碰，血濺當場的一霎，必將是無比的慘厲！

猛可裏，一人長嘯一聲：「大胆！」

噗噗！一位衣袂邊風聲響自空中，一條人影，飛鷹展翅般現身當空，雙手上托，接人，擰腰，飄身，幾個式子一氣呵成，倒也難爲他了，臨落地時，不過打了個蹌，到底把身子站穩了。

來人偌大一把子年歲，一身藍綢子緊身衣靠，赤着臉，倒豎着眉，倒也有幾分威儀，不失他公門大捕頭的威望，尤其是背後那口閃爍着金光的「九耳八齒大環刀」，顯示着他這「金刀震九洲」的外號，頗是大有來頭！

「神眼」杜明雖然沒有撞上那塊假山石，濺血當場，可是右臂骨折那陣子連心的奇痛，再加上眼前的屈辱，在拜兄阮大元雙臂抱持之中，只見他臉如金靛，大吼一聲，登時暈了過去！

「金刀震九洲」阮大元一聲不哼的把杜明轉交給身旁一名捕快，冷冷的說了句：「抬下去——」

到底是見過世面，在衙門口當差日久，深深知道眼前這檔子買賣不是好相與！

用力的抱着拳，阮大元一雙老虎眼咕嚕嚕緊在對方祝天斗臉上轉着，那副樣子恨不得要把對方給生吞下去。

雖然這樣，他有他拜弟杜明的前車之鑑，他可不敢再冒然出手，不得不耐下性子。拿着對方的斤兩——

「朋友你好俐落的身手！」

「姓阮的你誇獎了！」

敢情不待報名，姓祝的已把對方早就摸清楚了！

阮大元倒抽一口氣，嘿嘿笑了幾聲：「我兄弟不識大駕，多有開罪，這下你還要担待一二！」

「什麼話——」祝天斗翻着白眼珠：「祝某人在老哥你面前，算得了那棵大葱？不過，哼哼……今番情勢，老哥你應該看得很清楚了，說一句不怕老哥你洩氣的話，今夜之事，哼哼……姓阮的，你管得了麼？」

幾句話可比針還要銳利，一句句都深深的刺進到阮大元的肉裏，他登時就怔住了。

祝天斗往天打了個哈哈：「老哥你是聰明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是祝某人嚇唬你……這裏沒你們什麼事，帶着你的哥兒們這就走吧，走得越遠越好，要不然，可就遲了……」

一陣寒風吹過來，阮大元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他半生江湖打滾，什麼還有看不透的？尤其是今夜晚，所遇見的這檔子事，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誰要是裝瞎子，硬往裏面闖，保不住可就得賠上性命。

一剎時，阮大元身上起了透骨的寒意……透過收縮了的瞳孔，在朦朧的月色裏，他遠遠打量着大門前那輛二馬雙轅的黑漆馬車——不用說那個傳統中的殺人魔王，黑道中最最扎手的傳奇人物——「老金鷄」，就在裏面了。

姓祝的話雖說是聽來刺耳，却也不無幾分道理，所謂「明哲保身」，人又有幾個是眞正不怕死的？——阮大元一霎間就像是被風閃了舌頭，泥塑木雕也似的呆立在當場，動彈不得了。

却有一隻多事的膀子，在後腰眼兒上推了他那麼一下子，傳過來了王子亮的聲音——

「阮老大，你這是怎麼了？」

阮大元一驚之下，差一點咬了舌頭，這才想到了眼前是怎麼回事？

可就應上了那句話了——「騎虎難下」，又道是「羞刀難入鞘」，當着眼前這麼些哥兒們，自己堂堂一個總捕頭，居然會被對方一個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給嚇住了，這可也是怪事兒。

王子亮、侯遷，眼睛瞪得鷄子兒那般大小，臉上那股子不屑慓悍勁兒，簡直就不容他打退堂鼓。

偷眼巡逡一下幾處暗卡子，忖思着早已埋伏好了的火藥機槍，阮大元不由得心裏又自添了幾分勇氣！

「哼哼……」阮大元半笑半哼的打鼻子裏直出氣兒：「話倒是兩句好話，只可惜姓阮的生就的不知好歹，有點聽不進去——貴上既然來了，何不請現身而出？阮某這裏恭候他的大駕了！」

祝天斗陰森森的笑了笑，道：「天下竟然會有你這不知死活的人……也罷，你自找死，可也就怨不得姓祝的事先沒有給你打上一聲招呼；要見敝上却也不難，我這就給你招呼一聲。」

姓祝的邊說邊自轉過了身來，遙遙向着那輛黑漆馬車也似的伏在地上，只見他嘴皮微動，發出了一陣奇異的聲音，其聲有如秋虫震翅，聽在耳朵裏，說不出的一種彆扭勁兒。

這個祝天斗一連叩了三個頭，這才站起來！

全場各人眼看着他這番做作，簡直不知他是在演什麼啞劇，俱不禁面面相覷，暗自納罕。

却聽得「吱吱——」狗鳴聲起自身後，麥家所豢養的一隻大黃狗，就像是猝然看見了什麼鬼魎也似的，一路夾着尾巴，頻頻哀鳴回顧着，直向着後院快速地奔逃過去。

這番景象看在阮大元以及各人眼睛裏，一時都傻了眼，立刻意識到，某種不祥的預兆，可不是麼？就在狗影子方自消逝的同時，只見一條頎長的人影子，已經出現眼前！

阮大元看得一驚，只覺得對方這條影子來得好快，在迷茫的門燈混合了慘白的月色裏，這個人的出現，眞像是鬼魅幽靈一般。

「啊——喲——」

阮大元足下一個踉蹌，由不住後退了一步，一任他見多識廣，這一霎竟自驚出一身冷汗！

豈止是他一個人？——在場所有的人，在目睹着這個鬼影子出現的一霎，俱都呆住了。

說是「鬼影子」當然是有原因的，那是因爲這個猝然出現的影子，幾乎可以說眞的就是一個「影子」，影子是沒有實體而僅具影像的，是輕浮飄動的……這一切俱都符合！

阮大元驚魂未定，睜大了眸子，再一次向對方注視時，那個「影像」顯然又一次有了變化。

對於在場所有的人來說，幾乎都是不可思議的——

一陣風刮起了庭院裏的落葉，也刮起了那個神秘的鬼影。

燈光、月色，兩般迷離！

衆目睽睽之下，那個頎長的影子，就像是一疋閃光的緞子，極盡柔軟迤邐爲能事的空中鼓盪而飄動着。

只有一疋綢緞或是一件長衣，在風勢裏，才可能顯現出如此波動的姿態，然而，那却是一個人。

一個不折不扣的人。

在衆人睜大了的眼光裏，這個人顯然已站在了眼前，距離着阮大元當前最多不過三尺開外。

如此近的距離，自然使得阮大元無須撐燈也能約莫的認出了對方。

在一陣激烈的心臟跳動之後，這一霎驚魂甫定，總算能勉強鎮定了下來。

最起碼有一點，他是可以認定的，那就是站在當前的這個形像，是一個確確實實的人，而且還是一個相當神秘的人物。

散髮、修容、高瘦的身材，這一切包裹在黑光油亮的長披裏，乍然看下去，這個人像是披着整疋緞子，看不出一些裁剪的痕跡！

在隨風舞動的散亂髮絲裏，顯現着清癯，陰沉的一張瘦臉，以及光芒灼灼逼人的一雙眸子。現在，這一雙眼睛，正自直直的向阮大元身上逼視着。

阮大元素來是何等氣派？想不到這一霎，在面對着眼前這人的灼灼目神時，竟自顯現出由衷的怯慮，心裏直發慌，一雙膝蓋更情不自禁的打起顫來。

這人湛湛目神，瞬也不瞬的釘在阮大元臉上，陰沉的點了一下頭。

「你就是姓阮的那個捕頭？」

「不……錯。」

「你要見我？」

「是……你是——？」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

「噢……」阮大元情不自禁往後面退了一步：「這麼說……你就是『金翅子……』金大……當家了？」

「不錯——你猜對了。」

低沉而富有磁性的聲音，幾乎無需揚聲，也能使在場各人清晰在耳，由於來人的自承，聆聽者俱都爲之心頭一震，天天防「老金鷄」，候「老金鷄」，如今這一霎，這隻金鷄就在眼前，倒要看各位如何發落了！

阮大元在聆聽到對方自承身份的一霎，或許是緊張之故，一隻右手反掌握住了刀把子。

對方這位人稱「金鷄太歲」的黑道煞星，出乎意外的竟自展出了笑容，那雙閃爍着精光的眼睛，却仍然瞬也不瞬釘在阮大元臉上！

阮大元緊握住刀柄的手又緩緩的鬆開了！

「你可以用你手中的刀！」金鷄太歲臉上笑容不失的道：「而且我給你三次機會。」

「老當……當家的，我可沒有這個意思。」

阮大元情不自禁的又後退了一步，目光巡逡之下，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院子裏已聚集了不少人。

「阮大哥——放開手幹吧，兒弟們接應着你啦——」

說話的是神機營派來的把總張照——一隻手叉着腰，另一隻手緊捏着他的兵刃——斬馬長刀。

這兩句話，平空裏給阮大元增添了無窮勇氣，很明顯的是在告訴阮大元說，他的手下已經都埋伏好了，必要時一聲令下，即可亂槍齊發，嘿嘿，老金鷄，就算你身上長了翅膀，也不怕你能飛走了。

阮大元有此一念，此刻心裏便踏實多了！

他仍然不能掉以輕心，怕是出刀容易，收刀難，還得要有十分的把握才行。

金鷄太歲兀自不曾移動的站在原地，夜風裏亂髮紛揚，衣襟飄飄！

一綹白髮，現出在他的前額亂髮之間，使人恍然的意識到，敢情他已是有了年歲的人，最起碼已不是個少年人，似可認定！

短短的一會兒工夫，現場已略有變動——「排雲翅」王子亮，「一掌紅」侯遷，已經悄悄掩在了阮大元左右，麥家的五名護院，却在阮大元身後，一個個鋼刀在手，躍躍欲試，作爲第三綫的接應。

另外來自衙門的三名捕快，却是品字形的看住了對方下書人祝天斗，戰鬥的形勢早已完成，一觸卽發。

這一切對於現場的「金鷄太歲」來說，如若無睹，他甚至於連偏一下頭都不願意，那雙烱烱雙瞳，只是直直的注視着阮大元——

「你現在總可以出手了。」

到現在爲止，阮大元甚至於還不能十分看清楚對方的臉，至於對方的一雙手，自一開始就從來也沒有現出來過，始終掩藏在那長可及地的黑緞長披裏！

「老當家的……」阮大元出手之前，還有幾句話要關照：「得饒人時且饒人，麥大爺——」

「不必多說——」

四字出口，一股凌人的無形罡氣，霍地衝體而出！

阮大元猝當之下，身子打了個閃，這才知道厲害，他生平辦過多少扎手的案子，會見過多少黑道煞星，却是沒有一個人能與眼前這位主兒相提並論，令他感覺到打心眼兒裏生出怯意。

話是不必再多說了。

更可悲的是，自己不過是個「閑客」，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麥家「帮場子」的外客而已，想不到對方竟然認定了自己，非要迫着自己出手不可，由於自己在官場上的特殊身份，一上來弓拉得太滿了，這會子再想洩勁，打退堂鼓可都來不及了！

四週的氣氛是那麽的陰森，肅殺……沉悶的怕人！

阮大元所能聽見的只是自己心臟的跳動聲音——他的手早已不由自主的緊緊握住了刀柄。

這第一刀可是眞難。

大家夥的眼睛，全都注視在他身上，情勢所逼，他是非出手不可了。

王子亮、侯遷，左右相切，前者是一雙判官筆，後者是一隻萬字奪，四隻眼睛狼也似的瞧着對方那隻「老金鷄」，暗地裏却是照顧着拜兄老龍頭阮大元，只要他略現敗象，立刻左右齊入，同時出手，制對方於死地。

一陣夜風襲過來，場子裏枯葉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阮大元猛地足下一頓，施了一式「虎撲」，直撲向對方金鷄太歲當前。

對付像「金鷄太歲」這般可怕的強敵，他可不敢取巧弄險，這一刀便是十足的眞功夫——刀鋒下處，劃出了猛銳的一股刀風，直取對方天靈頂蓋。

這一刀如果不能得逞，接下去的一招，「風扯大旗」便具有不可預測的威力，至於第三招「怒捲長虹」，更是阮大元刀中精髓，這一連三刀有個名堂叫「奪命三刀」，如果說阮大元刀功中或有可取，捨此便無其他了！

月影下的金鷄太歲，身子紋風也沒有移動，就在這口刀的刀鋒上幾乎已將觸及他頂門的刹那之間，猛可裏這顆頭顱却向着一邊擰了開來！

身隨頭轉，長披「劈拍！」一聲，颶風橫起，一起即落，已是七尺開外。

阮大元一聲喝叱，刀面上鋼環子「嘩啦」一聲作响，第三招「風扯大旗」由下而上狂捲而起，大片刀光裏，直取對方前胸。

像是砍中了，又像是爲阮大元的刀風所激起。

在空中轉了個大圓圈子，黑衣怪客的身子，也幾乎與對方刀鋒所連接，當得上「間不容髮」，仍然是落了個空！

阮大元向後拉刀收勢，對方黑衣人夾着一股凌人的奇大風力，飄然現身面前。

刀勢一出即不可收拾，至此阮大元第三刀「怒捲長虹」想不出也不能夠了——這一刀他施出了所有的力道，大有畢一役於一刀之勢，刀勢斜着劃出去，在中途「劈拍」一聲，抖出了兩片刀影，連同着刀的本身看上去分明是三片刀光，呼嘯聲中，直向着金鷄太歲身上招呼了過來！

於此同時，兩側的王子亮，侯遷也不再俟機以待，雙雙搶身而出。

王子亮的一雙「判官筆」，抖出了兩點寒星。

侯遷的「萬字奪」有如銀光一綫。

前者直取敵人雙瞳，後者意在咽喉，若是再加上阮大元的迤邐一刀，「金鷄太歲」以一擋三，驚險萬狀當可想知了。

三個人的勢子都够快的，由於事先早已有過類似的操練，這一中二偏三個走勢，算得上勢猛力勁，搭配得更是天衣無縫了。

無奈他們的對手，「金鷄太歲」這個人，確實太過於神奇莫測，功力尤其是驚人。

三個人的感觸是一樣的。

一刀、雙筆、萬字奪，三般兵刃，看上去可全都「卯」上了——事實上却又全都落了空！

現場所有目擊者，無不大感納罕，一時眞有點鬧不清楚，自己這雙眼睛到底是怎麽回事。

一個人閃躲一件兵刃，不足爲奇，若是同時閃避三件兵刃，可就不大簡單，尤其是像眼前這人這般的閃避法兒，却是前所未見的稀罕。

像是一個紙人兒那般地輕飄，在猝然間揚起的身勢裏，只見三般兵刃全都走了個空！

阮大元一刀落空之下，下意識裏可就覺出了不妙，面前輕風一陣，對方當面而立，覺得他向後收刀之際，才發覺到掌中刀敢情重若萬鈞，一任自己施展出全身的力道，竟然抽它不動！

王子亮、侯遷一左一右，石頭人也似的呆呆站立着——表情至爲木納，由他們睜大却又失神的神態看來，八成兒是被人點了穴了，而阮大元的刀，這一霎却平平的貼在對方「金鷄太歲」的手掌心上！

只是那麽平平的貼在掌心上！

雖然如此，阮大元即使施出了吃奶的力氣，也起不動那口慣用的鋼刀。

對方掌心裏分明像遞出了一種奇怪的力道，這種力道便有似磁石引針般地吸住了鋼刀，刀又吸住了阮大元的手掌，一連

串的關連，便形成了阮大元眼前的這一尷尬場面。

阮大元一連幾次運力，却未能起脫手上鋼刀，反倒是透過刀身傳過來的陣陣力道震撼得他五內如摧，肝腸寸斷，極短的一霎間，已是面紅心跳，氣喘如牛。

「姓阮的，這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最後這句話一經出口，阮大元只覺得刀上一鬆，算是脫開了對方手掌，却有一股旋風把他重重甩出了七尺開外！

阮大元固是心胆俱寒，待要逃走，那裏還來得及？眼看着對方五指虛張，向外輕輕一送，阮大元身子猝然打了個閃，緊接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現場所有人，除了對方那個跟班兒祝天斗以外，幾乎沒有幾個看清那是怎麼回事——總之，倒下去的阮大元却是再也爬不起來了！

金鷄太歲似乎施展了一手名揚武林的絕技——「鐵手穿牆」，看起來不過是在空中虛接了一下，精湛的內力已隔空洞穿了阮大元的肺腑，就此一命嗚呼！

緊接着阮大元之後，王子亮，侯遷兩具直立的身子一左一右也相繼倒了下來。

其實，他們兩個人早就死了，只不過延遲到現在才倒下來而已，致命之傷俱在喉頭，不過是寸許長短的一道小小血口，至於金鷄太歲如何巧妙的運施長披，以一輪衣角掃過二人的喉頭，這番驚人的身手，現場竟是沒有一人看清，莫怪乎衆皆瞠然了。」

阮大元等三人，雖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可是在皖省境界，又是公門裏第一流身手，設非如此，也不會要他們來辦這件扎手的案子了，想不到初次上陣，連對方姓名面貌都還沒有弄清，不過是照臉的當兒，竟然俱都喪失了性命！

金鷄太歲這一手殺着，不啻產生了「殺鷄儆猴」的作用，以致於現場十數條漢子，俱都像木頭人兒似的呆住了，繼而哄然作鳥獸四散分開。站立在亭子裏的那位神機營的把總張照，更是嚇直了眼，他所以還沒有像其他人那般張慌失措，是因爲他還有厲害的殺着。

這當口，他顯然也挺不住了，不得不提前施展！刀身一擧，張照大吼了一聲：「射！」就勢一個虎撲之勢，搶倒地上。

火繩子一亮而熄，耳聽得「轟隆！」一聲，大片槍子兒，有似萬點飛蝗，呼嘯着直向現場發射過來。

現場也只不過賸下兩個人罷了。

「金鷄太歲」和他的那個奴才——祝天斗。怪道的是，這兩個人絲毫也不見得張惶！

「噗嚕嚕——」隨着金鷄太歲轉身擰腰的一霎那，一領黑緞長披已自展現了開來！

先時披在身上，並不顯現得如何肥大，此刻一經掄施開來，黑壓壓有似烏雲一片，足足有兩丈方圓大小，天空中驀地激盪出狂風一陣，形成了極大的一聲氣波爆炸之聲，震得人耳鼓發麻！却是一展即收，戛然而止，空爆聲裏，那爲數千百的火槍散彈子兒，竟是無一命中，一鼓腦兒的來，一鼓腦兒的去，來無影，去無踪，倒也乾脆！

「轟！轟！」一連是又兩聲槍響！

槍子兒劃過夜空，掃過枝梢，嘩啦啦直作響——

對方又自直直的佇立着，成了「打活靶」——可就是一樣的邪門兒，隨着對方轉動的那襲長披影裏，大風一陣子狂旋，一轉，一旋，其勢又何止「飛砂走石」而已，就這樣，來犯的火槍子兒，接二連三的又落了空！

敢是捲到了半天之上！半天價，才像冰豆子也似的，劈劈剝剝散落了下來！

伏在地上的張照簡直不相信自己這雙眼睛！——半天才明白過來，一時嚇得魂飛魄散！心裏却是清楚得很，一連三聲槍響，證明埋伏在側的三桿槍都開了火，可是全都落了空，接下來上膛燃稔子，可得半天躭擱，對方若是乘着這個空檔，向自己發難，那可就糟糕透頂。

一念之興，張照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那裏還敢逞能發威，抽個冷子，由地上猛地竄起來，一頭扎向暗影之中。

大敵當前，豈容他來去如意？

張照一頭扎向暗處，但迎接他的却是冷森森的一把鋼刀，刀身不大，不過尺把長短，頭尖帶翹，是把模樣兒奇怪的「七首」——噗嗤！一聲，可就扎進了他的心窩！

刀拔，血標，張照身子哆嗦了一下，緩緩地倒了下去！

臨死以前，他倒也沒有忘記打量一下對方，看看殺死自己的是誰？

一心只以爲是那隻老金鷄！

他猜錯了——是祝天斗！

× × ×

大廳裏光同白晝。

麥七爺强打着精神，問「老天爺」借了一個胆子，正在待客！

客人名目之多，一時說它不完……「老金鷄」「金翅子」「金鷄太歲」「奪命金鷄」……說來一大串，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人！

現在他端端正正的居中而坐，一派斯文，竟是不帶半點兒殺氣！

院子裏橫七豎八地躺着十來具屍身，包括衙門派的來人，麥家的護院，張照以次的幾名火槍手……這些人，竟是無一倖免！

玉兔高懸，金風送爽，郁郁的柚子花香裏，間雜着刺鼻的血腥氣息，氣氛之不協調，一如現場這般。

麥七爺雙手抱着精緻的江西景德鎮青瓷茶碗，向他的客人說了一聲「請」，語音含糊，兩隻手直打哆嗦，碗蓋相磕，格格響作一團！

「請……請……請喝……茶……」

客人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虎頭燕頷山林秀，地闊方平且伏垂——好一副堂堂儀表，這副儀表看在任何人眼睛裏，也難以令人相信對方竟會是操幹着沒有本錢，殺人越貨的買賣！（未完）

小啟：「千劍照紅顏」今期仍未能刊出，下期定當恢復刊載，敬希讀者見諒。

・編者・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